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八月重慶初版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六月上海初版

（・94130滬報紙）

太平軍廣西首義史一冊

定價國幣陸元

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

著作者　簡又文

主編者　廣西省政府編譯處

上海河南路

發行人　李宣龔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印刷廠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地

序

曩聞友人陳援菴洪煨蓮二先生稱簡又文先生研究太平天國史，傾心儀其人。後讀所著「太平天國雜記」及韓山文「太平天國起義記」譯本，始知其學有專詣。余以治清史之故，對太平軍之史實，亦加意蒐討，因錄太平天國叢書及詔諭書翰等。又文先生既創「逸經」半月刊於海上，余亦主辦「經世」半月刊於南京，乃以書抵余，約爲同道，始訂文字之交。抗日軍興，先生避香港，復創「大風」雜誌，以立法院會議赴渝，訪余驛館，抵掌傾譚，相期甚殷。香港淪陷，逃難北來，盡棄所有，惟太平天國史料，視同性命。在粵西調查經歲，備歷荆紫金田遺跡，訪其耆獻，證以地形，因先成「太平軍廣西首義史」如干卷，示余索序。余與先生既數聚處，深知其博雅亢爽，乃當代俊傑士也。斯編豈足以盡又文之學，實不過一臠引耳，余之言抑何能增益吾友，特略述所感而已。

太平軍爲我國近代民族革命之壯瀾，行動思想，均有源流可尋，事之不成，蓋由時代使然。以洪楊所處之環境，正列強帝國主義方張之時，以洪楊所受之教育，正滿清鈐制政策生效之後，世界潮流，闇留無識，中國變局，懵焉莫辨，以故襲耶教之餘義，而不能革新文化，利用外交；受儒家之影響，而不知託古改制，汲引士人；其敗宜也。然一線相承之民族主義，一瞥所見之民權民生主義，均足以啓後聖而開新運，爲國民革命之先河，此中因緣，余論之者數矣。顧其事爲清室所禁忌，一時典章偉蹟，概付焚如。說者或以赤眉黃巾視之，豈不可嘆也哉！民國以後，發潛德之幽光，揚皇漢之武功，太平史蹟，始漸爲學者所注意。然實錄野乘，殘編遺文，傳諸異域，散藏民間，十餘年來，流途既多，一撮一勺，輒號專家。殊不知學術有賴功力，纂輯而非著述，倘未能博覽洽聞，愼思明辨，則亦無以成一代之全史，甚矣，其難也！又文先生既傾力於中外新舊史料，復掇拾於孤蘆山澤之間，以廿載之幾犖，窮八桂之遺史，客民遺徽，粵

土顯積，躍然如覩。至于註繁於正文，則「淮海亂離志」，「洛陽伽藍記」，「關東風俗傳」，均有厥證，而近人重系統，其例尤難縷指。先生於中西學術，早登壼奧，宜能就科學方法，考據確核，綜合融貫，以成多年失眞之太平天國全史。余日夕馨禱於吾友者，蓋在本末之僉載，而不在一隅之初紀矣。盱衡宇內，微又文其孰與責！中華民國三十二年一月蕭一山謹識。

自序

我撰述「太平天國全史」的預定計劃，原是要俟全稿殺靑，然後付梓問世的。但如今忽將第一部—「太平軍廣西首義史」—先行出版，則又何以故？其中有三個理由。

第一，因去年廣西省政府特約我到桂考察及整理太平天國史蹟史料，招待甚慇，期望深厚，我答應了就地取材，先行整理最初期的史實，——由洪天王之出生，倡義，及在廣西運動，聚衆起義，作戰年餘，以至打出全州邊界爲止。一年間工作所得，亦旣彙編「金田之遊」專集，另行刊印，今復將這一階段內的新舊史料融會貫通，編成有統系的敍述，共得六卷，另撰「導言」一卷，交與省政府編譯處付刊，蓋所以完成此行的使命及酬謝桂省府的屬望，亦所以發揚這一個在廣西首義而全省爲其作甚偉大甚悲壯的犧牲的革命運動之光榮史也。

其次，據個人所知，太平天國革命運動的史料，向以這一個時期的最爲豐富，可以敷用，且旣有以前在「大風」半月刊發表過的拙稿作藍本，復有整年在桂親自攷察及采訪所得，以作補充與綜合，益自信可以將這一部的稿本，公之于世了。至于以後諸期的史事，平素已感覺史料之不充足，重以個人區區所獲，大半遺失於香港，雖然個人決志繼續努力研究，而行篋圖書缺乏，蒐集與考證，事事幾乎要從頭另起爐灶，則「太平天國全史」之完成，實悠悠無期。今趁着良機，把二十五年來所努力的工作告一段落，先行了結心頭這宗大事，向學術界交了卷，也足令個人快意，而自詡爲得計的。

復次，往常慨嘆中外古今官方或私家的史籍之紀載太平天國史蹟者，要以此一時期之錯誤爲最多最大，良由首義諸傑，匿處廣西邊陲山區醞釀革命多年，而其運動機關及手段至爲神祕，外間鮮得知其眞相者；洎乎忽然發難，霹靂一聲，震動朝野，旋卽整師北上，寖假席捲長江，寖假逐鹿中原，寖假多省響應，

[illegible]全國被兵，而舉國人士[illegible]之下，莫能知此南方革命健兒之來歷及組織究爲如何。重以語言不通，軍事阻隔，勢難明察眞相。卽有讀書士子陷身其中者數輩，于脫險後執筆紀錄見聞，而內容亦多有得[illegible]傳聞，不盡翔實者。於是關于太平軍初期事蹟，竟衍謠言百出，謬說披猖，或由淸軍播傳誣揑之讕言，用作宣傳之詭計，遂以訛傳訛沿至今日；遠自洪天王之生辰，姓名，家世，籍貫，出身，父祖，師友，倡[illegible]及入桂傳教活動，運動革命，豪傑附從，起義日期，發難經過，直至在廣西突圍數次苦戰年餘的種種實況，非無記述，而眞僞雜陳，則紛紜其說，莫衷一是，迄無一部信史。職是之故，一般史家及關心太[illegible]，或誤信訛傳，或承襲謬說，或則無所適從；迨欲一一研究證實，則又因史料難得，着手匪易；又[illegible]而不至人人如墮五里霧中而不見眞相也。苟任其錯誤相承，習非成是，全國人士長此陷于假知識之[illegible]中，無由闢斥，莫見前實，不亦大可哀矣乎？況此革命大運動之過去僅八十年，起義的紀載如此失[illegible]，滿廷之摧倒亦既三十餘年，而此光榮的革命史之眞象猶未能充分表現，甯非我國學術界之羞，及我們[illegible]之恥耶？每念及此，熱情如焚，遂放膽先把這一部史稿付梓，希望可以把這一期間從前所有紀載的[illegible]訛舛，謬說，蕪蔞（淸軍宣傳），一旦廓而淸之，而將其一切活動的經過及成果之眞象，全盤表現出來，有如撥開迷濛的濃霧而使國人得明見「太平天日」（太平官書名）。這書內，除敍述史事；解釋眞相，及銓譯意義之外，並將時期，地點，人物，事實，與各問題之史料根據，和考證及全部參考書目，各按統系，一一敷陳或臚列。倘若史學界同人由此書而得獲多少眞實的有用的參攷資料，而一般讀者也由此而可窺見一部比較眞實的太平軍初期活動的寫照，則以著者經過長時期辛苦的工作而始撰成的產品，于今大家却可在一二日間卽盡取之，盡享之，如是在我不無點滴的貢獻，于人各得眞實的知識，彼此快意，何樂如之？我期望可以滿足這一個學術的迫切的需要，所以不再猶豫，卽把這本稿子付印。

但是相對論者告訴我們一條眞理：世上無絕對，亦卽無完善。所以我不敢侈言這本書各卷所敍的是完善無訛及于各問題的答案皆絕對不錯。由于個人學問未深，識見未到，讀書未多，參考未備，觀察未周，

[illegible]。惟選未成，因以逝辭去土，試擬於遠，判斷未真，考查未備，諸掉可能的缺點，在所難免。所[illegible]或有[illegible]者[illegible]，[illegible]之誤或不對之處，不吝批評或直接賜教。我已盡一己之[illegible]由筆者[illegible]，但如在將來，或由友或由自己發覺其中仍有錯誤，或則再有新史料發現足以表露新[illegible]我當不憚煩的隨時補充，尤不怕再於修改，使此書時有進步，日趨完善。

尚有一言，不得不于此直陳者：以著者個人積年所受的治學訓練，必要先得充足的事實爲根據乃敢試下結論。所以這本書對于各個人各事件或下論斷則有之，而於全部歷史，整個運動，一時仍未能作一個綜[illegible]結論，必要俟全部事實既明，乃作結論于最後頭 如此可免蹈空疏寡要與籠統抽象之弊，亦較符[illegible]法也。若有以一事實多，理論少一 知我罪我者，我欲無言。

[illegible]南[illegible]殉國之陳邦彥先生遺詩；其「一讀時淚盡頻看劍。報國身微但著書」一句，尤獲我心。蓋際此抗戰建國的大時代，以力弱身微的一介書生 奚能有揮戈抗日立功報國的機會？但能在自己崗位上忠於職守，不負國恩，以公餘時間，從事著述，冀在學術上略有貢獻於建國大業，儻亦所謂文章報國者歟。然而對着[illegible]爲保種衛國而努力而犧牲之抗戰將士，自有愧色矣。在閉稿間，正是全國人民熱烈擁[illegible]抗戰[illegible]，益與抗戰的將士們爲國族生存而奮鬥的功勳之偉大，且有過于太平天國的革命運動者。[illegible]此書之際，謹表個人敬佩及感謝之寸忱云。

[illegible]文之後，先將參考書目分門舉列，使讀者于本書[illegible]料來源一一認識，然後讀其內容，或較有助益。所列書之圖志都有八十餘種，僅以著作本書之參考及引用者爲限，其關于以後諸期之史事者不錄。原有書目，尤其英文著述一門，尚不只此，但已淪陷于香港，今茲補編，難免罣漏，讀者諒之。

本書原稿附有照片多張，皆與本期史實有關者，或曾刊諸「逸經」及「大風」。茲因在抗戰期間，付印，製版及印刷諸感不便，故暫行略去，俟「全史」告成，將以所有圖像照片合編一卷付印。至本書內插[illegible]地圖五幅，則係由著者親到各地考察所得，復參考軍用地圖與廣西省縣輿圖而製稿，乃交由張光興地學

會代爲繪成今式者，合併聲明。

末了，我不能忘記幾位勸助本書之完成的幾位好友。蕭一山教授，平時既給我很大的鼓舞，今又寵賜序文，增光篇幅。顧頡剛教授評閱全部史稿，提供些新資料。梁寒操先生評閱一部分史稿，有所指正。譚彼岸及陸自在兩先生供給不少好意見，兼爲我檢閱全稿。最後，又得廣西省政府編譯處同仁爲我發刊之。我謹向他們一一致謝。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十二月十二日新會簡又文馭繁謹於重慶之虛生白室

【附言】在校讎本書間，適得讀坊間新出之「洪秀全」一書。其第一章「家世及其際遇」，內容多與拙著本書卷二雷同，而且句語亦多有完全無異者。想係該著者從「大風」半月刊六十一期以後（廿九年春）先行連續發表之拙著舊稿錄用。其中又有改竄原文以致遠離事實者。因其未註明出處，且照錄文字亦未加引用符號，而本書出版日期較後，恐或被誤會以拙著爲抄襲，故不得不附志數言，以明責任。著者

太平軍廣西首義史 卷首

目錄

插圖

太平軍廣西首義史　卷一

新會簡又文撰

「太平天國全史」導言

一　國人對於太平天國之幾種觀感

太平天國之滅亡，於茲適屆八十年了。然而國人從來未能忘却歷史中這重要的一役。在人們的心理中，對於太平天國有兩種相反的觀感：一是深惡痛恨的，一是同情讚許的。其所以惡之恨之者。大都是因其先世身罹兵燹之災，飽受此役之害，每有產業盡毀，家室流離，甚至無辜慘死者，是以故事代代相傳，談虎色變，無論其所遭之刼是直接由于太平軍，抑由清軍兵勇，或各處土匪，一是皆推原于太平天國之起事，致受牽累。加以歷年深中了得勝的清軍清吏事後掩飾罪惡或宣傳詆譭的毒素，於當時戰事眞相不明，是非莫辨，由是而萬惡皆歸，視同匪寇，目爲叛逆焉。此種心理在長江流域，尤其下游三江一帶，最爲普遍，良以其地爲兩軍拉鋸爭奪垂十餘年之大戰場，其人所受之災難爲至深至劇也。夫爲不成功的革命枉作大犧牲，而毫無價值，彼蚩蚩者氓，身受切膚之痛，因而興起這種反感，亦無怪其然。至於北方黃河流域，雖經太平朝北伐軍馳騁數省，而其紀律甚佳，民衆遭刼較少，自無大江南北居民之恨惡的心理。但因處于滿廷多年淫威壓迫與惡毒宣傳之下，亦難明眞相，莫辨是非，故對於太平軍大都視爲叛匪，罵作「長毛」，而鮮懷好感者。綜之，對太平軍作如是惡感者，實由於身歷痛苦之反動及心受矇蔽之結果，皆情有可原，我同胞非眞忘却夷夏之辨而甘作異族奴隸也，若以「漢兒學得胡兒語，爭向城頭罵漢人」詈之，失諸苛矣。

惟在南方——太平軍策源地之粵桂兩省——之人民以及國內深明民族大義之有識之士，與夫旅居國外數逾千萬之華僑，則對於太平天國之心理又大異前者。在他們的看法，以胡虜入主我中國，奴隸我漢族者二百餘年，其間我族之英俊志士圖謀復國運動，無時或已。太平一役，實為民族革命之鬬爭，曾予清廷以致命傷之打擊，大業雖未成，固已存天地之正氣，揚大漢之天聲，使民族意識與革命精神常在動盪鼓舞中而無時停息，則其人其事，豈非可泣可歌，而深博得吾人之同情且值得吾人之贊許者乎？歷數十年來，雖有虜廷之厲制，官書之掩蔽，而故老相傳，太平軍之豐功偉蹟，終不能盡行埋沒。而且太平人物于事敗後亡命海外或逃匿鄉井者，大有人在；事過境遷，則秘密宣傳，革命歷史，成為口碑，此清廷之壓力所不能壓不能毀者。故於瓜棚豆架之下，酒後茶餘之間，太平遺事，素為人口人心中最有趣味而最為興奮的談資話柄；說者固津津樂道，聽者更眉飛色舞，由是而民族英雄的流風餘韻，永遠流傳於民間。

及至國民革命運動醞釀時期，革命黨文人又輒借太平軍史事以為提倡民族精神，鼓吹反清運動　資，每憑藉史乘片段，搜羅軼聞鱗爪　多事穿插，編成故事，甚或不惜託名先烈，杜撰詩文，鋪張揚厲，以求革命民義之深入人心。其直接目的固在鼓吹革命，而間接的影響，卻使國人對於太平天國史事益加注意焉。

自辛亥革命成功以還，民族大義，四海磅礴，太平諸傑，亦視為民族英雄及革命先進，於是又有種種太平遺聞逸史之刊行以投時好。更有投機的文人偽造太平文獻以營私利者。近年來，復有文藝家摭拾太平史實吉光片羽，補充以穿插附會的情節，或撰為小說，或編為劇本，無不風靡一時。凡此種種之宣傳效力，至為宏遠，幾令全國人士對於太平天國史乘發生普遍的興味。姑無論其人對於太平天國之心理仍為惡感者，抑為贊許者，而其醉心注意則相同。重以關於天朝人物及史事之種種傳說與軼聞，多有神怪奇異，富趣極濃者，其中又有在可知不可知之間而含有相當神秘性者，由是益使人們發生好奇的心理與求知的欲望，常常不斷的尋求太平天國的真相。甚矣，太平天國史之深具迷戀性也！

於此，不能不再述另一部分人的心理，——不是惡恨或贊許，而卻為極端鄙屑輕視。此則良由太平人

物大多數來自田間，或崛起草莽，獷悍粗野，殊鮮不文，故其所遺文物，多鄙俚怪異，每有俗不可耐不堪入目，或不可卒讀者。然此皆開基創業軍事時期之作品，無怪其然，若輒以歷代已成大功後的王朝之演進完備的朝儀典章制度文物，爲比較標準，則自覺其鄙俗可鄙亦可笑。況所見者亦僅初期的與片段的表現，而未能窺見太平文物之全豹，蓋除此之外，由近年之新發見，吾人已得見多種精優的驚人的太平文獻，實遠過漢元明清諸代在同樣開創期間的產品之上的。如蕭一山氏謂：「金陵開國，曠代無儔，典章檄草，炕樸粲然。」（見「太平天國詔諭」）然則一般未經深切的研究且無透澈的知識而徒懷輕視鄙屑之見解者，豈非偏見與武斷之短視者乎？

至近十餘年來，乃有學術界人士着手以科學方法而研究太平天國歷史。此實時代的需要與普通的心理之反映，抑亦吾國學術界進步之象徵也。目下閉戶潛修，埋頭苦幹，以太平天國史爲研究之對象者實繁有徒，或則從事史料之發見與整理及考證，或則致力於專題與片面之研究，或則努力於全史之撰述。以故太平史料屢有發見，專著亦疊出不窮，在史學界中已引起新的濃的興味，且已呈現斐然成績了。（外國學人亦有研究專著。）我相信循着這軌道向前邁進，研究太平天國的史學將必一日比一日昌明，太平天國革命運動的真象亦一日比一日顯著，而人們求知的欲望終得滿足的。

著者便是上言以太平天國史爲專門研究的對象之一人。如今敬謹將多年研究的成績陸續公之於世。在未寫出正文之前，想把我研究太平天國史的理由先略述出來。我不敢說，這可以代表一般共事研究這一門學術的文友的意見，但總可以爲一般對於這個大問題有特殊興味的讀者們提出幾個觀念，使可充分了解這個問題之重要及其在史學上之地位，俾於研究全史時得有正準的透視。

二　爲甚麼要研究太平天國史？

太平天國史，在吾國全部歷史中僅佔一極小部分，實爲近代史中之一章。然而又爲甚麼值得成爲我們

專門研究的學術對象呢？其理由有五。

第一、因爲太平天國的革命意義之重要。我們無論怎樣看法，怎樣批評，要亦不能不承認這是民族革命運動，其目的是要推倒滿清政權而恢復漢族河山的。即此一端，其事其人已足以在我國家我民族歷史中佔一重要的地位。況且他們的理想，兼有宗教，政治，社會，經濟，文化種種革命的意義。其目的，其政策，其努力，實要改革全國一切傳統的舊制度而創建全部的「新天新地」的。（見「英傑歸眞」）這樣的大志願，大企圖，大計劃，不特在吾國二十四史中未嘗或見，即在世界的革命史中也找不得幾個可與比擬的大運動。倘其成功，我相信中國早已成爲強盛繁榮的和文化昌明的現代化的國家了。（看拙著「太平天國之盛衰興亡觀」，載「金田之遊」）雖其因種種原因而致敗亡，而流風不絕，典型尙存，自有不滅不朽的本性，將在我國甚至世界歷史中永遠佔着重要而光榮的一章。這樣的歷史還不值得我們努力研究嗎？

第二、因其破壞性與毀滅力之空前重大。夫革命固是目的，亦是手段。其目的在建設新秩序，而手段則必須破壞舊者。太平天國的革命運動，欲實行空前偉大的新建設，故有空前悲慘的大破壞。正因其建設的目的與破壞的手段迥異歷代轉朝換姓的行動，所以引起絕強絕大的反動勢力。在兩種絕大絕強的革命與反革命的勢力相鬥爭之中，空前的毀滅力也不幸而發生，因之令我民族我國家橫受了幾至不可療治的重傷。而尤爲可惜，尤爲不幸者，則他們革命的目的不能成功，遂使民族國家受了極大的損失而不得相當的償値，大多數是枉作犧牲，此所以至今成爲歷史的大悲劇也。統計此一役的破壞性與毀滅力之結果，以時期言，則延長至一十六年。（由道光三十年冬至同治四年冬，一八五〇——一八六五。天京於同治三年失守，惟太平餘軍至翌年冬始盡覆滅於廣東嘉應州（梅縣）。其後，仍有殘部附入捻黨中繼續反清多年者尙未計算）。以地域言，則全國版圖之被兵災者，達一十九省。（據曾國藩之捷報言十六省，實不只此。翼王石達開遠征軍轉戰於黔蜀滇諸省，卒以全軍開入今之西康而被滅於是，其殘部直逃至甘肅陝西，故本部十八省外加西康共十九省無一可免。）以城市言，被太平軍攻破者，六百餘座。（此暫據曾氏奏報尙未核算）

以動員言，兩軍徵用之兵員，（連各省辦團者合計）約一千萬人。（？）以死亡言，兩軍兵勇與受害的人民以千萬計。（據外國著者估計約三千萬）其他如財產，珍寶，屋宇物質等經濟的損失，與古物，字畫，圖書等文化的損失，更不可以數量計矣。考之吾國歷史中之內亂，其以慘災浩劫著者，夙稱黃巾，黃巢，李自成，張獻忠諸役，但皆有遜於太平天國革命運動，其他轉朝易姓之舉，以視此役更不過小亂而已。以余觀之，在吾國全部歷史中，若連內亂外患合計，以破壞性及毀滅力論，太平天國革命運動僅亞於現今日本侵略之一役耳，其前蓋無匹也。國族歷史中有如此大事，誠值得專門研究者。

第三，因其對于全國的影響，至大至深，而至普遍。例如：在軍事上，舊制的綠營兵完全失敗，滿洲八旗的軍隊，除少數馬隊外亦全無用，而新興之私人軍隊湘軍淮軍將領代執全國兵權，其後平捻黨平新疆兩役，胥賴此新勢力，由是傳統而至袁世凱之小站練新軍，以至促成滿清退位，繼而變爲軍閥禍國。在政治上，則自是役之後，滿人失勢，漢吏擡頭，由朝內以至各省多用漢人執政，且中央政府權力縮小而地方權力擴大，卒使辛亥革命之阻礙減少而迅成大功。又如：在財政上，釐金之倡辦，劣幣之流行，皆起始於咸豐朝以爲應付攻太平軍軍費之需；自經是役，全國財政已竭，幾淪於破產，因而海關制度，舉借外債，亦由是而興矣。再如：在外交上，清廷不惜再簽訂及履行不平等條約以爲交換條件藉得外人實力之助，（戈登之常勝軍及法人助攻太平軍）由是使全國陷於次殖民地之地位者垂九十年。復次，在社會經濟上，長江一帶及他省被災的人民死者纍纍，存者破產，直至八九十年之後（抗戰軍興以前）吾人親覩江浙諸省大都市內猶是荒蕪遍地，元氣已竭，精華殆盡，迄無恢復可能。其他如在宗教上，文化上，教育上，商業上，交通上，全國生活之各方面，幾無一不受其影響。是則研究太平史本身固爲重要之舉，而研究吾國現代史者，亦萬不能不注重此一役也。

第四，因其對於國民革命的貢獻之重大。上言太平戰役之影響於滿清軍事政治等項，間接有助於國民革命之成功者，姑無論矣。而其直接貢獻於國民革命運動之最大最要者，厥維民族意識之傳播與革命精神

之提倡。其中尤爲顯著而具體的例證，則可於國民革命運動一前一後的兩大領袖所身受的影響明見之。蓋國父孫中山先生自童年就學，即受太平遺老革命思想之薰陶與革命傚蹟之鼓動，早有「洪秀全第二」之稱。（見胡去非「總理事略」。國父於太平天國亡後二年誕生，故民間傳說有謂其爲洪秀全託生者。）及在壯年鼓吹革命之初期，亦常爲人樂道太平遺事，幷輒以洪秀全自居，因而亦有「洪秀全」之綽號。其藏書中，關於太平朝革命之中外史籍甚多。可見其早年的民族革命思想最初實由太平天國一脈傳統而來。其後則進而發明三民主義以倡導國民革命，以建設中華民國，乃繼稱太平天國之民族革命，但以其繼續封建帝王思想而無民權革命垂爲大戒，視爲殷鑒焉。考曰：「洪氏之覆亡，知有民族而不知有民權，知有君主而不知有民主」。由此並可見其受太平革命一得一失之影響之深矣。（國父評太平革命得失語見劉成禺「太平天國戰史」原序，載「逸經」，又見「總理全集」及「民權主義」第一講）今國民政府主席蔣公，亦受太平天國革命運動的民族思想之影響甚大，嘗云：「往者洪楊諸先民，崛起東南，以抗滿清，雖志業未究，遽爾敗亡，而其民族思想之發皇，轟轟烈烈，在歷史上足以留一重大之紀念焉。顧當時公私記載，處於專制淫威之下，既不敢公然表彰，而曲筆阿諛之徒，又妄肆詆諆以媚時君。遂使興復之旅，等於新市平林之兵，革命之師，夷爲黑山白波之衆，被誣至五六十年之久，無能是正。吁！可慨也。」（見「太平天國詩文鈔」序）大概因爲他深心慨嘆此「興復之旅」與「革命之師」被誣已久，所以曾欲躬自撰著太平天國戰史以章表彰。（見「增補曾胡治兵語錄」序）由上引區區數語，已可見他與太平天國革命運動之思想上的關係爲如何了。其他革命諸先烈先覺者之受太平天國民族思想之影響而表示於詩文著述者尙多，于此不及一一備錄。此外太平天國革命運動對於南洋，美洲，各地華僑之革命思想之啓發，效力亦至宏。至興中會革命運動中亦曾有太平遺老加入領導，如洪全福，朱居仁等是。由此斑斑可視的事實以觀，則謂太平天國革命運動實爲國民革命運動之先驅，孰曰不宜？吾人今欲透切了解國民革命之淵源，自不能不研究此役歷史的背景亦明矣。

第五、因其可給予國民革命抗戰建國的大業以絕大絕要的教訓。本來，科學的歷史之目的，乃在求過去的真實，所謂客觀的歷史者是，原不嘗效法古代資鑑派的史家之純抱道德目的。但是人類的奇能端在其能將前人的經驗以作今人進步的踏足石。這就是教育學的基本原理。所以科學的史家既貢獻了研究所得之古人種種活動的真知識出來，人們自然會鑒於其與亡盛衰成敗利害之跡而運用這真知識於道德教育之工作，—即是以前人的經驗作借鑑取資之實用。所謂「前事不忘後事之師」者是。這道德教育之目的是自然而然，也是與科學的史學並行不背的，即如我們利用自然科學的各種成績以造益於人生之發展一樣。史學的研究，於真知識一途而外，若能給人以道德的教訓愈多，則其貢獻於人生愈大，這是絕無可疑的。太平天國既是國民革命之先驅，吾人觀察其在歷史上所遺留的興亡盛衰得失利害之迹象，便可得兩種的道德教訓：一是積極的；一是消極的。苟取得其經驗以助我們抗戰建國之成功，則先民莫大之犧牲與全國之奇重損失，也不至徒然，而終於得到相當的價值了。所謂積極的教訓者何？即由研究他們初期成功，興盛，與勝利之原因而令我們多得鼓舞與多所取法是。例如：他們有崇高偉大的革命理想，配以完密的組織，嚴明的紀律，更有忠義團結的精神，勇敢犧牲的德性，刻苦清潔的生活，及大公無私的行為。這都是立國興邦的要素，而大足為我們所效法的。所謂消極的教訓者何？即由他們末期失敗，衰落，與滅亡之原因，而令我們藉得警戒與畏懼，以免再蹈覆轍是。例如：他們高懸理想，而不能實行，致令其成為抽象空洞等於騙人欺世的謊言誑語，（指不能實行愛民救國，施行新政，革除積弊）；他們的組織，日漸鬆散，紀律日漸廢弛，團體日漸分化，（指東北兩王內訌，翼王率師遠引，末期各王之積不相能，與將領之離心行動）；道德日漸墮落，生活日漸腐化，（指投降背叛，營私舞弊，好利享樂，驕奢淫逸等）；又如寵用僉壬姦佞，（如洪氏兄長安福兩王及蒙得恩與仕晓等）而不求賢士真才及不用正人君子忠臣義士與才識之士，（如翼王之被迫離去，干王忠王亦不能大行其道）；再如，一味迷信天命而不憑智力，一味靠暴力威權而不施王道，不行仁政，不賴民衆力量等等。這都是他們終至兵敗國亡的大原因，而殊為今日努力于抗戰建國大事業中

之我們朝野上下全國一體所當視爲至寶貴和至重要的教訓的。夫如是則研究太平天國史所得的知識，于滿足人們求知的大欲外，更可終歸于道德的實用的了。

具有上言五大理由，所以太平天國史的研究，確是大有價值的學術工作。我相信在已往，現在，及將來，海內海外的學人之埋頭研究，孳孳苦幹，以爲此專門的學術而盡力者，各人一點一滴的心血，和一絲一毫的努力都不枉然白費而各皆有貢獻于人類眞知識的寶庫的。

抑有進者，高深學術，必賴專精的研究而後有成。外國學術界，專門的和精深的研究之風氣，尤爲注重；於研究對象，務求縮小範圍，由博而約，復由約而歸于專一，雖以一人一事一物一書或一題目之細微，亦有學者肯萃畢生的精神能力和心血時間，以從事精微澈底的研究者。如研究耶穌或保羅一生者，有專家，研究新約或舊約聖經者，甚或其中之一部分如四福音或保羅書翰者，有專家；研究康德哲學者，有專家；研究莎士比亞戲曲者，有專家；其于醫學自然科學則更有專而又專之研究者。（余有醫學界友人專門研究神經系之割治術，又有治物理學的友人專門研究某一種光，又有一位治農學的美國教師專門研究中國的荔枝，更有一治農學的美國友人專門研究中國的竹類而以竹皮外之白色毛病爲考取博士論文之題目焉。例證尚多，不勝枚舉。）西洋學術之所以發達，莫非由專門研究者無數人，無數年，一點一滴的精微成績，日積月累，彙滙起來，而後有今日蔚然大觀的成績總和。夫太平天國革命運動史，性質與地位既如是其重要，內容與範圍既如是其厚博，興味既如是其濃郁，國人求知其眞相之心理又如是其迫切，而史料史實史書復如是其貧乏，誠爲學術界中一大塊土質肥沃而荒蕪未闢的田地。如此好題目，好對象，何以不能成爲學人終身專門研究的事業耶？現在雖有不少學者，時或作一鱗一爪的貢獻，一片一段的研究，而我個人則企望得有多人焉，肯集中畢生的時間，才幹，精神，能力，以從事于此專精的學術工作——包括史料之發見，考證及整理，各特殊問題及各方面眞相之透闢的研究，與夫全部歷史之寫作。我相信這一工作，不特可滿足國人對于此革命大運動之求知慾，而且可對史學界——包括中國歷史，革命史，清朝史，及近代

史之研究者——作莫大的貢獻，使其多得一塊穩固可靠的有科學根據的石頭，以作建築更高更大的層樓廣廈的基礎。噫！同聲相應，其人安在？謹作嚶鳴，多求同志以共肩此責。今先布私願，「請自隗始」。

三 研究太平天國史的方法學

語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吾敢續言：尤須先得其法。正確的方法既得，滿意的成績自來，此現代科學治事之要素也。於治學亦然，於治史學亦無不然。以故，我們研究太平天國史先當求得正確的方法學。（Methodology或譯作「方法論」）茲復將個人的見解書于下方。其實，主觀一點和謙虛一點說，這不過是我個人研究和撰著太平天國史的方法。有志研究此專史者，庶可藉此而知所問津焉。

治太平天國史的方法學所應注重者，有六要點：1.確定任務，2.站穩立場，3.認清觀點，4.蒐集史料，5.編比事實，和6.表現真象。茲依次縷述后方。

1.確定任務

甚麼是歷史？現代史家，界說紛紜，幾至聚訟，意見殊不一致。這本書不是歷史哲學，所以不事討論這問題。但依據個人學問所得及素所服膺的「生命中心說」（Bio-centric view）的人生哲學和社會哲學，我相信歷史的任務，是記述人類爲生存奮鬬而活動的真象。所以我認定撰著太平天國全史的特別任務，乃是要將那一役的革命者在各個時期間，與各處地方內，及各種環境中，一切活動的事實——包括行動，製作，戰爭，文物，計劃，制度，言論，信仰與思想等等真真實實地（Realistically），原原本本地，（Originally）完完全全地，（Completely and Wholly）敍述出來，務使八十年前我們國族中這個偉大的革命運動之全面的真象得系統地（Systematically），有力地，（Forcefully），和生動地（Vividly），重新表現於紙上，俾令人及後人讀此而得真實的感覺，（Realistic feeling），正確的了解（accurate understand

ing），和合理的同情。（Rational sympathy）。這就是本書全部一貫的原則。

2. 站穩立場

我們既不是滿清的臣僕奴才，也不是天朝的聖兵或史官，（著者先世累代業農經商，與太平人物絕無血統的或姻婭的關繫，因曾有人作如是疑問及誤會，故於此鄭重聲明，亦可博一粲）所以大可不必，尤不應該，站在雙方中那一方的立場。須記取，我們第一是數千年一脈相傳的中國人，第二是中華民國的國民，第三是科學的歷史研究者，就要站在現代中國的學者之立場去研究，寫作，觀察，或讀閱太平天國的歷史。既是如此，我們自應把滿清與太平天國都視爲過去的朝代，其史事皆成陳迹，都成爲我們今日客觀的研究對象，差可與元史明史等量齊觀。對於天朝或清方的人物，我們絕無恩怨愛憎，而惟求得是非眞假。站穩了這立場，我們便可掃盡私人主觀的偏袒成見和情感的愛惡是非，而一是本着科學家大公至正務求眞知的態度和客觀冷靜愼思明辨的頭腦以從事了。如果我們對前人前事不得不一下是非，善惡，曲直，順逆，之判斷，自當一本公正不偏之態度及根據確鑿不磨的事實以立論，而以我們整個國家民族的利害爲前提及人類普遍的道德爲標準（如仁愛忠勇信義等）。能如是，則自可以見好說好，見歹說歹，而不流於阿私，偏頗，武斷，或過激不平之弊病了。（按：或有史家主張研究歷史須超越國家民族意識者。我以爲以本國人研究本國革命史，實不能不以本國族的利害爲評論之圭臬。）

3. 認清觀點

對於同樣的過去的事實，我們如站在相異的角落去看它，事實的面貌便所見不同了，所以上言站穩立場之重要。不特此也，我們用那一種眼光去看它，事實的意義又大不同樣子的了。例如：戴了有色眼鏡的，看見一切現象都是同于眼鏡那一色的。所以觀點亦要認清。這便不能不牽涉到歷史哲學上的「史觀問題

」。如今先把幾種研究太平史錯誤的觀點，批評一下，然後提供我所謂為正確的觀點。

第一、吾國傳統主義的史家之成王敗寇說，或正統偏安說，是錯而且謬的。若由此觀點以看太平史，則必定奉清朝為正統，為主體，而以這個失敗的革命運動為叛逆，最多亦不過是偏安之局，又幾何而不至效昔日滿清臣僕的口吻而罵其為「粵寇」，「粵匪」，或「髮逆」，而視其一切名號文物制度為「偽」為「逆」乎？如此便把那運動一切革命的意義和價值完全抹煞了。這是大錯大謬的。誠然，事實昭昭，不能不令我們承認滿清是當時統一和統治中國的政權，而且是已有二百年歷史的大帝國之王朝。但我漢族同胞，揭櫫正義，興師革命，以謀推倒其政權，正是一宗天經地義合法合理的行動，而且蔚為整個國族史中一回大事——其地位之重要，等于明祖之推翻元朝，斷不能以其失敗無成，遂歧視輕視及鄙視之。

第二、從中國傳統主義的禮教一觀點來看太平史，也是錯謬的。這一派人最初的代表可說是曾國藩等士紳階級。他們因為太平軍崇拜上帝耶穌洋教，毀滅中國固有的禮教文化，故忿恨地宣言：「舉中國數千年禮義人倫，詩書典則，一旦掃地蕩盡，此豈獨我大清之變，乃開闢以來名教之奇變。」（見曾「討粵匪檄」，載其全集）他們為維持儒家之名教及保守傳統的文化，便忘却民族九世之深讎與春秋攘夷之大義，反為外族虜廷効死力以攻滅革命軍。這眞是一孔之見，抑是矛盾之舉。縱使他們當時自有立場，但以我們現代的中國人再從這一觀點以看太平天國，又烏乎可？太平軍于民族革命之外，厲行其他多方面的革命，决志改造全國全民的全部生活，宗教文化的革命僅其一二端耳。此在革命策略上之對不對，另一問題，而以革命理想及建國計劃言，自有他們獨立的立場。生于今日的我們，當對之作同情的了解，不能硬持維持禮教之說便以其為無一是處也。何況此種保守主義的「死硬派」（diehards）故步自封，墨守舊典，不求進化，反對創新，實違反時代精神，不可為現世法耶？

第三、若先輩之革命黨人，完全從民族革命的觀點來看太平史，又每失諸推崇過甚。此在前時為運動革命計，借題發揮，藉以喚起民衆，煽動排滿，其宣傳藝術固極巧妙，何可訾議？此一見解，在辛亥革命

成功清廷崩倒之後，尤爲普遍，凡以前起事排滿者皆奉爲民族革命的英雄，不期而然地推崇過甚甚至失實。此在民族初得解放之時，歡悅的情感常掩蓋眞確的知識。人情如此，亦難怪其然。平心而論，民族革命固是太平天國最偉大的特色，而其功在國族亦永難埋沒，當値得後人相當的表揚，然而若純由此觀念以看其全部歷史，則每不得其眞相亦不見其全貌，殊無補于智識之增進，僅得感情之快意耳。何況在今日三民主義的中華民國內，我們正要團結國內各民族而造成一個大國族，若仍斤斤于滿漢之爭，豈是狹義的民族主義乎？（按：甚至有史家不屑稱，或全否認，清帝之廟號，或清臣之謚法者，余亦以爲過于偏激。試問吾人何以不反對「元太祖」之稱號？思之當啞然失笑！昔明儒陳白沙先生（獻章）固極力發揚民族精神者，而仍稱以理學名儒 而臣事元朝之許衡曰「文正」，蓋由朝代不同，立場自異，正如今日吾人的祖宗皆屈身事清或作其順民者，斷不能盡問其罪而一一鞭屍三百也。）如今反清革命已經成功，中華民國亦既創立，一朝人說一朝的話 ，一代人做一代的事 ，我們便應以冷靜的頭腦 ，反射的思想，客觀的態度，及科學的方法，以這個革命運動的全部眞相，爲學術研究的對象，而不必再利用它爲鼓吹排滿革命的工具了。一換過這副務求眞知的學術眼鏡，我們自有公平的心眼去觀察和評判，而自得公正平允而眞實的結果了。

第四、最近另有些人專從民主政體的一觀點來看太平天國，又只看見血戰十餘年的歷史無非是洪氏等個人爭皇帝位的一回事，而且以其繼續君主專制而厚非之，甚有斥爲違反民權主義者。這一見解，無疑地是上一見解推崇過甚之反動作用，益可反映現在人心對於民主政治之傾向。平情論之，這一觀點，雖似時髦，但亦有幾點不對的。首則三民主義中之民權主義的性質，本是政治的學說，革命的方略，和建國的原則，而不是解釋歷史的哲學。次則太平天國的革命理想和計劃原是多而合體的，不能單看見其片面或一二面而批評其全面，亦不能因見其片面的不善即一筆抹煞其他所有的優點。復次，從學術上來說，我們亦不應拿現代人的智識，道德及其他標準去衡度古人而定其善惡優劣。我們應本着歷史的態度兼用時代的眼光

去觀察或評論古人古事。這即謂要就古人當時當地的環境，依其時代的智識，道德及其他標準，更用其可能有的工具與能力，看其如何努力爲生存而奮鬪，這纔能得正確和同情的了解。是故我們不能厚非洪秀全等之沿用古制爲帝爲王續行專制，猶之乎不能厚非漢之劉邦，隋之楊堅，唐之李世民，明之朱元璋等等古代帝王之不識民權主義。

關於這一點，不得不略爲解釋國父對於太平天國的評論語。不錯，他曾說道：「洪氏之覆亡，知有民族而不知有民權，知有君主而不知有民主」。又云：「五十年前太平天國即純爲民族革命的代表，但祇是民族革命。革命後仍不免爲專制。此等革命，不能算成功。」又詳言：「太平天國所以衰弱的原因，根本上是由於楊秀清想做皇帝一念之錯。洪秀全當時革命尚不知有民權主義。所以他一起義時便封了五個王。後來到南京經過楊秀清韋昌輝內亂之後，便想不再封王了。後因李秀成陳玉成屢立大功，有不得不封之勢，而洪秀全又恐封了王，他們或靠不住，於是同時又封了三四十個王，使他們彼此位號相等，可以互相牽掣，故洪秀全因此失敗。所以那種失敗，完全是由於大家想做皇帝。」（出處見前）綜上三段話以觀，可明見國父仍是站在三民主義革命的立場爲發揮其民權主義而立言，一方面盛稱其民族革命之功，而同時則用意在藉其由於各人想做皇帝而致大事失敗這一史實以演證中華民國實行民權主義之重要及必要。這純是以史事作借鑑取資之用，其目的固在於道德教育也。他固知洪秀全當時之不識民權主義及民主政體爲何物者，又何能以此爲其詬病呢？

試再讀國父另一段更爲明白的遺訓，益可了解其內心的思想與看史的時代觀了。其言曰：「世界自有歷史以來，政治所用的權，因爲各代時勢的潮流不同，便各有不得不然的區別，比方在神權時代，非用神權不可，在君權時代，非用君權不可。……因爲從前的人類的知識未開，賴有聖君賢相去引導，在那個時候，君權是很有用的。君權沒有發生以前，聖人以神道設教，去維持社會，在那個時候，神權也是很有用的。現在神權君權，都是過去的陳迹。到了民權時代，就道理講，究竟爲甚麼反對君權一定要民權呢？

因爲近來文明很進步，人類知識很發達，發生了大覺悟，好比我們在小孩子的時候，便要父母提攜，但是到了成人謀生的時候，便不能倚靠父母，必要自己去獨立。」由此可見國父歷史的態度與時代觀深合學術原則，其不以今代之民權主義，去反對前代太平天國之沿用君權幷及神權也亦明甚。所以我們今日效法國父以其史事爲龜鑑可也，若以民權主義爲一種歷史哲學以看其全史，便非學術的精神，更與國父月旦前人得失以作國民道德教訓之拳拳厚意相去遠矣。

第五，最近又有些馬克思主義的信徒，拿着階級鬬爭，農工革命之說，及唯物史觀，經濟定命論，去觀察和解釋太平天國史，其錯誤更大。例如：拉狄克（Radek）之「太平天國革命運動」有言：「所以太平天國的暴動，牠裏面藏着資產階級德謨克拉西的成分。（就是消滅封建的土地關係，取消農奴，推翻舊的官僚，造成德謨克拉西的政治制度等等）牠就是中國資產階級革命的暴風雷雨的先聲，有力的開端。」又如張霄鳴的「太平天國革命史」說：「太平天國革命，正是向工業資本主義發展的趨勢和這種勢力的一種矛盾的爆發」。（頁四〇）又說：「太平天國革命運動是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性的農民革命。」（頁一三七）再如李一塵的「太平天國革命運動史」說：「太平天國革命運動是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性的農民革命。」（頁三）復如李鼎傑的「太平天國的政治思想」則謂「太平天國在歷史上是介在中國底中古和近代之間的運動。就其中古方面說，太平天國是最後的農民革命，就其近代方面說，太平天國是最早的市民革命。」又謂其爲「市民性的農民革命——農民性的市民革命。」（統見原序）這幾個人和其他同調者無疑地是以馬克斯主義以解釋太平天國史，幷及其他一切歷史的。我見得這一派的理論有四個大錯，今不殫煩，分述如次。

（一）這是絕無確鑿的和充足的事實爲根據的空論。我遍尋一切可能有的史料，找不到太平天國內有任何資產的或無產的階級性質或意識之存在。不知他們究竟如何能斷定這是「階級鬥爭」？其他如「德謨克拉西」也，「反封建」也，「市民革命」或「農民革命」也，都是了無痕迹可尋。豈其以太平軍兵員多農

民出身，遂稱之爲農民革命乎？然攻滅太平軍之反革命的湘軍兵員又何嘗不是湘鄉一帶之農民？分明是農民打農民也。何況韋昌輝石達開輩皆當時的大地主乎？又豈其以湘軍將領曾國藩羅澤南輩爲讀書人，遂以爲反太平軍農民革命之階級鬥爭乎？則洪秀全，馮雲山，石達開，盧賢達，何震川，（舉人）洪仁玕輩，又何嘗不是讀書出身的？不錯，自始至終反對太平軍者爲士紳與官僚之聯合勢力，也可說是平民與官紳階級之爭，但這裏的「階級」並無歐洲之所謂階級之有經濟資產的意義，不能同繙一槪時。（余以爲吾國之所謂士農工商兵之分，只是職業上的區別，而非西洋之所謂「階級」。）又如他們的思想和建設仍是傳統的封建的，不過以封建代封建罷。這又奚能說他們是「反封建」？朱謙之教授批判這一派的理論云：「如就以上各書所引史料來看，大概不出于『太平天國野史』，『太平天國外紀』，『太平天國詩文鈔』，『清代全史』，及『中國近百年史資料』等書，很少能直接應用原始材料的。……在這樣貧乏的史料基礎之上，試問怎樣能夠建立科學的理論解釋，結果，還不是還就事實，來完成他們空洞的理論？」這眞是洞中肯綮的評語。（見「太平天國史料及其研究方法」載「現代史學」五卷一期頁十。）不過朱教授仍以爲這還是農民革命，未敢苟同，（另看本書卷三，八節【注釋】之批評）

（二）一般地言之，馬克斯的唯物史觀，經濟定命論，或經濟史觀，實爲不健全的學理，尤其不能施用于太平天國史之解釋。是的，太平天國的革命運動中，即如人類生活中，經濟因素是佔着一個很重要的地位，然而不是唯一的，或主動的，或主治的地位。此外，推動或主治社會進化和決定民族命運的還有許多重要的因素。若只就物質經濟一觀點來看歷史的全面，偏頗特甚，透視不準，必失眞相。國父批評馬克斯的話在學術上很爲精確：「馬克思研究社會問題，所有的心得，只見到社會進化的毛病，沒有見到社會進化的原理，所以馬克斯只可說是一個社會病理家，不能說是一個社會生理家。」原來馬克思研究社會學之際，正當歐洲封建制度變遷及產業大革命之後，資本主義發達之時，當時社會上便有地主與佃奴，及資本家與勞動者（無產階級）兩種鬥爭，所以他形成「階級鬥爭」之說，并推展此說而演爲社會進化的原則，

疑假成爲普遍的永久的革命方路。殊不知階級鬥爭是一時一地一種民族中的社會病態，而非常態，尤非全世界各民族中永久的常態。硬以社會進化的病徵爲社會進化的原因，所以國父判斷其「倒因爲果」，並明白指出：「階級戰爭不是社會進化的原因，階級戰爭是社會當進化的時候，所發生的一種病症。這種病症的原因，是人類不能生存，因爲人類不能生存，所以這種病症的結果，便起戰爭。」故其結論稱馬克思爲「社會病理家」，而非「社會生理家」，自是的當。若其「歸結到歷史的重心，是民生，不是物質」一語，更足攻破其哲學的根據——唯物主義——的壁壘矣。（國父的民生史觀詳下文）

（三）這一派人承襲了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奉爲永久的普遍的原則，隨時到處要實施之，而不問歷史背景，社會現狀，及人生實際問題爲如何，是爲演繹的，非科學的做法。大凡一種社會理論，離開了當時當地人生實際的狀況與需要，鮮不流爲抽象的空洞的原則。若強以此抽象的原則實施于他時異地及種種不同的環境當中以謀社會的改進，其趨勢必至先行強造形勢而僞造需要，而後演證此爲匡時良策。這又何異于推銷特效藥者，先要設法使人們染了那種特別病症，然後投以此藥？而其實則是奉此對一時期一地域一種人之特效藥爲「萬應聖藥」（Panecea），見病則投，以爲百病可治而已。至實施此抽象的原則于解釋一切的歷史中，尤其是太平天國史，則其流弊，不特要「削足適履」——所謂「遷就事實」，恐怕還要製造歷史，務求證明此抽象的原則之爲萬古不易不磨的金科玉律。凡墨守先天的結論，而後求事實的證明者，全是非科學，甚至反科學的做法。

余考馬克思于社會學上最大最要的貢獻，端在其能首先施用科學方法以研究社會現象而後自下結論，故于社會學中得享「科學的社會主義」之譽。（Scientific Socialism） 惟其結論三種：（一）資本主義之定罪，（二）階級鬥爭說，及（三）剩餘價值說，則除譴責資本主義之說仍有經濟學的價值外，餘二說皆不健全而爲現代社會學者及經濟學者所不取。（國父批評兩說簡明而的當）至其學說之哲學的根據——唯物主義，尤爲不對。今人有只拾其唾餘，取其枝節，而忘其根本——以科學的精神及方法而研究社會現象，是不特爲

非科學的，而且是違反馬克思之「科學的社會主義」的精神的了。

（四）或謂這一派的理論家是借太平天國的題目來宣傳他們的主義的。如羅爾綱在「太平天國史綱」說：「最近太平天國史的研究，又多成爲一種理論的解釋，內容差無故實，跡有近乎宣傳」，卽指此派。（見原序）如其然也，則無非是師前輩革命黨人之故智——借題發揮，以太平史爲煽動的工具，從學術上看來，是大錯誤矣。綜而言之，彰彰可考的歷史事實，昭昭在目的社會現象，與夫鑿鑿有據的現代學說（政治、經濟、社會）及道德真理（如同情、仁愛、互助、合作以替代鬥爭）一致聯合而向馬克斯主義挑戰；若徒靠宣傳技倆與演繹方法，其何能發見真理與發揮真理乎？

錯誤的觀點既已清除，今進而建立正確的科學的新史觀。其要點就是上文所提出的人生哲學和社會哲學的「生命中心說」。施用之於史事的解釋，便可爲歷史哲學的一種「史觀」——亦爲最正當的史觀。由此觀點以看人類全部的歷史，便見其是人類爲生命之存在，繼續，及發展，而奮鬥——不斷的奮鬥之活動，（activities），而史學就是要記述其全面的真象的。由這一觀點去看歷史，將見到甚麼呢？約言之，有幾個觀念。（一）宇宙全部是進化的，進化的最高階段是生命。人類的生命是進化到今日的極峯，而進化的程序仍無時停止。是爲生活的，活動的，動力的史觀。(living, active, and Dynamic)（二）人類的生命，不特是「萬物之靈」，而且是萬物之主，一切物質和種種制度製作甚至宗教，道德等，皆爲人類促進進化，發展生命的工具。（三）所謂「生命」，單就生物學上來說，是以個人爲單位；而在社會學上來說，個人不能離羣而獨立。聚人而成羣衆，有組織的羣衆成爲社會，故「生命」實兼有，而且注重，「社會的生命」之意義。（四）再從生物學上來看人生，當然要傾向自然主義而注重其本能——如生命之存在，自衞，及繼續（傳種），由此而興的種種欲望；但同時又不能忽略理想主義，故也要注重其精神生命方面——向上向前向大向完善的發展，如求真、美、善、及其他多種理想。人生究是靈肉合一的。（五）再從社會學上來看人

生，社會生命的進化亦猶個人生命，由簡而繁，由單純而複雜，皆是循着生長的和演進的程序的。(Genetic and developmental process)。(六)而且在此演化程序中，多種因素，交互作用，各有重量，關繫綜錯，互相感應，互爲因果，此之謂多元說。(Heterogeneous not Homogeneous)。(按：這社會學的觀點，美國牙醫博士毛禮士，韋廉，曾著有「社會的史觀」一書 M. William: Social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 專爲糾正馬克斯的唯物史觀而發，立論合理，發揮透切，鞭辟入裏，最爲國父所稱許，以爲與其民生主義「若合符節」，且屢引用其說而演成爲其個人的「民生史觀」，詳后)(七)這進化的程序，不是盲目而莽撞的，却是有主意和有目的的，(Teleological)，而且有意匠計劃的 (Design)，而人的智慧當然是居中主動的；這又歸囘到人爲主體的出發點了。由此史觀以看太平天國史，則其革命的意義，價值，及全面眞象可得一一呈現，自遠勝於以上所列舉的各種觀點了。

其實，這一觀點正與國父的「民生史觀」相同。他之所謂「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會的生存，國民的生計，羣衆的生命」。又曰：「古今一切人類之所以要努力，就是因爲求生存，人類因爲要有不間斷的生存，所以社會上才有不停止的進化，所以社會進化的定律，是人類求生存，才是社會求進化之原因」。既經認定這一大宗旨，所以他對於歷史的觀點就是：「民生爲社會進化的重心，社會進化又爲歷史的重心，歸結於歷史的重心是民生，不是物質」。詞意簡明，不必費辭解釋了。(按：愚見國父所謂，「民生」者，原有廣義狹義兩面：其用以解釋人生與社會的眞象的，是爲人生哲學，社會哲學，及歷史哲學，是爲民生史觀，蓋廣義也。而其施用於解決人生實際的生活問題者，則爲政治經濟的學理，革命的方略，與建國的原則。後者注重「人民的生活」，「國民的生計」與社會經濟的調整，如衣、食、住、行、節制資本，平均地權，實業計劃等是，以使人民得到豐衣足食安居樂業的生活，是爲三民主義中之民生主義。可惜國父於此一主義之理論及思想，全部尚未講完。我們如今硏究歷史方法學，爲避免混亂其廣狹兩義，及避免誤會其狹義之純經濟性起見，所以我仍沿用學術界習用「生命中心說」的名辭。又據宋謙之教授

說：「對於史料之解釋則以國父孫中山先生的學術爲主」。可惜朱先生雖有此觀念，但只引用國父「民權主義」中的幾句評語而全未提到他的「民生史觀」。至於余之引用國父的學說，幷非徒因其爲國父與總理之尊而盲從之，實由其學問思想，與立說，確有大發明，深合現代學理，足在學術界樹權威焉。以上所陳，係以個人的見解而發揚廣大其中心思想而已；非離心獨立，自樹一幟也。）

4·蒐集史料

撰著科學的太平天國史，其實無論那一種歷史，如果要完成紀述其活動與象之任務，最要的是具有充足的眞確事實爲基礎，如同建築房屋必先有敷用的磚瓦木石三合土等等基要材料，乃可開首，蓋高樓大廈，無非由一塊一片的材料結構而成。而事實皆從各種史料而來，所以做這工作之第一要務是蒐集史料。

向來，一提起史料問題，治太平史者，無論伊誰都感覺到這是最先而最大的困難。其難處其二：一是史料極爲貧乏；次是所有得到的史料，內容事實無不眞僞參雜，辨別不易。緣自太平天國既滅亡，得勝的清軍清吏，即將天朝所遺的一切文物，視爲「逆」件，一概毀滅殆盡。其倖得保存而留傳至今者，僅由四個源頭：（一）清廷故宮之檔案中附入的文件及少數硬物，皆當時外臣進呈以備存案者；（二）私人偶然得獲而極端秘密收藏者：（三）由當時天朝人物送贈與外人，或由當時外人搜得，而均送交外國圖書館或博物館收藏者；（四）零星文件散見於官書或私家著述者。此幾種直接史料，價值最大，爲至上乘品，但終滿清之世及直至十餘年前，大都不能或不敢公開發表出來（第（四）項除外），故爲史料貧乏之大原因。數十年間所可見者，惟官書，半官書，方志，及私家著述與筆記軼史之類而已。但此一類書籍所記載的事實，眞僞混雜，不易清辨，其原因。（一）編者或著者多站在清廷立場，而且觀點不正，故記載與論斷，每偏袒而失實；（二）前代文人，大都無科學的訓練，不作寫實的文章，紀事或筆記等著作，如非抽象空洞之文，即爲道聽塗說之作，故多載未經考證確定的事實，雖由此類史料可得見太平史中大事之崖岸，然以其不眞實不詳盡之

感，充塞篇幅，殊難全部採納爲科學的歷史之根據也。自清季運動革命時期以至民國成立之後，更有假竊變出，充斥坊間，近且有僞造太平錢幣及字畫以圖利者，魚目混珠，益足令學者們目炫五色，無所適從。

近十餘年來，以科學方法研究歷史之風氣大盛，乃有國內學人致力於太平史料的發見之重要工作，或由外國轉錄或印影太平官書及文件回來，或由國內民間發見各種太平天國所遺文物，或由故宮檔案發見各種文件遺物，或則由私家著述，前人遺稿，及外人著述中，發見新史料，故一時史料的數量增富不少，於太平史之研究者無異大放光明，進行較易。顧此新發現的史料中，除眞僞雜陳，仍有失實不盡之病外，（即太平官書中所記太平史事，亦間有記載錯誤者），更有兩種新的困難：（一）頭緒紛繁，記述雜亂，全無系統；（二）太平軍中隱語術語甚多，加以方言俗語與文言參雜，由是多有詞句不明，意義難於索解者，此所以梁岵廬先生嘗有研究太平天國文獻，有如研究殷代甲骨文之難之嘆也。（見廣西「建設研究」）

在史料問題四種困難之下——大致貧乏，眞僞參雜，雜亂無章，不易了解——自難得豐足的眞確事實，以爲撰述歷史的根據。此所以現在我們還未能得讀一本完備滿意的太平天國史。其在坊間所見之專史，或在各種通史中之敘述此役者，大都是引用的史料太貧乏，甚或根據不確的事實者；基礎不固，眞象自難呈現。其尤甚者，則竟有不根據史實而妄作概論史論著書問世者，其膽量與勇氣，固可驚可佩，但從學術上言，價値則渺乎小矣。此又何異盲人入廟，肆口評論區額之辭義，書法，與顏色，而區額尙未懸上者哉？（時下太平史書之錯誤者過多，未及一一指出）總之，太平天國史而無充足的證實的事實爲基礎者，此大革命運動之全部眞象固無由披露，而其結論則或對或不對；縱或對矣，亦等於猜謎之偶中耳，是去科學的良史信史之鵠的甚遠矣。

是故蒐集史料爲研究或撰著太平史之第一要務，俾有豐富的史料而後可得充足的史實也。玆將太平天國史料之可得爲吾人用者，分門別類，臚陳下方；其內容書目未能盡列，惟舉數例，並略加說明而已。至所謂「史料」範圍則當然非僅限於太平軍單方的；清廷及湘軍對方亦須幷重也。（按：朱謙之教授劃分太

平史料爲三大門：曰民俗學的——傳說；曰文獻學的；曰考古學的——遺物。文獻學的一門又分官書，詔諭，供狀，戰紀，類纂，奏疏，文集，筆記，方志，傳記，外人著作，近人著作，史料叢刊，新聞雜誌，等十四類。如此劃分，固自備一格。惟拙見則頗嫌其（一）清軍及太平軍文獻兩方混雜，太爲概括——如詔諭則有天王及清帝者皆當分清；（二）第二門——文獻學的範圍旣混雜而且過於闊大，第一，第三，兩門則太爲空虛。茲另擬下列分類方式，就正於高明，固自以爲較適於實用，至少較便於我自己。）

（一）太平文獻門

1. 神言類　如天父，天兄下凡詔旨。
2. 詔旨類　如天王，幼主詔旨。
3. 軍事類　如軍事組織，軍律軍規等。
4. 宗教類　如經典，理論，天條，祈禱文等。
5. 教育類　如三字經，幼學詩，千字詔等。
6. 曆書類　如壬子，甲寅，戊午，辛酉諸年新曆。
8. 政制類　如「士階條例」，「資政新篇」，「朝天朝主圖」，「天朝田畝制度」，「太平禮制」等。
7. 官史類　如「太平天日」，「王長次兄親目親耳共證福音書」等。
9. 宣傳類　如「醒世文」，「英傑歸眞」，「太平救世歌」等。
10 檄示類　如「誅妖檄文」，東西王會銜誥諭南京人民（安民告示），忠王，翼王示諭地方人民等。
11 公牘類　如各王上天王奏章，及各種批諭（上官給下屬），呈稟（下屬至上官）照會等。
12 書翰類　如幼贊王家書及干王手札，（廣西新發現）忠王致教士書等。

13 供詞類　如幼主，忠王，干王，翼王等供詞及「忠王供詞別錄」等。

14 文藝類　如諭文，制藝，（試卷彙編三本）詩歌，對聯等。

15 公據類　如路憑，職憑，田憑，稅單，商旗，門牌，出票，卡票，糟糧收知單，完糧收據等

16 紀事類　如「洪秀全來歷」，「太平天國起義記」，「太平天國外紀」等。

17 墨蹟類　如天王，干王，忠王遺墨。

（二）太平遺物門

1. 石刻類　如宜山翼王詩對，常熟報恩牌坊碑，嘉興兩個墓碑，貴縣翼王祖墓碑，南京梯王墓碑等。

2. 兵器類　如拙藏大旗尖，竹軍帽，四指叉等及無錫南京遺砲等。

3. 璽印類　如北平歷史博物館藏天王玉璽及拙藏四木印等。

4. 錢幣類　如拙藏百餘種及散見市上之小錢。

5. 雜品類　如南京之天王宮石船，花縣官祿㘵之石獅，流出英國之洪宣嬌牙齒等。

（三）清方官書門

1. 詔諭類　如「東華續錄」，「欽定剿平粵匪方略」等。

2. 奏疏類　如曾左李胡江等全集所載，及故宮檔案所存，又向榮及何桂清等奏疏。（未刊行）

3. 戰紀類　如「平定粵匪紀略」，「湘軍志」，「湘軍記」，「東吳平寇記」，「平浙紀略」鮑超「戰功紀略」，「平桂紀略」，「粵東剿匪紀略」等。

4. 傳記類　如清史稿之洪秀全傳及其他。

5. 昭忠類　如「廣西昭忠錄」，「湖南褒忠錄」等。

6. 彙纂類　如「賊情彙纂」。

7，公牘類　如姚瑩「中復堂遺稿」（軍情報告）及清軍將帥上下行公文等。

(三)地方圖志門

1.方志類　各省，府，州，縣志書（咸同以後重修者）。

2.輿圖類　各省府州縣軍事，政治，郵政新舊地圖。

3.其　他　如「廣西一覽」，「廣西人名鑑」等。

(四)私家著述門

1.紀事類　如夏燮「粵氛紀事」，李圭「金陵兵事彙略」，魏子安「咄咄錄」，朱洪章「從戎紀略」，蕭盛遠「江南大營軍事紀略」等。

2.筆記類　如「小滄桑記」，「蘇臺麋鹿記」，王韜「甕牖餘談」，容閎「西學東漸記」（譯本），「皖樵紀實」，謝稼鶴「金陵癸甲摭談」，李圭「思痛記」，薛福成「庸庵筆記」及其他逸史。

3.日記類　如陳徽言「武昌紀事」，「趙氏洪楊日記」，「浙江日記」，沈梓「避難日記」，汪士鐸「乙丙日記」等。

4.書札類　如曾左李胡江等所遺手札。

5.詩歌類　如龍啓瑞「紀事詩」，梁氏「鄂城褒忠詩」，「獨秀峯題壁詩」，祝澄「紀事詩」等。

6.傳記類　如李元度「國朝先正事略」，王定安「求闕齋弟子記」，朱孔彰「中興名臣事略」等。

7.小說類　如黃小配「洪秀全演義」，徐哲身「曾左李彭四傑傳」（？），王韜「淞濱瑣話」（？）等。

8.雜錄類　如「粵匪雜錄」，「髮氛彙編」，及汪堃「盾鼻隨聞錄」等。

9.采訪類　如拙著「遊洪秀全故鄉所得到的太平天國新史料」，「太平天國遺裔訪問記」，及「金田之遊」等（此即民俗學史料——故老傳說）。

10.考證類　如郭廷以「太平天國曆法考訂」，羅爾綱「太平天國史叢考」，蕭一山在「太平天國叢書」及「太平天國詔諭」之考證文等。

（五）圖書照片門。

散見諸林利「太平天國外紀」（英文原著）清方所印之紀功圖，及近年余采訪所拍之照片，暫不分類。

（六）外人著述門

1.官書類　如英國藍皮書，美國政府公布文件等。

2.歷史類　如密陀氏，區略氏，海爾氏所著等。

3.傳記類　如戈登傳，華爾傳等。

4.紀事類　如賁士邦遊記等（載太平天國雜記）。

5.書目類　如Bibliotheca Sinica。

6.報章雜志類　如華北先驅周報等。

以上所列各門類之史料源所可參看拙著「太平天國之文物」（載「廣東文物」第三册，盡將截至撰文時所有的太平文獻及遺物，一一分類列舉，附「太平天國文獻贋品考」一篇，足供參考。其他專載或散載太平文獻之書報，及清方官書，前人近人私家著作等書目，與外人著述，可檢閱本書「參考書目」（各册陸續列舉）但仍有未及盡知者。他如「逸經」，「經世」，「逸史」，「說文」，「國聞週報」，「人文月刊」，等雜志均有載各種太平文件。

蒐集史料的工作有兩要端：一是搜羅或收集現有的，或自己努力發見新的；次是考證——或自己細心

考究，或參考時人的研究而自加論斷，務求得到充足的眞確的事實。這一工作，不是容易做到的，須勤勞，細心，謹愼，精密，忍耐，毅力；還須運用史識與悟性，以求證實及判斷事實，用作歷史的根據。（考證方法，茲不具論）。

茲將上列各門類的太平史料之價值略爲評論。我素服膺先儒陳白沙獻章先生一句遺訓：「學貴多疑，小疑則小進，大疑則大進」。這確是科學的精神，尤其足爲考證一切太平史料的圭臬。其實，各門各類的史料，內容幾無一種是完全眞實無訛，絕對可信者，這是一條普遍一貫的消極原則，故研究者須於此中逐一逐二尋求或發見眞確可用的史實。先以「太平文獻」一門論，其中所紀事實，或因事隔多年，述者或筆者記憶間有舛訛及混亂，又或因有政治或宗教作用，每多渲染及附會，至諸王供辭則又一一經清吏竄改而後公布，尤多失眞之處，此則一般研究者所亟當審愼分辨者也。概言之，太平文獻爲直接史料，可信可用之成分比其他各門爲多，而且表現建國內部眞象最顯著，洵爲最上乘品。其中，官史類及紀事類與其他官書或手札所偶載的史實，所記洪天王出身及太平軍起義之事實最爲翔實，爲撰述初期的革命史之最不可少的基礎。由教育類宣傳類及檄示類，則可見其革命理想。由宗教類及軍事類可明瞭其信仰綱要及軍政制度之全貌，而得了解太平天國生命力之兩大源頭。由曆書類，文藝類及政制類，可洞悉天朝之政治制度及文化成果。復由公據類及公牘類，可追尋天朝政治經濟軍事之實施情形。總之，太平文獻一門，最能予人以太平天國革命運動全面眞象之輪廓（惟中期末期史實除外）。苟吾人分析此門各方面的史料，用爲綱領，而旁徵博引，淸除蕪雜，補充內容，分析統系，復運用史識以濬其理而闡其義蘊，則其價值蓋大矣。

海內學人先後努力於此門史料之發見者，貢獻甚大，今特表出以彰殊功：有蕭一山氏由歐洲攝影及鈔錄「太平天國叢書」，「太平天國詔諭」與其他文件多種；有王重民氏由英國劍橋大學藏本攝影「太平天國官書十種」及其他文件多種；有程演生氏由歐洲鈔錄「太平天國史料」第一集；有孟憲承氏翻譯忠王部屬英人林利之「太平天國外紀」；有劉復氏由歐洲鈔錄「太平天國有趣文件十六種」；有俞大維氏由歐洲鈔錄太

平天國文件多種；復有蔣復聰氏爲中央圖書館收得太平官書海內孤本「英傑歸眞」；最近有衞聚賢氏發見翼王給四川涪陵人民示諭一件，及商承祚氏發表翼王部下文書二件。（均載「說文」月刊三卷十一期渝版五號）；此外則有南京國學圖書館之印行「賊情彙纂」（內容太平文獻甚豐），及北平故宮博物院之影印清廷檔案中之「太平天國文書」及其他文件；各皆有重大的貢獻。而我個人歷年竭其棉薄而致力於搜羅遺逸，亦頗有所得。（看下文「歷史的歷史」）微此集體的努力與貢獻，科學的太平天國史實無從着手也。

太平遺物，現在所發見者無多，因之對於史料上的價值亦有限，僅可反映太平朝軍事政治各方面的活動之成果，要亦視研究者之如何善用之耳。惟錢幣一類，價值獨異，蓋非由此無以研究太朝之財政也。近年，市儈投機，屢造贋鼎，甚至僞造寶鈔，以圖弋利焉。有志收藏者其愼諸！

清方官書一門之史料，亦至爲重要，而尤以清廷詔諭及文武大臣奏疏兩類爲甚，是蓋官修戰史，紀事，傳記，及昭忠錄等類之根據書也。昔大史家黃宗羲氏爲明史案，臚括以三例：「國史取詳年月，野史取當是非，家史備官爵世系而已」。（朱希祖「中國史學通論」引用，見頁四八）若以施諸太平史之研究，則官書猶「國史」也，不惟年月而且大事綱要及其發生之地點，與夫清軍方面之方略戰略，所載獨詳而大致可靠。不寧唯是，即太平軍方面之事蹟，戰將，與策略，亦每從官書表現出來。其戰紀，傳記等類，亦經系統的組織與編纂，都爲極有用的參攷資料。其中「平定粵匪紀略」，紀載全役，綱目備列，統系清晰，時期有序，尤爲研究者最不可少之書。然而一般官書的大缺點，則在（一）立場不正確，（二）觀點錯謬，（三）紀載偏頗——官軍方面，（四）內容失實——此指謊報敵情及諱敗誇功，尤其於雙方交戰死傷人數——等項。例如：試讀朱洪章「從戎紀略」一書，即可證明曾國藩國荃幾次大捷之奏疏——如克復安慶，南京，去眞相遠甚。又如余嘗將向榮等在廣西作戰兩年之奏報內所陳殺死太平軍之人數一一加上，其總和竟超過其全軍總數甚多。由此可例其餘。是故研究者，務須捨短取長，愼爲考證，明斷眞僞，方可免受前人之愚也。惟彙纂與公牘兩類所載的史料，比較近眞可信。

地方志書，所記軍事經過多有采自本地故老傳說，而爲官書及私人著述所不備載者，其中可信可用的史實良多。惜其缺點亦不少：（一）采訪資料，多無組織，缺乏統系；（二）采訪或編纂者多未經科學訓練，於各史料輒有聞卽錄，未經攷證，故常並錄訛傳之事；（三）常有直引官書所載者。倘研究者肯費心血，披沙揀金，則於其中自可找到不少寶貴的補充資料也。

至於地方輿圖，則普通品大致有用，惟若詳細研究各郡邑內地理形勢，則坊間所見幾無一精確者。例如，我歷年參攷廣西全省及分縣地圖多種，在親遊其地之前，仍不知金田之實在地位在那裏。比較上，陸軍測量之各縣分區詳圖，及各縣政府自製的地圖爲最可靠。（此就廣西一省而言）另有一本清末石印的「廣西輿地全圖」亦甚佳。我尋常所用最便者，爲中華郵政地圖——全國的及分省的。研究史事時，張貼壁上，以紅白小旗，依雙方軍事進行，釘插各地，陣勢一目了然，此卽近人普通研究軍事地理之善法也。

私家著述一門，類別甚多，性質迴異，不能不分別各選幾種，略論梗概。紀事類的著述，凡對於太平史有系統的紀載者屬之。其中亦分兩種：（一）紀錄自身所曾經的事實者，爲直接史料；（二）參攷他種史料而自行編比，撰述，及評論者，爲間接史料，性質近於自撰的歷史。前一種以躬與其役的人，苟能作客觀的寫實的敍述，則其價值之高，自不待言，如朱蕭兩家之作是。獨惜兩者所紀僅爲全役中一個時期及局部的戰蹟，更可惜此類紀事書之不多覯耳。持此種紀錄以與官書，奏疏等，互相比較及勘覈，最易明見事實之眞僞也。第二種，所載史料亦間有可用，且敍述明晰而有系統，亦易於了解及便於參攷，若其中有獨立不偏的評論者尤爲特色，實可當黃宗羲氏「野史取當是非」之一例也。以余所知，夏燮「粤氛紀事」一書，實冠其儕，雖仍站在清方立場，而比較尙能有公正之評論也。只可惜其內容之紀載史事仍未滿足現實主義的條件，與全書僅及全役之初期而止耳。「湘軍記」，「湘軍志」二書，本亦屬於此類，但實曾軍之官史，偏袒之情活現，（後者尤甚）史料雖有可取，而全書價值稍差耳。李圭一書，雖亦可用，而仍不及夏氏之作。近人湖南李抱一氏遺著，紀述太平軍戰事，頗有條理，亦甚明斷，顯見研究功夫之精深；又可

惜（一）前後兩期全無所載，（二）引用史料未經一一注明出處，殊不合現代學術研究法也。此類史書中，亦有史料不充，評論未當者，如魏子安之「咄咄錄」是，餘不贅述。

筆記一類，可分（一）身歷其事者，如李圭，謝稼鶴，沈懋良等作；（二）採自他種史料者，如王韜，薛福成等作；（三）彙編傳說逸聞者，如坊間軼聞稗史等。其身歷其事者之紀載，及史料可靠者（如王韜之作，多得自當時外國報章）自比較可信，而得自道聽塗說的傳聞者，沙石甚多，苟非一一攷證，奚敢引用之？

日記一類——指民間自記經驗之作，有刊行者，有未刊行者，多抱客觀的態度而爲寫實的記載，且於雙方事實，皆就所見所歷一一直書，尤能表出當時民衆及社會在大戰中之實況，實爲上乘直接史料也。其中以汪梅村士鐸，陳徽言兩作最爲出色。余收得此類未刊行的日記凡三種，頗爲珍貴。顧此類書，內容率蕪雜而無系統，東鱗西爪，用之不易。研究者苟能細心鉤玄提要，擷其精華，則所得必多。

當時清軍將領的親筆書札，流傳世上者不少，其內容常載有上乘可靠而不染色彩的史料。倘蒐集多種，而提取其一片一段的事實，自大有裨於史料之補充。但坊間流行之「曾國藩家書」等，必先經刊行者之選擇及删改，未免有失廬山眞面目，價值又大減矣。（影印墨蹟除外）

我于當時文人所作的史詩，甚爲注意，其所詠史實，尤其是附加的注語，多能作上乘史料用者，且在比較上各詩人的評論態度亦可稱平允。

傳記類，于與戰事有關的人名之出身及大事之行攷，最稱便利，惟都不免渲染色彩，鋪張功績耳。于一人傳中時或可發見關於他人的事實而極爲有用者，此治史者所當細心檢拾此種意外的收穫也。（此種偶得的史料於他書亦然，清廷詔諭所載尤多）

小說家言，當然大都是嚮壁虛構之作，但其中亦常有獨得的眞史料，如黃小配之根據「太平天國實錄」，倘能愼於取捨，亦有可用之處。

雜錄類，內容間有精采罕見的材料，如「粵匪雜錄」中海虞學鈞翁的史詩及其他零碎文件，皆有用處，惟謠言傳說亦充塞各書中，未可盡信，此其所以稱為「雜」歟！

余近年致力於故老傳說之采訪，收穫頗豐，多係第二三代的口碑，經一一攷訂，其認為可信者已編入本書，另分刊各書報。（見前）

近人的攷證工作，至足為研究者參攷之資。以我所知，蕭一山，羅爾綱，謝興堯，郭廷以，董作賓，毛以亨，梁岵廬，朱謙之諸君及我個人等，均曾努力於此道。各人都能用科學的方法，也各有相當的成績，不過這究是這一門學術之發展的初期，各個人的結論未必全無舛訛之處，研究者未可像囫圇吞棗般無條件地全盤接受，還須細為攷覈，自家判斷。例如：拙譯「太平天國起義記」內之人名地名，初時每無從攷證，多憑音譯，後經個人之采訪及有他書之發見，始克知其錯誤。

按我們現在所得見關於太平戰役的畫像，除最近拍照的風景影片外，幾無一是當時直接拍照者。關於太平軍人的服裝，衣冠，家庭，陣容等，多由英人林利氏追寫的，也可給吾人不少的助力，藉以窺見其真象而多得真實感。關於清軍方面的戰事圖，大都事後追摹，亦略有根據，可供參攷。惟清軍將帥遺容，則幾全是寫真的，而太平軍人物沒有一個遺像真容，可供後人瞻仰風采，寧非大憾事？

至於外人著述一門，官書類係政府人員之公文，表露太平軍外交經過，至有價值。報章雜志所記，時有特殊資料，如華北先驅周報之登載兩個由天京逃出的西人所述東北兩王內訌的內容，及其他外人到天京觀察後之報告，與戰後末期之各路戰況等，皆最上乘史料也。書目類載歐美關於太平史的參攷書目，至印書之年止，按圖索驥，殊為有用，不過各書籍在中國內多找不到，亦等於無用耳。其他歷史，傳紀，紀事各類，內容幷有短長；（一）外人不懂中國文字言語風俗者，所見所得未必全真，此其至大短處也，但其間亦有深諳中文中語者，如密赫斯脫（Medhurst）等是為例外；（二）外人多站在中立的第三者立場，所紀所論比較公允。但當時外人對于太平軍亦分同情與反對及中立三派；教士大都同情，商人大都反對，而政

附人員先則嚴守中立，後亦左袒淸軍矣。（各派當有例外）讀其書者，當明此背景。（三）外人慣於寫實文字，故紀事多務實可信可用；（四）外國著述，其記太平軍初期事蹟者多採自「太平天國起義記」及淸方官書，中期史料幾絕無，惟末期則紀錄最豐富，且多爲直接史料，最有價值的。英人林利曾隸忠王麾下于天京失守前回國，以其見聞寫成兩冊巨著，志在爲太平軍宣傳，不無偏袒與成見，但大致可信，誠爲不可多見之直接史料，不可不讀。此書經由孟憲承譯出，名爲「太平天國外紀」，人名間有誤譯的，且縮譯全書過於簡略。

5. 編比事實

經過前項搜羅與攷證史料的工作，旣得了豐足的，眞確的，赤裸裸而不染色彩的事實在手，我們便可進行編比事實的工作了。前項工作是化整爲零，後者是復化零爲整；換言之，卽是科學方法中之分析與綜合是也。綜合的工作，也不容易，需要相當的細心和努力，及淸晰的頭腦，精密的眼光，與有識的判斷，其大要是把所得到的事實一件一件的編排起來，組織起來，或依時期而各分先後，或按性質而各歸門類，或照事體而各就次序，務使綱目舉列，故事連貫，而統系淸楚，範圍劃分。於是乎全部歷史乃有骨有肉，有四肢百體了。

如建造房屋之先需圖樣然，寫歷史也先需計劃，然後照此計劃以編排事實。我撰著「太平天國全史」的計劃，是分作縱橫兩部的研究。所謂縱的研究者，把全役的史事，自始至終，——斷自天王洪秀全之出生始以迄全軍最後之殘部覆滅止——按着年代地點，爲系統的敍述，使全部事蹟，一貫相連。其間當然大半是戰史。所謂橫的研究者，卽將這革命運動從橫面解剖，而分別研究其各方面活動的成果，如宗教，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文化等是。據周谷城氏之史的界說：「我們則直以爲拿活動之自身作敍述之對象爲通史，拿活動之成果作敍述之對象爲專史。」（見「中國通史」導論頁二九）按本書的計劃，這兩方面

一并敍述，冀得表現其全面的眞象，是有「通史」與「專史」之綜合性質者，故名「太平天國全史」。

橫的研究，分幾方面，各方面復分專題，透澈研究，不必贅言。惟縱的方面，工作最多，內容複雜，著手不易，而於事實之編比尤爲費力。茲先將太平天國全部革命活動的經過劃分爲四大時期。其實，歷史本有連貫性，尤其這大運動是整個相連而不可用人工勉強分期的。（近代史家多反對往昔歷史分期法）不過，爲工作上編比事實的便利起見，我們在計劃大綱內不妨劃分年期，猶之建造圖案之做法，而在將來的歷史中則當使連貫的事蹟一氣呵成，絕無間斷了。

第一、起義期　由天王出生，決志革命，入桂運動，全體在金田起義，廣西鏖戰，直至打出湖南爲止，——嘉慶十八年十二月至咸豐二年四月。（一八一四——一八五二）

第二，發展期　此期大事有如由湘攻鄂，定鼎金陵，大軍北伐，各省響應，江北戰事（至琦善去世），江南戰事（至向榮敗死）西征軍事，湘軍崛起，天朝內訌，至武漢失守爲止，——咸豐二年五月至六年十二月。（一八五二——一八五六）

第三，退守期　（或混戰期）此期大事有如翼王遠征，皖北大戰，和張敗亡，贛皖大戰，九江失守，安慶失守，以至忠王克浙爲止，——由咸豐七年至十一年。（一八五七——一八六一）

第四，衰亡期　，此期大事如英王敗亡，曾國藩督師進攻，李鴻章攻蘇，常勝軍助戰，左宗棠攻浙，曾國荃攻南京，天京失陷，以至殘部盡滅於粵爲止——同治元年至四年。（一八六二——一八六五）

綜觀我們現在所得的全部史料，以屬於第一期者爲最充足。第四期稍遜，然亦可稱敷用，（因多有私家的及外國的著述故）。第二期又次之。第三期史料則最爲貧乏，蓋外國紀載幾絕無，私家著作亦不可多得，而所有的資料徒爲官書——詔諭，奏疏等及一二「太平供詞」以資比較而已，故其間事實除大綱要領外，其詳情及眞相多不能確定，亦不能盡信。是故由咸豐五六年以至十一年間實可稱爲黑暗時期也。

本書的形式，也是綜合「斷代史」，與「國別史」兩種。其所以不能單獨成爲「斷代史」如「春秋」，「漢紀」，「明史」等形式者，則以淸朝究未被推翻，太平天國仍未能取而代之而成爲一個獨立的朝代，故在全國歷史中仍爲淸代之一件大事而已，此就時間而言也。若就空間言，則太平天國有國號，國主，，國土，正朔及政治制度等等立國條件，自有其獨立性的歷史，自宜打破傳統主義的史家之正統偏安說，而採取「國別史」的形式，如「十國春秋」。綜合兩種形式，我們所寫的歷史，乃是吾國近代史中太平天國革命運動的專史，如外國「法國大革命史」，是其例也。

至於全史編述的體裁，則也是綜合編年，紀事，傳記三種的。全部史實的敍述，皆按上列的四時期，先後編排，依次研究其演進之蹟，此編年體也。在第一期內及第二期之初，太平軍全體只沿着一條路綫前進，直至南京，故大概可盡依此體。然自定鼎金陵而後則大軍分三路活動，直迄滅亡期，同一時間內在各地方，有多件大事發生，時間空間，互相綜錯者，編年體乃不大適用。爲使統系淸楚計只能以每件大事爲綱領依次敍述，如北伐軍紀略，西征軍事，湘軍之崛起，翼王遠征軍紀略，各省響應事，安慶保衞戰等是。卽在每一大事中，有數事同時發生者，亦以各事爲本體，略按先後次序，分頭敍述焉。此則紀事本末體也。又太平軍與淸軍雙方的重要人物爲歷史的主腦者，如洪天王，曾國藩等自不能不一一分敍其出身家世等項，等於小傳，詳略各異。是又有傳記體也。三體綜合並用，可作爲完成本書之利器矣。

我亦顧慮到書中分題紀事每易使全史割裂，各事聯繫不明，更使讀者頗難知道在同一時期，太平天國全部各面的情況爲如何。於此我只有施行兩種補救辦法：（一）於敍述每一件大事之際，時時將同時在他處發生的大事表出，又將所敍述的大事中與他時他地他事互有因果或相連關繫者，必細爲指出，此由行文及結構上之技巧可以補救紀事本末體之缺點者也。（二）此外，我另編「太平天國大事年月表」附於全史之末，依照時期，表列大事。同時發生的大事亦各有綱領，分格橫列，而均在同一年月時期之縱式系統之下；如是可按期按地按事檢閱全史，自信可補編年與紀事兩種體裁所各有的缺點矣。其實，我是首將全部

事實大綱，編比起來，先行造成此表，以爲全書骨幹（猶未可稱爲輪廓），然後逐卷循序撰述全史的。有這個表在手上，也極便利於檢查時，地，人，事。

本書不特把全部已經斷定的史實組織爲歷史正文，而且將著者攷證及研究的工作，一並編入，統稱【注釋】，亦爲全書之重要部分。其內容則有（一）史料之根據，（二）事實之攷證，（三）史乘之註解，（四）問題之研究，（五）史料之補充，（六）參攷之文字，諸項，附列於各節有關繫的正文之後，不殫瑣細，務求詳明精確，庶有裨於讀者或研究者之參攷。此則有類於外國學術書籍之「脚注」。（Foot-note）。輒見有「脚注」長於正文者，本書亦然。惟本書之【注釋】，內容範圍之廣包，則過於尋常之「脚注」，此其相異之點也。編此體裁，既綜合三體，復有此【注釋】，自備一格。我寫歷史，我有我法，不依人法，無所謂合法不合法，求其適於我用的工具而已。換言之，本書亦是「記注之學」與「撰述之學」之協同體，此所以稱爲「全史」之又一義歟！

至全書紀事的年期，仍沿用清帝年號及夏曆爲主，而附以天曆及公曆，蓋清史與全國史一貫相連，年號爲人所習用，此爲實用計而取其便利，殊非奉清朝爲正統之意也。於此不得不鄭重聲明。

6. 表現眞象

關於太平史料之發見，蒐集，考證，與事實之編比，等等工作，皆史學中「記注之學」也，是歷史骨肉肢體也。做這工作到了相當滿意的程度，便可着手爲「撰述之學」，就是寫作太平天國歷史了。這是史學中最後的，但是最要的程序，要把前人活動眞象的經過和成果重新表現出來，無異是向已具有骨肉肢體的骷髏，輸之以生氣，灌之以鮮血，使其復活爲生動有力的人，而後可與我們發生正常的關繫。若徒然收集了一堆一束的事實，縱或分門分類的編排起來，也未能成爲歷史的眞象。蓋所謂「眞象」者，主觀的認識與客觀的事實，交互感應，兩相契合，融會爲一，而後知識的圖斯得完成焉。如何解釋及銓譯客觀上種種

孤獨分隔面素質無染的事實，使人們對於前人前事得眞實的感覺，得透徹的了解，與合理的同情，此則撰述歷史之目的也。

表現眞象的工作，大致有四要端：第一、是連貫事實，使成爲有統系的整個故事。所得到的零碎事實，不外一弧一角，撰史者首先要根據此一弧一角的各種材料，重造全形。但是我們每遇極端的困難，即是始終尋覓不得有些「中斷的線索」（missing links）—竟至無法把一前一後或一東一西的事實聯成一片。那麼，史家只有在可能範圍內運用史識，實行獨斷，以造成最合理最近眞的假定說，以待將來之證實，非然者則惟有坦白承認「不知爲不知」，寧缺毋濫，此皆科學家的做法也。

其次、是解釋史實。遇有前人的文字和言論有晦澀不明，或行動事蹟模糊不清者，當旁徵博引，一一注解，使人們得明白其眞相。

復次、是推究因果。人們做事，總有原因。我們想了解和同情古人的活動，當推究其爲甚麼要如此活動，種種事蹟是爲甚麼和怎麼樣產生的，其後效又如何。誠能一一闡明其因果關繫，撰述歷史，功過半矣。

最後，是銓譯意義和評定價值。既得悉事實的眞相，又洞明其因果關繫，自可將其中各事實對於當時的及後代的人有何意義，復可斷定其對於人類生存奮鬥中呈出何種價值。至是，史家之能事斯畢矣。

由是觀之，歷史之撰述須經史家運用史觀與史識對於事實加以解釋，說明，推究，銓譯，評價，甚或假定，自不能免主觀的成分，故就歷史本身的性質而言，純粹客觀的歷史爲絕無可能的。然而從方法上立言，倘我們能一依科學的歸納法，務以事實爲根據，力求避免空論，成見，武斷，偏見，則所成就的終不失爲科學的，客觀的，現實主義的歷史。但我以爲比這個尤勝一籌而較有意義的名辭，乃是「生活有動力的歷史」。

爲完滿上言四項工作以實現生活有動力的太平史，我撰述全書，時時處處不能離開上陳生命中心的史

觀。謹依這個一貫的原則，太平天國全史便要注重下列幾點。

我認定人——個人及羣衆——是這個大運動的主體，所以敍述一切活動之經過和成果，當以人爲中心，非以事，物、或制度爲中心。如是歷史便有生氣，有活力，有興味，而不至於流爲凝定、靜止、而乾枯沒趣的說明書了。

我要把握着他們爲生存而奮鬥的動機，務要表現清楚他們爲甚麼作起大革命。所以他們的需要與要求，他們的壓迫與苦痛，他們的欲望與理想，一一要充分表出。至清軍方面也有他們的欲望和理想，自當同樣表現，那末，吾人對於雙方的戰爭，自有眞實的感覺了。

他們用甚麼方法以求達到目的呢？他們的組織，制度、條例、工具，戰術，策略，等等以及一切軍事和政治的行動，倘用目的論的觀點去研究，則一切當具特殊意義。

他們的言論，思想，行動，製作，一一如何產生出來的呢？我們推究原因，便不能不仔細研究其時間與空間的背景，卽是歷史的和地理的，尤其是社會環境的背景。我們前已提出社會學的人生觀，以人生和社會是複雜的，多元的。其中，民族的，經濟的，政治的，道德的，文化的，天災的，人事的，甚至色情的（兩性關繫）等等因素，或爲已往或爲現在的，皆於人生的活動與社會的變遷有絕大影響的。所以我們要細察各種分子——每個單獨的，或多個聯合的——與他們發生怎樣的關繫，務使各個分子的作用，適當地提示出來，令人有準確的透視。

至於他們怎樣應付環境的各種力量，尤當注重。究言之，人生問題不外是適應環境，此古今一致無異的。倘能將前人與其所處所遇的環境兩下相感相應的交互作用，眞眞實實地描寫出來，則其一切活動的意義自然表現，而後人讀史者也得洞明其眞象了。

不過，撰述太平天國史對於背景與環境，却不能於事前先作普遍的敍述以冒起全書。所以然者，因太平軍的活動時間足有十餘年而在空間則幾普遍全國的；以吾國幅員之遼濶，各省各地在各時期間，社會的

環境，並不一致，若強作籠統的敘述，則其中定有特殊環境與特殊事實兩下的關繫不相湊合或銜接者。是故我撰述此書，寫到某人於某時在某地做某事時，乃將其時其地種種與其人其事有關繫的特殊背景及環境一一指出，郍末，其人其事便可活潑潑地烘托出來，如寫生者之表現立體眞象了。蓋惟能使人的活動與環境的勢力兩方交互的作用緊密表出，而後能令讀者與起眞實感，恍如處身其中，躬與其事，而歷史乃能爲生活有動力的。例如：道光晚年，長江一帶的水災和饑荒，及三江各省的人口過剩問題，絕對與太平軍之在廣西醞釀及發難了無關繫，故必俟大軍打出長江後，乃充分描寫其地之經濟背景及社會環境。但是兩粵此時的天災，又與起義的活動大有關繫了，則不能不於適宜之處先行表出來。又如，卽使滿洲入主中國之普遍的歷史背景及民族背景，我亦於洪秀全之出身一卷中，插入史實，蓋此歷史背境，在廣東亦有特殊的事實，有以異於他省也。至於搜集各時各地歷史背景及社會的種種事實，也是很重要的基本工作，上文於「蒐集史料」一節內所言者，只限於太平軍或清軍本身活動的史料，而未提及此項，故於此補言之。舉一反三，無待贅陳矣。

人生與社會皆是進化的。太平天國的革命運動也是進化的，所以我也要用生長的及演進的觀念（Genetic caud develobmental）以撰述其全史。如是，這歷史益發能成爲生活有動力的，無異是一套活動電影一般了。

末了，關於寫此書的文體問題。附帶要說說，文言本來比較簡潔明朗，尤爲經濟。預計「全史」完成總有百萬言以上，若用文言，當比語體可節省至少二十萬字，於時間，工力，及紙料均較爲經濟。然而文言，尤其是深奧艱澀的古文，對於表現眞象之生動有力，却比不上語體文，蓋語體文確是寫現實主義的文章之較優的工具也。今爲利用兩者之優長計，採取折衷法，兼用兩者，以淺顯暢順的文言爲主體，而隨意并用白話於其間。此實先儒輩所常用之語錄體，亦今人所通用盛行之現代文體，蓋以其既合經濟原則又生動有力而最適於實用也。

四　歷史的歷史

現在把我個人研究及撰述太平天國史之經過，略述出來。這不是一篇正式的自傳，而却可作爲這部歷史的歷史。這部書非如閉門造車般輿到揮毫一揮而就的；也非徒用學院的方式，埋頭伏案，讀書考據，鈔錄編纂而成的。其間，截到現在，已經過許多年實驗科學的程序，網羅文物，考證史料，實地采訪，調查、考察，復幾經勤勞工作，艱難締造，而後慢慢地逐漸生長及演進而成的。即如先行付梓的第一部「太平軍廣西起義史」業已六易其稿了。于今敘述此歷史的背景，也許可以加增本書的趣味，亦可以爲著者的工作存一紀錄。而且有不少朋友們欲知道我研究太平史的動機及經過，而每以此面詢者，藉此又可作爲滿意的答覆。

我在髫年卽習聞先父先母及長輩說及其聞自其先人走「紅頭賊」難的悲慘而興奮的故事。這是我一生感受太平天國之最初的印像。（按：「紅頭賊」之亂，於咸豐四年在粵發生，係響應太平軍的大運動）。

在童年，入廣州述善小學堂肄業。於此得聞圖畫教員高劍父先生的革命言論，大受感動。這是我所接受的第一粒革命種子，其結果竟使我一生不特同情於革命運動而且成爲一個革命實行者，及革命史研究者。在這期間，我由革命師友之介紹，得多讀革命書報，而黃小配的「洪秀全演義」，也是在光緒晚年得讀的。其效果致令我的革命情懷愈爲興奮，而對於太平天國的史蹟，益爲心焉嚮往。這是我初次得到的太平天國歷史的不健全的知識。

旣畢業述善，轉入專塾，致力於中國文學及歷史。十二歲入美國教會在粵垣開辦之嶺南學校中學。於此，除英文，數學，歷史，科學等科目，得有基礎外，並受基督教倫理與信仰之薰陶。肄業五年的成績，

聖經與歷史得優異獎，體育與軍事體操得名譽獎。及今回憶，這好像是初期準備我畢生研究太平天國史的資格也。

弱冠，遊學美國，在奧伯林大學習文科（Oberlin,O.），以哲學及社會學爲主要科目，文學、教育、政治、經濟次之。民國六年（一九一七）畢業，回國省親，任嶺南教席。翌年冬，再渡美，入芝加高大學研究院，專習宗教學。逾年，考得碩士學位。復進求深造，將謀攷取博士學位。

正在找尋專門研究題目以做考博士的論文，無意中在史丕亞博士（Robert E. Sbeer）所著的世界傳教史一書，看見其中一節是專敘太平天國的。我一口氣讀完，大爲興奮，靑年初對於太平天國之興味而已沉埋十餘年者，至是竟活潑潑地復生了。蓋其書所述洪秀全之神祕經驗，宗教信仰，革命行動，與太平天國之宗教性質，實前此所未聞未見。好奇之心，既被引起，而革命與宗教，兩者素投余之所好。遂循着這軌道一直往下追尋，舉凡大學圖書館內所藏書籍之載有太平天國史事者，一一取閱，隨時劄記。半年之後，所得不少，而興緻愈濃，於是決定以「太平天國的基督教」爲專門研究的題目，蓋研究範圍仍是宗教學也。以後一年有餘，一面仍舊上課，中間曾到紐約，同時入協和神學院（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及社會研究院 NewSchool of Social Research研究數月）一面繼續從事太平史料的搜討工作。至民國十年夏（一九二一），劄記中所積的資料已是不少，而研究題目，大體上亦得有輪廓。正在開始整理與編比的工作，着手寫作論文，並進行申請領受博士的考試手續中，忽接先父寅初公自滬來電言病重，着卽回國。我戰慄持電，請教於導師史美夫教授（Prof. G.B. Smith），謂我是獨子，父疾歸侍，孝道誠不容或違，但其如博士學位何？教授正色答曰：「倫理責任，終身大事，不可卸也；博士之考得，特一時之虛榮與個人的快意事耳；此時不得，俟諸他日可也。」我遂決心棄學回國，反滬侍養。幸而父疾有瘳，烏私稍遂，但事隔二十年，而我仍未得有再次渡美考取博士的「他日」。

我未曾達到攷取博士的目的，多年猶耿耿於懷，但及今回憶，深覺留美數年，雖未得此虛銜，而已得獲

際的大益，即是研究專門學術的精神與方法，及種種知識的基礎，而完全是爲準備我專治太平天國史之資格者。綜計我所受的治學訓練之最得力者爲下列諸位大教授：如倫理學之H.C.King，宗教史學之Shailer Mathews, S. J. Case, E. Haydon (Chicago) Mc Giffert(Union)，宗教哲學之G.B.Smith (Chicago), Lyman(Union)，宗教心理學之 Ames.(Chicago) G.A.Coe(Columbia)，聖經考證學(Higher Criticism)之J.M.P.Smith, Votaw(Chicago)社會學及社會倫理學之Ellwood(曾在芝大授課一學期)H.F.Ward(Union)哲學及美學之H.M.Kallen(New School of Social Research,)這裏一一表出，所以紀念和答謝師恩也。抑有進者，他們當中好幾位史學專家是曾於壯歲留學歐洲大陸圖秉根大學的。(Tubingen Univ)故他們所傳授的治學精神及方法，乃是一脈相承的圖秉根歷史學派，復發揚廣大而演成芝加高的歷史及宗教學派。著者歷年治學與撰述，均一本師承，恪遵軌道。

在滬侍養期間，我受任青年會全國協會編輯之職。所編著的書籍文章，大概是關於宗教，倫理，及哲學幾方面的。然於太平天國之研究，念念不忘。這個題目的迷醉力眞大！直到今日，在我心中腦中仍是主要的知識興味。所以當時我於工作有暇，輒又檢出舊日劄記，略事整理，兼開首搜求中文的史料。上海有兩個外國圖書館：一是英國皇家亞洲學會的(Royal Asiatic Society)，一是基督教廣學會的，(Christion Literature Society)兩處英文藏書中，有關太平史事者不少，我都得機會一一借讀，所得日多。在這時期我之于太平史之研究，只當作是一種業餘的知識的消遣或好癖(hobby)而已，但是研究範圍已大擴充！由宗教方面伸延至整個大運動之各方面了。

研究學術之士，當然知道讀書愈多，則愈覺知識之不足。那時，多看了幾本中文的太平書籍，即覺得自己於太平史的知識實在極渺。一向從外國著述所得者不過皮毛而已。因感於史料之不豐足，不敢開首寫作，只是逢人便問，見物便購，到處尋書，到處采訪，也曾親到上海縣城，杭州，蘇州，南京各地訪問及

調者。因爲情緒於狂熱及病近於幼稚，致惹朋友們的譏笑，開始稱我爲「太平迷」。我亦居之而不辭。蓋以在學術上，即如在藝術上以至凡百事工上，非專心致志，苦心孤詣，堅毅努力，集中畢生全副精神力量，以從事於一個單獨目標者，不能有成。藝境上若米之顛，倪之迂，黃之癡，其成功的古人之著焉者也。

當時的「太平迷」，確有點迷頭迷腦近於瘋狂的病態，以故笑話百出，及今思之，猶堪發噱。如有一次偶聞人說，蘇州城外戒幢寺的五百羅漢中有一個手拿着「太平天國」大錢一枚者。我聽了，以爲此城曾在太平軍掌握下逾二年，當是一種遺蹟，遂連夜乘車去考察。至則見那個羅漢手抱的大錢面文原來是順讀「天下太平」四字，不過「下」字在底，爲手指掩着下截，故甚似「太平天國」而已。失望頹喪之餘，不禁啞笑。此行雖無所得，但却可乘機參觀有文學意味的寒山寺鐘，暢遊虎丘名勝，而尤有價值之舉，則爲參觀忠王府遺蹟，即拙政園是。自慰之情，似阿Q而勝于阿Q，良以確有所得也。

又一次，聞美國友人說，上海南京路一家骨董肆，有太平天國金幣出售，即攜鉅款前去。至則果見金錢二枚，大小及形式一如平錢，製作頗精，索價每枚百金。方欲解囊，但再細看一次，且以指輕捏其一，不料金錢隨手破爲兩邊，登時嚇了一跳。掌櫃責令照價賠償。我却振振有辭：如果錢質是眞金，何可捏斷？製造僞物行騙，該得何罪？嘈吵辯論之下，店東出來，自知理虧，急于息事甯人，不再追究，我纔得脫身。出了門，忙以手巾抹抹頭上的汗。

又一次，因攝得林利「太平天國外紀」原著所載之忠王公文，在燈下研究其印文，費了五六點鐘工夫，始得認識其全銜之太半。次日，一位老太太聞其事而責備我說：「白費了大好光陰于此等無謂之舉，眞愚笨啊！眞可憐啊！」其實，二十年來我迷頭迷腦的諸如此類的工作不知費了若干點鐘工夫了。究竟是否愚笨可憐呢？鄉先烈陳邦彥先生有句云：「一變國獨餘填海恨，著書何異徙山愚？」所以至今我還不敢絕

到香港。（近年此等故事太多，不能盡錄）

在這期間，我曾隨侍先君回粵，又乘機到處采訪。過香港時，得晤[illegible]王牧師及其尊翁煜初世丈助力不少，因其先德是與干王洪仁玕有舊，且曾「窩藏」仁玕于其東莞故居的，故得錄下洪秀全及仁玕的遺詩，乃給我轉鈔。張丈早歲又曾與干王嫡嗣葵元（天京破後變身逃回者）同學于李朗書院，得聞故事不少，亦一一告我。祝齡傳者更不辭勞瘁，親到九龍某教會檢錄天王干王遺作宗教詩數首，復偕我到九龍紅磡探看亦由天京逃回的「王爺」洪紹元之後人。我所撰「太平天國文學之鱗爪」及「太平天國遊蹤訪問記」，多取材于此。在港時，又造訪老記者洪孝充先生，彼早年曾與王韜同事于循環日報，蒙其告以王氏故事。

回廣州後，再得張牧師之介紹而結識瑛王洪魁元的後人，洪顯初醫師。彼親為我回花縣本鄉采訪故老傳說及攝影故鄉風景。對于天王童年生活及鄉居事蹟，所得資料不少。今本書關于「洪秀全之出身」，內容資料，得力于顯初先生之助力為多也。

十三年春，到北京燕京大學担任教授哲學及宗教學。課餘，仍繼續研究太平史，輒將所得的太平天國新史料在「語絲」等刊物發表，及屢作講演，頗惹起學術界之注意。旋因此而惹起北大及燕大幾位學員從事太平史之科學研究。有一位燕大學員以「石達開日記考證」（？）為畢業論文題目，而由我指導其進行搜討，並同以內證方法——由考證本書內時期，地點，人物等項，而斷定其為贋鼎。同時，我自己以為歷年所得到的中西史料漸備，差已足用了，遂着手編撰太平天國史，積稿數萬言。但愈寫下去愈為灰心，蓋已陸續發見所讀的清方官書，及私家著述，內容多不盡不實，訛誤太多，殊不可恃，且有全是贋鼎者，而外國的及傳說的史料亦苦感不足，因而輟筆不再寫下去，將已成之稿束置篋中。幸而那時因曾略有學術上的修養，不敢自欺欺世，而急于自見，盜竊虛名；倘若當時貿貿然將一知半解全未成熟的研究公開發表，豈非要在學術界弄出一個不可挽回而後悔無及的大笑話？

懸崖勒馬之後，我即下大決心，再接再厲，立志從底下層開始做基本工作。所謂基本工作者何？即廣

事搜羅，發見，采訪，一一依傍，從頭至尾獨自考證全盤的史料是。當時並立弘願：凡太平軍所曾到過之地，自己將要親到一次，從事實地考察及采訪，冀將來所寫的歷史得充滿眞實感。我相信這是實驗科學的治學方法。

正在照此計劃施展這新的工作，忽然馮煥章（玉祥）將軍所領導之國民軍，實行首都革命。繼而上海五卅慘案發生，北平教會中學生紛紛退學。我迫于義憤，得他們奔走，終得馮將軍邀約王亮儔（寵惠）顏駿人（惠慶）及徐季龍（謙）諸先生之協助，乃創辦今是學校以爲之容，使免失學。未幾，國民軍退師，軍閥入主舊都。我又迫于愛國革命的熱誠，參加祕密運動，以謀南口之師反攻北京。事卒無成，而我已被軍閥偵緝，遂微服逃亡，隻身南下，重返國民革命的根據地——廣州。

我本是「革命世家」，爲第二代的革命黨人，（先父爲中國同盟會南洋支部會員，向在南洋佐總理籌餉事）稟受革命遺傳性，自幼又得革命師友之薰陶，雖嘗隨諸先進之後屢効微勞于辛亥起義後各役，但因一向志于學術工作，故未完全投身于革命事業。至是乃有積極參加之大決心，即在廣州請纓到西北軍工作去。幸蒙徐季龍（謙）孫哲生（科）兩先生之介紹，得中央黨部任爲西北軍政治工作委員。十六年春，幾經艱危而到了西安馮將軍總司令部報到。自是而後，乃變爲一個革命軍人了。旋奉派爲前敵政治部主任，隨即出發北伐。當時我已立下重誓，私對北方軍閥咒駡：「你們把我踢出北京，使我學術工作中斷了。好吧！我回來了，也要把你們踢出北京，好讓我再治太平史。」結果他們被我們國民革命軍聯合勢力踢走了。而我呢，欲罷不能。其後數年，或從軍或從政。繼因椿萱見背，數赴南洋整理家業。由是于役南北奔走東西，生活無時安定，書籍無由參考；于太平史料，隨時隨地偶得數種而外，專心研究的工作，爲之中輟者七年。（在廣州時曾與蘇聯中山大學歷史教授達林先生討論太平史，因他堅持階級鬥爭之說，意見不同，辯論多時，不歡而散。）

至廿二年，我膺任國民政府立法院立法委員。是時全國統一，政局穩定，而立法院公務之餘，頗得閒

暇，於是急謀「歸田」——謂硯田及學術之田也。乃卜居滬上，盡把歷年寄存各處的書籍，文稿，劄記等集中新居，讀書治之，兼事譯著，重理舊業，蓋實行曾國藩「上策屯耕在硯田」之句也。願以宗教，哲學，倫理，社會，諸種學業，荒廢已久，各種新的書籍雜志無從補購；繼續用工，以求達到深邃的造詣，戛戛乎難。惟是太平天國史一門尚屬膏腴而未經開闢之土地，其間寶藏無窮，可就地發掘，而個人前時之努力亦已略有端倪，苟鍥而不舍，擴而充之，是成為一件個人的事業，亦可在學術界作獨立的創作的貢獻。且自審生長東粵，于太平軍人物之心理，性格，方言，隱語，習俗，及其歷史背景，知之素稔，而素所研究之史學及宗教學，與夫近年參加革命所得之軍事學識與經驗，自信皆是為研究太平史之絕好基礎及優良條件。于是舉一向所視為一種副業，一種知識的好癖，有如集郵票，玩骨董者，至是乃轉而下大決心奉此為正式的學術研究工作，願以畢生的力量和時間撰述「太平天國全史」。隨即開始施行曩在北平所自定的工作計劃——蒐集史料，搜羅文物，苦心考證。經數年的努力，覺得有意料不到的收穫，復略述于后。

故友信陽柴蓮馥先生係在上海最初助我工作者。他家藏「太平天國金田起義錢」一枚，誠為奇寶，又有手鈔雜錄一本，我都得看過，且手拓原錢及鈔錄要件多種。（拙著「起義錢記」載「太平天國雜記」）

燕大史學教授洪煨蓮先生得獲韓山文根據洪仁玕述辭而著的原版「太平天國起義記」，寄交我翻譯。這本書是研究太平軍初期歷史最重要的史料源頭，所有外人的著述均以此為基本。我搜尋此書十餘年而未獲，一旦得之，躬事翻譯，且加以考證，喜樂為如何！事畢，乃將本篇及前後譯著文章之與太平史料有關者，彙編為「太平天國雜記」第一輯，交商務印書館出版。（「太平天國起義記」，另由燕大圖書館印行中西合璧本）

中間，曾回粵垣，得洪顯初醫生（時已作古）哲嗣禎端君導引，親到洪氏故鄉花縣官祿㘵考察及調查。結果：發見洪秀全的家世及本名等重要點。（專篇記事載「逸經」第二期）

其後，又到浙江嘉興訪太平軍所遺兩個砲台的碑石，再到江蘇常熟發見報恩牌坊碑及北王府遺跡，皆

爲之考證。（紀事均載「逸經」）一次偶聞杭州某骨董肆有大批太平錢出售，即乘車前往，至則見錢幣大半是贋鼎，但亦納價購其全份，以備參考。此行又得見該肆僞造之聽王陳炳文告示石刻一塊。

助我搜羅太平文物最多者爲南京任熊君，曾由其介紹而收得「謝天福柒參軍」木印一，及大小銅錢二三十枚。時，我在各處繼續收得大小精粗各種各式各質（有銅有鐵有錫）之太平泉幣已逾百種已上，共有二百餘枚矣。有幾枚大錢，因議價不合交臂失去，及今猶有餘憾焉。

前遊常熟所結識之朋友龐漢三先生助我收得新發見的昭文縣旅帥（縣長）木印一個，又惠贈受天天軍主將錢氏蘇州卡票一張，皆極珍貴。

公據一類的文件，至足爲研究太平政治經濟制度之根據，我極力搜求。幸得葉遐菴（恭綽）先生助我收得蘇州八士所藏六件，連常熟所得共七件，編爲「太平天國史料集存」皆極有歷史價值之文獻，倘擬一一考證說明乃公諸世也。

在杭州之浙江文獻展覽會及蘇州之吳中文獻展覽會，我收穫史料亦多。其最著者，爲影印公據多種，及「忠王供辭別錄」全部，幷鈔錄日記遺文未刊稿數種，均上乘史料也。（均載「逸經」）此則全由兩館主事人之鼎力襄助，始能有成，感激何極！

浙江文展閉幕後，有出品人仙居張藻香老先生者，聞知我廣事搜集太平文物，特遣其哲嗣寶書君親携其四代家藏之太平遺物多件，遠道到滬，饋贈于余，一爲「侔天福正持旗」木印，一爲「豔天豫右肆提司」木印；另兵器三件，一爲竹製軍帽，一爲鐵質倒鈎大旗尖，一爲鐵質擡砲扳機，皆極珍貴之品。厚誼高風，尤堪感佩。

由于專心地及系統地搜求的努力，我在三江各處繼續收得極有價值的中西參考書多種：如「欽定剿平四省方略」一全套（內一部爲「剿平粵匪方略」），林利之「太平天國外紀」英文原著，及其他官書與私家著述，或印本或鈔本，有數十種，皆研究太平史之重要史料也。歷年以來，各方友好，一知某處有某種太平

史料即行告我，或借閱，或貽贈，或代辦，以故所蒐集頗有可觀。其中，本國友人若顧頡剛，洪煨蓮，胡適，林語堂，謝興堯，許地山，任鴻，徐蔚南，黃華表，雷沛鴻，吳耀宗，柳亞子，冼玉清（女士）羅爾綱，譚彼岸，及外國朋友如英人季理斐（MacGillivary）美人費吳生（G.Fitch）喬雅各（James Henry）瑞士人王克私（deVargas）諸君及其他，皆與有助力焉。

關于報紙雜志之專載，亦爲系統的收集，每日看報廿餘份。凡有紀太平史事者，日報則剪貼，雜志則抽出保存，全國大都市有關繫的刊物，都憑着線索，一一購備，積存盈箱。

關于收集報章資料，我費力最大而所得最名貴者，乃爲在太平軍建國十五年內在滬發刊之英文「華北先驅周刊」所載之一切史料。全上海只有一部完備的舊報，藏在字林西報館內。我得救世軍主任Col.Darby之介，在一年之夏季，每日溽暑前往翻閱，特聘一英文速記員爲我鈔錄打字，費了整六個月工夫，然後鈔得全部史料八百餘頁，皆上乘品也。（其中一部分已譯出載「逸經」及「大風」）

廿四年春，我邀約謝興堯，陸丹林，胡懷琛，馮自由，劉成禺，徐蔚南，諸君等合作，創辦「逸經」文史半月刊，特闢「太平文獻」一門，以爲徵集及發表太平史之園地，並徧求社會人士之合作。我向服膺「天下爲公」之旨，主張及實行學術公開的，所以自己所有特殊的或珍貴的史料，均陸續發表公諸同好；任人採用，不敢自祕也。因此轉收穫大效，蓋果然一經提倡，各方如響斯應，繼續收到不少的珍貴資料均在「逸經」一一發表。其著焉者，有如蕭一山教授寄來前在英國所收得的太平詔諭多種及英政府之外交文件（藍皮書），又如江西胡友棠先生寄來家藏之干王，幼主，昭王，卹王，等供辭鈔本，如張祝齡牧師特回東莞攝影干王昔在其家塾壁上留題之擘窠大字等。此外又有各種遺著，紀事，詩文等，美不勝收。而其中尤爲珍奇難得者則爲王重民先生自動由歐洲寄回彼在英國劍橋大學發見而由初大告先生攝影之「太平天國官書十種」，其中「太平天日」，「資政新篇」，「軍次實錄」三種已在「逸經」一發表。（全部已編入「廣東叢書」第二集，尚未刊行）諸君子的貢獻皆是永不能忘的。（尚有其他投稿者，因手頭無一

存本，未及備錄。）

其時，由國外國內新發見的太平文獻已陸續印行（見前文），而國內學人之從事太平史料之考證者，亦疊有專著之刊行。一時，史學界研究太平史之風氣大盛，成績蔚然可觀。我亦興致勃發，因覺得所蒐集的史料已頗足用，而自己日常考證的工作亦頗有所得，遂于公務及編輯工作之餘暇，根據舊稿而重寫「太平天國全史」稿，共得二十餘萬言。同時，在中英報章亦偶有文章發表，如在英文「天下」月刊，曾有一篇專敍太平新史料者，頗惹英國知識界的注意。當時，上海報紙上屢登載有人對于太平文物或遺事有疑難問題者，輒指明請我解答或斷定。我以這是爲文化爲知識的一種社會服務，故樂而不辭，一一報復。至明儕中，已不再呼我爲「太平迷」了，却陞格而稱我爲「太平天國史專家」。自維大業未成，獎飾之辭，轉增慚愧，乃爲之答曰：「專則有之，家還未到」。

那幾年間，由于內心深自痛悔前時虛耗了許多寶貴的光陰，以致學殖荒落，一無所成，遂發憤有爲，努力自贖，日日埋頭苦幹，假期不輟，常有每日工作十餘小時，寢饋爲廢者，（每星期到京開會除外），蓋爲「亡羊補牢」計也。因要徹底研究太平天國的種種制度文物，又不得不研究歷代的軍政制度以及古泉學。到了廿六年初夏，以積勞成疾，神經衰弱不堪，不能再事支持，迫得擺脫一切，請假南返，在香港休息。這是我十餘年來，初得享受的假期，天天到海灘游泳，餐餐大吃海產魚鮮。仁慈的大自然似乎憐我工作未畢，不久便使我體力恢復，精神煥發，復「頑健如牛」了。（引用某部長自白語）

無何，盧溝變起，大戰暴發，我羈留香江。在調養中仍幹些救護及宣傳事業。繼則膺任黨團工作，主持文化運動，在黨部領導之下與留港文化界人士組織「中國文化協進會」，發展各種文化事業，間或往來渝港間。時則滬上所有書籍文物概已運回，而「逸經」停刊，因又與各方文友合作，刱辦「大風」半月刊，藉與敵寇奸僞肉薄戰鬥，以盡一分抗戰責任。曾香港大學邀請講演太平天國史，遂乘機將前稿之起義史一部分，重寫一過，講演四次，並展覽所藏太平文物及史料一次。其後港中各文化團體屢有邀請演講太平史

的。我的興味又被引起，于公餘再從事考證太平史料的工作。時，在香港大學特別藏書室中發見有不少很好的英文史料，乃于每日清晨到閣，摘要劄記，如是者半年。在此期間的文字工作，除適應時勢與環境及地方的需要，或譯或寫「廣東文化」之研究，及抗戰文藝評論等之外，關于太平史學的，有編訂「太平天國雜記」第二輯（整理數年來譯著舊稿，尚未付印），翻譯外國史料多篇，撰著「太平天國文獻賸品考」及「太平天國之文物」分登「大風」及「廣東文物」）等。香港及海內各大學生之研究歷史者有親來及致函詢問太平史參考資料者。南美阿根廷使館代表亦有來函訪問太平史事。這也算是一種社會服務。

廿八年春，到貴陽開會時，與蕭一山先生聚晤，承其熱誠鼓舞，極力勸我發表「太平天國全史」一稿，余以未敢造次，仍當謹愼將事為辭。蕭君却不以為然，勸我儘可放膽以歷年之研究所得公開發表，盡所知所能貢獻於史學界以應關于此一專史之迫切的需要，並謂「凡學術研究的書，一經出版，起碼可供學術界十年之用，則為益已是不少」，云云。余大受感動，乃于回港時立志以五年時間完成全史，遂自行指定每日上午及入夜後為治史時間，所有史料整理一過，又將舊稿重頭再寫一通，陸續在「大風」發表，仍稱史稿，以就正于史學界人士，是為第四次的稿子。剛總登完「北伐軍事紀略」一篇，續登「廣東的紅頭賊」一篇未完，而香港九龍之大禍遂臨了。

三十年十二月，九龍香港相繼失陷。我于事前避居貧民窟中一個工友家內，旋而遷附一女同志的宅中。敵軍先則嗾使漢奸設法招余投降，威迫利誘，無所不至，繼則高列余名于黑名單上，嘗至余家，偵捕甚急。經過四個月逃匿流亡的生活，乃獲脫險，隻身歸國，卒得保全忠節之氣節與清白之身名，以為黨國繼續服務，亦云幸矣。計自獻身革命以來，遇險逃亡得慶生還者，此為第三次，（首次于十三年由北京逃出，二次于十六年秋在河南彰德前敵軍次，被困于紅槍會衆，僅以身免，）自問未嘗不得力於平素研究太平軍兵法戰術屢次突圍之智計也。

道過桂林，湘南田子琴竹（勁）遠道來會，投贈一律，獎飾逾恆。我復索「枯腸」，（流亡數月，詩

殉國案，備嘗艱苦，賜稱成枯，）勉步原韻得五十六字奉和：「頻年誤我在虛名。（近年因姓名與人雷同屢惹誤會，幾罹大禍，今則子亦慕名來晤，投詩索和，故云）猶幸是非看得清。大節無虧官可去。（中央恐余陷敵，名義爲所假借，曾免予職，）自由雖復慎難平。（家人仍未脫險至可慮）久懷瞿相精忠範。欲播洪王革命章。兩夜澗西倚如厭。文章報國一書生。」蓋小住八桂，新舊朋友，無不以太平史事相詢，多有勸我留桂研究者。驚魂甫定，故態復萌，至是又躍躍心動，思繼續工作，亟欲一遊紫荊金田諸地，藉償宿願，故賦此見志，然徒以即須返渝復命，其行未果。

至三十一年秋，廣西省政府主席黃旭初先生采及虛聲，邀約余到桂考察太平軍史蹟及整理史料。我以機會極難得，興致又勃發，復蒙立法院院長孫哲生先生准假，乃南行工作。其時，適內子楊玉仙（曾被敵軍逮捕，逼供余遷居處，堅不吐實，扣留多日始獲釋，）挈兒女全家亦脫險到桂相會，因素知我視太平史料之物如同性命，特多方設法，冒險搶運一部分出來，雖大半仍遺留在淪陷區，而竟能復得此一部，已喜出望外，虛氣爲之一壯。於是與桂當局約，先將廣西首義這一階段的史料，整理起來。

留桂一年，工作概況，大略如下：（一）調查及搜索省內所有的太平史料，如郡邑志書輿圖，報章雜志，桂人遺著（詩文），社會人士及公共機關所藏之太平文獻，一一鈔錄，並作考證。（二）得省政府予以種種便利，俾作歷史搜討的遊程四次：（1）到貴縣，桂平，江口，新墟，金田，鬱林，興業，賓陽等地；（2）到蒙山（即舊永安州），荔浦，平樂等地；（3）到柳江（即柳州），宜山，（即慶遠府）等地；（4）到興安，全縣（即全州），蓑衣渡等地。遊歷結果：于太平軍初期運動，發難，作戰，及末期翼王遠旆，諸要地之山川形勢及遺蹟，（如翼王之慶遠詩刻，永安之清官殉難紀念碑）瀏覽考察，並多方采訪故老傳聞，因而得獲不少珍貴的新史料，足以解答許多難題及補充許多事實。（三）發見了幾種很有價值的文獻，如南王在紫荊教書時之反聯，翼王在慶遠祝壽的聯語，幼贊王的家書，金田韋昌輝的家譜，干王致某教士的手札，贊王部將朱衣點的遺詩，韓桂詩人見證的紀事詩，全州州牧求救的血書等項，均一

一發之考證。（四）將室人運出之史料珍品十餘種，交桂林圖書館妥爲收藏，並擬力助其充實藏書，使成爲國內研究太平史的最好所在。（五）在桂中發起建築「太平天國紀念堂」；即得邑中官紳學商各界人士之熱烈贊成，努力將事，實現計劃。在闖關間，適得友人來函，告以一座美輪美奐而宏偉壯麗的建築物，將于三十三年三月竣工開幕云。（六）發現及考證在兩粵鄉間太平軍之平潯王運開及平靖王李雲茂（書本作文茂）所鑄之「洪保通寶」錢及「平靖勝寶」錢。（七）一年內在桂所撰記述遊程，采訪所得，解釋文件，及考證文物的文字——「金田之遊」等——共十四篇，都十餘萬言，彙編成集，交商務印書館印行。（其中若干篇，先在桂林掃蕩報發表，引起社會人士注意，由此復引出讀者投稿，補充資料。）（八）曾應桂林青年會之邀請，演講「太平軍廣西首義史」七次。（另在他團體講演），幸得桂林圖書館及桂中學校長孔蓮鈴先生兩處分藏有「大風」半月刊，各皆借用，故得根據曾發表之舊稿，改編講辭，是爲本題第五次的寫作。

卅二年秋，離桂回渝，過貴陽時，又向任志清（可澄）先生訪問翼王所部經黔入川的事蹟，承其錄既翼王黔西遺詩及其所賜支隊遺事。繼向全克卿世文訪問太平遺老舊印堂事蹟，承其調查函告。汽車公路所經遵義，綦江，涪陵諸地，即翼王遠征軍當年所走之大路也，沿途致察采訪，亦有所得。抵渝後，復回立法院供職。乃將全稿整理及修正，重寫一遍——是爲第六次，將桂遊所得的一切新史料及觀感，與考察各處用兵地勢所繪就的地圖一併編入，三個月內完成「太平天國全史」之第一部的稿本，即名爲「太平軍廣西首義史」。脫稿之日，爲一個階段的工作，自算結束」。這就是我們現在這部歷史的歷史。

以後的歷史，又怎樣寫呢？每一念及費了半生心力所蒐集的太平史料及太平文物之大部分，與多年讀書而學之劄記，考證之雜記，撰成的史稿文稿，以及其他全部圖書及藝術品等等，盡已淪陷，什九不能倖存。卅年工力，悉作犧牲，不禁黯然神傷，潸然淚下。淚痕乾了，又想起抗戰勝利在望，我們將要從劫後的頹垣敗瓦上，復興民族，建設國家。同樣的，我于太平天國史之研究，無論得喪如何，將要繼續進行，

正所謂「一息尚存，此志不容稍懈」。俗語說出一條大道理來了：「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是呀，科學的精神和方法，與個人濃郁的興味，進步的勇氣，及堅強的意志，爲任何頑敵暴力所不能剝奪，不能屈折，不能毀滅的。有此鞏固的基礎存留，我將要由殘灰餘燼中，從頭再來苦幹，努力從事于第二個廿五年計劃，以完成「太平天國全史」。

末了，我深深感覺社會上凡百事業，終非徒憑個人獨力可以成功的。其能愈得多人合作者，其成功愈大而愈速。于文化學術工作中，又何嘗不是如此？在我個人研究太平史的經驗而言，到現在區區的成就，端賴中西的良師益友，或素不相識的同志同胞，各方公立私立的文化機關，如圖書館，博物館，學校，報館等的主任人，與各地的軍政機關當局者，——各人樂意的合作與熱誠的協助。我可以再說一句：我所有的朋友，一向沒有一個不願意盡力幫助我和企望我成功的。以前凡有告訴我一句話一件事，惠贈我一本書一件物，或有向我供給一意見一觀念，及助我鈔錄一篇文一本書，或給我其他種種助力者，我都深心致謝。（在上文及「金田之遊」或其他拙著已分別表出各人名字，但因一切紀錄皆不在行篋，不無遺漏者，倘希原諒）每念社會恩誼之隆高，彌慚個人工力之微薄。如果已往的工作稍有成績之可言，稍有貢獻于大衆，還是大家通力合作之集體的功勞。又念將來繼續工作之特殊困難，尤望各方朋友與社會人士，長此合作不斷，多予協助，大家努力，以竟全功。在已往，現在，以及將來，我嘗自己僅是一個集其大成的執筆者而已。

天王洪秀全之出身

一　洪秀全之出生

太平天國開創者天王洪秀全，生於清嘉慶十八年癸酉十二月初十日。按公曆算，是日爲一八一四年一月一日。時距滿人入主中國適屆一百七十年。（由順治元年，一六四五，起算）

【注釋】　天王洪秀全生辰之考證

關於天王洪秀全誕生之年月日，見諸中外各家紀載者，截到現在，得有下列九說：

（一）嘉慶十六年辛未八月十六日。見汪堃：「盾鼻隨聞錄」卷五，及凌善清：「太平天國野史」卷十一，頁一。此說不可信。

（二）嘉慶十七年，壬申七月，缺日期。此說見「太平天國野史」之「天王本紀」，卷一頁一，與上說同出一書而自相矛盾，亦不可信。

（三）嘉慶十七年壬申，缺月日。見杜文瀾：「平定粵匪紀略」附記一。此說不可信。

（四）嘉慶十七年壬申九月初九日未時。見沈懋良：「江南春夢庵筆記」。此說不可信。

(五)十一月初九日。缺年期。見張德堅：「賊情彙纂」卷七，東王傳令下屬備辦恭祝萬壽貢品之誥諭。此說有問題，詳后。

(六)十二月初十日，缺年期。見「賊情彙纂」卷六，「僞宮室」篇。此說與上說同出一書，亦自相矛盾，惟可信。

(七)十二月初十日，缺年期。見「逸經」半月刊第二期，拙著「遊洪秀全故鄉所得到的太平天國新史料」篇末附錄之安王遺尉呈文。此說可信。

(八)嘉慶十八年癸酉十二月初十日。見汪士鐸(梅村)：「乙丙日記」卷三。此說最爲確鑿可信，理由詳后。

(九)公曆一八一三年，缺月日。見拙譯韓山文原著：「太平天國起義記」，載拙編「太平天國雜記」。此說有誤，詳后。

我在上文所以斷定天王生辰爲嘉慶十八年癸酉十二月初十日之理由，除根據上列(五)(七)(八)三說外，關於年歲一點，尙參訂太平天國官修史「天平天日」一書，(載「逸經」十三，十四，十六諸期)最足爲此論斷之佐證。其所記天王年歲各節：丁酉，廿五歲；癸卯卅一歲；甲辰，卅二歲；乙巳，卅三歲；丁未，卅五歲；而於「卅八歲(卽在道光卅年庚戌)方登天子位」，是卽金田起義之年也。按照國人計算年齡法，以出世之年爲一歲，翌年卽爲二歲。天王生辰，斷自癸酉年起，歲數悉符此書所記者。

至於月日一點，則是年夏曆十二月初十日，適爲陽曆一八一四年一月一日。韓山文在「太平天國起義記」中所以書爲一八一三年者，大概是因洪仁玕爲其演述天王事蹟時，只言其生于癸酉年而未言月日，而夏曆癸酉則大半落在陽曆一八一三年，以故韓氏卽據以著書也。(余另編「太平天國大事年月表」，卽從夏曆癸酉年，陽曆一八一三年，天王一歲起計，以後年歲史事悉符。)汪梅村氏陷身偷

腹多許，其所記天王誕生之年月日期，參以旁證，完全確鑿無訛。

羅爾綱著：「太平天國史綱」定天王生辰為嘉慶十七年壬申十二月初九日，（第三章頁三八）其月日期只是根據「賊情彙纂」之東王誥諭。（見原注三，按此卽上列之第(五)證）羅氏之所以定為是年者，想因囿于「太平天國起義記」所記一八一三之年期，乃于是年中推求夏曆十二月初九日，故得十七年壬申也。氏著是書時，上言(七)(八)兩證所根據之新史料，及「天平天日」一書，尚未出現，亦難怪其作如上之推斷。惟其曾與余討論此問題，及最近得閱其新著「金田起義前洪秀全年譜」，已見其根據這幾種新史料而更正前說，而其所得之結論正與上文余之斷定說完全相同，可謂不謀而合，則此說亦堪成定案矣。（按：余說曾載廿九，二，五，「大風」六十一期）

另有一問題：「賊情彙纂」之東王誥諭中固明言天王壽辰為十二月初九，則又何故？於此有兩種解釋。一則太平天國紀元前一年，卽道光卅年庚戌金田起義之年，十二月初十日恭祝天王萬壽隨卽舉義之日，若以天曆推算適為十二月初九日。（參看郭廷以：「太平天國曆法考訂」）其後在天京或曾通用此日計算未定，故有東王誥諭之言。次一解釋，卽是，東王誥諭中之初九日實為「筆誤」。致是書所編東王誥諭等文告，其來源只係一「就偽文案中告示參以逃人口述，及江寧城內所出之示，標著數式，以例其餘，」（見原書「偽告示」篇首引言）故俱是標本性質而非真實原本也。（各文告均未填月日期，益可為證）此既係由多方報告及文告參訂蒐集而編成，或「纂錄」之樣本，則于天王生辰錯寫一字，實有可能。而且是書由最初稿本以至全書印成今本又不知經過幾重的鈔寫工作，則筆誤之字，在所難免。（原書確有錯字：如「凡例」之十，「乙卯」誤作「己卯」，相差廿四年是。）苦再觀同書之「偽宮室」篇，內言天王生辰為十二月初十日，其來源極有根據。原注云：「江寧情形，程演瓚說，與衆說互證悉同。」考程氏為「賊情彙纂」分纂之一，因曾親身投入太平軍中悉心調查其內容兵衆與實

情者，「以故所知獨詳」。復歸淸軍後，彼最受知於是書之編纂官張德堅。其編纂是書也，乃根據所知，參考供辭，比較俘件，復徵取所得，而分條分類書出者，（見原序）故此書實爲淸軍官書中之最有科學精神及最具科學方法者。關於十二月初十日天王生辰一點，當可信爲實。加以汪梅村氏之日記及安王遺裔之呈文，皆是爲有力之證據，則十一月初九日之爲錯誤，比較可信。

再有一點：「太平天國起義記」載「在一八三六年秀全二十三歲」，及在一八四八年「此時秀全年三十五歲」，云云。照外人算法，彼以天王在一八一三年出世，滿足一年後至一八一四年，始算爲一歲，故所載如是。但照國人算法，自出世之年起計爲一歲，則應多算一歲矣。全書所紀天王年歲均與「太平天日」相差一年，其故殆由於此。附志於此，以便參考及釋疑惑。

天王確姓洪氏，原名火秀。及長，依本族班輩，命名仁坤。其後，復自號秀全。建國之後，則輒自稱爲洪日。

【注釋】　天王姓名之考證

本段上文首句之所以言「天王確姓洪氏」者，蓋以關于天王本姓，近來在史學上已成爲大問題；在公文，報章，及書籍中已屢有人提出，且有種種不同之怪異傳說。玆經仔細研究，復證以眞憑實據，乃斷定其確爲姓洪也。問題及傳說與考證，分述于后：

歷來淸軍官書及私人著作多有言天王本非姓洪者。如太平軍起義未久，淸欽差大臣賽尙阿與廣西巡撫鄒鳴鶴合奏云：「洪秀全又一姓朱，則向有此說，乃其詭託前朝後裔，洪字卽假洪武字樣以爲煽惑之由也。……洪秀全又曰姓朱，但未聞有朱九濤之名，」云云。緣當時久已盛傳革命首領名爲「朱

九濤」，清官初誤以爲即是洪秀全也。其後，仍有官書載其原姓朱後改姓洪者。

列心道人之「髮逆初紀」言秀全初姓焦。大概在最初起事時，清軍誤以洪秀全即洪大全，而大全原名「焦亮」，故此書即以秀全原姓焦也。（見卷七卅八節末洪大全案之研究）

最流行之傳說則謂天王本姓鄭。如沈懋良之「江南春夢庵筆記」云：「廣西舊有添香會，首曰洪德元，以三八二十一爲口號，隱寓洪姓也。道光二十五年，德元死，秀全代有其衆，改姓洪氏。」此書並以其父爲「鄭國明」。

王韜——天南遯叟——之「甕牖餘談」言天王本姓鄭之說尤詳：「有洪德元者，種山課徒……廣東花縣人鄭秀全者，與兄仁發仁達，同父異母，皆以種山自給。秀全少嘗讀書，與同學友聞德元名，徒步往投，一見大喜。歲餘，德元病死。秀全與其妻子謀，詭云昇天，而己冒姓洪，代領其衆，勢益張。」李圭之「金陵兵事彙略」亦云：「秀全者，本姓鄭，父國游，與母均早死，遂冒姓洪。此外，汪堃之「盾鼻隨聞錄」黃鈞宰之「金壺七墨」及他書籍，亦有相同之紀載。可見此冒姓說的謠言，以訛傳訛，至爲普遍矣。

至於現代學人之附和此「冒姓說」而見諸研究專著者，有謝興堯氏，於「太平天國史事論叢」一書之「朱九濤洪秀全姓氏考」一篇結論云：「或者當時在太平軍內部，盡人皆知秀全本姓鄭，後冒姓洪。而清軍所偵察者，僅疑其初非姓洪，然無由考其本姓。否則何以凡被虜於太平軍者，其紀載無不稱秀全之姓鄭也。據上諸證，秀全之本姓鄭，已毫無疑義矣。」又云：「總之，朱九濤，秀全，因與會黨之關係，實爲改姓之唯一原因。蓋祕密社會，以『復明』爲宗旨者也。」云云。

但自年前余遊洪氏故鄉，將親自采訪觀察所得之種種新史料發表之後，（「逸經」第二期）天王之本姓確爲洪氏已成爲鐵定的事實，因其太公墓碑，闔族族譜，及祖祠內歷代神主，由南宋之洪皓以至

乃祖乃父，累代血脈相傳，均是姓洪者。（均有照片刊於「逸經」）有此科學的鐵證，故一向以其本姓朱，或焦，或鄭，而冒姓洪之種種傳說，不攻自破，一掃而空矣。至於傳說爲何說以其本姓鄭，原因雖未明，但與史事並無重要關繫，可置勿論。至宗九濤究爲何人，下文另有攷證。（卷三，十四節）謝興堯君後來在「洪秀全的姓及其他」一文中亦自反前說云：「我一向是疑心他不姓洪，他是冒姓。…………我現在的意見，又相信洪秀全確實姓洪，並非冒姓，這完全是根據新史料的發現，其力量不能不教我服從，在未得更有力的相反史料發見以前，請拓堂君一看「逸經」第二期，上面登有簡又文君的『遊洪秀全故鄉所得到的太平天國新史料』一篇文章。他親到洪秀全故鄉花縣去調查，會見距太平天國很近的洪氏遺族；那裏還有洪氏祠堂；有秀全祖先的洪氏墓碑，有秀全作三家村先生的書塾；以及故老的傳聞，都證明秀全是姓洪。並有人知道秀全家世雖然業農，但在地方上還是大家。像這樣科學方法的鐵證，我想洪秀全的姓氏問題，是無可懷疑的了。」（見廿五、十二、八、上海立報「言林」欄）誠然，此一問題既得有斷定的解決，則此後吾人可不必再費脣舌或筆墨以作無謂之爭辯或討論了。

「火秀」原名，即乳名，得自洪族故老傳聞。「太平天國起義記」英文本作 Brilinat Fire 是義譯也。余初譯是書，未得原文，今可修正。德教士區路氏（Oehler: Die Taiping = Bewegung）謂，因其本命八字五行缺火，故其父母予以此名。（頁十五）又據天王族人洪禎瑞君言洪氏族中今仍有此傳說。國人迷信五行相生相剋之說者，多有此舉，不足爲異也。

「仁坤」之名，見洪氏家譜——「十六世仁坤，鏡揚公三子，號秀全」。（此條己有拍照，載「逸經」二期，及「大風」六二期）黃小配世仲氏之「洪秀全演義」小說第二回，謂其原名「仁活」，此小說家嚮壁虛構之言，不足信也。如秀全本命八字五行欠火，名字豈有再取水旁「活」字之理耶——？

矣！

「秀全」一是其後來自取之別號——去乳名之「火」字，保留「秀」字，而加「全」字。其去「火」字者，所以避上帝名「耶火華」之諱也。（當時舊約聖經譯本作「耶火華」，今作「耶和華」，故太平軍中改「火」爲「炎」。）至其所以取「全」字者，據洪族父老傳說，實取分拆此字爲「人中之王」之義，因其早已以王者自居云。然「全」字本從「入」從「王」。如以爲上從「人」，可見其陋矣。「秀全」二字之由來，屢見諸天朝官書。如「太平天日」云：「天父上主皇上帝十分歡喜，乃封主（即天王）爲『太平天王大道君王全』。又曰：「上帝命寫『天王大道君王全』七字，……「天果更朕名爲全也」」。又曰：「天父上主皇上帝命主曰：『爾名爲全矣。爾經前凡間名頭一字（即「火」字）犯朕本名，當除去。爾下去凡間，時或稱洪秀，時或稱洪全，時或稱洪秀全。』」再則「王長次兄親目親耳共證福音書」有云：「爺今命朕名爲全。」綜上以觀，則「秀全」別號係其於丁酉年廿五歲大病愈後始行自改，而託爲上帝所賜者，（事詳后）此實兼含宗教性與革命性之意義者也。

至於建國後，天王又輒自稱曰：「洪日」（意義詳卷三，十三節。）

二　洪氏家世

秀全爲廣東花縣人。其先世原居廣東潮州府，後遷嘉應州（今梅縣），復遷花縣境內各處。花縣在廣州省城之北，地勢多平原，有小山，有河流，蓋肥沃之農田區也。天王在縣城西北約廿里之芙蓉嶂（山名）附近之福源水地方（俗稱屋背水）出世。其後，舉家乃徙居於同邑之官祿㘵村。其時，洪氏一族聚居是村者約三百人，此即天王長大於斯之本村也。



官祿㘵位於縣城西南約六十華里，而在廣州省城之北約百里，現經廣東省政府劃爲花縣第六區。村之附近皆原野田疇，宜於耕種。其東，隔一沙溪（俗稱夾水口）爲石陂村。再東行數十武則爲粵漢鐵路所經之樂同車站。又由村西去十里許則爲丫髻嶺，獨秀峯諸小山。山麓有村，土名九關，（或稱九間），卽後來秀全元配賴氏之故鄉，而秀全亦曾授徒於斯者。又由村北行約一二里爲「禾落地」，是乃最初與秀全結交共謀起義之佐命元勳南王馮雲山之故鄉也。起事後，是村被淸吏焚毀殆盡，村人四散，如今只剩有頹垣

破瓦於舊草荊棘中，以供後人之探訪遺蹟與憑弔英雄而已。

惟官祿埗則至今仍然存在，蓋其大部分經清吏毀後而重建者。歷來聚居村內者，除洪氏族人外，尚有巫、凌、鍾、三姓，其先代均與洪氏祖先同由嘉應州遷來者也。四姓中，以洪族爲最大。當秀全居此之時，全村人口共約四百。居民大都以耕種及畜牧爲業，文化低落，生活甚爲單簡而儉樸，饒有古風。由此可見秀全由童年以迄壯年長大於此之環境，至養成其單純質樸篤厚剛直之性格，迨一接受外來的奇偉思想之影響，遂引起其雄心大志，終於成爲一個狂信的革命者，生死以赴，務期實現焉。

近數十年，海禁大開，交通利便，村人因生計困難，多有出外洋或省城各處營業者。村中建築物，除祖祠爲磚建者外，其餘至今仍爲以泥或灰沙爲壁而以瓦作蓋之房屋也。住房分三排，皆南向。前排之前，有一大水塘。秀全之住宅原在第三排之西邊。村之東原有書塾一所，爲秀全幼年誦讀於是及壯年授徒於是之處。住宅及書塾皆於咸豐四年被清廷焚毀，不許重建，惟遺蹟則仍然可尋，而書塾前門原有之小石獅一對今猶存在，棄置路邊，此則其故鄉內唯一之天王遺物也。（此節參用「太平天國起義記」及「遊洪秀全故鄉所得到的太平天國新史料」。自廣州淪陷於倭寇後，花縣及此村狀況如何，不得而知矣。）

居於花縣之洪氏族人，皆所謂「客家」也。「客家」云者，先世本中原漢族，遠在千數百年前，因避內亂，或受異族侵略之壓迫，乃逐漸南移，或有遊宦南方挈家而來遂開族於是者。其人散居於湘、閩、粵、桂，諸省。其入粵者，居於省之東路及北路惠州與嘉應州之山區爲多。桂省之客家，則多由粵再行西遷者。在粵桂兩省中，因其人後至，故久居是地之人遂稱之爲「客家」，在廣西則或稱「來人」，或稱「講客話的」，以別於猺獞土人。其在廣東，先到之漢族曰「本地人」，盡行佔據沿江毗海之沃壤平原，而後至之「客家人」，遂不得不卜居於山區陸地矣。

自歷史與地理及他種環境關繫，客家人賦性，即如其他山居民族，強毅堅忍，勇敢善戰，富有獨立性

及冒險性。其人男女均能耐勞苦，勤工作，好潔淨，尚質樸，亦環境使然也。更有一特點：客家女子從不纏足者，其操作勞工，與男子平等，此亦經濟環境使然。至散居各省各地之客家，歷來均能操原來之中原口音，代代相傳，故因語言相同，且因歷史關繫，團結力亦至堅至厚。其與本地人或土人，因言語、習俗、及品性之相異，又因主客之見素深，而毗隣雜處於一方彼此利益時相衝突，以故常起爭執，甚至發生械鬬。惟近年智識普及，教育發達，交通便利，全民團結，土客界限漸泯，彼此日趨同化而成為一個國族矣。再有一點，不可不注意者：因歷史、環境、及民族性上種種關繫，客家人歷來最富有民族思想及革命精神。自滿胡入主中國，二百餘年來，客家人多不屈服，自來排滿興漢之思想，極為濃厚。近代革命黨人，客屬者實為不少。即現在南方的抗戰名將，客人亦甚多也。美國人民地理學者亨丁頓之論民族的品性有云：「客家人比城裏人勇敢，富特立獨行的氣概，渴愛自由，普通山居的民族大都如此，客家人也是如此。滿洲人入主中國，客家人降服得最遲，並且曾經一再起兵反正。第一次就是太平天國的事。」可稱定論。（轉引羅爾綱「太平天國史叢考」頁九一）

天王洪秀全南王馮雲山者，亦客家的產兒也。兩人以匹夫密謀革命，揭竿起義，反清興漢，創建太平天國，其在廣西首先附義之領袖輩及基本幹部，與官佐士兵，男女全體，實以客家人佔絕大多數，是豈非稟受民族性之遺傳及影響為甚大乎？此凡研究太平天國史者所必須透切明瞭之民族背景也。（按：太平軍入南京後，江南人士以其婦女皆大脚不纏足，譏為蠻婆。又太平軍到江南各省，皆令婦女與男子同操苦工，致民怨沸騰，亦因未悉他方女子纏足之苦，大異於客家天足婦女也。）（關於客家之來源，參攷羅香林：「客家研究導論」）

洪氏先世為中原望族。宋徽欽二宗蒙塵後，有洪皓者，於高宗建炎戊申以徽猷閣待制假禮部尚書充大金通問使。留金十五年，和議告成後，始得釋歸，忠節最著，高宗稱為蘇武不能過。後以忤秦檜被謫死，

誠一代大忠臣也。今花縣洪氏族譜即以洪皓爲遠祖。詳洪汝奎：(「洪忠宣公年譜」。按：吾國族譜，多以古代名人爲遠祖。洪氏族譜關於此事是否可信，無從稽攷，姑照錄於此，於歷史殆無足輕重也。)

皓有八子，長适，次遵，三邁，其下五人未詳。之三子皆仕途顯者，而邁文名尤著。一時，其族在朝爲官者八十餘人，是蓋書香世家，亦閥閱貴冑也。

适子梓，十五傳而至念九郎，原居廣東潮州府，後遷嘉應州。其子孫復散居廣東各處。

再由念九郎經十一傳而至泓三。泓三生五子，長英經，次英綸，三英纘，四英絨，五英緯。五子中，英綸，英緯最初遷居於花縣，以耕種爲生。其後復迎父母兄弟等至花縣同居焉。故是邑之洪氏一族咸奉泓三公爲太公，即花縣始遷祖也。其墳塋今仍在縣城西北二十里之芙蓉嶂。

花縣官祿㘵之洪族，自始即分爲經，綸，絨，緯，四房。因泓三公之三子英纘早夭無後，故此房不傳。由綸房再傳而至十四世祖國游公。公生子多人，次子名鏡揚，是爲十五世祖，即天王洪秀全之父也。據洪氏族譜，鏡揚公之爲人「公正才能，衆村舉爲鹽尊，秉理嘗事(即祖宗蒸嘗)處辦鄉黨，甚公無私，」云云。公先後共娶二婦，元配王氏，繼室李氏。(此據族譜)秀全若祖若父生平德望甚隆，有善人之譽，且皆享遐齡。

鏡揚公生三子二女，長子仁發，次子仁達，又次爲女辛英，天王秀全行四(爲第三子)，最幼者爲女宣嬌。五人均元配王氏所生，繼室李氏無所出。秀全昆季三人，即洪氏世系中之十六世祖也。

【注釋】 關於天王世系及家族之說明

上文關於天王之世系及家族各條，均根據余前遊花縣洪氏故鄉所親見親鈔之洪氏族譜，(詳載「逸經」二期拙著「新史料」篇內，可參看羅香林：「太平天國洪天王之家世考」)並參考「太平天國起

義記」本文與余所附加之考證。「起義記」所述者間有不同之處，並有余尚因未見族譜而遽用音譯之名字，茲悉行訂正如上文。至其姊名「辛英」，則見「太平天日」，但「共遊福音書」却謂其姊名「鳳」，當是同一人而異其名者。後一書爲天王長次兄所述，想必以家族慣用之小名呼其妹耳。

歷來各種史籍關於天王若祖若父之姓名，記載輒有錯誤，大都以其父名「國游」。官書如「平定粵匪紀略」等，近人著作如陳恭祿之「中國近代史」等，以及其他，皆據此傳說致誤。天朝官書「新詔書」以其父爲「覲物」，或是筆誤，亦可異矣。「乙丙日記」卷二，以其爲「覲揚」，相差僅一字，殆「鏡」字之音誤，然亦可見是書之比較近眞。其他，如「江南春夢庵筆記」等，甚至以其父爲「鄭國明」者，直是以訛傳訛之謠言也。自余親赴洪氏故鄉采訪，由其族譜及家祠木主而確知天王之祖名國游，父名鏡揚，此一問題，亦可得鐵定的答案矣。

關於天王之生母，據忠王李秀成親供云：天王諸兄弟，「同父各母，長次兄是其前母所生」，似此則天王當是繼母李氏所出者。又，「乙丙日記」亦云：秀全「母曰李四妹」，似可爲忠王說佐證。然據洪仁玕所述，其兄弟姊妹五人皆元配王氏所生，而且明言李氏無所出，（見「起義記」。仁玕原爲此書之述辭人。）夫仁玕爲秀全之從弟，知其家世必詳，且在當時敘述，萬無記憶訛誤之理，故今從其說而以天王亦元配王氏所出。忠王於起義後方投軍爲走卒，對於天王家世不甚了了，故有此誤也。在起義之前，天王曾遣密使回粵迎接全家男女赴桂，復隨軍至天京，其繼母李氏亦與焉。此則汪梅村日記致誤之由也。

天母生母原姓王，「起義記」英文作 Wang，粵語「王」「黃」同音，余前信筆譯作「黃」。後讀天朝官書「太平天日」，亦以其遷居廣西貴縣之表兄輩均姓黃，竊以爲前譯不差矣。但自見洪氏族譜明載其母姓王，余即起疑，以爲貴縣之中表本姓王者。其後，親至貴縣采訪乃得證實余之懷疑確爲不

誤。原來，其母系之中表等本來確姓王的，但因全家投入太平軍後，依朝制須避「王」字諱，故改姓黃也。由此可見族譜之記載此點，完全無此矣。（詳拙著「金田之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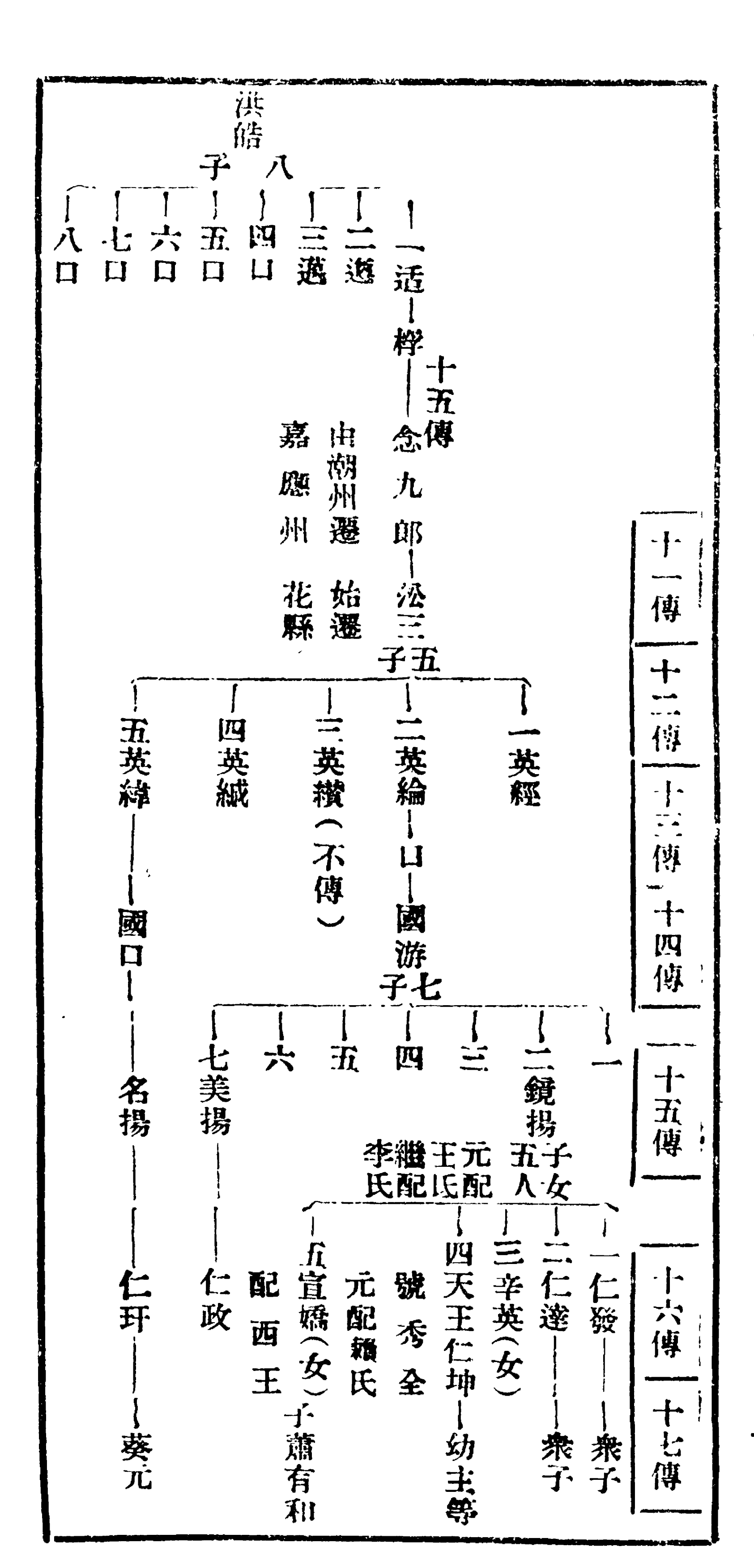
德教士區略牧師謂秀全繼母李氏當爲「本地人」而非「客家」，蓋以客屬女子向不肯爲人後婦者云。此說可信否，未敢確定，姑志此備考。（區略說見前引書，頁十六）

據洪族遺老言，天王有祖墳在邑之茅針山，起義後，兩廣總督曾派兵前往發掘之，幷以銅柱三支插入穴中，蓋惑於堪輿迷信之說，如此所以釘封其龍脈龍穴而破壞其風水也。又言，清吏掘其祖墳時，有堪輿師邱某謂洪氏祖塋內倏有烏鴉三隻飛出，均被燒死，士人後復埋葬其餘燼云。說近神話，姑附錄之，用助談柄。

又據咸豐三年正月，桂撫勞崇光奏稱，洪秀全祖父墳葬在花縣松岡嶺吊鐘形等處，於上年已被花縣知縣發掘。惟松三公之墳在芙蓉嶂，則並未被掘也。

在太平朝晚年有所謂「洪氏四王」者，即安王仁發，福王仁達，恤王仁政，及干王仁玕是也。安福二王爲天王同胞長次兄，已見上文。恤王爲國游公第七子美揚所生，是天王之同祖嫡堂兄也。（恤王原供載「逸經」二十一期）仁玕則爲緯房名揚公之第五子，字益謙，號吉甫，爲天王較遠（同高祖）之族弟，即「太平天國起義記」之原述辭人。有「洪秀全來歷」及供辭，自述事蹟甚詳，均載「逸經」一

附錄：天王世系表



三　童年及讀書生活

秀全之父雖爲族中父老，但累代均以耕種畜牧爲生，家道並非富厚。全家男婦老幼，皆須致力田疇及飼養豬牛家禽，以維持生計。仁發與仁達年紀居長，自要耕田。秀全童時，雖有讀書機會，亦不免要到村

外山野間牧牛，一面看牛，一面與他村童遊戲。粵中鄉間兒童之生活，大都如此。

秀全幼時品性燥暴易怒，且好自尊自大。每與羣兒嬉戲，必以領袖自居，發號施令，莫敢不遵。稍有拂逆其意者，輒揮拳擊之。以故全村兒童均甚畏其嚴厲之性。諺云：「三歲定終身」。秀全童時之品性，適足以代表其一生之品性也。（此段係據秀全一姪媳爲余口述者。婦夫名紹元，在天朝封王爵，國亡後逃居香港。事蹟詳「太平天國雜記」中「太平天國遺裔訪問記」一篇）

【注釋】天王童年的神話

關於天王洪秀全之童年生活，尙有兩則神話式的傳說，卽如世界上許多偉人豪傑死後或生前每有附麗而生之神話傳說，本不足入信，但以其至今尙流傳於其族人中，姑並錄之，以備一格。

一日，秀全與羣兒共戲於村邊之「三堆石」處。彼爲皇帝，羣兒爲臣，共朝拜之。天忽下雨，此兒戲的小皇帝卽舉手高搖其巾於頂上，喝令雨停。俄頃間，果然雨霽天晴。人遂信其爲眞命天子，可以號令天地風雨云。（此據秀全從姪孫洪顯初醫生爲余口述者。其先祖爲秀全從姪，亦封王爵，事敗後逃回粵東。）

秀全年稍長，嘗與村中少年作鬥蟋蟀之戲。秀全默禱於天，謂如將來可爲天子，則其所畜之蟋蟀將可與雞戰而且勝之。禱畢，蟋蟀覺躍上雞頭，緊咬不釋口，雞無奈其何，乃爲所敗。據云，自是秀全卽立志造反爲皇帝矣。（此爲洪氏故鄉一老人朱居仁所述。彼本太平遺老，與洪福全善，後加入興中會。）

秀全七歲開學，入本村學塾讀書，時在嘉慶二十四年丁丑（一八一九）。彼自幼卽好學不倦，成績優異，且聰慧異常，而記憶力尤強。因此之故，塾師恒多爲教授書篇，惟每日不能超過十三頁，蓋以舊式塾師教書須各個口授，而限於時間，苟逾此頁數必至防礙他童學業也。（據洪顯初口述，參用「新史料」一篇）

既具天賦慧質及特強之記憶力，故於五六年間，秀全即能熟誦四書，五經，孝經，及詩詞古文多篇，其後又能自讀史書及其他典籍，學問乃大進。觀其日後所爲闡揚敎道之文字及詩歌，每引經據典，可見其學有根柢矣。由是業師與家族及村人，咸交口稱譽其才，僉謂其將必取功名如拾芥，行見其「揚名聲，顯父母」，且爲宗族爭光寵云。亦有師長見其家貧好學，而才學優俊，特免收束脩而義務施敎，以資獎勵者。洪氏家計雖非豐裕，但其父則勉力供給所需；親族亦時有所餽贈，使免輟學，其得人之敬愛樂助如此。老父愛此少子尤切，居恒好與人談論之；聞人偶有稱許之者，必樂不可支，便即邀請其人回家品茗或用膳云。（以上見「起義記」參用王韜供辭）但因宗族師友期望過殷，而秀全終於科場上不能青一衿，他人與自己之失望由是倍切矣。欲了解日後秀全思想變遷之因果，當先注意此一幕之背景。

秀全入塾讀書至十六歲，（道光八年戊子，一八二八）卒因家庭經濟支絀而輟學，不得不居家助父兄致力農事，人皆惜之。翌年十七歲，幸有窗友以其文學優長，特邀其出外伴讀，以一年爲期，冀得切磋之益。秀全應之，因以得再習文藝之良機焉。又翌年十八歲，伴讀期滿，秀全歸家。本村人乃聘其任村塾敎師，由是復得自行溫修「敎學相長」之機會。（見「起義記」）。

【注釋】　洪秀全曾從朱九江先生遊之傳說

劉成禺禺生先生——即「太平天國戰史」著者，別署「漢公」——嘗語余，洪秀全早年曾從吾粵大儒朱九江（次琦）先生遊。其言載「禺生四唱」。又孫璞仲瑛先生亦言：「予聞之花縣駱氏父老言，朱九江老師來花縣講書一月，洪秀全亦巡拜門聽講云」。（見「廣東文物」下冊「粵風」）可見此傳說之普遍。考之簡朝亮：「朱九江先生年譜」，則其在晉棄官講學之年爲壬子冬，或癸丑，即太平天國二年或三年，此時已無洪氏從遊之事。惟朱先生早在道光十六年丙申三十歲時嘗「館邑六榕寺」。是時，

洪氏行年二十四，於是年春第二次到廣州應試，卽是偶遇傳教士梁發得贈「勸世良言」之時。儻其因到省城赴考之便乃赴朱館拜門聽講歟？如此，則從遊朱先生之說，全部史實與時間互相吻合，可信爲眞，不過地點是在省城，而朱氏曾到花縣講學一點則是傳聞之誤矣。又洪仁玕謂秀全曾「負笈他方一，或卽指此事也。孫先生後亦以余說爲然。討論文字載二十八年七月香港國民日報。

再憶起友人某君嘗語余：秀全早年曾在省城某古刹讀書，惜忘記是「六榕寺」，抑「光孝寺」。如其是「六榕」，則其從朱先生遊一說又得一佐證。如是後者，則或爲於十七歲伴友讀書於此未定。以上均與秀全讀書生活有關，故附註於此。

四　名場奮鬥及初與基督敎接觸

秀全自幼卽抱大志。登科第，步青雲，立功名，邀富貴，此固曩時一般士人普遍的理想，抑亦全家闔族殷切的期望也。自髫齔就學，彼卽以文才優越，馳名鄉曲。十三歲，已爲童生。在邑城應童子試必冠其曹，惟每赴府試則屢不第耳。約在十六歲時，初到廣州府城應試，鎩羽而歸。自任村中塾師後，一面授徒，一面仍努力讀書，潛心文學，以求上進。彼固意志堅強，才氣縱橫者流，奚能甘於老死窗前而不靑一衿乎？由是一而再，再而三，以後數年間遂有繼續三次赴省垣應試之舉。考淸代科舉制度，秀才須經三級致試；在縣城考七場得中者爲童生。再經府考七場，乃赴道考，道考中式卽爲秀才。但府考不中者亦可逕赴道考。花縣屬廣州府治，而廣州則屬廣肇羅道，故秀全必須親赴廣州應考也。

道光十六年丙申春(一八三六)　秀全年二十四歲　再赴廣州。是時，粵東大儒朱次琦先生方在城內六榕寺設帳講學。秀全慕其名乘便拜門聽講。其後，秀全發揮中西合璧的教理，而服膺公羊三世說，禮運大同篇及得力於古代社會理想與儒家倫理，或是受了朱氏的影響。後來保皇黨魁南海康有爲長素及經學大師順

德簡朝亮竹居兩氏均為朱先生入室弟子。門牆內先後竟有此特出之士三人，亦可異矣。迨府試期至，秀全入場作第二次應考之舉。頭場，名列榜上。無奈文星不耀，二場榜發，又名落孫山。然而此次秀全在廣州卻有一重要事發生，不特與其一生有關，且與全中國，全民族之命運至有關繫。其事維何？即其於是時初與基督教接觸是也。

緣在考試期間，一日下場後，秀全躑躅於老城內布政司衙署前大街上。（按：此街舊名雙門底，反正後，改為永漢北路，夙為廣州極繁盛之通衢。）倏見有一束髮於頂，長鬚垂胸，寬袍白袖，古服道裝之外國教士一人在街邊宣講，而其旁另有一中國人為舌人。環立而聽者甚衆。此即粵中基督教會之所謂「講街書」工作者是。秀全的注意偶被引起，初以為是卜休咎者流在此饒舌，乃行近其前，欲一叩前程。此外國人不俟其啓口，即對其發出慰勉鼓勵之言，甚似「江湖派」口吻。秀全聽之漠然，無所動於中。

次日在城內龍藏街貢院前，秀全又遇見此二人如前諄諄講道。講畢，彼中國人且以「勸世良言」小叢書多本，分贈聽者。秀全趨前，亦得一份，乃攜歸寓所。經兩日兩次之接觸，其所感受的印象，亦相當深刻矣。（以上見「起義記」。此事在丙申年發生，見洪仁玕之「洪秀全來歷」，載「逸經」二十五期。但其後，干王供詞云是在下一年丁酉，與前記矛盾，想事隔多年，又在艱難中，記憶混亂致誤。前記在丙申年，事實連貫一致，可信為真。）

考此中國宣教士為粵東高明縣梁發（俗稱「阿發」）。先是，英教士馬禮遜博士（Dr. Robert Morrison）早已傳基督教之改正宗於廣州。其所代表之團體為「倫敦宣教會」（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故其在粵所創立之教會名「倫敦會」——即今粵中中華基督教會基本團體之一。博士努力傳教，聘請華人為助手，以繙譯聖經及編譯布道小册與神學書籍多種。梁發者，全中國受洗禮為基督教徒之第二人，（第一人為蔡高在澳門受洗禮）而受基督教會選立為華人牧師之第一人也。此時，彼已應馬博士聘，助其布道及編譯工作。梁之為人，對於傳教事業至具熱忱，尤努力於文字播道之工作。嘗編著布道叢書共五種。「勸世

良言一部其一也。當各府縣士子雲集廣州應試時，彼輒到貢院前或附近街上講道，並分贈各種布道小册。時於一日間派送至五千本。其宗旨殆在傳播基督教道於文人學子，可謂深謀遠慮而苦心孤詣矣。不圖其所播之宗教種子，於十餘年後，有一粒竟然產生一個驚天動地的太平天國革命大運動出來，是又豈梁發始料所及者哉？

【注釋】「勸世良言」之內容

德教士區略以爲當日與梁發同在街上講道之西教士爲Edwin Stevens, 1834——，並以秀全此次在廣州應試之年爲一八三四，其實是一八三六也。（區略語見上引書）是年赴考事見「起義記」。

考是日秀全由梁發所得之小叢書，全部總名爲「勸世良言」，一八三二年出版。內容分九篇，各爲一卷，共九卷，篇題如下：（一）眞詮救世文；（二）崇眞闢邪論；（三）眞經聖理；（四）聖經集解；（五）聖經集論；（六）熟學眞理論；（七）安危獲福論；（八）眞經格言；（九）古經輯要。

梁發出身手民，最先入馬禮遜博士在馬來半島馬六甲所設之印書局助其印刷工作，後與馬博士同在粵宣教。此九卷小書皆其自編或自著，復自行刊印者。其人畢生致力於宗教事業，享壽至六十五歲（一八五五）。臨終時，彼已得知天王洪秀全所創建之崇奉基督教的太平天國，其萌芽實由於其四十六歲時在廣州傳道贈書之工作而來，乃極感愉快云。（見香港大光報「基督號」第三期張祝齡著「梁發傳」）梁之遺塚，年前在廣州康樂嶺南大學校地內發現。該校鄭重保全之。

秀全既又下第，悵惘回鄉，並挾此九卷宗教小册與俱。抵家後，復任教師，僅將各小册之大題目略一過目便擱棄置書笥，殊不重視焉。蓋其時清廷對於洋教之公開傳播雖已許可，而仍挾仇視之見，以故基督教的書籍幾與禁書同等，而一般士人尤成見在胸，咸目爲異端邪說，固不敢看亦不屑看也。此時，秀全對

於基督教的感想，泛泛無所得，其所留於腦際之印象，不外路上所見苦口宣道勸化世人之中外兩教士及其熱心毅力從事工作之情形，或并能略記其所言拜上帝，信耶穌，黜偶像，攻魔鬼，信者上天堂，不信入地獄等數語而已，此蓋初期傳教者所最注重而廣事宣傳之教理也。然而此一段事蹟，卽後來密謀革命以至創設新國漸成爲天王得老人傳授天書的神話之歷史的背景也。（太平軍中此一迷信支配全體軍人心理甚有效力。看「太平天國雜記」之「太平兒」一篇。）

是時，秀全已娶隣村賴氏女爲妻，卽立國後之正宮王后——「正月宮」是也。（完娶年期未詳）

五　落第與「昇天」

翌年，卽道光十七年丁酉（一八三七）秀全年二十五歲，再赴省垣應試，是爲第三次矣。榜發，又無其名，正所謂「文章憎命達」，奈何！然而此次之失敗，竟令其心靈上感受最劇烈之痛苦與打擊，因而影響及於身心全部，甚且因此而引起極大的心理變化，以至爲其後來倡導革命之種子。其從弟仁玕記述此事云：「殊此科揭榜不售，（秀全）心中憂憤，在舟吟詩云：

龍潛海角恐驚天。暫且偷閒躍在淵。
等待風雲齊聚會。飛騰六合定乾坤。」

按：此爲秀全最初表示之反動語，純由屢次應試不售而起者也。

【注釋】秀全此次赴考之年，「起義記」，忠王親供，及天朝詔諭多種，均言在丁酉，可信絕對無訛。惟「起義記」謂其此時二十四歲，而「太平天日」則作二十五歲。參看上文第一節關於其誕生日期之攷證，當以二十五歲爲是。又洪仁玕後來之供詞之紀述此事與前所述詞（「起義記」）稍有不同，前後矛盾，當是因事隔廿餘年且在臨刑前記憶模糊與思想潰亂致誤，而且供詞以丙申，丁酉兩次赴考之

事蹟混而爲一，亦大誤。

上文所錄「反詩」，見仁玕供辭。

秀全三次落第，卽高吟反詩以舒胸中憂憤，而大恨終莫平也，因失望過甚，痛苦難堪，精神沮喪，刺激劇烈，卒至身體患病，步履爲艱，逼得雇一肩輿，由轎夫二人舁之回鄉。既抵家門，卽臥床不起，病勢日趨沉重，經四十日始告痊愈。（據「起義記」）在此患病期間，種種光怪陸離的幻象陸續發生於其心靈中。據其自言，曾昇天見上帝，親受天之明命爲人君，其經驗似實非實，如夢非夢，純爲心靈上的異象，但在後來却成爲洪氏運動革命，號召人心，創建新國之神話的根據，故於太平天國革命運動史中本具特殊重要的一宗大事，不可不特別注意。

【注釋】 關於洪氏神奇經驗的各種紀載之研究

在未敘述洪氏神奇的心靈經驗之前，當先一研究關於此一經驗之各種紀載，以求得到當時的眞情實況——雖難得絕對的，亦期望得比較最近眞實的。紀載此事之原有的眞正的文書，（此指天朝文獻之非贋品）共有五種。茲順其寫成之時期依次臚列於下：

（一）最初的，是洪仁玕手書之「洪秀全來歷」一篇，寫於一八五二年。（載「逸經」二十五期）

（二）其次，是韓山文撰之「太平天國起義記」英文本，成於一八五四年。其中一小部分係根據「洪秀全來歷」一篇，而大部分是加入其後兩年間韓氏與仁玕談話（韓問洪答）所得之消息。至仁玕關於此事之詳細的知識，却由秀全於道光二十三年癸卯間（一八四三）親對其口述的，而秀全早年患病時之情狀，仁玕必曾親見親聞，且定能記憶，不過其時年紀尚輕，雖知而未詳耳。

（三）復次，「王長次兄親目親耳共證福音書」，成於庚申十年（一八六〇），係專記秀全當時的奇異經驗而由其兩兄所親見親聞者，兼及秀全「自證」之旨。（載蕭一山編：「太平天國叢書」）。

（四）再有「英傑歸眞」一書，成於辛酉十一年，（一八六一），內容亦有涉及此經驗者。（載「太平天國叢書」）

（五）最後，「太平天日」一書，先於道光二十八年戊申（一八四八），即金田起義之前兩年，由秀全自述，但至太平天國壬戌十二年（同治元年，一八六二）始印行。

試一考上列五種紀載之性質，則可見（一）「洪秀全來歷」一篇，雖寫成最早，而紀錄簡略；關於其病中經驗可採作史料者絕少。（四）「英傑歸眞」錄其病中所吟之詩數首，惟字句比以前所記者已稍有改易。（五）「太平天日」紀載此事最爲詳明，亦最有系統，但印行最晚，其中內容有不少成分爲其他先寫成的紀載所無者，此顯係後來因有特殊作用而隨意攙入之質素也。（二）「太平天國起義記」所載俱源出於洪仁玕，但仁玕得聞此事詳情之年係在癸卯。（「洪秀全來歷」言在壬寅，想記憶有誤）其時隔秀全患病期六年，而寫此篇，時又隔初聞其事時九年。比較觀之，此書之紀載實爲最早的，最有系統的，而且最純淨的——即謂別無特殊作用，只就所聞所知及其個人記憶所及而據事直書也。以故本節下方正文所述，仍以此本爲主幹史料，而參訂他本所載，庶乎可以較符合最初期之說法及最近眞之實情。至於（三）「共證福音書」所載又與諸本有同有異，但對於吾人之研究具有特別價值而爲筆述人始料所弗及者，即是，此書明言兩宗事實。其一，秀全在病中常講亂話而爲當時「親見親聞」之人所不明白者。據秀全自言：「朕乃天父上帝眞命子，有時講雜話，是上帝教朕橋水，使世人同聽而不問也。」按「起義記」謂秀全在病時猶未認識天父上帝，則「共證福音書」所載天父上帝等名辭顯是後改者矣。又云：「但我主因唱天話十句中，愚兄不過知得三四句……有時天王講本話，方知所以遺漏者有之，雖不能一一誌明，只得略書大概。」可見當時秀全實患精神病，神志昏迷，亂講亂唱，語無倫次，聽者莫名其妙，莫解其意。其次，所有關於此次奇異的心靈經驗之內容之種種紀載，皆是秀全清醒後，或事隔多年，始由其自行對人說出者。除在其患病四十日期間時臥時起時而

亂講亂言亂寫之外表的言行外，其餘一切均非客觀的事實，而盡是秀全自行敘述之內部的心靈的經驗也。夫如是，則其經驗中之所見所聞所作爲者，自難免不實不眞而且有隨時附麗而增加或隨意而改易，以適合其政治的或宗教的作用者矣。

初，秀全於三月初一日因在省得病，（想是發大熱）乘肩輿抵家，卽臥床不起。據其自述，子夜間，倏見有多人迎接其前去。（後云是「天兵天將」接之，又云，有黃袍童子接其昇天）以爲必是去世之兆。乃請父母，兩兄及己妻至榻前作永別，口稱有負雙親養育之恩。又以其妻懷孕，行將分娩，乃囑其在家守節育兒。此事有外部的表示，亦有親見親聞者作證，當可信也。語畢，秀全卽閉目，五官失去知覺，全身宛如死人，但心靈尚活動，記憶獨清楚。于時，忽見一龍一虎幷一雄鷄走入室內，又有多人奏樂近前，共舁一華美大轎來，請其乘坐。秀全登輿，任人舁至一光明而華麗之地。卽有許多高貴男女，敬禮歡迎。出輿後，有一老婦（後改稱「天母」）導其至一河邊，詬其汚穢不堪，乃爲洗淨全身。既畢，彼乃進一大宮與年高德劭者多人偕，其中有古代的聖賢。於此，彼等剖其腹，取出心肝五臟而易以鮮紅簇新者，傷口卽時復合，毫無痂痕。（後改作先剖腹，後洗滌）彼復與各老人相將入一大宮，四壁均刻有格言古訓。繼進一極美麗之大殿。其中有一金髮皂袍之老者，巍然屹坐於最高寶座。（初期紀載只稱老者曰「阿公」，後則直稱爲「天父上帝」。）一覩秀全，老者卽雙目流淚云：「世界人類皆我所生，我所養；人食我食，衣我衣，但全無心肝來記念我和尊敬我，甚至有將我所賜之物去拜事鬼魔的。又有故意忤逆的，至令我惱怒。你不要學效他們阿。」語畢，卽授秀全以劍一柄，命其用以鏟除鬼魔，但愼勿妄殺兄弟姊妹；又授以印璽一方，用以治服邪神；繼復賜以金黃色美菓一枚，其味甜而甘。秀全一一拜受竟，卽開始苦勸同在之各人敬拜老者。有人聽其言而答曰：「我們對老者確不盡本分了。」另有他人則云：「爲甚麼要尊崇他呢？

我們且同朋友們去飲酒作樂罷。秀全見各人心腸冷硬如是，繼續勸導，以至淚下。老者復對彼言：「奮勇放胆去幹這工作阿！如遇困難，我必助佑你的。」未幾，老者轉向衆人中年長有德之輩云：「洪秀全實堪任此職。」（後改之本略去此段）言畢，卽親引秀全出，命其由上俯視，並云：「看看世上的人阿！都是反心的！」秀全俯覽全世，芸芸衆生，所有罪過苦難，一一在目，其形狀之惡劣，眼不忍覩，口不忍言。

秀全旣醒，中心大怒，起床披衣，詣其父處，長揖告曰：「天上至尊的老人，已令全世人向我了，世間萬寶皆歸我的了。」（按：此事約在初三四日發生，見「共證福音書」，惟「太平天日」略去此段。）言畢，復臥，以後陸續得見其他同樣的異象或奇夢。彼常見一人，年約四旬。秀全呼之曰「阿哥」。其人復教其如何行動，並挈其環遊各方以追尋妖魔鬼怪邪神，且力助其殺除之。（此段「太平天日」言之最詳，顯見政治作用。）

秀全又聞老者斥責孔子，致令其羞慚無地，默然不能置辯。（此段「起義記」只略一提及，惟「太平天日」敍述最詳細而最怪異，謂「推勘妖魔作怪之由，總追究孔丘敎人之書多錯」。又謂上帝以舊約新約與儒書比較，痛貶後者。而天使將罪責孔子；孔子欲逃，衆追回綑縛而鞭之，至孔子伏地哀求，卒以其功可補過，乃准其仍在天享福，但不得再下凡間云云。宗教宣傳之目的又可見矣。後來太平天國之文化革命亦濫觴於此。

在半醒半睡精神恍惚之間，秀全常作囈語，有時忽然一躍而起，跳躍於屋內，大聲疾呼：「斬妖！斬妖！斬呀！斬呀！」（此爲原語，仁玕所記）手足丼舉，表演斬妖動作。其幻想並無限制，所逐之妖，或爲飛禽或爲走獸。如各種方法俱不成功，一擧起寶印，卽克服一切諸妖魔矣。

其父母及親人，以家門不幸，釀此災禍，或以爲祖宗墳墓風水不佳所致，或則以其被鬼所迷，曾請巫道至家施法逐鬼。秀全反斥之曰：「這些妖魔，怎能反對我呢？我必要殺他們！好多，好多，都不能反對我」。蓋其轉以逐鬼驅妖之巫道爲鬼魔也。家人又以爲瘋狂，秀全亦極力否認。遇有品行不良不正之人行

近其前，即被嚴詞斥逐，罵爲妖魔。一連多日，彼繼續陷於此狂亂的狀態中，時而高歌或哭泣，時而勸誡人或責罵人。輒責人曰：「你無心正崇拜老父：你同鬼妖做好友」。勸告人時，苦口婆心，常至流淚，至困極乃睡。族人村人多有潛來窺探者，無不以其爲瘋狂也。而其兩兄更嚴守宅門，防其逸去。一切醫藥及療治方法，均歸無效。家人亦惟有聽其自然各懷隱憂而已。

照其所自述的心靈經驗及據其外部動作的表示而觀，則其在四十日間，並非常時完全在不醒人事的狀態中者。其初數日，神志昏迷，得有幻覺，及一醒覺，則胡思亂想，時起時臥，未復常態，而思想與心理却與起劇烈的變化。觀其在此期間，居然能作志氣極大而字句頗工且平仄合韻的詩兩首，可見其已是神志清醒而心理變化矣。其一首曰：

手握乾坤殺伐權。斬邪留正解民懸。
眼通西北江山外。聲震東南日月邊。
展爪似嫌雲路小。騰身何怕漢程偏。
風雷鼓舞三千浪。易象飛龍定在天。

其他一首則爲在一日晨興時，秀全見一飛鳥高鳴樹上而作，時爲三月初四日，太陽在空，高吟此詩前病消除云。（見「英傑歸眞」）詩曰：

鳥向曉兮必如我。我今爲王事事可。
身照金烏災盡消。龍虎將軍都輔佐。

（按：上兩詩均見「起義記」及「英傑歸眞」。惟次首之次句後改爲「太平天子事事可」，末句則改作「天將天兵都輔佐」。後一書明言作次首時在三月初四，而且前病消除，可見其在昏迷狀態中僅三日耳。）

以上所敍大概根據洪仁玕之述辭。查其兩兄所記之「共證羣書」，則祇言其于臥病時常高聲唱歌，歌辭俚俗不堪，似讖似謎，多不可解。如所謂「十全大吉詩」有云：

有個千字少一筆。（十字）　在爾身上說話裝。
有個介字頂上頂。（八字）　財寶來裝就成王。（下兩句合成全字）
一長一短爾名字，　有刀無柄又無光。
爺爺生爾是乜名。（乜何也）　一橫一點不是謊。
一個牛蹄有百五。　人眼看見酒中壺。
看爾面上八十丈。　有等處所實在孤。

以上僅錄三首，已可見斑斑。其他俚歌尙多，又高呼「楊家將」，「趙玄郎」等名，意義都不可解。其餘夢囈狂亂毫無倫次之語更錄不勝錄矣。此殆所謂「有時講雜話，……使世人聞聽而不聞」者歟！

此外，「太平天日」又記其于此時口唱戒雜頭，戒飲酒，戒吸煙，戒淫邪之禁及其他事蹟。此皆起義建國之嚴厲的規律，顯是後來增入者。由此益可證明關於此神奇經驗之紀載，爲時愈遠則神話及其他質素愈多增入，而意義則愈演進而愈具宗教性及政治性也。

另有一事所當注意者；秀全在此期間常對人言稱己被上帝敕封爲王。一日，其父偶在室門縫隙中發見一小紙條，上有秀全硃筆自書之一行字曰：「天王大道君王全」。自是即自行更名爲「秀全」，蓋以爲是上天所命者也。彼之「天王意識」於是勃然興起，病愈之後對人輒以王者自居，而恒自述其病中昇天之經驗。聞者咸以瘋狂目之，從不以爲嚴重的一回事也。（按：「太平天日」言，初見其硃筆條字者是其繼母。「秀全」命名之取義詳上文第一節。）

【注釋】　洪秀全臥病昇天事之研究

天王洪秀全於丁酉年臥病昇天一事，關緊後來起義建國之擧，至重至大，不可不細爲研究。茲有兩問題：（一）此事是否眞實的？（二）此事之實際性質爲如何？後方分述管見。

以上所述之病狀，及其心靈上所歷之種種，是否歷史上之眞確事實，抑是秀全完全自造的故事，假託神權以證實其爲受命於天之眞命天子，用以號召人心而堅其從者之信仰者？此誠大有價値的研究問題也。據洪大全——卽所謂「天德王」——供詞言，此故事完全係洪氏之契友馮雲山所僞造以惑人心者。此爲懷疑秀全臥病昇天事之最初及最有力之說。但細攷之，其言殆不可信也。首因洪大全之入太平軍乃在金田起義之後，（據原供）其所聞之昇天奇事早已盛傳於全軍之中，人人因深信不疑者。但其時人口相傳，加以太平軍最高幹部故有作用，自然已有不少雜質攙入其間，而成爲全完神話化的故事。大全本係一名讀書人出身的，具有理智化的頭腦，深悉中國前代開基創業之帝王及倡亂起擧之輩，多有假借種種神話奇事以資號召者。彼一聞此說，自然心中暗笑，以爲不外又是古代相傳如赤帝，蒼龍，斬白蛇，用符讖，……那一套詭計而已。是故卽以爲全事係馮雲山僞造的。再則大全之供辭係由淸吏錄出。其中當然經過幾許之改竄，或增減，務以貶削洪秀全之威名而消滅人民及其從者對彼之信仰，故其所云此事係馮雲山僞造之語大足以打破天王受命於天而爲眞命天子之宗教的根據　而殊不利於太平天國對團體內部之維繫及對全國人民之號召者。夫如是，則供辭此言自不足信，明矣。況「天德王之謎」——洪大全究竟是誰？——至今仍成爲歷史問題：其供辭是否眞的，抑全爲淸吏所僞造者？——已令今之學者不勝疑惑矣。是故其供辭殊不足爲據。（看羅爾綱著：「洪大全攷」載「太平天國史叢攷」。關於洪大全其人其事之眞相，余另有「洪大全案之研究」刊在卷七、三十八節末）

若從正面觀察，則口述此事於外人者爲秀全之從弟仁玕。彼與秀全同村同族自幼比隣而居。秀全臥病情狀彼所親見確知，抑亦爲全家全族全村人等所親見確知者。故仁玕所敍述之辭，當非嚮壁虛造。如此事非眞，則仁玕本人及秀全之闔族闔家其後當不至有如是之熱誠的信心也。再則敎士韓山文之爲人

，素稱謹愼而誠實。其得見仁玕之手書及得聞其逃難之後，必經詳愼的審查而後信其言爲眞，乃肯爲之轉述而公之于世也。（按：此爲西著者 Brine 之論，見 The Taiping Rebellion, P. 71）因人證鑿鑿，理由充分，是故余敢斷定天王洪秀全於丁酉年臥病四十日而得有種種奇異的心靈的經驗乃爲歷史上之眞確事實，不過其性質及內容眞象究爲如何，則仍待研究耳。

此事之實際性質爲如何？——此一問題，可用病理學及心理學以解釋之。西國著者密陀士Meadows：'The Chinese and Their Rebellions'謂「此由腦部過於興奮所致」，信然。美教士羅孝全牧師。(Rev. I. J.Roberts, 即秀全後來嘗從其學道者）解釋其經驗云：「凡人體力不健時，其心力或受傷害，記憶中之印象或甚生動逼眞，因而常覺目有所見而耳有所聞，皆十分眞確，對人講及，眞誠無僞者。」（見「洪秀全革命之眞相」：載「逸經」二十五期）其言自是合理。大抵秀全其時因科場再次落第，其失望，鬱抑，憂憤，羞愧，怨恨，種種熱情交迫於中，中樞腦部受極強烈的刺激與壓迫，於是無病，乃影響及身體而至發熱，迨身熱漲至高度，神志即陷入昏迷狀態而口發譫語。此時心靈乃發生異常的反動作用，輒藉潛意識而發洩其胸懷之蘊藏，——由各種目所不見而心見之幻象反射出來。此即心理學家之所謂「可見的幻覺」是也。（Visual hallucination）其實，此不過是一種精神的或心理的病態。故秀全起病臥床後，身體必發熱至高度，心神隨而昏迷不醒，口發囈語爲人所不解，而昇天受命種種「可見的幻覺」遂陸續發生於腦中。特以其時不知爲心理病態，乃堅信人所不見而彼自見之幻覺，一一爲眞際，因而興起「天王意識」耳。（參看博士：大心理學）

若再分析其幻覺之內容，即可知此中亦有充分的事實爲背景而非毫無所本者。蓋凡諸如此類的經驗，若發夢，若幻想，若幻覺等，皆不能完全無中生有，必一一有所根據，且皆爲以前所見，所聞，所想，所言，所臆；印象潛藏，觀念暗伏，及時復現，東拉西扯，湊合成章。此心理學家之所謂聯合觀念之再生是也。（引用蕭一山語見「清代通史」卷上頁二〇六）余以爲彼得與保羅於耶穌死後

而仍得親見之，卒受感化而開創基督教，其心靈經驗殆有類於此者。在秀全當時於榜發之後，回家之前，因憂憤過度，已萌反動心理，即吟反詩見志。其後受命爲王種種心靈經驗，亦無非一一反映其心中鬱鬱不伸之雄心大志而已。其昇天之幻覺，或卽其一生高中科名直上靑雲玉堂金馬的欲望之反映，至其所見金髮皂袍之老者「阿公」及中年人「阿哥」，則並非他人，殆卽其年前在廣州路上所偶遇之兩傳道者，——一爲「束髮於頂，長鬚垂胸，寬袍白袖，古裝道服」（黑袍）之外國教士，其他卽年方四十餘歲的中年的中國舌人及助手也。曩者，秀全先後於兩日間曾聽其侃侃然，諄諄然，講拜一神攻妖魔之教道，並曾趨前與語，得其慰勉鼓勵，繼又領受其所贈之小叢書，則其所感受之印象不爲不深。及精神患病，則此久伏的記憶乃由潛意識而重現腦際，於模糊恍惚間，乃見「老者」高坐寶位，勸勉有加，命其誅妖，授以實印等物（贈書的反映）乃模仿其對衆宣講勸誡世人之行爲，一如宣教士所講者，復得「阿哥」之助，而作實行斬妖之活動矣。（余七歲小兒嘗患病，身熱頗高，忽發譫語，起坐床上，睜大雙眼，高聲叫云，其身前有時辰鐘迎面而來，乃伸開兩手以接之。俄頃復臥。余目覩其事，故甚驚駭也。但由此益可洞明秀全當時病狀及經驗之性質爲如何矣。）

綜上以觀，吾人相信秀全因科場失意，刺激過甚，身體精神發生病態，始而昏迷不醒，口發譫語爲人所不懂者，而其腦中則有種種幻覺發生，恍似身登天庭，受命爲王，此皆反映其心中鬱鬱不伸之大志者。閱三四日，熱度既退，心神漸醒，憶起病中朦朧間所聞所見所歷所行乃引起其爲王的覺悟，遂以眞命太子自居，而以奉天誅妖自任，復起而吟詩寫字以明心志，且於有意無意中以跳躍歌唱行動及言語表演出來，致令人人以爲瘋狂，卒於四十日後心神完全清醒，身體亦完全恢復健康，乃霍然起床，如常生活。其後每對人言及其經驗，因記憶模糊，而且蓄志爲王，言語間嘗不免鋪張揚厲，故甚其詞，使其經驗成爲戲劇化及神奇化的事蹟，但終因奇怪特甚令人難於置信。然據其自言，亦明白承認爲心靈現象，所謂「予魂升發昇

天堂」是也。(見「原道救世歌」)迨實行革命運動，直至金田起義，即天王位後，更以此經驗爲受天命創天朝之宗教的根據。嗣後，因實際的需要，遂將昔年病中所聞所見所歷所行隨時損益或改易其內容成分以完滿其宗教及政治的宗旨。爲其傳述者，如洪仁玕及其兩兄等，於早年所親聞於秀全者，記憶中自有所增減，而下筆時亦難免故爲潤飾其辭，此則吾人今日所得讀之紀載也。而在當年太平天國革命運動中，則全軍戰士皆深信此爲天王昇天受命爲王開朝立國之第一根據。觀後來東王楊秀清與西王蕭朝貴之會銜布告天下，即以天王此次的心靈經驗爲上帝第四次之大怒：第一次爲遠古四十日夜降大雨成洪水普浸全世；其次爲救以色列人出麥西國；其三爲遣太子耶穌降生以替世人贖罪受苦；而第四次即是「丁酉歲，皇上帝遣天使接天王昇天，命誅妖，復差天王降凡救人。」(見程演生編：「太平天國史料」轉載本書卷七末節)由是可見此事對於起義立國之意義至爲重要，實具有異常的號召力，推動力，及維繫力者也。

在昔君主專制時代，人們咸相信君權實由天授，帝位實由天命，而爲凡人所不可覬覦非分及妄事爭奪者。是以凡圖謀奪取帝王之樞與位者，必先自信及被信具有「眞命天子」之資格而後可，故必需種種徵兆以證明其自己確是「受命於天」，「應運而興」以代掌統治大權者，方足以號召從者而維繫人心，務使一般「從龍」，「佐命」之輩，肯樂爲之死，及天下人心悅然皈服焉。此概與現代革命潮流必以「主義」爲號召而力事宣傳者大異矣。是故吾國歷代之起革命或謀大位及得君臨天下者，無論成王敗寇，類皆有種種神話附麗於其一生，由「堯眉分八彩，舜目有重瞳」，以至篝火狐鳴，蒼龍赤帝，符籙讖語，或紫微星託生等，皆是其著焉者也。甚至蒙古滿洲之崛起，其遠祖亦有種種神話傳說。尤奇者，國民革命運動推倒滿清，其成功之速，亦因早有民間傳說之「燒餅歌」「手執鋼刀九十九，殺盡胡人方罷手」等預言爲潛伏的助力。然而其初未必是由主動革命者故意偽造各種神乎其神之事蹟或傳說以愚人者。或則其人確曾有一種神秘而奇異的經驗，如洪秀全在丁酉年之所歷，而爲其本人自己所深信勿疑者，以故產生爲王的確信及革命的熱誠與奮鬥的大力焉。(亡友許地山教授生前嘗與余商討此問題，而深韙余言，並謂朱一貴之起事，亦有神奇

驗爲根據，而却自信不疑者。）

【注釋】「太平天日」謂秀全在患病期間，其妻產生一子，但此子以後一無所聞，而「起義記」則明載洪氏長子，卽後之幼主，於起義前一年始誕生。豈此時所產之子早夭歟？抑此爲長女之誤歟？或則此殆心靈經驗中幻覺之一，而其妻於此時實未產子歟？此問題仍待解決。

六　病後之洪秀全

病愈之後，秀全心神復清醒，生活亦如常態，惟其心身內外均發生特異的變化。據「太平天日」云：「自是志度恢宏，與前迥不相同。」而「起義記」則言之尤詳：「秀全之健康既已恢復，其人格與外貌均日漸改變。彼之品行謹愼，行爲和藹而坦白，身體增高增大，步履端莊嚴肅。其見解則寬大而自由。彼之友人後來述其狀貌，謂秀全身材高大，面部橢圓，容顏甚美，鼻高，耳圓而小，聲音清晰而洪亮，每發笑則響震全屋，髮黑，鬚長而作砂紅色，體力特偉健，知識亦絕倫。惡人避之若浼，而忠誠者則趨與交遊也。」

又云：「洪秀全自幼卽得人親愛，以其賦性坦白，率眞而正直故。彼性情活潑，歡樂而友善，但不流于放恣。因其才能優越于同學輩，每以詼諧之言向人調侃，譏笑，嘲弄，詞鋒犀利，常令人深覺其謔；但儕輩仍甚喜聽其所言，以其言論每含與雅的及高尙的思想，不得不承認其聰明特出也。自一八三七年（丁酉）得病後，彼之人格完全改變，其態度尊貴而莊嚴。坐時，體直容莊，雙手置膝，兩脚分列而從不交股；輒正襟危坐，不俯不仰亦不斜倚左右，如是歷數小時而無倦容。彼目不斜視，亦不反顧，行時步履端莊，不疾不除，常現莊嚴態度；自後沉默寡言鮮笑。多人覺其性情迥異前時，則每譏笑之，以其爲奇怪異常也。」

概言之，秀均自得奇異的心靈經驗後，一種特殊的「天王意識」卽發生萌芽，從此心懷大志，以肩負覺世牖民闢邪崇眞以及澄淸天下統一四海之神聖任務。所謂「有諸內必形諸外」，故其外貌態度，與品性

之變易，吾信爲眞誠的而非矯揉造作故弄玄虛或戴假面具者。以上之述辭，出諸洪仁玕，不免多少誇張之語，但大致仍可信也。（按：體格增肥增大可信，而增高則未必。洪顯初醫生亦言，秀全病後性情大變，與仁玕所述相符。）

秀全雖蓄異志，但不過是少年人的勃勃雄心，毫無實現的能力也。而且生活問題亦亟須解決，于是不得不仍在本村及隣村設帳授徒，飽嘗咬菜根的滋味，如是者五六年之久。在此期間，其生活亦有記載：「彼爲塾師時甚爲端肅，訓治學徒至嚴，但對於品行端莊爲己所喜悅之人則至友善，且在私人談話間，有時盡吐其心腹之思想，由此可見其病時奇夢之印象常不能忘却於心中也。」（見「起義記」）

病愈之後，秀才先仍在本村授徒，繼則設帳於各隣村，而在五馬嶺彭秦平家爲最久，一共數年。（「起義記」，「太平天日」）

據傳說，當其復在本村教書時，因其性情言行端莊嚴厲，全村人等皆敬畏之。有遇之路上者，輒不敢仰視，惟垂頭走過而已。因其是本村之教書先生，按之國人「尊師重道」之傳統觀念，其地位身份，對闔村人等已具有相當的威力，而村人對彼亦自有相當的信仰。彼復諄諄教誨，努力維持禮教及風化，故全村空氣不移時變爲良善——道德化了。例如：彼出諭禁止育兒的婦人當衢哺乳，以免暴露身體，有傷風化。又訂立規則，嚴禁村人斬伐樹木爲薪，以保全公有的林木，此至關公益之舉也。一日，其幼姪違禁，伐木作柴。村人以其「作法自犯」，嘖有煩言。秀全一知其事，卽自行繳出加倍之罰金——七錢二分銀，以爲親族違法，應罪加一等也。由是村人益加信服，其道德威力益大矣。

後，秀全轉在其妻賴氏之本村授徒。村名九欄，離官祿㘵約十里許。秀全每日黎明卽起行赴其地授課，夜後方離去而仍回本村住宿。人以白晝間永不見其在路上行走，行蹤神秘，則又傳其乘雲駕霧而往來兩村間云。（以上兩段洪顯初醫生述）

秀全在各村授徒時，書館之大門常懸「淑身溫靜」四大字橫額，而其教書多年，從不肯見婦人一面云

。（朱君仁老者述）

【注釋】據洪顯初君又言，洪氏本村故老盛傳：一日秀全之幼女偶入其臥室，揪開蚊帳，忽高聲驚叫。其母趨問故。女答稱適覩一大蛇在帳中云，時秀全方在室午睡也。由是展轉相傳，人遂以其爲眞龍託生，漸信其爲眞命天子。蓋此時秀全言行之感力及威權已深入人心，在村中已居「超人」地位，神話亦隨而發生矣。然此或係後來運動革命時始附麗而生之神話未定，因後來到廣西桂平紫荊山時，亦有此相同之傳說也。（見「金田之遊」。）

七　革命首領之產生

既度過五六年清淡刻苦的生活，秀全從前因憤激反動而發生之爲王的野心，已漸爲困窮的環境與生活的需要之交迫而銷磨殆盡。至道光廿三年（一八四三）卅一歲時，功名之熱念，如死灰復燃，忽然再發，又到廣州應考，是爲第四次，亦爲末一次。然而此次之運氣亦與前三次相同——終于下第而回。（見「起義記」。）

嘗思秀全之所以屢試不中，終其身只是一名童生而未能一遊泮水者，在當時常人或俗人觀之，輒委諸其人之命運——文星不照，或則歸咎於其祖塋風水之不佳，甚或以其先代無陰隲——未嘗積德積福以至不能庇蔭後嗣。此皆世俗無理智之迷信耳。有某西著者則以秀全之屢試不第，乃因其爲「客家人」，故爲本地人所排斥云。此亦非確論。緣在府試或道試，土客之界線俱泯，而且典試考官俱外省人，更無土客之成見或偏見也，以余觀之，秀全之屢試不中，有兩大原因。一則以滿清一代政治，至道咸之世，由中央以至各省地方政府，均已普遍的及澈底的腐化了；而在科舉一途，積弊尤深，如試官受賄，吏胥賣題，替身（槍手）入場等等，弊端百出，眞才不易被選。（按：後來粵東更盛行一種賭博，名曰「闈姓」，即以科舉中

式者之娃氏為賭者，影響於科場甚大」。秀全出身農家，夙非富厚，孫得孔方兄之助以「運動」中選耶？覬其素懷大志，亦自負不凡，縱富有金錢供其揮霍，亦斷不屑出此卑污手段，惟冀憑一己之眞才實學好文章，去博得功名，方足以償其昂昂壯志焉。然在當時整個科舉制度已黑暗於重重黑幕之下，彼以一介寒士欲出人頭地，不亦戛戛其難乎？此其名場失敗之一因也。再則以秀全自七歲入塾至十六歲即輟學，讀書僅九年，且多在窮鄉僻壤成績不高之三家村學塾中受業，雖壯年曾入省城朱館聽講，而為時不久，縱且賦聰明，其試帖成就，終亦平庸耳。（當時考試皆作八股文）其在鄉村之間，或到邑城應童子試，與同等境出身之村童相比賽，自不難如鶴立雞羣而常「冠其曹」，但一到省城與全府全道中織會較良學業較優之畜生共戰於文場，則其屢試不中亦未足為奇矣。在昔科舉時代，粵東廣州一府，秀才名額最大半為南海、番禺、順德、香山等幾個大縣所佔去，而花縣等小縣向不多中，良由鄉土環境使然，非才華文學確是特出之士，殆無中式的希望也。吾以為此實為秀全不能攷中秀才之最大原因也。

上一次之失敗，已令其憂鬱生病，馴至精神變態，甚至流為反動而蓄起為王的野心。經過幾年，勉再一試，又鎩羽而歸，則其失望與憤激，亦可知矣。然而這一次之下第，影響於秀全一生，尤重尤大，甚至與全國命運大有關係，蓋其革命的決心由此而立定也。但欲明其然，當先明其因。

在前代科舉時期，功名至為重要。而在廣東，科名之士尤得人敬重。讀書人一入學為秀才，便可中舉人，隨而成進士，點翰林。且有三元及第之希望。有功名者視為「正途出身」，進可以為官，退即為紳耆。無論為官為紳，立成為「書香之家」。所謂「十年窗下無人識，一舉成名天下知」！其名一登金榜，先即分派報紅，大寫匾說。家中及祖祠遂可以擺高腳牌，樹旗竿，懸匾額，又可在族中領祖宗蒸嘗，享雙胙分學金；若高中殿選——狀元，榜眼，探花——更可樹牌坊，背之耀眞甚焉。朝廷又明定規例，惟出身進士者，方可生前拜相入閣及死後易名之典得「文」字諡法，益令「金馬玉堂」得士人渴想。凡此皆科制時代，君主牢籠天下士之技術，使獨由科舉一途出身之懸象也。其在一村一邑間，一具紳耆資格，即可以交結

權貴，出入衙門，武斷鄉曲，主持邑事；尤甚者，則包攬詞訟，欺凌鄉人，操縱公款，橫行無忌。而鄉邑中上下人等莫不諂媚之，恭維之　尊敬之，各享尊稱，（如「秀才老爹」，「太史公」等）。至該村大族與本村本族有嫌隙或世仇者，自不敢再事欺凌侮辱，反而低首下心，諂句「敝鄉」矣。不特此也，名至而利亦歸之；正當或不正當的收入，自然滾滾而來，財源滔滔不絕。其中當亦不乏公正廉潔的紳耆，但國民革命時所揭出之「有士皆豪，無紳不劣」之口號，大可以反映清季紳耆階級之普遍腐敗矣。其有中式後即入仕途者，則希望扶搖直上，官上加官，由此而戴紅頂，拖花翎，出則開府，入則拜相，及誥封先代，蔭被後人。總之，名也，位也，權也，利也，威也，勢也，種種特殊的榮耀與利益，均與榜上之名齊發，豈徒「揚名聲，顯父母，光於前，垂於後」，及為宗族交遊增光寵而已哉？無怪父母宗族師友親戚靡不殷殷期望其一舉成名，良以「一人得道，雞犬飛昇」，及「一子受皇恩，全家食天祿」之傳統觀念深深支配一切人生也。又無怪「此大丈夫所以起功名之念也」一句老八股便足以支配及代表從前個個讀書人之心理矣。

夫科場成功者之榮幸如此，若反觀之，則其失敗者之悲哀慘痛又為如何？洪秀全之出身與理想初亦與當代尋常的士子無異耳。既經屢試不中，彼自負不凡之凌霄壯志，禁不住一次，二次，三次，四次的壓抑，而家人之失望，（其父自幼寵愛之篤，誇獎之甚，期望尤殷，故失望尤大），宗族之恥笑，儕輩之輕視，在在足以令其憤發難堪。故自第三次失意名場後，回家即身心交病，心理已有反動的萌芽，且有反詩的表示矣。然在其時，此亦不過偶然露出年少氣盛一時激烈的不健全的言行思想，甚至其自己亦宣言「或祇以發其病狂時幻想的結果而已」。（見「起義記」）其革命立國之大志猶未堅決立定也。追事過情遷，精神上的傷痕，漸為時間所醫愈，而心中痛苦亦日漸過去；幾年之後，彼又振作已死的雄心，為第四次之名場奮鬥。此第四次之失敗，實其一生之大轉捩點，及全民族命運轉移之大關鍵也。倘使其一舉而為秀才，再而中舉人，成進士，步步高陞，青雲直上，則將見其意滿志得，氣盈態驕，徒在清代道咸兩朝縉紳上，多添洪某一名，而滿胡又多一臣僕，如斯而已。卽不然而為官，則身進營宮之後，亦只見花翎又多添一個坐

草肥利，武斷鄉曲，作威作福的士紳而已。

然而命運播弄洪秀全於股掌之上！其未次之下第，竟使其變爲一個堅決的，徹底的，立志推倒滿朝的民族革命大首領！據洪仁玕云：「彼自十二三歲至三十一歲，每場（縣考）榜名高列，惟道試不售，多有抱恨」。（見供辭）復據洪顯初醫生口述：「彼自第四次落第回家後，氣憤填膺，怨恨譏罵，盡將書籍擲棄地上，悻悻然，憤憤然，破聲大叫曰：『等我自己來開科取天下士罷』！」吁，革命首領的洪秀全之產生，正在此一剎那間矣。觀其一自建都南京，果然即大開文武科取士，中式者由其賜袍賜宴；其得中狀元，榜眼，探花者，更有簪花掛紅御賜金鞍銀鐙乘馬遊街等盛舉，（此據廣西武宣前天朝武狀元「覃鐵牛」所說，看「金田之遊」）。不特清代科名的榮典應有盡有，而且天朝中天王而外甚至各王亦能各自開科取士，（如東王所開者曰「東試」）開創亘古所未見之奇怪制度。凡此適足以反映其昔年失意慘痛之甚，至此得志之時，非如此大行其道殆無以一雪多年的積憤也。以吾觀之，秀全此次落第後，其如火般的熱中功名之心，因屢經壓抑已盡行消滅，而憤恨反動之感情則勃然復興。而在六年前大病中初萌而潛伏的「天王意識」忽發喚醒，於是決心革命推翻清朝之大志竟爾形成，此所謂「兩極端相會合」者是也。彼洪秀全本是一個才氣縱橫，賦性激烈，而心傲志高，自尊自大的青年，又稟受祖宗遺傳之反抗、獨立、冒險，創業等客人民族性，加以多年傳統的封建式的帝王思想之薰陶，因屢受激刺，遂由一極端而趨他極端，蓋自是而後，其新志向，新理想，新目的，且超越秀才、舉人、進士、翰林，及督撫公卿宰相公侯一切尊榮階級，而簡直要自己爲帝爲王矣。

夫洪秀全以一匹夫，持大志，集羣雄，領導民族革命，創立太平天國，雖未恢復漢族河山，而實爲國民革命之先聲，不可謂非吾民族國家特立獨出之民族英雄，在千秋萬世的歷史中自佔有相當崇高的地位。然其出身，既非如周武王及秦始皇之爲封建諸侯，亦非如漢高帝及明太祖之爲市井無賴，又非如唐高祖太宗父子及宋太祖太宗兄弟之爲閥閱世家，抑非如王莽，董卓，曹操，曹丕，司馬懿，司馬昭等之爲權貴義

雄，而僅爲半個秀才之迂腐儒生；雖能憑藉奇偉的宗教力量，與偉大的政治思想，以號召信徒，大興義師，及得有三數具有雄才偉略或驍勇善戰的天生奇才爲其輔佐，因之攻破清朝治下腐化至極之幾省政權，及窺敗至甚之無數清軍，以至建國置制而奄有半壁江山，手統千百萬兇悍常勝之貔貅，轉戰十餘省脊腴富庶之土地，與建立十五年太平天國之朝號，而竟不敵曾胡左李諸讀書人之抵抗，卒至兵敗國亡！大業中隳者，蓋因其謀國處事的智術，用人治軍的方略，與政治經濟的學識既無所長，而又不能如前代漢唐宋明之開基創業者之恢宏大度，延攬全國人才，以爲應付大業之佐，則其一成一敗，一興一衰，亦大有個人出身之背景在焉。此凡研究太平天國史者所不可不首先注意之要點也。

革命運動之醞釀

八　歷史及時代背景

廣東位在亞熱帶，天氣溫潤，地勢瀕海，爲全國最遠之南服邊省，因其地開闢甚晚，漢族由中原陸續遷來，與原有之僮民土著相雜處。（僮民卽顧炎武所稱爲「舊越人」）。而近人徐松石則稱爲姜漢族，以別於北支之姬漢族，說見所著「粵江流域人民史」）兩族人始而衝突，繼而逐漸混合與同化，而傳統的漢族文化以較爲較強的優勢終得支配一切的勝利。（東路的人民混合者較少）居民因環境的關繫，必須不斷的爲生活而奮鬥，及爲生存而活動。天時，地理，與實際的生活，影響於人民之性格者綦大。大概言之，廣東人是強悍好動的，豪爽衝動的，剛直坦率的，燥暴輕怒的，感情作用的，個性絕強的，冒險進取的，勇敢善戰的，酷愛自由的，滿具民族精神及富有革命思想的。其特殊的性質差可比擬於西洋之拉丁民族焉。（此美國哲學家杜威氏之評語）歷來拒禦強暴之壓迫與抵抗異族之侵略，忠烈偉蹟彪炳史冊者，代不乏人。至明末清初數十年間，廣東更成爲明室復興運動之尾閭，抑亦民族革命之據點。今之研究吾國革命運動史者所不可不特別注意此歷史背景，固不特研究太平天國史爲然也。

嘗攷有明一代養士獨厚，書院講學之風遍天下，以故正義浩然之氣，久得培植於士林。語云：「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朱氏至末代覆亡遂得自食其報而收其果——竟有無數讀書人肯爲朝廷，爲民族而犧

門，而犧牲。而全國抵抗清兵，擁護明室，抗戰殉節，最忠最烈而最多者，莫廣東若。蓋除卻稟受傳統的民族性與革命性而外，百粵士人飽受陳白沙(獻章)，湛甘泉(若水)等鄉先賢踐履篤實，不競繁華與提倡忠節的理學之薰陶，久已養成一種文化的與倫理的崇高風氣，人尚氣節，士有傲骨，故殉國死節以粵人爲最烈。自金陵之福王(由崧)與福州之唐王(聿鍵)，相繼覆滅，先有大學士東莞蘇觀生，番禺梁朝鍾等擁立唐王弟聿鐭於廣州，建元紹武。(順治三年，一六四六)兩月後，滿兵破城，君臣殉難。首揆蘇觀生闔室死之，祭酒梁朝鍾，太僕寺卿霍子衡，及其他粵人慷慨殉節者無數。迄今猶有「紹武君臣塚」留存於北郊，爲此役民族奮鬥史之紀念焉。復有桂王(由榔)稱帝於肇慶，改元永歷。粵中士夫亦爲擁戴最力而殉節最多者。如大學士南海陳子壯，給事中順德陳邦彥，兵部尚書東莞張家玉，八旬老翁參政新會黃公輔，俠士虎賁將軍恩平王興(繡花針)等，皆在各邑號召愛國志士，集合忠勇義民，抗戰至死者。張氏起兵嶺東，死事尤烈，秀才數十人，全村二百餘人，張姓闔族千餘人，同死國難。其先，巳有東莞某村，聞闖賊陷北京，思宗殉國，全村人等投水以殉。即其後平粵功首清提督李成棟輩亦受一個廣東女子忠烈之氣所感化而反正，以全粵歸永歷帝，卒爲明室戰死焉。(按：女子名張玉喬，陳子壯遺妾也。鄺露之「趙夫人歌」，即詠其事者。看「廣東文物」陳子壯年譜)他如番禺黎遂球，趙焞夫，南海鄺露等，皆絕代奇才，忠節顯著，而先後爲國犧牲身命者。滿人平粵後，士人及遺臣之遁跡空門，成爲高僧，足與夷齊媲美者尚多，如深度，(白水山人，擅山水畫)函昰(天然)，今釋(澹歸)，與海雲，丹霞諸僧，及光鷲(跡珊)其著焉者也。又有大詩人如番禺屈大均(翁山)順德陳恭尹(獨漉，邦彥子)，及大畫家如東莞張穆(鐵橋)，新會高儼(望公)等，皆明之遺民而不肯臣服清廷，各以詩文丹青，寄其民族精神而成爲愛國保種的思想之泉源。是故忠義節烈的偉蹟懿行，成爲風氣，而永爲粵人所矜式，其影響於後代革命運動者，自非淺鮮矣。

粵人抵抗與革命最爲忠烈，結果則受清軍之屠殺與壓迫亦最爲慘痛。當八旗之師，於順治七年(一六五〇)再破廣州，以居民反抗力強不肯薙髮，乃下令屠城。是役也，被殺者七十餘萬，閻於城下六脈大渠

而適因大雨後淹死者又數萬，全城十室九空，居民所遺無幾矣。廣東所受滿胡侵略之災劫，其大而痛實駕揚州十日，嘉定三屠而上。此固民族革命精神之表現，亦爲民族仇恨之根原也。其後，康熙間，平南王尙可喜，之信，父子既被削平，淸廷卽另派漢軍旗兵長駐防城內，漢人則只許居住城外而常受旗人凌辱，更足以時時煽起粵人排滿之情感而在在提起其不共戴天之深仇者。

淸初更有一大虐政，荼毒粵民至甚，而爲粵人代代所切齒痛恨者，卽迫遷沿海居民一事是也。在康熙初年間，因鄭成功之後人仍雄據台灣，舟師常沿海至閩粵海岸與人民聯絡及取得接濟，以至淸軍無法可施。卒乃下此毒手，嚴令廣東沿海數縣人民一律遷入離海岸數十里之內地，並派員弁官兵實行迫遷。一時，人民流離失所，死亡枕藉，田宅財產喪失無數。兵官又乘機肆虐，勒索凌辱，粵民苦不堪言。此一役殘害粵人之慘殊不亞於廣州之屠城，亦爲粵人仇恨滿人之根原也。（看「廣東文物」中册麥應榮：「廣州五縣遷海事略」，又參考蕭一山：「淸代通史」卷上五十九節）

粵人既有反抗好戰之性格及忠義節烈之風氣，復因滿人殘虐之慘劇屢出，排滿復仇之革命思想於是代代相傳，更有遺民逸老常以詩辭著述發揚民族精神，而反淸復明之祕密組織——如三合會等，則發展於全省各地下層社會，以故排滿革命之思想，精神，及潛力滿佈全省。如此肥沃的革命田地，終於先後產生•倡導太平天國及國民革命兩大運動之首領，而卒能成顚覆滿淸政府，報復祖宗大仇，與恢復漢族河山之功，蓋有由也。

據洪仁玕云，洪秀全自末次科場失敗決志革命之後，多發排滿之語，不過在當時則以爲是亦粵人所常見常聞，人不經意，又以爲少年氣盛，偶然而發之不平鳴而已。由此可見其排滿思想確由粵人傳統的革命性而來，一如普遍全省之常見常聞者，但因其所受刺激愈大，則反動愈烈，而決心亦愈強，加以其天賦之個性，前後之經驗，遂使其能實現革命的理想耳。吾人旣研究歷史的背景，益能透切了解其日後實行運動革命時所發之革命言論（詳載後方）與行事矣。

于歷史背景之外，吾人尙應研究時代背景。在秀全未次應試之前四年，卽道光十九年（一八三九），兩廣總督林則徐開始作禁鴉片煙的努力，因而引起中英戰爭，所謂「鴉片戰爭」是。戰端於是年十一月初在粵爆發。翌年，戰禍蔓延至閩浙蘇諸省。八月中，停戰，乃有南京條約之成立。至道光二十三年，（一八四三）卽秀全第四次應攷之年，六月，正式簽字，是爲「不平等條約」之嚆矢。條約共十三款，開商埠，割香港等，其著焉者也。當戰爭開始之時，粵方所倚靠者惟民衆武力，蓋則徐明令各邑人民自行組織勇隊，自備軍械，以謀自衞，並指令得自由抵抗外人之滋擾——以多數的民衆拒禦少數之外兵云云。（見周谷城：「中國通史」下册頁一〇三六引用）夫以粵省人民風氣之强悍及民族精神之發達，愛國排外之思想素已顯著，（排外思想之發達殆由地接南海，與外人接觸較早之故）至是更有地方長官之明令鼓勵，抗英之運動遂如風起雲湧勃然興起。各邑果自動集合義勇，紛紛與英軍開戰。三元里義民之壓挫英軍尤足稱道。雖有南京條約之訂立，而事實上則人民仍不斷的與外軍外人衝突。英人及他國人欲入廣州經商者，屢爲人民所嚴拒。道光二十二年（一八四二）十二月及二十四年六月，廣州人民先後有暴動發生。其後排外風潮連年未已。

洪秀全適於此期間決志革命，所受鴉片戰爭一役之影響至如何程度，吾人無從確知。惟按理推測之，以當時時代轉變，人心浮動，愛國排外的民情民氣，熱烈激昂，而清廷因軍事失敗，迫爲城下之盟，受定喪二百年來所未曾或受的奇恥大辱，以致積弱暴露，聲威盡墜，朝廷威權爲人蔑視，皇室尊嚴爲人鄙屑，此對於秀全之心理上自有相當的影響，至增強其革命的決心，誠爲可信。惟因其同時與舶來的基督教正發生密切的關繫，始終與外人取友善態度，而未接受當時粵人之排外精神，則事實彰彰，又可斷言也。至於秀全後來由創立拜上帝會以至興師建國，始終嚴禁鴉片，則顯是直接受林則徐禁烟之影響者矣。

然而鴉片戰役對於太平天國的革命運動却有一種間接的影響，卽是，自失敗後，粵省義勇均被遣散。各邑健兒多有不願歸農者，相率挺而走險，流爲土匪，或爲海盜，以故粵匪蠭起。其水陸股匪有被官軍擊

敗不能再留在粵東活動者，則多率衆擱入廣西，肆行滋擾。本地匪黨又紛起響應，自是之後，桂省股匪會匪充塞水陸兩路，全省幾無一片乾淨土，然而却成爲太平天國革命運動之最優勢的策源地焉。（詳后）

【註釋】 鴉片之役與太平天國革命運動

余在上文已說過，鴉片戰役對於太平天國革命運動的影響：（一）對於洪秀全只是在人心浮動的時代大轉變當中引起了他輕視清廷的尊嚴，威權與實力之態度，至助長及增強其革命的決心；（二）釀成土匪蠭起，蔓延桂省，至造成太平軍之最優勢的策源地；此兩者皆是間接的影響。但現代學人也有太過重視這一役的影響的，未免透視失當，平衡不準。例如：朱謙之教授在「現代史學」（五卷一期）「太平天國史料及研究方法」一篇所言，是我不敢苟同的。轉錄其言於后，以資研究：

「……太平天國革命運動，雖然『不是甚麼特別的東西』，（簡按：『』我所加上，內爲馬克思在「中國事件」一文，批評當時中國的革命現象語）却是一種醞釀得很久的反封建的農民革命。一八五三年六月十四號紐約每日論壇第三七九四期，曾發表一篇『中國的和歐洲的革命』。他說：

『在中國，起義連綿不絕已有十年之久，而且現在已匯合成爲一種強有力的革命；不管這些起義的社會原因是甚麼，不管這些起義帶有何種宗教的朝代的或民族的形式，而起義爆發的本身，毫無疑義地是由英國的大砲引起的。英國用大砲來逼迫中國輸入那種名爲鴉片的催眠劑。清朝一遇到英國的槍砲，就喪盡了自己的聲威，迷信『天朝』萬古不朽的這種幻想也就消失了，與文明世界隔絕的那種野蠻的絕對的閉關陋習也被打破了，通商關繫底基礎也就奠定了。……』」

「這」一段話把太平天國革命的性質，講得何等明白。鴉片戰爭所引起的『反封建』的革命運動，打破了迷信『天朝』萬古不朽的封建思想，推翻了與文明世界隔絕的閉關主義。這一段話謝山居士所著『粵氛紀事』根本已經說得更明白了。

「嗚呼！粵西之禍，可勝言哉？嘗其伏莽之初，實胚胎於庚子辛丑夷事之後。……論者徒見其蘖疾於粵西，而不知其階亂之在粵東也。方琦相（簡按：即琦善）之羈縻義律也，粵東之民謠曰：百姓怕官，官怕洋鬼。迨三元里之役，粵民起而創之，遂興團練之局。未幾，闢撫事定，積不能平，遂有次年揭帖之變，而大府遽出示安撫之，又從而謝止夷人之入城者。於是粵東之民又謠曰：官怕洋鬼，洋鬼怕百姓。夫至於能怕其官之所怕，則粵東之民浸浸乎玩大府於股掌間矣。」（卷一「粵西起事」一節）

「鴉片戰爭以前，人民還肯俯首帖耳於『萬古不朽』的封建君王之下。鴉片戰爭以後，粵東人民『能怕其官之所怕』已經心理轉變，把迷信封建的幻想消失了。這就是太平天國所以成爲『農民革命』的原因。」

以上所引，是朱謙之教授　駁一般馬克思主義的「太平天國史觀」——以其爲資產階級性的農民革命。朱氏在篇內他段把這一派的史觀論者迎頭痛擊至體無完膚，固有道理，茲不贅說。但他自己的史觀——以「太平天國自始至終祇是反封建的農民革命」，這一論斷，余亦以爲不符史實的。一因太平天國雖是要打倒清朝，但不是「反封建的」，蓋以他們自己要新創「天朝」，自立「天王」，而一切政治思想活動和制度，仍是充滿中國傳統的封建色彩。如是以封建代封建，何能說「反」？次因太平軍兵員雖大多數是來自田間，但這不能稱他們爲「農民革命」，蓋以反革命的勢力之最強最大而終於成功者——曾國藩等之湘軍及其友軍，其兵員之大多數也就是農民入伍的；所以若徒以兩方交戰的分子——兵員——而論，正是農民打農民。則又何能稱爲「農民革命」？愚見以爲一個革命運動的性質不能專憑其所構成的人員分子的出身職業而斷定，必須要根據他們革命的理想與目的和成就的建設而斷定之。這原不是本節所包括的範圍，姑略事討論，不再詳說。

如今回到本題——鴉片戰役對於太平天國革命運動的影響。余以爲朱氏及其所引用一中一西的論者

，所言皆大有斟酌之處，茲略舉管見：

（一）這革命運動爆發的本身，絕對不是英國的大砲所直接或間接引起的。此由太平軍起義一前一後的一切史實可以證明。

（二）鴉片戰役把清廷弱質薄力之無能完全暴露了，把清帝的聲威尊嚴相當損毀了，事誠有之，但從未能打破一般人民迷信「天朝」萬古不朽的幻想，因爲太平軍全體上下還是極端迷信這種幻想的分子。不特此也，他們更要拚命去建設一個新的萬古不朽的「天朝」。紐約論壇著者，從幾萬里外評論從來不知道其眞象的中國大事，自不免強拉不相干的事實，貿連一片，誤以一前一後發生的兩事件卽爲因果，毫無論據，兩不湊合，此邏輯上的大錯也。

（三）洪氏壯年處身在這役時代當中，自然受了影響，如上文所說，令其輕視清廷之尊嚴與權力，以致加增其革命的決心，但這役並無策動其決志革命，尤非促進或發動革命的爆發之重要影響，不能過於重視以免失了平衡而至透視不當。

（四）當時粵東民心民氣因此役而浮動起來，激昂起來，連洋人也要怕之，確是事實，但這只限於廣東爲然。對於廣西內地却無影響；那裏的人心民氣未見爲此役所激發起來，也是事實。太平軍革命運動之醞釀，與長成，及爆發，皆在廣西地方，而參加者大多數是廣西人民。「粵氛紀事」著者以此役戰事爲「厲階」，未免牽強失實。

（五）朱教授引此兩論爲據，而亦太過重視鴉片戰役對於太平天國革命運動的影響，此所以余期期不敢苟同也。

（六）有一歷史的事實——一串的事實——而爲朱教授注意所未及者，即是：由英國的大砲而引起廣東各邑義勇之抵抗，由撫英事定義民解散而引起廣東土匪之蠭起，由廣東官軍剿匪之勝利而引起土匪之亡命桂省，由桂省之萑苻遍地而造成革命運動的沃壤——卒至與其他多種因素交併作用而引

・起太平天國之大革命運動。這事實亦是鴉片戰役對於這大革命之間接的影響。

（七）末了，進一步，余以爲與其謂太平天國革命運動是英國的大砲所引起的，毋寧謂是英國的聖經——由馬禮遜博士所傳來的——所引起的。（詳后）但是縱然這樣說，也是局部的眞實。我相信太平天國的革命是一個社會的大運動，因此，其原始是多元的，很複雜的。於宗教的重要因素外，尙有種族的，經濟的，個人的，民族的，及一般社會的等等因素。將於本書各卷各節，逐一敘述，逐一解釋，以求描寫其眞象。

九　宗教的覺悟

洪秀全雖有革命的決心，然爲目前餬口養家計，仍不得不藉教館爲生。癸卯年間（一八四三）即末次赴考之年，彼方在離本村約卅里之蓮花塘李姓家設帳授徒。（此或是其繼母李氏之本村）下第後，復回是處重執教鞭，時在六月初旬之一日，其中表李敬芳到塾探訪，偶於其書箱中檢出其早年得自宣教士梁發之「勸世良言」一帙。叩其內容，秀全答以已得此書六七年之久，但一向棄置箱中，從未披閱，內容如何，實不之知。敬芳乃借書回家，展卷細讀，頗有所得。讀畢歸還時，語秀全云，此書大異於中國經書，其中甚有道理，並勸其一讀焉。

秀全對於此書向不經心，至是忽被惹起注意，果潛心細讀，並細味其言，一旦恍然大徹大悟，蓋其感覺書中所載，多有符合其六年前大病中之心靈經驗者。彼卽運用其穿鑿附會之才智，援引書中所載之聖經句語以解釋其病中之所聞所見。於是以爲前在靈魂昇天時授以寶劍印璽及特權之老者「阿公」卽是天父上帝無疑；而教其助其斬妖逐鬼之中年人——卽所稱爲「阿哥」者，殆救世主耶穌也；又奉命剷除之妖魔，卽是偶像；奉命拯救勸告而勿妄殺之兄弟姊妹，乃是世人也。其尤爲曲解字義者，則聖經所言之「天國」，彼卽以爲是指中國；又「全在全能全知之上帝」等，凡有「全」字之經語，彼皆以爲是隱寓其本名而爲

其附任神聖職務立國爲王之明證。於書中所陳道理，彼日夕玩索，愈久而興味愈濃，乃覺如夢初醒，深幸得獲昇上天堂之眞路及永生快樂之希望，由是中心極端歡樂，精神異常愉快，且深覺必須轉以此新道傳諸世人而拯救之焉。（見「起義記」）

考「勸世良言」編著者，梁發，本是排字工人出身，所受教育殊不高深。此書內容多係由其東翁馬禮遜博士之神學著述繙譯而來，或增入其個人自撰之文章，亦間有編錄聖經之格言及句語於其中。其人之文筆本不佳，所作俚俗不雅，意義難明，且其時聖經之譯文亦晦澀難讀，殊不暢順，故「勸世良言」全書，於文於義，兩不清楚，實不能完全發揮基督教道之精義者。秀全初因敬若之勸告乃埋頭苦心讀之，但每有意義不明之處。至其所稍能了解其中字句者，則又獨出心裁穿鑿附會而曲解其意義，藉作解釋其從前神異的心靈經驗之鑰匙。此時洪秀全所得之基督教知識，不外若此之皮毛鱗爪而已。然而此即其倡導革命，創立新國的理論及理想之根據也。（以上月旦梁發之語，見密陀士上引書頁六十。又韓山文亦謂：「勸世良言」一書內載有聖經章句及其他「雜論」，而此等雜論對於洪氏之基督教知識大有影響，意謂予以不良的印象也。見「起義記」）

秀全既於此書得獲解釋其早年所見的幻象之關鍵，又由此而得到一知半解的不健不全的宗教知識，更足以助長其因屢試失敗而已萌芽的帝王思想，於是敬奉此書爲至寶，蓋以其能與曩年之幻覺互相印證也。故其自行估定此書之價值云：「這幾本書，實爲上天特賜與我，以證實我往時的經驗之眞確者。如我徒得此書而無前時之病狀，則斷不敢信書中所言而反對世上之陋俗。然而若徒有前時之病而無此書，則又不能再次證實吾病中所見所歷之爲眞確，亦不過視爲病狂時幻想的結果而已」。（見「起義記」）蓋從前因屢試不售，憤激反動而偶發之「天王意識」，久已在時間中被實際生活所銷磨，所埋沒了。至是，此書乃使之復活而滋長，更使其單軌的頭腦常受此一個思想所支配，而畢生的事業亦完全受此一個思想所主治。夫堅定不移的狂信，尤其是含有宗教情感的，每每產生不可思議及超自然的大力量。是則秀全之讀此書與此

後實行醞釀革命，以至起義建國，大有關繫，固甚顯明矣。亦無怪其自後即極寶貴此書，不肯輕以示人，寖假成爲神祕的珍品及開國的至寶。其後，太平軍中盛傳天王曾得異人傳授「天書」乃據以創建「天國」者，即此「勸世良言」輾轉相傳而演成爲神話者也。

【注釋】孟憲承所譯英人林利原著「太平天國」一書，譯名曰「太平天國外紀」，其中關於秀全初讀「勸世良言」一事，謂「其徒李秀成陳篋發書……」云，實是大誤。查林利英文原著，只言其人姓李，而未明書「秀成」之名，而秀成於金田起義後乃投軍爲走卒也。（見秀成供辭）「太平天日」却指出此李某爲李敬芳。又據區略教士云：敬芳，即香港巴色教會華人首任牧師李正高之祖父。（見區略上引書頁卅一）秀全克南京後，嘗命正高在鄉間招兵往助，事卒不成。正高乃獨自前往，至上海時，得聞秀全昔年病中昇天所見之上帝，係身衣黑袍者，乃以爲上帝應衣白袍，轉疑其所見者非眞上帝，而實爲魔王，遂即折回香港。此係張祝齡牧師在港得自前輩口傳而爲余轉述者，亦太平天國史中之趣話也。

秀全既有新的宗教覺悟，亟與中表談論其內容。結果，兩人互相參證而同心皈依此自行發現的新宗教。繼則遵照書中之啓示，深覺必須親受洗禮，以爲是洗心革面而得新生命之意義也。然基督教之洗禮儀式及條件，二人毫無所知，惟覺有此需要而已。「彼等於是自行灌水於項上，自言『洗除罪惡，去舊從新』。既畢，彼等覺滿心充滿歡樂」。由是二人遂成爲自造的新基督徒，而最先的行動，即是將家中所供奉的偶像神位及塾中之孔子牌位除去，所以表示棄舊從新不拜異神獨崇上帝之信仰也。是時，二人之宗教信念，極爲簡單純淨，不外耶穌贖罪，悔過從善，向上帝祈禱，不拜邪神偶像，不行惡事，恪守天條（十誡）——即「勸世良言」書中所訓示之粗舉諸大端而已。而教理奧義，與教規教典，則多所未諳也。（見「起義

記」）

秀全乃作「感悟悔罪詩」一首，以表示新信仰，詩曰：

吾儕罪惡實滔天。　幸賴耶穌代贖全。（秀全也）
勿信邪魔遵聖誡。　惟崇上帝力心田。
天堂榮顯人宜慕。　地獄幽沉我亦憐。
及早回頭歸正果。　免將方寸俗情牽。

（按：此照「起義記」原文。「太平天日」紀錄在後，已易數字。）

【注釋】據傳說，秀全自施水禮之情形如下：彼於中夜置一木桌於門外，取清水一盆放在桌上，乃俯伏跪拜求施洗禮。不移時，天忽降大雨，全身淋漓盡濕。秀全乃以為是天父上帝親為其施洗禮矣。其後，軍中甚信此傳說，並以為是其真受天命的神聖資格之明證云。此自然又是日漸演成之神話也。（據洪顯初醫生述）

未幾，秀全回本村活動。途間，先到一彭姓友人之家晤談，以曾在是處教書數年也。一時，為熱情所迫，不禁滔滔不絕的向彭氏暢談其新發現——則曩年之心靈經驗與天書內容相符事。彭見其言行怪異，以為其舊日瘋狂病復發；及其去也，深恐其中途失足落水，乃遣一人送之返家。途中，秀全又對其人宣講新道理，竟使其信服而承認彼並非病狂，但由此可見其親友，無論遠近，一向皆以其前係患瘋狂而口發亂話者矣。

既回本村，秀全即對其家族至親宣傳其新得之教道。首先皈依而受其洗禮者，為從弟洪仁玕及表弟馮雲山。三人隨即同到村外石角潭小河洗淨全身——如是以為可以完成宗教的儀式矣。雲山者，亦讀書出身

而不第者也。其爲人，博學多才，胸懷大志。後來，首先與秀全同謀革命而爲佐命開基之第一功臣，此不可不注意之事也。其後，秀全闔家人等——父母兄嫂妹姪等輩，皆受感化，一一信服，而均受洗禮，乃盡將家中之偶像及塾中之孔子牌位除去。在村中小住時，秀全又作詩一首云：

神天之外更無神。　何故愚頑假作眞。
只爲本心渾失卻。　焉能超出在凡塵。

【注釋】洪馮之交情與親情均最爲密切。兩人本村相距不遠（見前文），自幼即共硯於村塾。（見忠王供辭）。且二人原係中表之親，此羅惇曧之「太平天國戰紀」開首第一句即言之。余遊金田，親聞故老傳說，亦如是。以洪馮兩族相處，距離甚近，且均係客家人　則互通婚媾，成爲親戚　實至尋常之事。據羅香林氏所藏之洪氏族譜，洪氏各房中曾屢有娶馮氏爲妻者；而洪氏女子之出嫁馮氏者則未列入，故二人之爲中表親確可信也。一說謂洪馮二人有「老契」之誼。（宋居仁老者說）所謂「老契」者，粵俗：如兩友交情極篤，一人以子或女拜他友夫婦爲父母，是爲「契爺」，「契娘」，（或雅稱誼父誼母）而子女則爲「契子」「契女」，倫誼親切如同骨肉，有類於他方風俗之「乾父母」，「乾子女」，或「寄父母」，「寄子女」，或「義父母」「義子女」也。雲山之子，後在秀全之書塾爲徒，則彼此更早兼通家之誼者。（見「太平天國雜記」中「太平軍紀事」一篇）無論如何，於重重親情之上，秀全與雲山二人實爲總角交，訂交最早，而情投意合，最爲相得。洪氏之革命大業——自信教傳教起以至蓄謀，運動，及舉義建國，自始即與馮同謀，而出於馮氏之計劃者爲尤多，故一到永安，即封其爲南王，實洪之心腹，股肱，而兼靈魂者也。據「洪秀全演義」第二回，言馮原名「逵」，毫無根據，不足置信。考之現在所有的史料，馮只以「雲山」之名或號行。

秀全復回蓮花塘教書，一有暇時，即到附近村落間傳教，其言行輒模仿多年前在廣州路上所遇之中西兩教士，而凡皈依新教者，如仁玕，雲山等，亦具同樣的熱誠而努力宣道。七月間，秀全又到五馬嶺與彭家三人講道，亦得其信服。各處村人，有信有不信者。其不信者每視彼等爲狂愚。間有靑年人私自信服而大受父母家長之譴責者。時仁玕授徒村中，因熱烈過人，亦將書塾中之孔子牌位除去，以至學童驚駭而離塾，因而受其兄棍毆，衣服亦被撕破，且被逐出家門焉。仁玕從秀全遊最早，惟因故未能隨其入桂工作，直至太平天國九年，始得到達天京，輔佐軍政。秀全旋封爲干王，其封誥之詔有云：「朕念從前，胞（天王輒呼重臣曰某胞，即同胞之義）因爺（天父）哥（天兄）朕名受辱多矣」，即指上述之事也。仁玕後爲顧命大臣，輔翊幼主繼位；天京破後，就義於江西；政策偉大，理想高超，文章璀璨，功業彪炳，實天朝第一流人物也。

是時，此等新教徒的信仰內容固甚爲幼稚而淺薄，——不外拜上帝一神而不拜祖先及偶像，信靠耶穌贖罪，個人脫離罪惡，得慶重生，以冀死後登天堂而享永福等　寥寥數端而已。至其禮拜儀式，則因無正式的基督教師之指導，又無參考書籍及調查方法，乃由一己的意思參酌舊俗而行，——在家中除去偶像或神位而代以紙書的上帝天父神位，跪拜如常，且仍然焚燒香燭元寶兼奉以酒食，與昔日之祭祀俗例無以異焉。過數月後，秀全方知設立上帝神位爲不當，乃除去之而當空叩拜。時則其繼母以自改信新教拜上帝後，家業興隆，新置田產數畝，深信爲天父賜福所致，今又去其神位，極爲不悅云。

秀全在蓮花塘，繼續與李敬芳研究「勸世良言」。其中字句仍多所不解，由是附會曲解愈多，如以爲「天國降臨」即指中國，「上帝選民」乃謂中國人及秀全是。又鑄就寶劍二柄，各重數斤，長三尺，其上鐫有「斬妖劍」三字，兩人各佩其一。寶劍既製成，即同懇切祈禱上帝，求助大業成功。蓋是時秀全已將天王意識與宗教覺悟打成一片——以宗教行革命，革命與宗教遂混合爲不可分的一件事了。於何見之？則可于其此時所作詠寶劍一詩明見之，詩曰：（原文載「起義記」）

手提三尺定山河。四海民家共飲和。
擒盡妖魔歸地網。搜殘奸宄落天羅。
東南西北敦皇極。日月星辰奏凱歌。
虎嘯龍吟光世界。太平一統樂如何。

翌年，（甲辰，一八四四，，卅二歲）秀全再回本鄉授徒，同時仍努力于新教理之宣傳。彼用竹簽十條，分寫舊約摩西所傳之「十誡」于其上，列置祖祠門外兩旁，名爲「天條」。乃常召集村人在祠內講道。凡有信服者，卽施以洗禮。維時，秀全益爲莊嚴沉默，居恆寡言鮮笑，行則目不邪視；從不輕與人談話，有所談必爲天道；每與人遇于途，亦必以天道相勸告。其傳教之熱誠有如此者。（以上洪顯初醫生述）惟秀全個性，剛烈易怒，于傳教時亦然。有不接受其教者，必怒目相向，甚或面斥之。一次，彼訪一温姓秀才，亦向其講道。温答語稍有拂逆，卽行離去，甚至主人預備請客，已宰雞造飯了，也不吃而走。（見「起義記」）由此可見秀全所得之教道只是基督教之皮毛，全未受其仁愛，同情，寬大，忍耐等等崇高偉大的精神道德的洗禮。這一特點──以暴力強迫人心，凡持異見者卽視同仇敵，而從不施行自由勸誘及容忍異己兩大原則，差可以代表其以後創教立國的性質了。謂爲行「霸道」而非「王道」，豈不然歟？

雲山與仁玕二人，自始卽協助秀全，努力傳教于本村及鄰近。彼等既由新信仰而得有新生命，道德行爲，思想精神，頓易舊態，煥然一新，宛如新人；其內心充滿歡樂，熱誠，而行爲則善善惡惡，因此感化多人，皈依新教而同拜上帝。但因伊等之行動與思想與世俗鑿枘過甚，輒引起一般在鄉中族中之具有威權者之反對。例如：新教徒不拜祖先，孔子，與其他神佛偶像，已足惹人驚疑。更有一事發生，致令新舊兩派的磨擦突成尖銳化。緣合當新年燈節時，村中父老循例舉行迎神大巡遊，因秀全仁玕二人文才出衆，乃請其書寫吉兆語于紅紙上遍貼各處以媚神頌神。詎料二人竟以爲妖魔惡道大違新教道理而却之。父老

更爲不悅，紛紛嘗議，馴至大起爭執。父老等卽張貼白抄于村內，以斥責之，文曰：

老拙無能誤後生。　誰知今日不相關。
經綸滿腹由人用。　聽信讒言執一般。

秀全等不服，亟報以同樣的白抄，句云：

非聽讒言違叔命。　只遵上帝教條行。
天堂地獄殊分路。　何敢糊塗過此生。

自經此公開的衝突後，兩派的意見益深，勢成水火，無由調解。伊等又四出毀壞神像，愈惹起普通人心理之不安及惶恐。尤甚者，秀全並將書塾中累代供奉之孔子牌位毀去，致令學生驚懼，一哄而散。各學父等一知其事，羣趨塾中質問。秀全乃一一爲之解釋。心悅意滿者，固有其人，但不懌者自然難免。結果：書塾遂自然解散，而秀全失業了。（據雲山子後來自述，謂此時彼亦爲秀全學徒之一，學生共二三十人，學父等皆被秀全說服云，末語想誇張不確也。見「太平軍紀事」一篇）

如是如是，因伊等言行思想過于新奇，大背傳統的風俗禮教，兼打破常人安身立命的多神信仰，尤甚者則其行動過于激烈，態度過于燥暴，于是闔村大多數人不禁以驚以恨以憎以怒，羣起攻擊，或打或罵，使伊等極爲難堪。時，村中信新教者不過少數，自難拂逆衆意而明助秀全等。迨具有威權而性尤頑固之父老們逐其出塾，伊等遂不得不謀離去本村，遠適異地，以發展其大事業矣。適于此時，伊等又在「勸世良言」發現新約聖經有一句「先知未有得見重于故鄉者」，乃互相嘆息，益信天命使然，中心大有所感，而行志更決矣。（見「起義記」）

【注釋】　後來統帶「常勝軍」，協助李鴻章以攻擊太平軍之英將戈登，保存有「粵匪起事根由」一篇，其中有一段紀洪秀全初年事蹟者，錯誤甚多。茲照錄於后，附注誤點：

「洪秀全，廣東之秀才也。(誤)應攷赴省，途中得讀美天書一本，(訛傳)不應試而歸。(誤)詢其學友王掄干。(想是洪仁玕之誤)掄干乃爲秀全卜吉凶，得『後來定有九五之尊』八字。秀全代掄干卜，得『後來定爲我君(軍)師』七字。(無此事)二人欣欣大笑。掄干曰『我有一友名馮雲山，知天文地理，可邀來議此事，如何？』(誤)秀全早識雲山。秀全即携讀美書往。雲山曰：『昨夜觀天文，今見此書，果與天文合，國運果然洪矣』。秀全又命雲山卜，又有九五之尊。(全非事實)三人相顧大笑。秀全曰：『雖有九五之位，兵馬、粮草、將官全無，如何能有天下？』雲山曰：『兵馬粮草不足憂，但不能久住本省，我等須到廣西。廣西山多而人蠻，最能招集英雄，買聚馬粮。』於是決議赴廣西。王掄干獨貧苦，以無資不能同行。(獨此一段頗符史實)二人遂扮算命先生出發。(誤，詳下節)行至廣西地界，有一鎮名金田。(誤，最初非到金田)二人乃落住旅店，(誤)以行其嘯聚四方之策。」(載「清朝全史」下册頁七四引用)

十　洪馮初入廣西

余固相信洪秀全此時已蓄有密謀革命倒清立國之志願，而馮雲山則爲最初預謀且協同商定進行之大計者。所以後來忠王有「創謀立國者皆出其謀，前做均其人也」之言。至洪仁玕則因此時年紀過輕——只得廿三歲，故未與其事焉。創始此驚天動地的大事業之第一重大問題，乃是結黨，誠如「粵匪起事根由」之所謂「招集英雄，買聚粮馬」，亦即如今人之所謂「集合及訓練基本幹部」是也。當日結黨之進行有兩基要條件。第一，必須人心歸服，忠誠團結，蓋秀全雖以「眞命天子」自居，及以倒清立國號召，但必須有無數英雄豪傑甘爲從龍佐命之臣，肯樂爲之用，更肯樂爲之死，方足倚爲股肱，靠其領導黨羽而圖大事——「打江山」，此凡歷代起革命，謀大位者之根本要着也。其次，必須極端秘密，以避清吏及社會上一般人民的疑忌；非至勢力已成可大舉發難之時，不能公開活動。當其時，秘密社會及匪黨(堂號)甚多，或有原具

政治民族革命的宗旨者，如三合會，天地會等盛行於粵桂湘諸省，未嘗不可以勾結及利用而共圖大事。然而此等會黨，雖以反清爲目的，而秀全以宗教信仰及政治宗旨不符，又以其自有久遠的歷史勢難卽行操縱而領導之，且秀全更輕視其力量，認爲不足以共事。至一般匪黨則以道德觀念及行爲不合，萬難待爲心腹手足。（詳后）夫如是則勢不得不自行開基創業，從根本的下層基礎運動起來，組織起來。吾人已知秀全之政治理想與宗教覺悟相並而起，宗旨合一的。至高無上之計，當然是寓政治運動於宗教事業與組織之中。如是旣能有集合幹部與團結心志之最高最大的原則，又可有暗蓄異志，醞釀大事，而遮飾耳目的掩護機關。於是洪馮二人乃決計先從宣傳宗教入手，於中糾結死黨，密事組織，製造勢力，俟準備妥當，時機成熟，然後大舉發難。此爲其最初立定的策略。是故太平天國革命運動，其始實爲政治化的宗教團體，後成爲宗教化的政治運動，而自始至終，宗教與政治混合爲一，不能剖分也。在這大運動中，若天父，天兄，天國，天王，天條，天理，天情，天書，天命，天堂，祈禱，讚美，以至後來所用之天軍，天將，聖兵，……等等神乎其神高深莫測的宗教名辭與理論，均足以一新耳目，刺激精神，號召人心，及鞏固信仰。在蒙昧人民及智識未發達的社會中，太平天國革命運動得有此種極神祕的及半倫理半迷信的新宗教以爲其推動力及維繫力，不數年間卽組織成一支以狂迷的信徒爲基幹而發出幾乎是超自然的奇偉力量之革命大軍，此其所以在進行初期得一往前進，所向無敵，而迅成大功奇功也。

秀全以旣不能立足於本鄉，又見在本土爲人輕視，斷不能成功，重以圖謀大事，確不宜在本籍進行以免牽累親族，（在淸代，謀反者誅九族，且在本地起事，亦令鄉土受兵燹之災）於是決志偕雲山及馮瑞嵩瑞珍三人出外，相機發展。（仁玕此時以年輕爲家長所阻，故未能同行，其後自赴鄰邑淸遠授徒爲生，兼繼續傳新教，計留該數年得信徒五十餘人。）惟彼此皆一貧如洗，經費不裕，乃沿途藉賣筆硯以充旅費。出發時蓋在道光二十四年甲辰（一八四四）二月中旬也。（以上見「起義記」。按：清方官書或私家著述，如「賊情彙纂」本傳，「平定粵匪紀略」，「湘軍記」，「庸閒齋筆記」，「金陵癸甲摭談」等，

各謂秀全原為「飲博無賴」出身，及入桂係藉相命，賣卜，拆字，或擔送洋貨煙土為生者，皆厚誣之辭，全非事實，殆係清軍之宣傳作用所以打擊其對民衆之信用者也。）

在出發之初，秀全等猶未有一定的目的地，只是隨意所之，到處相度形勢，以尋求發展大業的機會與基地而已。一行四衆之行程，先在廣東，歷遊省會，順德，南海，番禺，增城，從化，清遠，英德，函江，陽山，連山等地，卒至白虎墟。洪馮二人親見本省各邑環境不宜，機會絕少，遂決由連山西入廣西以經營革命根據地。至此，馮瑞嵩瑞珍二人不願再事遠行，乃作別回鄉，而秀全雲山二人則相偕西進。（此段見「太平天日」。「起義記」所載較簡略，惟言秀全此行曾在清遠稍作逗留，招收李姓門徒數人，則未見諸前書。）

三月中，二人行抵廣西八排之傜人區內。在山中千辛萬苦的走了四天，乃得一江姓塾師之招待。於此，伊等苦於言語不通，未能向傜人大事播道，乃覺發展的機會更小，遂捨此荒瘠之地而他去，只留小書數本與居停主人而別。由是二人復僕僕長途，直趨桂平府屬貴縣之賜谷村，蓋秀全生母王氏一家已遷居是處，到此有所依靠也。

【注釋】　洪馮等初次入桂之年，據清方官書及私人著述，各異其詞，如「平定粵匪紀略」云，是在道光十六年丙申（一八三六）。然是時秀全年方二十四歲，第二次赴廣州應考而路遇中西宣教士，可見所紀不確。其他史籍多有謂在道光十六年左右者，皆誤。羅爾綱氏詳列各書所載而終以韓山文之「太平天國起義記」所言在道光二十四年甲辰（一八四四）──即上文所書，為最可信。（詳「太平天國史綱」頁四一）今復得「太平天日」一書為證，此年期可確定如上。

貴縣賜谷村洪氏之中表原姓王，後避諱改作黃，已見前注。（第二節）又「洪秀全來歷」一篇

——卽洪仁玕于未知此改姓制之前所寫的——亦有「押魈王盧二人」一語，益足證實。王卽指秀全表姪爲正也，事詳下文。

經過二十日長途跋涉之苦，兩人卒於四月初五日遂到目的地。賜谷村在貴縣城之東北，五十餘里，原屬東鄉二里，今屬龍豐鄉，與桂平縣毗連。（石達開之故鄉奇石墟在其西，中隔六烏山）秀全之嫡親表兄王盛均，盛朝，盛乾，盛坤，盛爵，及表姪爲正（盛均子）熱誠歡迎，慇懃招待。附近一帶地方多爲由粵徙居之客家人，言語互通，習俗相同，甚感利便。二人卽開始宣教。時有洪氏族人仁政仁球二人先於去年由花縣來此，原係巳在本鄉皈依新教而受秀全洗禮者，至是協力相助。四人努力工作，以所傳教道，適合人心，大受歡迎。

居留至七月，秀全見是地雖有宣傳宗教的機會，惟不宜用作革命根據地，頗爲失望，又以王氏亦非富裕之家，雅不欲其擔負長期招待四人之重責，遂立意回粵，另作圖謀。適其時表姪爲正，爲人誣告，覊押縣衙，表兄盛均等正欲仗賴其鼎力營救，亟誠懇挽留，央其設法。秀全見情不可却，乃遣雲山等三人先行回粵，而獨自留下爲表親盡力焉。三人行後，彼乃入稟縣衙申訴冤狀，同時，乘機勸其表兄等信教，祈禱，一心倚靠上帝神力以救爲正。稟帖遞入纔一月，果然發生效力。中秋日，爲正被釋回家。闔家歡聞，歡樂可知，因是全體皈信新教，而身感再造大恩之爲正，崇奉教道比他人尤爲熱烈，後來卒以身殉，蓋有由也。全村及隣村一帶地方，經過五個月努力工作，信服受洗者百餘人，其後王氏全家及信徒參加革命運動者亦百人有奇。此則洪馮二人初次入桂所播之革命種子也。（此段參合「起義記」，「太平天日」，及「金田之遊」——采訪所得的新史料。）

其時，秀全得聞賜谷村附近有六烏山，（土音讀如「六窠」，故天朝官書均作六窠）其間有六烏廟一所，淫祀也。所奉妖神原是一男一女，生前以淫詞號曲相唱和而通姦，數日死去，土人却奉爲神而建此廟

以祀之。秀全乃深慨是處人民道德水準之低下，亟思有以挽頹風而正人心，並打破崇事偶像之陋習，遂作詩中斥妖神，詩曰：

舉筆題詩斥六窠。（協俗韻）該誅該滅兩妖魔。
滿山人類歸禽獸。　到處男歌和女歌。
懷道覺然傳得道。　龜婆無怪作家婆。
一朝霹靂遭雷打。　天不容時可奈何。

自此詩傳出，迷信的士人，譁然鼓噪，紛起反對，幾鬧出大事。但相傳事後未幾此淫祠及神座俱被白蟻蛀蝕了，人又以爲是秀全神力之所致也。此是秀全在廣西打破神權之第一次舉動。

【注釋】六烏山在今之慶豐鄉境內，六烏廟廢址今猶存在，看「金田之遊」，相傳洪秀全與石達開初會于此。此事及原詩均據「太平天日」所載。「起義記」亦有此記錄，惟時地不符。

原詩第六句「龜婆無怪作家婆」，全是粵俗話也、粵人稱縱妻女家人出而賣淫者，或自開娼寮者，曰「龜公」。而稱鴇母曰「龜婆」。在家庭間媳婦稱翁姑曰「家公」，「家婆」。

再住到十月初旬，秀全見在是處仍無發展之機會，乃決回粵。比聞雲山等仍留在潯州府（即桂平縣），遂與表親等作別而直往尋之。至則探悉仁政仁球二人早已東返，而雲山則與友人張永秀僅在潯州住了一月亦已離去了。秀全以爲彼必已回粵，乃悵悵然，悽悽然獨自東下返鄉。計其此次出遊，由二月中出發至十月底歸來，離家已歷八個月有餘了。

十一　馮雲山創立拜上帝會

初，雲山離貴縣賜谷村東行，立意回粵。途間巧遇素所認識之工人數名，且行且與談道，漸成悅服。

越二三日，抵潯州，卽止于所識之張永秀家。閱月，復聽從彼等勸導，親到新墟一帶找尋機會，蓋雲山此時仍念念不忘以廣西爲革命根據地之初願也。惟囊空如洗，乃不得不先謀棲身之所，徐圖發展。未幾，復隨張姓友人再入紫荊山區之古林社，（村名，紫荊山區地勢詳後文）仍暫行寄寓張家。此道光二十四年（一八四四）九，十月間事也。

爲解決目前急切的生活問題計，雲山迫要身操種種苦工——幾于有工便做，而其志則固欲選擇適當的地方以爲施展工作醞釀革命之基礎也。于是，時或爲人挑擔泥土，或四出檢拾猪糞牛糞，挑回村裏售之，或則在收穫期間爲人割禾打穀，無非爲博兩餐一宿而已。

翌年，雲山又深入紫荊山區，轉到南坑冲，在另一張姓之家，而仍做苦工以餬口。同時，亦向同勞者傳道，信服者卽有十八。以一弱質書生，爲一個大元因而覺肯如此犧牲捨己，如此苦心孤詣，以求實現其素志，是眞曠代的大英雄也。語云：「有志事竟成」！雲山之酬報，忽然來了！時，古林社有殷戶名曾槐英者，人稱曾五公，爲其僱主。一日，天氣酷熱，雲山在田間割禾多時，勞作甚苦，臭汗淋漓，偶放下禾擔于曾家大門口，坐下納涼，稍事歇息。一時，頓生感觸，自嗟境遇，隨口「丟書泡」一句（土話卽說出一成語或書句之謂）藉以發洩滿腹牢騷之氣。適値僱主曾槐英出門而耳聞其言——或是雲山故意令其得聞者，不勝詫異，深訝何來此出屬文雅之粗人。比叩問其身世，乃悉其原係讀書出身的積學之士，不過如今落魄他鄉，欲歸不得

乃迫要做苦工餬口。此當然是雲山之飾詞，而不由曾氏不信者。五公本性慈祥，尤其是「識斯文重斯文」之君子，由是深心憫其遭遇，卽加以青睞，幷日日邀其傾談。雲山固滿腹經綸，文章敏捷，辯才無礙，抑且人格純正，性情誠篤，而風度可親者。兩人相交愈久，相得益甚，竟成莫逆知己。五公對之亦愈爲優待，愈加敬禮。至十一二月之交，且邀請雲山遷居家中，幷定議自明春始延聘其在村中學塾授徒焉。于是，昨爲田間苦力之馮雲山，今忽作富家翁之上賓矣。而醞釀革命大運動之第一個機會終於蒞臨了。

時屆暮冬，紫荊十八山內鵬隘山大冲村餞戶曾玉珍出古林社辦事及探親，並欲延聘老師一位回家教其子姪輩。無意中在曾家會晤馮雲山。一見如故，心儀其人，即商之其居停主人，以此老師相讓，槐英慨諾焉。雲山乃於次年（道光二十六年，一八四六）孟春到大冲就曾家專館席，即宿於其宅中書房內。其後仍僕僕往來於古林社間，蓋未能稍忘風塵知己之曾五公也。

自是，雲山乃得安定的職業以棲身，並大可藉以展開其大事業，蓋其早已選定紫荊山區爲革命運動之根據地矣。其進行步驟，仍從宣教入手。幸而此館是家塾性質，生徒不過曾氏子姪十八人，程度亦不高深，故不需用大心力。授課之餘，即集中精神與能力從事布道，常於夜間穿山過嶺到各村落講道。雲山夙具熱心毅力，至誠感人，且言談動聽，故無幾時，紫荊鵬隘一帶山民信服者漸衆，而其東翁曾氏全家均受洗禮，旋假而曾氏闔族皆成爲教徒矣。其間，玉珍次子雲正（即觀光）族弟玉璟，玉珩，姪孫觀瀾，與族人曾亞順等尤爲熱誠過人，協助得力，故工作進展步爲神速。

其時，雲山親自撰書對聯兩副，張貼館內，文曰：

（一）泗水文章流四水　　尼山木鐸振荊山

（二）暫借荊山棲彩鳳　　聊將紫水活蛟龍

細聯文義平凡，惟後者含蓄革命思想顯而易見，可知其無時或忘密謀起事興師立國之素志，而所設之絳帳，僅爲掩護工具耳。其後因此反聯而惹起一場大官司，幾至喪其身命焉。

宣傳收徒之舉，既得獲神速而滿意的成績，工作愈爲努力而緊張，成績益發增多。雲山乃實行大計劃之第二步——把信徒們組織起來以資團結而利訓練，於是倡設「拜上帝會」，定立章程，嚴施規則，復分工任事，推進教務，由個人活動進而爲團體活動，而雲山當然仍居上居中指導一切，策動一切。各教徒亦皆熱心宣傳新教，故爲時僅兩年，附近區域教徒之數已增加至三千人。未幾，由一方而傳至他方，於是此新運動乃成爲大火燎原之勢，普遍蔓延於鄰近州縣鄉村矣。是時，雲山又進一步推進此組織，以紫荊內之

拜上帝會爲總會，而他方之有相當人數之教徒者卽設立分會，各隸屬於總會，共同聯成爲一個組織完密的大系統，團體活動之進行仍繼續無已。吁！太平天國之基本力量已形成了。

【注釋】以上關於馮雲山入紫荊活動事，多根據「金田之遊」采訪所得之新史料。其中有與「太平天日」及「起義記」所紀者不無出入之處，經細爲考證，參合各種史料而編比如上。

天朝官書多書鵬隘山作「平在山」，蓋土名也。

「太平天日」言雲山於道光二十五年乙巳（一八四五）寓南坑冲張家，二十六年戊午（一八四六）寓黃泥冲曾家。年期確實可信，有王作新道光二十七年稟帖云其到是處兩載，可爲佐證。惟地點，則黃泥冲之說有誤。上文作大冲，係根據曾氏後人所言及當地人普遍傳說，當較爲可信。

「拜上帝會」是正式的原來的會名，見「起義記」，附印漢文原字。史籍有作「上帝會」，或「尚弟會」者，皆誤。

雲山之東翁，清方官書誤作「玉珩」，惟李濱：「中興別記」，及「太平天日」，與其他太平天國文獻皆作　珍，又證以曾氏後人之言益可信爲確實。（見「金田之遊」）大抵曾氏闔族，惟玉珩一人隨軍至天京。因天王念舊情殷，待之獨厚，故常引起人之誤會而以其爲太平軍最初之恩人也。

才智特出而爲太平天國第一謀臣的馮雲山，究竟爲何而決擇紫荊山區以作革命運動的搖籃耶？此殊爲値得研究之問題也。今略述其地之形勢：紫荊山區屬桂平縣治，今劃爲北區，有紫荊鄉木山鄉，而金田鄉則在其南，是山麓也。山區縱橫數十里，重巒疊嶂，地勢險要。其背爲猺人區域，崇山峻嶺，常人不能通行。其前則只有兩路可入。西路，由武宣縣東鄉直上懸崖豬䑕峽，過雙髻山，經三江城，乃轉而北上入山。南路，則由新墟至金田村，過風門坳，亦經三江而北上。兩路狹窄難行且皆險要可守，簡直是一夫當關，萬夫

莫敵之勢，而由三江墟北上深入山區之一條山路則更為崎嶇矣。十八山內，山菁林密，只有羊腸小徑貫聯各村，尤為難行，宛如化外之域，外人不易進入，官吏的威權兵力均不易達到，更不能用兵攻入。全區村疏人少，生活困苦，居民僅數百家，幾全是康熙間由廣東遷徙至此而開荒闢土的客家人，（見「桂平縣志」）但亦能講「白話」者。（粵土話）其地林木叢生，居民散居山邊溪畔，間或闢地耕田，而多以斬柴，燒炭及製造木具山貨為生。其人質樸，堅毅，耐勞，勤工，勇敢，強悍，善戰，（因與徭人區毗隣時有衝突，常須備戰）而文化低落，頭腦簡單。此等人為兵員資源之上選，正合作太平軍基本隊伍。山民十家八家或數十家聚居一處，即成村落，各村聯合為保，有保正管之，此其簡單的政治組織也。而人民各自為生，其中當有強者崛起而為民衆所信服之領袖，即土豪惡霸之流是。後來太平軍起義內有燒炭工人三百餘家加入，即此輩也。以如此之地勢，如此之人物，確為祕密醞釀革命運動之理想地。雲山決擇此處為根據地，卒能舉大事，其高瞻遠矚的眼光才識，誠可佩矣。雖然，此地險則險矣，而因物資貧乏，土產不豐，米糧、食鹽、鉛硝、以及其他品物俱缺，故初用為祕密運動之根據地則可，堅守片時亦可，但大軍一興即不能久守，蓋外兵雖不能攻入，却可把守要道而死困之，則山區內便成絕境矣。是故洪馮等一俟籌備成熟即全部移至山麓之金田一帶，迨正式舉義即行揮軍東向以謀出路。此所以研究太平天國史者不能不洞察此處地理形勢之背景也。

十二　洪氏之鄉居生活及宗教作品

如今繼續叙述洪秀全之活動。

先是，自秀全偕雲山等離鄉出遊後，一連數月，杳無音訊，兩家人等均不知其踪跡，良以花縣距廣西貴縣遙遙千里，山川阻隔，交通困難，水陸行程至少須二十日至一月。當時又無郵政，平常音信之傳遞端賴熟人來往，或託「巡城馬」帶信。（又稱「水客」，即專為人帶信，辦貨，或採購品物而來往于四鄉城

鎮間者，粵俗也。）而粵桂兩省窮鄉僻壤間，何能得此通訊便利？又因當時兩省盜賊蠭起，行旅不安，以故鄉間竟謠傳兩人中途遇刧被害了。秀全父兄半信半疑，不勝焦慮，而其妻則更時時哭泣，舉家爲之不寧。馮氏一家亦如是。及仁政仁球二人先返鄉，帶回平安家信，兩家上下始得安心。至十月二十一日(仍在二十四年)，秀全自己亦歸抵故鄉，全家乃得歡樂團聚。然而自抵家門後，方知雲山從未回來，此時實不知其下落。雲山之母及妻子，自其隨洪出門後，一向亦不知其消息，至是聞秀全已回即親來官祿㘵探問。秀全只可答以不知，於是大受馮家衆人之埋怨及責備，蓋二人結伴同行，而今秀全獨歸，並不知其下落，亦無怪其然也。此時之洪秀全確極難堪了。（參用「太平天日」及「起義記」）。

自是，秀全鬱鬱蟄伏鄉間，股肱似折，壯志難伸，索然無味無聊，亦良苦矣。幸而經過種種之磨練，其態度與手段已不再如初年之兇悍激烈，而較爲溫和易與。由是而取得村中父老及族人之原諒，許其再行設帳於村內，藉貲補助家計。其時，仁玕已赴清遠授徒，秀全雖無伴無助，而仍獨自繼續宣傳新教，未嘗稍懈也。此爲道光二十五，二十六兩年間事，（一八四五，四六）而正是馮雲山在廣西紫荊山區創立拜上帝會展開工作之時也。

居鄉時，秀全又有逸事數則，大足以表示其性格者，縷述如次：

村中有二人犯姦，因畏秀全之嚴厲懲罰，竟逃往外方以避其執責，亦可見其威望之隆了。

有村人巫姓者，司理十鄉地產，但平素品行不端，媚富欺貧，且妄行毆打村人。有控之於秀全者。秀全鳴鑼召集鄉人共議其事，旋得衆人同聲問罪，卒褫其職而另舉別人司理公產。其人伏罪悔過，不敢萌復仇惡念，反餽贈禮物於秀全以致敬禮焉。

秀全又在本族立木牌九個以治衆人。牌上各寫規律五條：（一）通姦犯淫者打；（二）誘姦婦女者打，（三）忤逆父母者打；（四）偸竊賭博者打，（五）遊蕩作惡者打。乃分發各木牌與各家長，但多面許而心違，一俟秀全離鄉，即有父老收集各牌而投諸河中，蓋以其荒唐專擅而不甘受其宰治也。

秀全每遇見親友，必如前諄諄勸告其信新教，幷暴露及責備其人之不正當行爲，人不能堪。一有詰駁者，彼卽發怒，斥責有加，蓋其剛烈不容忍之性自昔已然，至今未改也。彼嘗自行解釋其嚴峻態度及手段，謂基督教雖好，但惜過於忍耐及謙厚，乃以爲不合時勢，殆非用嚴厲手段無以治此姦惡之亂世云。此其關於治術之思想，自始卽棄「王道」而專用「霸道」之大誤也。豈其欲師法諸葛武侯治蜀之原則而主張「治亂世用重典」乎？此申韓法家者言，在政治法律上，尤其在軍事上，庶乎合理，顧在宗教立場上言，則去基督教仁慈寬大容忍——尤其是以愛主治一切之高崇偉大之旨遠矣。秀全畢竟未聞悉基督教眞理奧義，亦無怪其然。（以上數段事蹟均載「起義記」，雖未確指年期，但實爲秀全回鄉後所發生之事，故編於此。）

在此韜光養晦潛伏伺機期間，每當閒暇之時，秀全從事吟哦及著作，蓋其人始終不脫書生本色，「舞文弄墨」固其畢生之大嗜好也。計在兩年間，其作品今得而傳者有對聯數副，詩若干首，及長歌與論文數篇，皆發揮其宗教的與倫理道德的思想者。茲分錄後方。

甲　對聯——皆其親自撰書而張貼壁上者：

（一）信實耶穌終有福　叛逆上帝終有哭

（二）道眞難知何怪庸夫俗子　人非易取惟求豪傑英雄

（三）遵聖誡拜眞神撒手時天堂易上　泥世俗信魔鬼盡頭處地獄難逃

（四）養成正大一途卽爲豪傑　脫盡習氣二字便是英雄

（按：此聯下句實出自呂坤「呻吟語」。呂子原文云：「脫去習氣便是豪傑英雄。」可見秀全於理學書亦有涉獵。）

（五）敬拜妖魔卽爲妖魔卒奴生之時爲鬼所迷死之日被鬼所捉
信實上帝便是上帝子女來何處從天而降去何處向天而昇

乙　詩歌

（一）你們切莫慌。上帝有主張。
真心多憑據。方可上天堂。

（二）巍巍天父萬國所同。養育世人功德無窮。
六日造成天地山海。備物賜人享用相通。
天父至親顯斥邪神。設立天條告誡愚民。
旣遣耶穌捐命贖罪。又差全證此道確眞。（全，秀全也）

（以上所錄均照「起義記」。「天條書」亦多載入，惟文字稍異，見「太平天國叢書」一冊）

（三）讚神詩四首

帝理精微甚可奇。俗夫蒙昧豈能知。
位三體一無何始。性合職分永不移。
父子聖神名有定。造栽感化各分持。
專心求智終須曉。不識天情總是癡。

上帝監臨事事知。人們巧計詎能施，
圖謀未露全然識。心念才萌洞悉窺。
舉世作奸非一日。蒼生行惡已多時。
不求基督耶穌救。此罪何時得改移。

天皇上帝至明公。賞罰無私主上穹。

良善或遭身內苦。　奸邪偶過眼前豐。
總因今世難分別。　但到來生定曉迺。
禍福任從人自取。　靈魂獲報照行工。

上帝全能永活靈。　世間萬有一言成。
星辰日月皆其造。　河海山川定厥程。
人物迄今沾化育。　歲時亘古不紛更。
穹蒼彰著神功妙。　宇宙應宜顯主名。

（按：以上四首原爲洪秀全所作，早經編入教會頌讚詩本，而由張祝齡牧師根據教會傳說，轉行錄出者，已編入「太平天國雜記」之「太平天國文學之鱗爪」篇）

丙　長歌及論文

(一)原道救世歌

道之大原出於天。謹將天道覺華賢。天道禍淫惟福善。及早回頭著祖鞭。道統根源惟一正。歷代同揆無後先。享天福。脫俗緣。莫將一切俗情牽。須將一切妄念捐。開闢眞神惟上帝。無分貴賤拜宜虔。天父上帝人人共。天下一家自古傳。盤古以下至三代。君民一體敬皇天。其時王者稱上帝。諸侯士庶亦皆然。試看人間子事父。賢否俱循內則篇。天人一氣理無二。可得君王私自專。上帝當拜。人人所同。何分西北。何問南東。一絲一縷荷上帝。一飲一食賴天公。分應朝朝而夕拜。理應頌德而歌功。人而舍此而他拜。拜盡萬般總是空。非惟無益且有損。本心瞞昧罪何窮。人苟本心還不失。自

知呼吸賴養育。流行萬物天道化。豈有別神爭其中。即謂上帝須輔助。斷非菩薩贊化工。如果化工賴菩薩。從前未立理難通。喧以日兮潤以雨。動以雷兮散以風。此皆上帝之靈妙。天恩能報得光榮。勿拜邪神。須作正人。不正天所惡。能正天所親。第一不正淫為首。人變為妖天最瞋。淫人自淫同是怪。盍歌麟趾頌振振。歪俗移人誰挺立。但須改過急自新。顏回好學不貳過。非禮四勿勵精神。過而能改方無過。古人所以誨諄諄。自古君師無異任。祇將正道覺斯民。自古善正無異德。祇將正道淑其身。凡有血氣心知者。何可亂常而敗倫。凡屬頂天立地者。急宜反璞而歸真。鬼心既革。孝經當明。第二不正忤父母。大犯天條急自更。羊有跪乳烏反哺。人不如物忝所生。歷山號泣天為動。鳥為耘兮象為耕。尊為天子富四海。孝德感天夫豈輕。父兮生我母鞠我。長育劬勞無能名。恩極昊天難答報。如何孝養竭忠誠。大孝終身慕父母。視於無形聽無聲。孝親即是孝天地。培植本根適自榮。逆親即是逆天地。戕伐本根適自傾。蓼莪詩可讀 。 胞與量宜恢。第三不正行殺害。自戕同類罪之魁。普天之下皆兄弟。靈魂同是自天來。上帝視之皆赤子。人自相殘茲惻哀。是以先代不嗜殺。德合天心天眼開。寵綏四方惟克相。故能一統受天培。夏禹泣罪文獻洛。天應人歸無可猜。嗜殺人民為草寇。到底豈能免禍災。自起項羽終自刎。黃巢李闖安在哉。自古殺人殺自己。誰云天眼不恢恢。自古救人救自己。靈魂超拔在天臺。自古利人利自己。福自己求易為推。自古害人害自己。孽自己作難挽回。無言不讎德有報。終身可行恕字該。忠厚可師。廉恥須知。第四不正為盜賊。不義不仁匪所宜。聚黨橫行天不佑。罪惡貫盈禍自隨。君子臨財無苟得。楊震昏夜尚難欺。管寧割席因歆顧，山谷孤踪志不移。夷齊諫國甘餓死。首陽山下姓名垂。古來善正修天爵。富貴浮雲未足奇。殺一不辜行不義。即得天下亦不為。人能翼翼畏上帝，樂夫天命復奚疑。豈忍殺人越於貨。竟非其有而取之。營謀珍道義。學習慎規模。第五不正為巫覡。邪術惑衆犯天誅。死生災病皆天定。何故愚民妄造符。作福詐妖兼送鬼。修齋建醮尚虛無。自古死生難自保。豈能代禱保無辜。自古師巫邪術輩。累代貧窮天不扶。鬼人送鬼終惹鬼。

地獄門開待逆徒。欲肥己囊增己孽。何不回頭早自圖。術藝固須正。品概更宜方。第六不正爲賭博。暗刀殺人心不良。戒戒戒。理不當。求之有道得有命。勿以詐騙壞心腸。命果有分何待賭。命無即賭願難償。總之貧富天排定。從吾所好自徜徉。孔顏蔬水簞瓢樂。知命安貧意氣揚。人生在世三更夢。何思何慮復何望。小富由勤大富命。自古爲人當自強。嗟爾有衆。勿謂無妨。無所不爲因賭起。英雄何苦陷迷鄉。不義之財鴆止渴。士農工商耐久長。千個賭錢千個賊。請爾易慮細思量。他若自驕陷阱者。鍊食洋煙最顛狂。如今多少英雄漢。多被煙槍自打傷。即如好酒亦非正。成家宜戒敗家湯。請觀桀紂君天下。鐵統江山爲酒亡。更有堪輿相命輩。欺瞞上帝罪無疆。富貴在天生死命。何爲惑世顧肥囊。其餘不正難枚舉。在人鑒別於徽茫。細行不矜終累德。堅冰未至愼履霜。禹稷勤勞夏飢溺。當身而顯及後王。周文孔丘身能正。陟降靈魂在帝旁。眞言語。不鋪張。予魂曾獲昇天堂。所言確據無荒唐。潔心固結不能忘。言之不足故言長。積善之家有餘慶。積惡之家有餘殃。順天者存逆天亡。尊崇上帝得榮光。

（二）　百正歌

百正歌。歌百正。眞正食天祿。眞正畏天命。眞正作公作侯。眞正作善作正。眞正鬼服人欽。眞正民安國定。眞正邪魔遠避。眞正天心順應。堯舜化日光天，由爲君能正。禹稷身顯後王，由爲臣能正。周家麟趾興歌，由爲父能正。虞廷瞽瞍底豫，由爲子能正。周文歸心八百，乃以正事不正。孔丘服教三千，乃以正化不正。湯武順天應人，乃以正伐不正。楚漢項滅劉興，乃以至勝不正。桀紂亡其家國，乃夫婦不正。莊靈弒于崔夏，乃君臣不正。齊襄生前見殺，乃淫妹不正。楚平死後被鞭，乃納媳不正。隋楊氏不再傳，乃父子不正。唐李氏多內亂，乃男女不正。唐憲宗亂天下，由縱妻不正。狄人餘人所卑，由邪色能正。武三思人所戮，由貪色不正。百正歌。歌百正。正乃人禽皎分。正乃古今所

敬。正乃天爵尊崇。正乃人生本性。能正可享天堂福。不正終歸地獄境。正可立地頂天。正可靖奸讒佞。正可行蠻貊。正可鋤強梗。身不正民從所好。身能正民從所令。身不正親戚所叛。身能正天下所信。身不正禍因惡積。身能正福緣善慶。貴不正終爲人傾軋。富不正終爲人兼併。男不正人類終非。女不正妖孽究竟。一家不正多乖逆。一國不正多爭鬩。從來正可制邪。自古邪難勝正。一正福祿日加增。一正禍災自消盡。

（三） 原道醒世訓

從來福大則量大。量大則爲大人。福小則量小。量小則爲小人。是以泰山不辭土壤，故能成其高。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衆庶，故能成其德。凡此皆量爲之也。無如時至今日亦難言矣。世道乖離，人心澆薄，所愛所憎，一出於私。故以此國而憎彼國，以彼國而憎此國者有之。甚至同國，以此省此府此縣而憎彼省彼府彼縣，以彼省彼府彼縣而憎此省此府此縣者有之。更甚至同省府縣，以此鄉此里此姓而憎彼鄉彼里彼姓，以彼鄉彼里彼姓而憎此鄉此里此姓者有之。世道人心至此，安得不相陵相奪相鬥相殺而淪胥以亡乎？無他其見小故其量小也。其以此國而憎彼國以彼國而憎此國者，其見在國，國以外則不知，故同國則愛之，異國則憎之。其以此省此府此縣而憎彼省彼府彼縣，以彼省彼府彼縣而憎此省此府此縣者，其見在省府縣，省府縣以外者則不知，故同省同府同縣則愛之，異省異府異縣則憎之。其以此鄉此里此姓而憎彼鄉彼里彼姓，以彼鄉彼里彼姓而憎此鄉此里此姓者，其見在鄉里姓，鄉里姓以外則不知。故同鄉同里同姓則愛之，異鄉異里異姓則憎之。天下愛憎如此，何其見之未大而量之不廣也？遐想唐虞三代之世，天下有無相恤，患難相救，門不閉戶，道不拾遺，男女別塗，舉選尙德。堯舜病博施，何分此士彼士？禹稷憂飢溺，何分此民彼民？湯武伐暴除殘，何分此國彼國。孔孟殆車煩馬，何分此邦彼邦？蓋實見天下凡間分言之則有萬國，統言之則實一家。皇上帝

，天下凡間大共之父也。近而中國，是皇上帝主宰化理，遠而番國亦然。遠而番國，是皇上帝生養保佑，近而中國亦然。天下多男人，盡是兄弟之儕，天下多女人，盡是姊妹之羣。何得存此疆彼界之私，何可起爾吞我并之念？是故孔丘曰：「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己。是故奸邪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而今尙何望哉？然而亂極則治，暗極則光，天之道也。於今夜退而日升矣。惟願天下凡間，我們兄弟姊妹跳出邪魔之鬼門，循行上帝之眞道，時凜天威，力遵天誡，相與淑世，相與正己正人，相與作中流之砥柱，相與挽已倒之狂瀾，行見天下一家，共享太平。幾何乖漓澆薄之世，其不一旦變而爲公平正直之世也？幾何陵奪鬥殺之世，其不一旦變而爲強不犯弱，衆不暴寡，智不詐愚，勇不苦怯之世也？在易，同人於野則亨。最大之謂也。同人於宗則吝，最小之謂也。況量大則福大而人亦與之俱大；最小則福小而人亦與之俱小。凡有血氣者，安可傷天地之和，而貽井底蛙之誚哉？詩云：上帝原來是老親。水源木本急尋眞。量寬異國皆同國。心好天人亦世人。獸畜相殘還不義。鄉鄰互殺斷非人。天生天養和爲貴。各自相安享太平。

（四）　原道覺世訓

天下總一家，凡間皆兄弟。何也？自人肉身論，各有父母姓氏，似有此疆彼界之分。而萬姓同出一姓，一姓同出一祖，其原亦未始不同。若自人靈魂論，其各靈魂從何以生？從何以出？皆禀皇上帝一元之氣，以生以出。所謂一本散爲萬殊，萬殊總歸一本。孔伋曰：天命之謂性。詩曰：天生蒸民。書曰：天降下民，昭昭簡編，洵不爽也。此聖人所以天下一家，時廑民吾同胞之懷，而不忍一日忘天下。而近代則有閻羅妖注生死邪說。閻妖羅乃是老蛇妖鬼也，最作怪多變，迷惑纏捉凡間人靈魂。天下凡間我們兄弟姊妹，所當共擊滅之惟恐不速者也。而世人偏伸頸於他，何其自失天堂之樂而自求地獄之苦哉？

論道有眞諦。大凡可通於今，不可通於古，可通於近不可通於遠者，僞道也，邪道也，小道也。據怪人妄說閻羅妖注生死。且問中國經史論及此乎？曰無有。番國聖經載及此乎？曰無有。無有則何以起？怪人佛老之徒出，自陷迷途，貪圖射利，誑人以不可知之事，以售己詐，誘人作福建醮以肥己囊。兼之魔鬼入心，遂造出無數怪誕邪說迷惑害累世人。如秦政時，怪人誑言東海有三神山，秦政遂遣入海求之。此後代神仙邪說所由起也。究其始不過一秦政受其惑，所謂差之毫釐。而後代則彙效尤於後，至於固結不可解，所謂失之千里者也。又如漢武時，怪人誑言祠竈丹砂可化黃金。漢武遂信而祠之。於是燕齊怪誕怪人多來言神仙怪事矣。又如近代有怪人，誑言東海龍妖發雨。東海龍妖，卽是閻羅妖變身。雨從天降，衆目所視者也。孟軻曰：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勃然興之矣。周詩云：上天同雲，雨雪雰雰，益之以霢霂。既優既渥，既沾既足，生我百谷。又考番國舊遺詔書，當挪亞時皇上帝因世人背逆罪大，連降四十日四十夜大雨。洪水橫流，沉沒世人。此皆鑿鑿可據，且衆目所視，實降於天者也。而世人亦多信怪誕不經之怪說。卽一雨論，而世人既多良心死盡大瞞天恩矣。又遑論其他哉？又如近代有怪和尚，誑言閻羅妖怪事，且有「玉曆記」怪書，訛傳於世，而世之讀死書者，亦多惑其說，獨不思注生死一事，豈是等閒？既不是等閒，宜爲中國番國各前聖所論及，且筆於書以傳後世。而於今歷考中國番國各前聖所論及，且筆於書以傳後世者，祇說天生天降，皇上帝生養保佑人，未嘗說及閻羅妖也。祇說死生有命，亦是命於皇上帝已耳，毫無關於閻羅妖也。祇說皇上帝審判世人，陰騭下民，臨下有赫，又毫無關於閻羅妖也。而世人之讀死書者，不信古今遠近通行各經典，而信怪人無端突起之怪書，不亦惑哉？此無他，好生惡死，慕福懼禍，恆情也。以恆情而中人心，則其入之也必易。是以邪說一倡而天下多靡然信之從之。信從久則見聞熟，見聞熟則膠固深，膠固深則難尋其罅漏，難尋其罅漏，則難出其範圍。皇上帝縱屢生聰明聖智於其間，亦莫不隨風而靡矣。此近代所以多惘然不識皇上帝，悍然不畏皇上帝，盡中蛇魔閻羅妖詭計，陷入地獄沉淪而不自知者也。噫，後之人雖欲諳天地人之道，其

孰從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訊其末，惟怪之欲聞。予想夫天下凡間人民雖衆，總爲皇上帝所化所生。生於皇上帝，長亦皇上帝，一衣一食幷賴皇上帝。皇上帝，天下凡間大共之父也。死生禍福，由其主宰。服食器用，皆其造成。仰觀夫天，一切日月星辰雷雨風雲，莫非皇上帝之靈妙。俯察夫地，一切山原川澤飛潛動植，莫非皇上帝之功能。昭然可見，灼然易知。如是乃謂眞神，如是乃爲天下凡間所當朝朝夕拜。有執拗者說曰：皇上帝當拜矣，必然有幫皇上帝保佑人者。譬如君王主治國中，豈無官府輔治也？不知君王之官府，是其親手設立調用，故能輔君王以治事也。至若凡人所立一切木石泥團紙畫各偶像，且問爾，是皇上帝旨意設立否乎，非也，類皆凡人被魔鬼迷懞靈心，據愚意見，入手造出各等奇奇怪怪也。況皇上帝當初六日造成天地，山海人物，已設有其神使，千千萬萬，在天上任其差遣，何用得凡人所造各等奇奇怪怪者乎？且叛逆皇上帝實甚。攷舊遺詔書，皇上帝當初下降西奈山，親手繕寫十款天條在石碑上，付畀摩西。皇上帝親口吩咐摩西曰：「我乃上主皇上帝，爾凡人切不好設立天上地下各偶像來跪拜也」。今爾凡人設立各偶像來跪拜，正是違逆皇上帝旨意。爾凡人反說各偶像是幫皇上帝保佑人，何其被魔鬼迷懞靈心迷懞之極乎？爾不想皇上帝當初六日造成天地山海人物，尙不要幫助，今日保佑人又要誰幫助？且問爾，設使皇上帝當初造天不造地，爾足猶有所企立，且猶有田畝開墾否乎，曰無也。且又問爾，今荷皇上帝之恩，既造天地矣，設使皇上帝不造成地上桑麻米麥荳豆及草木水火金鐵等物，又不造成水中魚蝦空中飛鳥山中野獸家中畜牲等物，爾等身猶有所穿口猶有所食饕餮猶有所炊爨器械猶有所運用否乎？曰無也。且又問爾，今荷皇上帝之恩，萬物備足矣，設使皇上帝一年不出日照耀爾凡人，一年不降雨滋潤爾凡人，一年不發雷替爾凡人收妖，一年不吹風散爾凡人鬱氣，爾凡人猶有收成平安否乎？曰無也。且又問爾，今荷皇上帝之恩，既有收成平安矣。設使皇上帝一旦怒爾，斷絕爾靈氣生命，爾口猶能講，目猶能視，耳猶能聽，手猶能持，足猶能行，心猶能謀畫否乎？曰，斷斷不能也。且又問爾，天下凡間欲一時一刻不沾皇上帝恩典得乎

？曰斷斷不得也。由是觀之，天下凡間欲一時一刻不沾皇上帝恩典亦不得，此便是皇上帝明明白白保佑人矣。既是皇上帝明明白白保佑人，爾凡人卻另立各偶像另求保佑。有得食有得穿，曰，我菩薩靈。明明皇上帝恩典，卻誤認爲邪魔恩典。其邪魔敢冒天恩者該誅該滅無論矣。爾凡人良心盡死，大瞞天恩，究與妖魔同犯反天之罪，何其愚哉？嗟乎！明明有至尊至貴之尊神眞神，天下凡間大共之天父，所當朝朝夕拜而不拜，而拜專迷惑纏捉人靈魂之妖鬼，愚矣。明明有至靈至顯之眞神，天下凡間大共之天父，求則得之，尋則遇著，扣門則開，所當朝朝夕拜而不拜，而拜無知無識之木石泥團紙畫各偶像，有口不能言，有鼻不能聞，有耳不能聽，有手不能持，有足不能行之蠢物，抑又愚矣。雖然，流之濁，由源之不清；後之差，由前之不謹。天下凡間無人一時一刻不沾皇上帝恩典，何至於今覺罕有知謝皇上帝恩典者，其禍本何自始哉？歷考中國史册，自盤古至三代，君民一體皆敬拜皇上帝也。壞自少昊時，九黎初信妖魔，禍延三苗效尤。三代時頗有雜邪神及有用人爲尸之錯。然其時君民一體，皆敬拜皇上帝仍如故也。至秦政出遂開神仙怪事之厲階，祀虞舜，祭大禹，遣人入海求神仙，狂悖莫甚焉。皇上帝獨一無他也，漢文以爲有五，其亦暴悖之甚矣。漢武臨沒，雖有悟悔之言曰：「始吾以爲有仙，今乃知皆虛妄也」。然其始祠竈祠泰乙，遣方士求神仙，其亦秦政之流亞也。他若漢宣祠后土，遣求金馬碧雞。漢明崇沙門，遣求天竺佛法。漢桓祠老聃，梁武三捨身，唐憲迎佛骨。至宋徽出，又改稱皇上帝爲昊天金闕玉皇大帝。夫稱昊天金闕猶可說也，乃改玉皇大帝則誠褻瀆皇上帝之甚者也。皇上帝天下凡間大共之父也，其尊號豈人所得更改哉？宜乎宋徽身被金虜，同其子宋欽俱死漠北焉。總而論之，九黎秦政作罪魁於前，歷漢文、梁武、宣、明、桓、武、唐憲、接迹效尤於後，至宋徽又更改皇上帝尊號。自宋徽至今，已歷六七百年，則天下多惘然不識皇上帝，悍然不畏皇上帝，又何怪焉？嗚呼，天地之中，人爲貴；萬物之中，人爲靈。人何貴？人何靈？皇上帝子女也。貴乎不貴？靈乎不靈？木石泥團紙畫偶像，物也。人貴於物，靈於物者也。何不自貴而貴於物乎？何不自靈而靈於物乎？近千

百年間，能不惑神仙怪事者非無其人。究之，知其一莫知其他，明於此轉暗於彼，卒無有高出眼孔，徹始徹終而洞悉乎魑魅魍魎之詭祕也。北朝周武廢佛道毀淫祠。唐狄仁傑奏焚淫祠一千七百餘所。韓愈諫迎佛骨。宋胡迪焚毀無數淫祠。明海瑞諫建醮。之數人者不可謂無特識矣。第其所毀，所焚，所諫，僅曰淫祠，曰佛，曰建醮，則其所不毀不焚不諫者仍在。不知彼所毀所焚所諫者，固當毀，當焚當諫，即彼所不毀不焚不諫者，又何獨非當毀當焚當諫乎？何也？皇上帝之外無神也。世間所立一切木石泥團紙畫各偶像皆後起也，人爲也。被魔鬼，迷懞靈心顚顚倒倒，自惹蛇魔，閻羅妖纏捉者也。故今瀝膽披肝，實情諭爾等，爾凡人何能識得神乎？皇上帝乃是眞神也。爾凡人跪拜各偶像正是惹鬼，何也？爾凡人所立各偶像其或有道德者，既昇天堂久矣，何曾在人間受享？其一切無名腫毒者，類皆四方頭紅眼睛蛇魔閻羅妖之妖徒鬼卒。自秦漢至今一二千年，幾多凡人靈魂被這閻羅妖纏捉廝害。俗語云「豆腐是水，閻羅是鬼。」爾等還不醒哉？及今不醒，恐怕遲矣。實情諭爾等，爾凡人何能識得帝乎？皇上帝乃是帝也。雖世間之主稱王足矣。豈容一毫僭越於其間哉？救世主耶穌，皇上帝太子也，亦祇稱主已耳。天上地下人間有誰大過耶穌者乎？耶穌尙不得稱帝，他是何人敢靦然稱帝者乎？祇見其妄自尊大自干永遠地獄之災也。噫吁！敬拜皇上帝則爲皇上帝子女，生前皇上帝看顧，死後魂昇天堂，永遠在天上享福，何等快活威風？溺信各邪神則變成妖徒鬼卒，生前惹鬼纏，死後被鬼捉，永遠在地獄受苦，何等羞辱愁煩？孰得孰失，請自思之。天下凡間我們兄弟姊妹可不醒哉？若終不醒則眞正賤矣，眞鬼迷矣，眞有福不知享矣。明明千年萬載在天上永遠快活威風，如此大福，都不願享，情願大犯天條與魔鬼同犯反天之罪致惹皇上帝義怒罰落十八重地獄受永苦，深可憫哉！良足慨已！

（按：以上四篇皆於建國後與其他詩聯等編入「太平詔書」，略經修改印行，頒發天下。題目改「訓」爲「詔」。內容間有損益，如改「王」字爲「狂」等。看「太平天國叢書」一册蕭一山氏之考證語。又另有「改邪歸正」一篇亦早期作品，惜失傳。以上所錄係照羅邕：「太平天國文鈔」，國難後第

一版，原係命大維氏在德國圖書館所得之本。）

綜觀上文所錄其此期的作品，亦可見洪氏此時宗教，道德，倫理，以及社會的思想之內容了。在宗教方面，彼奉上帝爲唯一眞神及天地人物之創造主，與信耶穌爲上帝子下凡捐命贖罪爲救主——兩個基本觀念，皆係直接得自「勸世良言」而原出自基督教聖經者。再細爲分析之，則其所受舊約——原譯爲「舊遺詔書」——之影響比新約——「新遺詔書」——爲多，故其教道專注重一神之崇拜與偶像之破壞，而對於新約內耶穌所傳之進一步的精神的宗教及唯愛的道德，與保羅馬太約翰諸門徒所演述之奧義等，因所知不深或并未之知，故不聞其多所發揮。至信者昇天堂，不信者落地獄之說，是基督教之皮毛，非要旨也。在當時之改正宗的宣教士，早已有使基督教觀念與中國古代的宗教觀念溝通合流之傾向，故譯God一名辭爲「上帝」或「皇上帝」，（天主教則別用「天主」之名），並多方運用中國古經崇事上帝之句語以爲傳道之助，因之適合中國人心收效頗富，此殊爲有智之舉。洪氏亦由「勸世良言」一書而得此理解，故其作品引用中國經典以發揮一神論尤多——以爲天生天降天養天罰等皆中外古聖一體相同相通之道，並廣引中國史事以闢世俗的迷信與邪說，振振有詞，此則又爲洪氏宗教作品之特點矣。

在道德倫理方面，其中西合璧或折衷的觀念，原亦濫觴於當時宣教士之思想，而洪氏更能使儒家倫理與基督教理作進一步的合流，而成爲一爐共冶之新倫理觀。其出發點乃在奉上帝爲人類大共之天父，凡人皆其子女、故人皆貴人爲靈。如是人人當努力修道以作正人君子，切戒姦淫，忤逆，殺害，盜竊，巫蠱，賭博，以及吸烟飲酒，并須實踐君臣，父子，夫婦，兄弟，男女的倫常要道。揆其所教，簡直是一個嚴格的道德主義者，Moralist 方之西國之清教徒未遑多讓焉。

在社會方面則洪氏之主張，乃以宗教思想及個人道德爲根據，而推行之於社會以至萬國。在其心中，固確信上帝爲天父，「民吾同胞」，是天下一家也。如是由國際間以至本國內各省府縣鄉里村族，一是當棄怖怨而修親愛——是卽所謂「大同」也。能至是則理想的社會，大同世界，人人相安，共享太平，公平

正直而一反淩辱鬥殺之世界自實現矣。尤可注意者，洪氏與中華民國國父——近代兩個革命大領袖皆服膺禮運大同篇，思想似是巧合，實則同源，蓋兩者皆於吾國古代之治道大有研究者也。

吾人細讀以上諸篇，深覺洪氏經多時之潛心研究及鄉居兩年之努力自造，其學問之淵博（諸篇中屢引經史子集），其思想之高深，與其文章之典雅暢順，深入顯出，切中時病，信能收通俗闢謬之效，是足徵其自我修養已有長足的進步，其所以能成爲偉大的革命領袖，亦由其確有出類拔萃人所莫及之長處也。

十三　革命理論

秀全居鄉兩年，離羣索居，幾無可與語之人。雖間或於講道時輕發排滿革命之言以煽鼓動人心，無如聽者藐藐不以爲意，徒以爲粵中常聞不鮮之少年負氣語耳。環境如此，益不敢吐露立志革命之隱情。惟在清遠授徒之族弟仁玕一有暇日，即遄程回鄉與其相敍，暢怡教誨。秀全乃乘便披瀝腹心，一吐爲快，由下方轉錄仁玕所紀之言論數段，可其秀全的革命理論之大要矣。其言曰：

「時論時勢，（秀全）則慷慨激昂，獨恨中國無人，盡爲韃妖奴隸所惑矣。予問其故，則答以難言。再三問之，則謂弟生中土十八省之大，受制於滿洲狗之三省。以五萬萬之花人（即華人，華字避上帝耶火華名諱）受制於數百萬之韃妖。誠足爲恥爲辱之甚者。兼之每年化中國之金錢幾千萬爲煙土，化民之脂膏數百萬爲花粉。一年如是，年年如是，至今二百年。中國之民富者安得不貧？貧者安得守法？不法安得不問伊犂省，或烏隆江，（即黑龍江，隆避龍字諱）或吉林爲奴爲隸乎？與言及此，未嘗不拍案三嘆也。」（見「英傑歸眞」）

另一次，秀全有言曰：

「上帝劃分世上各國，以洋海爲界，猶如父親分家產於兒輩？各人當尊重父親之遺囑，而各自保管其所得之產業，奈何滿洲人以暴力侵入中國而強爭其兄弟之產耶？」

又一次，秀全更進一步而發揮國際和平的理想云：

「如果上帝助吾恢復祖國，我當教各國各自保管其自有之產業，而不侵害別人所有；我們將要彼此有交誼，互通眞理及知識，而各以禮相接；我們共拜同一之天父，而共崇敬一天兄世界救主之眞道；這是自從我的靈魂被接上天後之大願也。」

讀上錄紀載，可見洪氏自「天王意識」發生以至革命決心立定之後，其一貫的革命理論至此時經已形成。其思想仍以宗教爲出發，爲根據，爲理想，而實施於民族革命與政治革命之中，蓋意謂上帝爲父，天下一家，人皆兄弟，國族亦猶兄弟，則滿人之侵略而宰治漢族實爲不合，且其貪污，殘暴，浪費，與虐民的政治，尤不能忍，因而立志推翻清朝而自建新國——此爲「在地若天」之新國。彼之新國亦反對國際的侵略行爲——帝國主義者，故主張國際間的關係，一本友善，互助，平等，互惠的大原則以維繫邦交，并提倡國際間文化之溝通與協進，夫如是則大同世界，天下一家之理想庶可實現，於是全體人類將復歸於一天父，一基督了。此則復由宗教理想而閃見國際主義。其國際大同的思想直可爲現代世界之前進南針，爲帝國主義的當頭棒喝。是則其理想與理論不可謂非崇高而偉大者矣。至其以宗教，政治，民族，三種理想混合爲一而形成太平天國革命運動的理想，亦可謂世界革命史之奇觀也。（此理想之一利一害，詳見拙著「太平天國之盛衰興亡觀」，載「金田之遊」）

在此期間，秀全又得一奇夢——夢見紅日落在其手中。（此夢境又當然是其醒後自述者。）旣醒，卽吟律詩一首云：

五百年臨眞日出。那般爝火敢爭光。
高懸碧落烟雲捲。遠照塵寰鬼蜮藏。
東北西南齊獻曝。蠻夷戎狄盡傾陽。
重輪赫赫遮星月。獨擅貞明耀萬方。

（按：以上均載「起義記」，惟末一首亦見之「英傑歸眞」，而辭句已有修改，且云是癸卯年初讀「勸世良言」時所作者，今依早年的紀載而仍編於此。）

此詩文義表示兩特點。其一，洪氏之革命不特要統治中國，還要統治全世。此與前言世界大同之理想似自相矛盾。此亦是後來奠都天京後致令外國人大不滿意之由。然而有若「天下一統」，「萬邦來朝」，「四夷淮貢」等等句語，不過是中國士人傳統的「夜郎自大」的誇大狂言，等諸口頭禪，殊無實際意義，究不能與西洋之帝國主義作等量齊觀也。其次，則秀全此時忽爾興起神秘的思想，託辭夢兆，或眞作此夢未定，而以太陽自比自居，至卽天王位後輒自名爲「洪日」，故玉璽有文曰：「天王洪日」，此外尙有多方表示焉。（見「太平天國詔諭」所載之天王詔旨，與「英傑歸眞」。後一書幷載幼主亦有「日頭王照鳥方」之夢。）余以爲此一奇想殆與其宗教信念有一貫的聯系，而爲象徵的表示，殊未可以篝火狐鳴之一類神話目之也。考太平朝諸傑，自始卽以宗教理想立國，故國名「天國」，朝稱「天朝」，王號「天王」，而奉宰「天」爲至高無上的天父皇上帝。因此最高領袖輩亦各以天象爲稱號，以示尊嚴與尊貴。夫天之下，威權最大，凌駕一切，而光榮至極普照萬方者，當爲日矣。故天王自擬爲「日」，且以「洪日當天」亦爲常人之口頭語也。天王既爲「日頭王」，王后於是號稱「月宮」焉。而其下首義諸王尊亦一一稱「師」而各繫以風，雨，雲，雷，電，霜，露，等字樣，并列爲「天師王」。此種神奇的稱號之來源及意義如此，而皆濫觴於上述之夢及詩也。

十四　學道於羅孝全牧師

時在道光二十六年丙午（一八四六）之下半年，秀全仍居鄉間。有鄉人巫姓者自廣州回官祿㘵村，對其言及有一西人名「阿羅哥」者在廣州傳教，其教理與秀全所傳者大約相同。其人非他，卽美國南方浸禮會派赴廣州傳教之羅孝全是也。（在教會中其譯名本作「羅孝純」今依天朝官書作「孝全」，原名爲

Rev.I.J.Roberts）大抵教友及其助手等與其相交相親故稱之曰「阿羅哥」。）秀全聞而大動於心，本欲經赴廣州一行，用觀真相，奈以館事羈身，未克就道。延至翌年初春，（道光二十七年丁未，一八四七，時年三十五歲）有友人朱某又由廣州來函邀其到羅孝全牧師處學道。蓋朱爲羅之助手，先曾由洪之同鄉處得聞其心靈經驗及熱心宣傳上帝教道事，嘗與羅牧師及教友們言及，衆均願其到省城一晤，故其邀洪之函有云：羅牧師暨弟兄們俱表示歡迎。秀全久有此意，是時已散館，且中心又極願結識西國牧師以求多識教道而利宣傳，幷冀將來可多得助力以利大事之進行，於是於二月初旬挈仁玕（時亦從淸遠散館回鄉）一同赴省垣，親詣南關東石角浸信會堂（即今之與華會之初基）謁見羅孝全牧師。秀全等一向所信所傳之教道，均由「勸世良言」一書，自行硏究，思索及解釋而得，至是始與正式的基督教——牧師、教徒、聖經、教會等——發生關繫焉。

秀全偕弟既得入教會之門，即留宿於禮拜堂內。乘便乃對羅牧師細述其前時病中所得之心靈經驗及以後信教傳教之經過。羅聞而驚愕，不置可否，蓋仍未能深明其眞相與意義爲如何也。彼乃留二人在會學道，硏究聖經，聽講教理，及與教友們同參禮拜儀式。由是秀全對於基督教之教理，內容，組織，儀式，工作等多得一點眞確的知識矣。爲時一月，旅費告罄，二人告辭而去。羅牧師頗注意秀全之爲人，特派本地信徒二人隨其回鄉，住於其家，藉以細心查察其品行。

越數日，此兩信徒復偕秀全一人回到廣州浸信會，而仁玕則因故不再來。兩人報告，謂秀全品行確是純正。羅牧師於是有意正式收其爲教徒。詎料當時羅另有助手黃某二人，見秀全才德邁衆，先聲奪人，又大得其東翁之靑眼看待，深恐其一旦正式加入教會，將至奪去其位置。此二人嫉忌與驚恐並發，遂設奸謀以中傷之。所謂奸謀者，伊等與秀全貌爲親善，私下慫恿其逕向羅牧師請求即施水禮及每月津貼費用。（據與華會牧師言，當時洪氏所請求者，僅月費銀一兩二錢）黃等之心存嫉忌而不喜其加入教會，仁玕於上次同來時經已察出，故此次不願再來。惟秀全素以忠誠待人，不疑其存心奸險，此時却信其言爲眞的，又

以自己囊金已竭，而確急需補助；果靦顏向羅教師提出此兩項請求。羅聞言而誤會陡生，大失所望，且深鄙其人，以爲是貪利之徒，不外「爲麵包而來」之「吃教」流亞耳。（Rice Christians）于是當面拒絕，並放棄收其爲教徒之念。洪頗覺失意，甚感無聊，而床頭金盡，無以爲生，又不知延至何時始可受水禮。當時情知爲奸徒所賣，誤墜奸計，要亦無可如何。故一住兩月之後，即又告辭離去，不再提及受水禮入教會之事了。由此事件以觀，可信洪氏性情雖剛烈，但眞誠篤厚而正直純樸，斷非奸詐狡猾之徒，而其信教傳道及革命建國之「天王意識」，與種種宗教，政治，社會的理想，確是由內心與經驗而發生之堅確的信念也。

其後，秀全的人格與經驗深鏤在羅牧師的心中，致令其思念不已而仍欲正式收爲教徒，及遣人探訪其行踪，則秀全早已入桂去了；乃作罷論，以故秀全始終未嘗得受基督教水禮及加入教會爲正式教徒也。後來，彼仍傳其自行創造的拜上帝教，以建立太平天國，其詔諭有教人自行施水禮而不必靠他人者，儻亦大有所感於此行赴廣州學道之失望歟！秀全之被羅牧師拒絕，雖感失意而未嘗怨恨之，蓋其明知自己受黃某二人所欺騙致冒貪鄙之嫌，但就其當時的請求而論，固承認羅牧師之嚴詞拒絕誠爲公允正當之舉也。故克金陵後，彼即修函致羅，稱謂謙恭，宛如師徒然。（此咸豐三年，一八五三事）其後，羅牧師親詣天京訪之，亦得極優禮的待遇，自天王以至各王侯官吏均敬之待之甚恭甚謹。職是之故，西教士密陀士特提出此點而稱頌洪氏至甚，謂其人格高尚而度量偉大云。（見前引書頁八八注脚）所謂「以德報怨」，洪氏有焉。而羅亦感其至誠，受其封爵，衣其冠服，竭力助其辦理外交及對外宣傳也。（看「太平天國雜記」）

【注釋】

關於洪氏學道之師及朱九濤之考證

關於洪氏學道之經過，詳載羅牧師後來之報告，即「逸經」二十五期拙譯「洪秀全革命之眞相」一篇。上文參用此篇及「起義記」）

清軍官書等有言洪秀全曾往學道於西教士郭士笠牧師者 Rev.Guslaff 實誤，想爲羅牧師之訛傳也。

一般史籍皆載洪秀全其始師事朱九濤，由其傳習上帝教，（官私著作，以至近人史書，多誤信此事，書目太多，不能盡錄。前文曾引謝興堯氏之論，亦信爲事實者，載第一節姓名注釋）其實此完全是子虛烏有的，殆由清吏捕風捉影而來之傳言或謠言，而以訛傳訛至今未息者。

致粵中久已盛傳洪秀全于早年嘗拜大儒朱九江先生之門，「江」與「濤」僅半字之差，豈由此而誤傳耶？又當時南中社會上盛傳有朱明後裔，時謀起事，而以廣東狗頭山爲根據地。（見清廷上諭）清廷嘗詔令地方官吏密查，皆不得要領。粵語「狗頭」與「九濤」音相近，毋或因此而誤傳爲「朱九濤」耶？粵省只有一「猪頭山」（在吾邑新會）在清末向爲賊藪，但未聞有「狗頭山」其地也。無論如何，洪氏由朱九濤傳習基督教之說實爲誤傳，蓋吾人由上文數節之研究，已確鑿證明洪氏之宗教先得自梁發之「勸世良言」，後傳自羅孝全牧師，故前說不攻自破矣。

至於「朱九濤」究爲何如人？今亦得明白的解答。據「東華續錄」載咸豐五年四月初九日上諭，關於湖南剿辦會匪事，有云：「其最爲著名之逆渠邱倡道，即朱九濤，尹石保二犯，經署郴州咸天保等于該州之周源山及藍山縣拿獲正法」。自是之後，即不再聞朱九濤造反之說了。審是，則朱九濤即邱倡道所假託爲明裔之名以資號召者，而其人則原係湖南天地會之首領也。由此更可斷定洪秀全早年與其絕無關繫的了。望後之寫近代史者勿再信此無稽之談也可。

十五　二次入桂

先是，洪秀全既失意于廣州之教會，即決意離粵而遐行作第二次入桂之舉，冀復與馮雲山聚會而推進大事業，但以身上不名一錢，無由出發。至是，遂先函邀其來省學道之教徒朱某乃勸其先行回鄉。俟見其

堅持入桂之意，卽贈以銅錢百文爲路費，且函告仁玕及其家人以其決意離粵赴桂往尋雲山之事。旣得資助，秀全遂能成行。（見「起義記」）。

六月初十日，（仍在道光二十七年，一八四七）秀全一肩行李，攜「斬妖劍」隨身，逕由廣州沿江徒步西上，以囊中只懷百文無由坐渡船也。行至肇慶府境內梅子汛之海邊灣，忽遇強盜十餘人，攔路打刼。秀全急拔隨身寶劍相向。盜衆驚懼跪地，詭稱查私者，請「老將」勿動手。（原語也）旋乘秀全不備，突舉武器相加，卒盡刼其行李，銅錢，與寶劍而去，僅留替換衣服而已。秀全乃入稟肇慶府，請捕盜追贓。府官批示謂遇事地點原歸德慶州所轄，而不屬府治，但憫其遭遇之不幸，給予銅錢四百文，以示體卹。秀全無奈，不再追究，惟有收此卹欵，買其餘勇，再事步行，經悅城九官而乘渡船西上德慶。

至是，囊中銅錢所餘無幾了。一挫再挫，中途落魄，進退兩難，惟其大志在胸，何曾沮喪？百折不撓的勇氣毅力仍鼓動其堅心前進，決不退後，乃冒險走落渡船，直上梧州。在船中，爲節省費用計，每日自限吃飯一餐，所費只銅錢幾文耳。但終日受饑餓與愁悶之夾攻，不禁憂形於色。幸同舟有四人，覩此情形，知其必有苦衷，因叩問其故。秀全遂告以入桂中途遇盜事，繼又告以此行目的端在傳教，幷乘機爲彼等宣講教理。四人聞其遭遇而深表同情，邀其共食，自行均攤飯錢並勸榜人免收其船費。由是秀全乃得渡過難關。船行七天，秀全苦口向彼等講道。及舟抵梧州，四人仗義疏財，更科錢六百文爲其西行之資斧，得此接濟，秀全始得繼續前進，長途跋涉，備歷艱危，後至貴縣賜谷村表兄王盛均等之家，亦可謂「路遇貴人」之幸運矣。（參合「起義記」及「太平天日」）。

旣抵王家，秀全始悉雲山一向留在桂平紫荊山工作及創立拜上帝會之一切實情，緣上年八月當秀全仍在粵時雲山曾偕舉生曾雲正一度到貴縣探視王等故也。秀全聞而喜出望外，稍住數日，卽偕同表姪爲正動身往會雲山，時七月十五日也。

十七日，路過武宣縣之東鄉，見其地有九仙廟一所，秀全打破偶像之衝動大作，又題詩一首於壁上，

斥諸妖魔焉。（事載「太平天日」，惟廟名作「九妖廟」。上從「乙丙日記」，信爲原名也。至此詩原文，諸書未錄。）

既抵紫荆山大冲，洪氏與其契友馮雲山，經過二年之隔別，至是乃得重會一堂，其樂可知。而尤令秀全大喜過望，簡直是夢想不到者，則見此地拜上帝會已成爲極有系統的組織，且傳教工作，此時益有蓬蓬勃勃的發展。一看名册，則山區一帶已有教徒三千餘人了。創建大業，實現素志，而得有此偉大的與充實的基本力量，遠瞻前途，光明何限耶？

曾玉珍對於秀全之爲人，素所敬仰，今翩然涖止遂慇懃招待，奉爲上賓。秀全先遣表姪爲正回貴縣，而自己則與雲山共居書房內，日夕籌商大計，決加緊工作，積極推進會務，鞏固基礎，然後逐漸使其成爲政治化，革命化的團體。秀全自亦努力工作，常外出活動，多日不歸，行蹤極爲祕密。居停主人之次子雲正，賦性活潑好事，富有機智，秀全最愛之，每挈其出行。洪馮二人有暇則多寫書文分贈與人，宣傳教道不遺餘力。熱心信徒，如曾雲正，蕭朝貴，曾亞順，盧六等爲之奔走力助，成效極速。

教徒等久已飫聞秀全大名與其經驗及教道，且一向已遙戴爲領袖教主，是時更得親炙道範，飽聆教誨，日受其眞誠正直尊嚴偉大的人格之薰陶，則其欣忭爲何如？全體心悅誠服之極至諱其名而稱爲「洪先生」用示敬意。當時，會友蕭朝貴之妻楊雲嬌，爲女教徒中之最熱誠篤信者，乘勢向衆揚言云，昔在丁酉年，（即洪氏患病昇天之年）曾得奇夢，夢見一老人親對其言，謂十年之後將有一人來自東方，教衆拜事上帝，並囑其眞心服從。今教主洪先生即是其人了。會衆對伊素所傾佩，至有「男學馮雲山，女學楊雲嬌」之諺。今得其發出如此有力之證言，全體對於洪氏益爲信服，其領袖地位在徒衆心中益爲鞏固矣。

會務擴充，會友日衆，勢力漸大，羽毛漸豐，秀全爲備不虞計，不得不謹慎行藏，亟另行擇居「險固所在」，以保安全，遂於九月初旬，遷寓再爲深入山區之高坑冲忠實信徒盧六家內。但此後仍居最上地位以主持，及領導全會，而雲山則仍負實際責任者也。（以上參合「起義記」，「太平天日」，及「金田之

遊」采訪所得）

上方所述拜上帝會之成績，皆三年來馮雲山一人慘淡經營，熱誠，堅毅，犧牲，努力的成果也。夫雲山以一介書生，自聞洪氏倡設新教及民族革命的理想與理論，即傾心皈服，爲物色根據地，至不憚操苦工，執賤役，卒尋得機會，隻手開創基業，已允符「聖主開基第一功」之頌。而尤足令人欽佩者，則秀全於三年來未嘗足履其地身臨其中，其間一切的工作，皆由雲山一人自動自幹獨力獨行，然其始終遙奉洪氏爲最高領袖，使一般教徒之信仰與忠心，均以秀全一人爲出發點及中心點，凡可以加增其威望與尊嚴者更無時不爲，無微不至。此其爲朋友，爲事業，爲一個大原因之忠貞精誠的精神，與其人格，其道德，其器度，其心術，其志行，其才具，其見識，能不令我人極端敬仰而許爲中國近代特立獨出之英雄傑士，夫豈只目爲太平天國之第一人而已哉？

十六　拜上帝會之眞象

溯洪馮之傳教立會，原寓有最大的政治目的及作用於其間，惟至是時則一切進行均仍極端祕密及愼重，絕不表露些須的革命痕迹於會內或會外，故在表面上看來，拜上帝會固是純然一個宗教團體也。因是，官吏紳耆咸漠然置之，殆視爲天主教而已。而社會民衆初亦習然相安，不以爲仇，是以會務到處皆得順利無礙的發展。是時，拜上帝會，已由紫荊山而傳播至桂省東南一帶以及廣東高州等地，若象州，武宣，鬱林，平南，桂平，貴縣，博白，陸川，藤縣，及高州信宜，化州，皆各有分會之設立，如星羅棋布。一時，此新運動如風起雲湧，遍地皆是。其始則貧苦的農民工人加入，繼則有財有勢的殷戶士豪，甚至讀書士子與有功名之人亦有入會者，而要以農民工人居大多數。在宗法社會中，一人入會，則全家甚至闔族入會。其做工者則首領入會，全體工友亦加入焉。各地分會，多則一二千人，少則百數十人不等。「每村十家中或有三五家肯從，或十家八家肯從」。（忠王原供）全體教徒，無論遐邇，皆在一個嚴密的兩系統的組織之下

，互相聯絡，同守教道，共遵教規，抱守同一的新信仰，奉行同一的新生活，而尤要者則是會衆數千人皆一心一德，矢忠矢誠，擁護一個領袖——教主洪先生。事實上，會之創立及組織，原爲馮雲山一人之大力，而最高領袖主持全局者，則仍爲洪氏。此固由雲山之忠誠謙恭，但推原其始則新教本由秀全而來，昇天受命及得獲天書等等奇事亦均是其經驗，而雲山本人亦首由其施水禮者，則主臣之位豈非早定乎？況以理想，人格，宗教知識，及號召力量論，馮均不及，則洪氏之領袖資格與地位誠爲固定莫移者矣。

拜上帝會之內部組織，最初甚爲簡單。在總會內，洪氏爲最高領袖，爲教主，等於會長，而雲山總管一切會務，策動與推進一切事業，有如總幹事。其下復有職員爲助，分工任事，如司文書者，司財務司賞傳者等，皆心腹之士也。各村各邑地方分會或小團體復自有人主持會務，領導會衆，或由洪馮親與接洽而委任之，或由本地教徒所推舉，或由自行崛起開創分會而自居首領者各與洪馮有直接的聯絡者。洪馮又於各地會衆及首領中物色超羣邁衆之士，或有特殊力量者，或富有家財者，或有特殊文武長才者，日漸深與結交，告以心腹，引爲同志，而共圖革命大業，由是而結成高級幹部，如紫荊山之楊秀清，蕭朝貴，金田之韋昌輝 貴縣之石達開，秦日昌，平南之胡以晄，蒙得恩等等是也。（諸人出身詳后）至經濟之來源，則或由會衆科金，而大都由富有家貲的會友所捐助者。綜而言之，拜上帝會之組織即是將來起事時之軍事組織之雛形也。

吾人追溯太平天國革命運動之醞釀，最先由洪秀全一人之雄心異志及狂信開其端，繼由馮雲山之熱誠毅力及才智發其基，至是則已由一個宗教團體而演進爲一方極強大之勢力。其所以能達到此初步的成功，則有數個大而要的原因在。一則以教徒們大都是客人，素有民族的團結力。（當時拜上帝教之發展從不能達到柳州桂林等西北方之非講白話（粵語）的區域。）次則經宗教與道德之嚴格訓練，親愛精誠的精神，充溢乎全體會衆之中，彼此以兄弟姊妹相稱，彼此以合作互助相勵，意志集中，信仰統一，絕少分化及離心的趨向與行動，故自然發生集體的力量。三則組織完密，紀律嚴明，凡會中規條及教士命令，全體實行

推譴，毋敢或違；有犯規者，即執行嚴厲的處分，在先則斥逐出會，後且以軍法嚴刑繩之矣。四則以秀全個人人格言行之感化及日漸宣傳而深入人心的種種神話之薰陶，尤其是個人對於上中級幹部之直接的與密切的關繫，（看「金田之遊」內「幼贊王家書」所述其父謁洪事。）全會上下不特熱心信教，而且逐漸矢忠抒誠以推戴其個人，寖假而奉爲神聖，寖假而奉爲受天命之眞主，寖假而人人願供獻身家性命以拱衞之，輔佐之矣。五則因在道光晚年，廣西全省盜賊橫行，民不聊生，士紳階級仰承官吏旨意各在本邑與辦團練以護衞地方，而拜上帝會教徒乘勢藉其宗教組織以團結自衞，由是於純粹的宗教性質而外，漸成爲武力化的團體，自樹一幟而與地方團練逞雄爭衡。至此時，廣西民間，有三支大力量：一是土匪；次是團練；三則拜上帝會教徒是也。（見忠王供辭）有此基本力量，無怪乎時機一至，整個拜上帝會迅即變而成爲政治化及軍事化的革命組織，由洪馮等指揮如意，動員全體，大舉起事，共同奮鬥以趨向一個大目的也。

拜上帝教徒之宗教生活，因洪秀全等之基督教知識不充分，不健全，故其所創之新教亦惟盡其所知及按照中國宗教之最敬儀式以行而已　因此彼等之宗教生活自然摻入不少世俗的迷信分子於其間，且有憑個人智力而自行創造者，誠可稱爲中國化的本色的畸形的基督教，而大異於西洋之天主教，基督教，或希臘教。苟太平軍果能成功而統治中國，則這樣的基督教必爲國教，而成爲別樹一幟的東方宗派無疑；蓋天主，希臘，改正三大宗亦各自有歷史的背景也。「太平天國起義記」於此事有詳細記載，轉錄其全文於后：

「廣西教徒敍集禮拜時，男女分座，先唱一首讚美上帝詩。畢，則由主任人宣講上帝之仁慈，或耶穌之救贖大恩，及勸誡人悔改罪惡，勿拜偶像，眞心崇事上帝。凡有人皈依教道者，則施以水禮，不問其受教日期之長短也。洗禮儀式如下：在神壇上置明燈二盞，清茶三杯，大概所以適於中國人之觀感也。（當時之開創及主持者亦僅知此拜神的儀式而已）有一張懺悔狀，上寫各洗禮者之姓名，至行禮時由各人朗聲誦讀，乃以火焚化使達上帝神鑒。乃問求洗禮者：『願不拜邪神否？願不行惡事否？願恪守天條否？』各人悔罪立願畢，乃下跪，主任人於是由一大盤清水中取水一杯灌於受洗者頂上，且

灌且喃·「洗滌從前罪惡除舊更新」。行禮畢，新教徒起立，將清茶飲了，並以盤中清水自洗心胸，所以表示洗淨內心也。彼等又常到河中自行沐浴，同時認罪祈禱求上帝赦宥。已受洗之教徒即可領受各種祈禱文，於早晚及進膳時念之。（與居飲食婚喪大事皆各有祈禱文，大半載於後來在天京刊行之天條書，或有損益。）遇有喜慶期，如婚姻，新年，或在喪葬之時，則以獸類作牲品獻祭；祭畢，與祭者共食之。……：祈禱時教友共向一方下跪，均面朝陽光入室之處；衆閉目，由一人代衆籲禱。」（按：當時彼等不知有守聖餐及讀聖經兩項最要教典，亦未得見全部聖經也。）

在此秘密活動期間，秀全等所宣傳者雖非完善的而仍是一種比較純潔的教道——以「拜上」為宣召口號，大旨不外是「勸人敬拜上帝。勸人修善。若世人肯拜上帝者，無災無難；不拜上帝者，蛇虎傷人。敬上帝者，不得拜別神。拜別神者有罪」。（忠王供辭）其他基督教之奧理精義及其高尚的倫理道德觀念，未多見其注意及發揮也。（按：洪以為凡人只能拜上帝，故甚至禁人對其妄用「拜」字云。可見其信教之篤。此見羅孝全：「洪秀全革命之真相」）

惟洪馮等對於嚴格的道德生活，卻至為注重，極力推進。如戒姦淫，忤逆，殺害，盜竊，（貪財）巫蠱，賭博，爭鬥，吸煙（鴉片與黃煙）飲酒，等惡行陋習，皆在嚴禁之列，此則差強人意之舉，亦洪馮等所以培養其基本幹部精神能力之要着而收奇效於後日者也。

至於在精神上及行動上，拜上帝會自始即有一大端與基督教理相違背者，即施用暴力是。彼洪氏自始即以上天使者自居，自覺身負救世教人治國平天下之神聖任務，故自許為操有特殊威權；遇有異己者必以疾言厲色，甚至以暴戾激烈的手段相向。親友間有不信者，即與斷絕交誼，如有頑固詰駁者則更怒罵譴責之。（密陀士上引書頁九五、九六）。其強迫的態度如此，故余曾屢言其用「霸道」而非「王道」，尤非基督教之精神。其對人已如此，對一切偶像邪神則更深致怨恨，必求毀壞或痛斥之而後快，固視為極重要的工作也。教徒輩尤而效之，且變本加厲焉。故全會上下到處拆神廟，毀神像，侵略他人之精神自由，干

涉他人之宗教信仰，而強逼人信其所信。重以年少好事之輩，不免有盛氣淩人，倚勢滋事，與人爭雄，惹起風潮，招怨樹敵，……等等妄舉。以其行動論之，殆漸漸流爲土豪惡霸之流，而大非純正的基督徒本色矣。（詳后文）然自洪馮等運用宗教以實現政治民族革命目的之立場以觀之，豈徒不以教徒輩此等態度及行動爲不當而禁遏之，恐其反而提倡之，獎勵之，煽動之，且親自領導之。所以者何？蓋拜上帝會已演成爲與地方團練對峙的勢力，今乃藉打破偶像之舉行以造成一特殊危局，由此可以激發教徒之反抗，使全體起來執干戈効死命，先以自保身家，繼則擴大範圍使其不得不變爲帖然就範的太平天國戰士了。（太平軍前後期的宗教思想及文字如禮拜禱文詩歌論文等，將另撰專篇，詳細研究，茲不贅錄）

【注釋】徐珂之「清稗類鈔」會黨類，載洪馮等至桂倡設「保良攻匪會」，爲革命運動之機關。攷之史事，實無根據。洪馮等只組織「拜上帝會」一個團體以醞釀革命，亦斷無另立名目以破壞統一組織之理。黃小配之「洪秀全演義」小說，亦有言洪馮倡設「保良攻匪會」之事，想根據徐珂之言而來，更謂以黃文金爲首領云云，則是小說家虛構的故事了。

積極準備舉事

十七　破壞偶像及其反感

洪秀全所自負的神聖使命中，第一要端，乃是掃除妖魔偶像而導人拜事天父上帝，故自始即到處破毀偶像，搗毀神廟。其初在本村傳教，即因破神權及毀孔子牌位，以至失業。至廣西貴縣又吟詩痛譴六烏妖神，幾肇事端。迨二次入桂，路過東鄉，又題詩斥責九仙邪神。此時，拜上帝會勢力日大，羽翼已成，更取積極進攻態度，大舉從事破壞偶像。

時，象州有極著名的甘王爺廟一所，素爲邑人所信賴，香火極盛。秀全得報告，謂這個甘王爺本是象州居民，生前因迷信風水堪輿之說，竟忍殺死生母以葬一佳穴中，冀邀後福；又逼其胞妹與一同年浪子通姦；復愛聽淫邪歌曲。此等淫辭（類即粤中一種人所愛唱的山歌）在廣西此方一種人之中，頗爲盛行；男女互唱，一問一答，互相調情；如兩相愛悅，即可自由配合。這妖神更作威作福；有一次逼州官朱某致送龍袍一襲；又常顯現而爲人民之大害云。秀全聞而大怒，立意即行拯救此方百姓于此邪神之壓迫，乃偕同馮雲山，曾雲正，盧六，陳利數人，前往象州誅討妖神。九月十八日，到甘王爺廟，秀全痛數其十大罪狀，幷指揮衆人以大竹竿打倒偶像，復在壁上親自題詩云：

題詩草地斥甘妖。　該滅該誅罪不僥。
打死母親干國法，　欺瞞上帝犯天條。
迷纏婦女罪當劈。　害累人民火定燒。
作浹潛藏歸地獄。　腥身豈得掛龍袍。

欵署「太平天王題」。復親書聲討甘妖十大罪于壁（原文從略）而另書天條于其上。雲山亦題壁云：

奉天討伐此甘妖。　惡孽昭彰罪莫逃。
迫我弟妹誠敬拜。　誘吾弟妹樂歌謠。
生身父母誰人打。　敝首邪屍自我拋。
該處人民如害怕。　請從壁上讀天條。

工作既畢，五人得意洋洋，奏凱而回。此事迅即傳遍象州，邑人譁然，立懸賞百元以緝拿犯事者，猶復聲勢洶洶，欲與教徒爲難，幾釀大禍。幸有一信教的童子播傳神話，詭稱得甘王爺托夢，勸大衆和平了結，其事始寢。然已種下禍根了。于此，吾人所可注意者，則洪氏此時儼然以「太平天王」自居，公然表示明顯，蓋革命運動已進入公開的祕密時期了。（以上敍事參合「太平天日」及「起義記」。後書載只有馮雲山，王爲正，二人偕行。想有誤。上文據「太平天日」。）

洪馮見一舉成功，卽繼續此項工作，常親率教徒及學生輩，到隣近村鄉大肆活動；所有神像，或割斷手鼻五官，或斬首示衆，或拔去鬍鬚。附近有雷廟一所爲其毁壞。（據「金田之遊」采訪）洪氏又在某處破壞龍母廟神像，并題詩斥之云：

這等斷非神。　愚頑何作眞。
太平天子到。　提醒世間人。

（按：此事及詩見洪仁玕供辭，惟未明發生之時及地，因其自稱「太平天子」，故編入此處。（

是年十一月初旬，秀全偕曾玉璟往貴縣賜谷村探訪王氏表親。至則擬小作盤桓，乃先遣玉璟回紫荊，幷贈詩曰：(見「太平天日」)

迷途旣返速加鞭。　振起雄心趕上前。

盡把凡情丟却了。　方能直上九重天。

洪氏此來，原意未悉，或于此時親往運動附近富農石達開加入義舉未定也。在其未歸紫荊之前，教徒等自到蒙冲毀壞文武聖像及社稷壇石像，幷破碎其香爐，遂惹起敵對的反感，而大禍作矣。革命運動之進行，亦自是而愈爲緊張矣。（按：「金陵省難紀略」云，太平官書載有洪秀全「訪石相公」事。「金陵癸甲摭談」亦有洪親往運動石附義之舉。此或先事運動，至廿九年石始積極加入，此據其供詞。）

教徒們到處破壞偶像之舉，對于他們自己固得勢歡心，興奮愈增；而信仰愈堅。其對于一般民衆則引起兩種反感，——一爲福，一爲禍的。所謂爲福者，有如西教士雅芝所謂，此種舉動，一足以表示教徒們之勇敢——以其竟敢打倒威權至大之偶像，次則足以令人驚畏此新興的力量。（見「太平軍紀事」一篇）蓋由此而拜上帝會聲威大振，名譽鵲起，信徒益爲加增矣。至所謂爲禍者，教徒們滋事愈甚，社會上居大多數之迷信的士人紛紛反對，由怨成仇，遂成爲拜上帝會的大敵。自蒙冲事件發生後，反動勢力急起反攻。此後，信教者與反教者兩種勢力常作正面的衝突，風波屢起，大革命的運動由是激成，殆有一發而不可收拾之勢矣。

當時代表反動——即反教的——勢力而爲拜上帝會之死敵者，厥維士紳階級。考吾國之士紳階級有兩個特性。一則其人素具文化的傲性，常以繼續中國的道統及維持傳統的禮教爲己任，而極端反對「洋化」——使中國變爲夷狄。次則此輩把握着特殊的力量，上交官府，中結同類，下則領導民衆；而于此時期則更主辦團練，擁有武力，故其力量充實，誠爲不可侮者。此輩自始至終，皆為太平軍之勁敵死敵，卒至整個的太平天國革命運動覆滅於此一階級之手，此凡研究太平天國史者所不可不深加注意者也。在當

時的地方官吏雖仍以拜上帝會爲宗教團體，不加干涉，而本地之士紳則早已視爲「邪教」，至是且認爲「會匪」之儔，行且巡加以結會謀逆之罪名而惹起官司矣。

十八　政治背景及馮盧訟事

拜上帝教徒既與地方士紳及民衆發生正面衝突，最先則牽涉訟事。而欲明當時清官方面之態度及政策爲如何，當先行研究廣西政治的背景。

原來當時廣西的政治是沿用放任主義爲政策的。開其端者，爲道光晚年巡撫廣西的梁章鉅。結果：竟至全省上中下級的文武官吏，非闒茸貪劣，或恇怯儒弱，則欺罔因循，一是皆以姑息少理事爲原則；地方遇有事故發生，則諱飾瞞隱，苟且了事。至洪馮等此時在桂運動革命傳教滋事之際，鄭祖琛方任巡撫。時則放任政治之風氣已成，積重返難。重以鄭氏本人老朽昏庸，畏事苟安，尤好佞佛，夙有「佛子」之稱。故「盾鼻隨聞錄」謂其「秉性庸儒，年老昏瞶，最恨地方官拿匪徒」，評誠非苛。其爲政也，惟尚姑息，檄所屬不得擅殺，乃諱言盜賊，地方有警，則一味求息事甯人，粉飾昇平，以迎合朝廷宰輔之意。（參考「桂平縣志」）蓋其時朝中執政者，均欲作太平宰相，務爲粉飾，而不欲地方官吏之多事奏報也。有臨桂人龍啓瑞（辛丑狀元）于太平軍起事後上梅伯言（桐城派古文家）一書，最能暴露當時全省官吏相瞞相隱之內幕，其中有云：

「姦民固非重州縣之權不辦，今州縣雖無權，然察一結民聚黨之姦民，固力有餘也。特上之督撫不肯代擔處分，又樂以忍容欺飾爲事，有一二能辦之員，且多方駁飭之，使逆吾之意不敢爲。然督撫亦非眞以爲事之宜如此也。大抵容身固寵，視疆場若無與，苟及吾身幸無事，他日自有執其咎者。又上之有宰相風示意旨，謂水旱盜賊不當以時入告，上煩聖慮。國家經費有常，不許以毫髮細故輙請動用。

……爲督撫者類皆儒生寒素，夙昔援引遷擢，不能不借助於宰相；如不諮而後行，則事必不成而有礙，是以受成，莫復敢言；蓋以某所聞者如是也。金田會匪萌芽於道光十四五年（按：此誤），某作秀才時，已微知之。彼時巡撫某公（按：此指梁章鉅），方日以遊山賦詩飲酒爲樂。繼之者（按：此指周之琦），猶不肯辦盜。又繼之者（按：此指鄭祖琛），則所謂窺時相意旨者是也。」（見「經世堂文集」卷三，羅爾綱引用於「太平天國史綱」，按語我自加入。）

這個放任政治局面，最有利於太平天國革命運動之生長及發展。其始，拜上帝會之組織與傳播，地方官員非不知之，而惟視爲天主教之類，並不干涉。及教徒在各處肇事，初亦不敢稟報上臺。後來，滋事愈甚，偶有稟報、立遭申斥，而當局亦不敢據實上奏清廷。以故在教徒與地方人士衝突期間，一般官吏的態度，仍一循慣例，姑息敷衍，上下瞞蔽，由是而教徒之聲威與勢力愈盛愈大矣。自清廷方面觀之，則釀成後來十數年之大亂而幾至國祚被斬者，皆此輩「庸臣」（其後咸豐帝賦詩有此語）有以致之。然自民族革命的立場上言，則此等庸碌昏瞶的清吏，固是於太平天國革命運動大有功績者也。

最先代表士紳階級及迷信士人之反動勢力而堅決公開與拜上帝會教徒爲敵者，乃秀才王作新。其人原籍武宣，居石狗村，後遷寓桂平紫荊山區附近之新上甘村（或云在崇冲）。既有功名，且家貲富厚，子姪族人衆多，又上辦地方團練，以故實爲一方之大勢力。彼平日最怨恨拜上帝教徒，先曾主動聯名向桂平縣告發洪馮等結會滋事。卽被知縣王烈斥責，原稟擲回。至是年冬（道光二十七年，一八四七），毀壞崇冲神像事件發生，王紳更不能忍，於十一月二十一日糾同地方保正逮捕馮雲山，科以邪教惑衆踐踏社稷神明等罪，交地保曾祖光解官訊辦。教徒曾亞順，盧六等激於義憤，糾衆強奪，馮乃得脫。

王益不忿，復聯名領銜稟報桂平縣，謂教徒等集會結黨，圖謀不軌，宣傳邪教，破壞神像，有符籙邪書邪術等惑衆愚民。十二月十二日，彼竟親率團練到大冲將馮雲山，盧六二人捉拿，押交大湟江巡檢王基看管，旋卽呈報縣署，稱搜獲宗教邪書，科以陽爲拜會陰圖謀叛之大罪。馮亦不甘，入稟駁斥，反控王作

藉端勒索，而請求治以應得之罪。知縣王烈久嫌王紳借端生事，至是以訟事發生，始傳訊兩造。巡檢王基乃將馮盧二人押赴縣署，一場大官司於是開始了。

【注釋】據「武宣縣志」及一般傳說，謂洪秀全與曾玉珍二人當時同被逮捕，但王基則私自釋放洪曾，而只解馮盧二人赴縣。「桂平縣志」亦云，附生王作新，率鄉民執之，秀全遁，獲雲山。其他史冊且有載洪氏曾入獄者，惟據「起義記」並未言洪曾二人被捕事。且細察時期，洪於十一月初旬已往貴縣探親，而遣其同行者曾玉璟先回，顯見其欲多住幾天，或擬在表親之家過年未定，則此時似並未回紫荊也。幼梧氏前在天津益世報(廿五•六•廿一)發表「洪秀全被捕繫獄傳說考謬」一文，亦極力否認以上的紀載及傳說者。余終以為被捕一說，雖言之成理，而憑據不足，未敢置信。附言於此，留待考證。

王作新之籍貫及遷寓之村名，係據黃宗斌，黃致堯兩君所言。(見「讀金田之遊」載廿二•四•一九。桂林掃蕩報)各書亦有言其由武宣遷寓桂平之蒙冲者。

「大湟江」是原來正式的名，多書作「大黃江」，實誤，此余親到該處訪問所得者。大湟江巡檢，據志書及傳說，或言姓王，或作黃，莫衷一是。惟「桂平縣志」云，清廷後將已革潯州府知府顧元愷，桂平知縣王烈，巡檢王基拏問治罪。其姓名既見諸公牘，當以此為斷，可信為「王」姓矣。粵語王黃同音，無怪訛傳之易易也。

王紳所呈繳之證據，除宗教書籍及文件如所禱文等之外，另有馮雲山反聯一副原文，卽「暫借荊山棲彩鳳，聊將紫水活蛟龍」是。審訊時，縣官問其是否造反。馮則侃侃申辯，謂身為三家村之訓蒙塾師，手無寸鐵，只得小學童十八人，如何能造反耶。(此據曾氏後人傳說，載「金田之遊」)王令不能卽時決。王紳乃行賄，使二人監禁牢獄中。不料羈押未久，至翌年春初，盧六瘐斃囹圄之中。此為太平天國革命

運動之第一個殉難者。後來，天王念其忠烈與恩德，（以自己曾居其家）追封為瑕王，用紀其功而褒其節焉。

未幾，王烈去職，由賈某署理縣事。雲山以含冤莫雪，久押獄中，又稟呈潯州府，申訴敬事上帝係中國原有之教道，而朝廷及粵中大吏亦曾明許人信教矣，因力請秉公伸雪，復反控王紳誣告。知府顧元愷（或作「凱」此據官書公文）秉承上峯放任諱飾之旨，批令桂平縣分別究釋。丁此期間，全體教徒，既已痛恨盧六之慘死，又焦慮雲山之久羈，於是竭力營救。曾玉珍等乃動議向各教友募集一筆款項——數百串錢，交由教友中素為「訟棍」之王玉崑主持，賄賂縣衙上下，並呈繳拜上帝會所信之「十誡」，以求釋放馮氏。其時，賈令又收到雲山在獄請求昭雪之稟帖及所為詩三首，申訴自己之冤情，王紳之誣陷，及宗教之眞理，乃漸信教徒們果非謀逆叛徒，卽有意開釋。適顧守批示下來，於是乘勢判明雲山無罪，釋放出獄，但仍以其為無業游民，不許再事逗留桂省，以免多生事端，乃派差役二人押解其回廣東原籍。一場官司，便算了結。此道光廿八年（一八四八）春間事也。

在被解回粵途中，雲山運用其辯才，為兩解差諄諄講道。兩人竟受其感化，不特不遵令押其回粵，而且棄了原職，隨馮祕密走回紫荊山，旋受洗禮而加入拜上帝會。馮氏之驚人的才智，益可欽佩了。教徒們見馮突如其來，幾疑從天下降，自然不勝欣喜，卽復迎其主持教務，并宰雞殺牛，獻祭上帝，以酬天恩焉。自是以後，教徒全體飽受以土豪劣紳及貪官汚吏，朋比為奸，蓄意陷害，一味壓迫，致使兄弟盧六無辜瘐斃，而雲山久繫囹圄；仇恨之心，憤激之情，愈為劇烈。因復仇，自衞，抵抗，及主張公道之必要，咸自動的感覺到必須強化其組織，採取更為積極的行動。此自然的趨勢與會衆的要求，正符合洪馮等原定之大計劃矣。新約聖經有云：「萬事省來，無非益諸倡主者」，洪馮等讀此一句，豈不以為又是天意早定乎？

馮雲山被釋後，更決志提快起事，蓋其在獄中已暗自創造新曆，卽後來太平天國改用之天曆，可知其在鐵窗之內，日夕籌謀切實舉事之計劃與建國大計幾乎無微不至矣。而今更似猛虎歸山，蛟龍下水，兼乘

全會人心憤激，躍躍欲動之勢，益行努力促進拜上帝會之政治化革命化。從此革命大運動，又進入積極籌備起事之新階段。

馮在獄時，會衆醵資行賄以資營救，大都是由紫荊山內之燒炭工人各科炭錢而得，故太平天國中善稱此事爲「科炭」，是誠俠義忠勇之美舉也。天朝稽勳酬庸，未嘗忘此；凡當年曾身預斯舉者，天王特頒賜各人以爵銜，用紀殊功焉。

【註釋】上節敍事，參考「起義記」，「貴縣志」，傳說，（載「金田之遊」），羅爾綱：「太平天國革命運動之醞釀」，Brine 前引書頁一〇二——〇三譯自徐任桂撫周天爵之奏報，及李濱：「中興別記」。

「中興別記」記此回訟事最爲詳細，並載有兩造訴辭，轉錄如次：

「道光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桂平生員王作新等首上帝教會曾玉珍，馮雲山於縣署，知縣王烈批飭左之。雲山兩訴：拜上帝無罪，請究誣。作新等狀云：『爲結盟藉拜上帝妖書，踐踏社稷神明，乞恩嚴拿究辦事：緣曾玉珍窩接妖匪至家教習，業經兩載，迷惑鄉民，結黨聚會，約有數千人，要從西番舊遺詔書，不從清朝法律，膽敢將左右兩水社稷神明踐踏，香爐破碎。生等聞此異事，邀集鄉民耆老，四處觀看，委實不差。本年十一月二十一日，齊集鄉民，捉獲妖匪馮雲山至廟中，交保正曾祖光領下解官。詎料妖匪黨曾亞孫（順），盧六等搶去，冤屈無伸，只得聯名稟叩，伏乞嚴拿正辦，俾神明洩憤，士民安居，自沾恩無旣。』烈批辭云：『閱呈殊屬昏謬。該生等身列膠庠，應知條教。如果事有實蹟，則當密爲呈稟，何得輙以踐踏社稷之故，捏飾大題架控？是否挾嫌滋累，亟應徹底根究。候即嚴提兩造人證質訊確情辦理，以遏刁風，而肅功令。』雲山訴呈云：『爲遵旨敬天不犯不法乞究索詐誣控事：……』中謂『一切上帝當拜，古今大典，觀廣東禮拜堂懸掛兩廣大憲奏章，並皇上御批移民可查。敬人敬天，不違彼人誣控。』又援引詩書稱上帝者二十餘條，以證無罪。

「至道光二十八年，馮雲山有恃無恐，乃赴潯州上控王作新恃衿橫噬，架題奪害，請飭縣提訊雪冤。知府顧元愷批飭解縣查訊。桂平縣知縣賈某諱匪，以游民移遞雲山原籍。而作新家族八十餘人皆破害。賈令移民云：「按據敝縣大黃江巡檢查獲無業游民馮雲山一名到縣，當經訊供，係廣東花縣人，並無為匪不法情事等因。據此。查該民既係無業游蕩，即遞籍管束。」」（以上轉錄自「逸經」第一期謝興堯之「太平話」。）

上錄據李濱所記，此時之桂平知縣係姓賈者。「盾鼻隨聞錄」所記亦同，故本節上文從之。羅爾綱：「太平天國革命的醞釀」一文中謂仍係王烈，恐有誤。再查賈令未幾亦去任，由倪濤署理。倪旋調署平南縣，而由李孟羣權知桂平縣事，此則在太平軍起義時矣。附志于此，以備參考。

十九　洪馮跋涉兩粵

馮雲山既回紫荊，與會衆重聚，固樂極矣，然猶有餘憾，頗覺失望者，則竟不能再與教主洪秀全握手言歡，共商大計，蓋其時洪為營救契友計，已遄程回粵也。茲補述其事。

方馮盧二人之被捕下獄也，秀全在貴縣聞訊趕回紫荊，痛失股肱，憶念甚切，乃作古風一首寄意云：

安得真兄真弟兮共布大道于海濱。
安得同心同德兮時同笑傲乎天真。
安得義膽忠肝兮同安宇宙于太平。
東北西南兮同予者何人。
雲龍風虎兮聚會者何辰。
天道不滔兮上帝豈無親。

始終一德兮何日得騰身。

及盧六捐軀，秀全心愈焦灼，亟圖營救雲山。忽憶起兩廣總督耆英前曾得清廷許可外人入境傳教，而人民亦得自由信教，乃商得會衆之同意，獨自回粵，謀稟請耆英下令釋馮，兼圖得獲美國教士羅孝全及教友等之助力。遂于三月初旬（道光二十八年，一八四八）動身，兼程東下。及抵粵，逕赴浸信會與前所認識之教友商議救馮事，乃知耆英適於十日前離粵他調。秀全大失所望，繼則欲冒險親赴香港請求港督援之以手，但教友等又尼之，謂港督斷不肯安信廣西內地有如許教徒，並預料必無效果，乃中止其行。（此見Fishbourne: Impressions of China. p54）秀全在極端失意中，亟行西返，是爲其第三次之入桂。洪氏此次來去匆匆，未及一見羅孝全牧師（羅氏日後之報告書中亦未提及）抑亦未嘗返鄉一行，可其救馮心切及公爾忘私矣。

方秀全仍在途間，雲山已被釋回來。既知洪氏爲營救自己而返粵，遂亦自行東下以圖會見，蓋欲就商起事大計也。由是兩不相遇，雲山無法，只得暫留花縣故鄉中。

迨秀全抵桂，又知雲山出獄東返以會晤自己之事。候至十月，仍未見其歸來，乃再行回粵會之。兩人跋涉千里，此來彼去，有如小兒之捉迷藏者然。但兩人卒于花縣本鄉重得聚首，而共同切實商議積極發動的計劃。據洪仁玕所述，彼兩人此次居鄉時，仍如舊日常召集村人講道理，解聖經，又在村外山野間與牧牛童子輩不時講道云。秀全于上次赴廣州時，已得有譯文聖經全部，故此時宣教，于講道外兼能選讀經文矣。至秀全與雲山各居本村，每次會見，必于先一日預約在某一地點集合，想亦是祕密其事之作用也。

是年冬月，秀全之父鏡揚逝世，享壽七十有三歲。秀全適居鄉，因得送終。洪氏全家久已皈依新教，故其父遺命治喪不用佛事，營葬則屏除迷信如風水擇穴等俗例，只行宗教儀式祈禱讚美而已。秀全在桂早經蓄髮留鬚。人或問其故，至是始答以預知老父死期，此詭辭亦所以掩飾其異志密謀以免啟人疑竇也。

翌年（道光二十九年己酉，一八四九，洪卅七歲）五月初，秀全與雲山得友人助以旅費，復回廣西。是爲洪氏第四次之入桂，亦兩人之最後一次也。既回紫荆，二人重掌教務，主持大計，積極策動革命運動

自秀全離鄉後，其妻賴氏於同年十月初九日在家產生一子，命名「天貴」。此即後來襲天王位之「幼主」是也。（秀全另有二女）仁玕急遣人入桂報訊，秀全聞而大喜云。

【注釋】 以上見「起義記」，明言洪馮于是年五月回桂。據「太平天國史料」所載天命詔旨有上帝命令曰：「高老山山令遵正，十字有一筆祈祈」，即天父出令千祈遵正之隱語也。此係于「己酉三月十六日時在貴縣」所頒者。羅爾綱在「洪秀全年譜」推斷，謂此時「楊秀清至貴縣，僞託上帝降言，號令會衆」云。此則楊之「奇能」，斷論可信。

幼主原名「天貴」，見洪氏族譜。抵天京後，天王爲加「福」字于其下，成爲「天貴福」，見「太平天國詔諭」中天王詔旨之五。幼主供辭亦自言如此，見「逸經」第二十二期。史籍有載其名爲「福瑱」者非是，蓋誤讀「天貴福」名字下橫列「眞王」兩字而以爲是「福瑱」故也。

幼主生辰，上文據「起義記」及「乙丙日記」，當無訛。洪氏遺裔呈文，謂爲十月初十日，（見「逸經」第二期「新史料」篇）疑誤傳，蓋相差僅一日。

洪氏鄉人相傳，幼主誕生時，有飛鳥千百成羣，大小不等，咸集樹上，歷一月之久，始行散去，人皆以爲祥瑞云。此爲神話，但或爲偶然之事，亦未嘗無可能性者，不過後人以洪氏父子相繼爲天王，乃附會解釋以爲神異徵祥之兆耳。

洪馮二人自道光二十四年夏（一八四四）初次入桂開始醞釀革命運動，至是時（道光二十九年夏，一八四九）末次入桂，前後已歷六年矣。此時，其宗教思想及精神訓練已浸透全體教徒萬數千人，具有萬人一心，衆志成城之概，蓋基本力量已經結集，可以爲用了。而在社會上則又已造成拜上帝會，土匪，與紳耆團練士人（信異教的）鼎足而三，互相磨擦與不斷衝突之局勢。揭竿舉事之機，固可一觸即發，惟是實行

革命之種種準備猶未充分完成。兩人此次歸來重主教務，雖欲急于發難，亦不能不再忍耐片時，加緊工作，以實現原定的大計劃。在吾人看來　由此時以至起事總動員之時，計僅有十二個月耳，則此期工作之重要亦可想而知，蓋前此六年之工作，在表面上，純是宗教的組織與活動，而今後則在一方面須將全體教徒加緊軍事化與政治化，在他方面則又須籌備種種物質的需要。此兩方面的籌備皆迅速完成故能剋期起義。迨興漢倒清之革命大纛高樹于金田，即有濟濟的人才，完善的組織，周詳的計劃，充足的武器，豐裕的糧食，宏厚的經濟，與強盛的大軍，在洪馮等領導之下乃成立太平天國了。茲將此期各方面的籌備分節敘述于後。

【注釋】　「太平軍為何起事？」！一問題之研究

在這裏，發生一個史學上的問題：太平軍之起事，是否洪馮等預定的革命計劃？抑是其始只是宣傳宗教，到後來始為壓力環境所迫，乃率衆挺而走險乎？本書以上所述的事實及所錄的詩文，皆是根據各種關于洪馮等在各時期各地方之言行思想詩歌文字的片段紀載——大都是由洪仁玕的敘述與天朝官書的紀錄以及故老相傳的口碑，而一一經過仔細審慎的考證而認為可信可靠的，是故我斷定其為早有預定計劃的革命運動——不過這是慢慢發展，演進，以至長成而實現的。

再攷仁玕之其他述辭，則又有自相矛盾之點：彼于一八五二年對香港西教士曾言：「初時並無舉行革命之計劃；但因官與兵之壓迫及殘害為吾人所不能屈服，至無別路可走之故耳」。（見「洪秀全革命之真相」）羅孝全牧師之寫此報告書，實係根據仁玕前所自書之「洪秀全來歷」一篇。其中文云：「雖然如此，本不欲反，無奈官兵侵害，不得已而相抗也。」　又有西教士密陀士曾到天京觀察，報告云：「曾與太平朝領袖談，顯出因事機之逼迫，故令洪秀全成為政治的兼宗教的改革者」。（見前引書頁一四一）仁玕與密陀士此兩語若不謀而合　適足為有力之反證——即說明太平軍之革命，原係先事宗教宣傳而後被迫起事者。如此說可信，則起義之舉，殆在雲山出獄後，因憤激而決意實行革命

，乃回粤勸秀全同意復出領導，由是兩人回桂再策動其他各幹部人員加入密謀者矣。

然而試將本書上文全部所敍述者再行細加推考，復證以仁玕于記載教徒與官紳士人發生衝突後所發之另一句重要的論斷語：「與官吏發生衝突，勢所難免。秀全明慧的眼光早見及此，其預言至此均驗。彼早已預定計劃，準備應付方略，只候適當時機方舉義耳。」云云，則又可確信洪馮原有革命大計而逐步實現者矣。依此說，秀全由致試下第，偶萌反動之意，乃至有患病時之心靈經驗，遂引起其「天王意識」，以至多年來在鄉在桂于詩歌，文字，思想，言談，行動中所表示之「異志」「密謀」，皆係有系統的一貫的發展，卒至策動金田起義而成爲實現此異志與密謀之焦點，前後中間一致吻合無間，正如仁玕所云：「明眼早見」，「預言均驗」，「預定計劃」，「準備應付」，及「候機舉義」之論斷語。是則太平軍之起事，原爲預定的革命計劃，不亦可確定矣乎！

至于仁玕自相矛盾之言，及天京領袖們對密陀士表示之語，顯是當時各人欲取得外國教士之同情與援助，故對其人輒諱言蓄意「謀叛」，而惟藉口因拜上帝以致慘被官紳士人之壓迫，乃不得不挺身反抗遂形成革命耳。是不外「對外宣傳」之一種詭辯，然亦曾收一時的大效者也。

我相信，對于以上提出之問題先有此清楚的認識，則再行研究他們自茲以後之積極籌備與及時起義更爲有意義了。

二十　幹部之結集

是時，拜上帝會全體教徒，已逾萬人，毛羽爪牙，遍地皆是，此皆太平天國之基本隊伍也。至高中級的幹部之結集，則先于各地訪尋特立獨出堪爲建國柱石的英雄豪傑，或就各地教友中物色出類拔萃的人才。故于起事之前已得有數十人，或則文才出衆，或則武藝擅長，或則富有家財，或則嫻于韜略，或則擁有實力，凡具有專長而真心皈命者，逐一結交之，信託之，組織之，訓練之，久而成爲心腹，視作肱股，共策進行。

其最先參預洪楊革命立國之謀者，有四人焉：曰楊秀清，曰蕭朝貴，曰韋昌輝，曰石達開。在此期間，六人結爲異姓弟兄，奉上帝爲天父，耶穌基督爲長兄，洪秀全爲次兄；（時已以天父次子自居）雲山行三，秀清行四，朝貴行五，昌輝行六，達開行七。（王韜之「甕牖餘談」以洪妹宣嬌居第六，石蕭居七八，不足信）雁行排列，各以齒序，彼此以兄弟相稱呼，親如同胞，情逾骨肉。各人家族，均成爲一合體的宗族（故其後有「國伯」「國宗」的稱呼），宛如一大家庭然。彼此更指白水以爲盟，推赤心而相與，立誓有福同享，有苦同擔，而尤重要而尤奇者，則事前似有明白的協定，誓以將來所創立之新國爲兄弟六人共有共治共享之國，不過爵位職權各有差別而已。（此由建國後之種種制度與施設而推斷者：例如：各王府自有六部尚書，等于小朝廷，五王名字均須避諱，各王府自開科取士等是。）此歃金蘭結拜之創舉，殆亦革命開國今古未聞之奇局也。此六人者，實革命運動之內團的最高幹部，而馮楊等五人又一致擁戴洪氏爲最高領袖，新國元首。其間似曾經過一度「循例」的選舉手續，先由洪氏撝謙揖讓（此見諸某史冊），而結果則「共推洪秀全爲首」。（見石達開供辭）蓋以歷史，資格，才識，人格，聲威，與潛勢力論，洪氏固自然與當然之選；他人不能望其項背，亦不敢覬覦此高位也。（按：王定安之「湘軍記」亦有由楊韋石秦等合推秀全爲王之語，見卷一，足資佐證。）

其次一級的幹部之已爲心腹股肱，可信可靠，各有專長，各負專責者，尚有多人。（按：王定安之「湘軍記」載洪有結義四十弟兄，恐不足信，或事前共訂盟誓則有之。）上六人，高級幹部共有數十人，集于紫荊山一帶，或分駐各地而爲地方領袖，皆誓同生死，共患難，一致擁戴洪氏，以創立新國者。既得此輩從龍佐命之英雄豪傑，洪等乃私自開爐鑄錢，面文曰；「太平通寶」，背有一龍一虎之像，另文曰「會風雲」。（錢以錫製，數不能多過四十枚，看「太平天國雜記」中「金田起義錢記」一篇）高級幹部，各佩其一，以作同盟標誌及開國紀念。所當注意者，則由此可見他們此時已決定以「太平天國」爲新國號，而洪氏早已以「太平天子」自居了。

起義時，高級幹部數十人，其姓名，籍貫，年歲，出身，相貌，品性，才能等等之可見諸史册，得而稽考者，有若干人，茲一一敍述於后。

馮雲山　籍貫及出身，已詳前文。年三十餘歲。「才幹明白，……六人之中謀立創國者，南王（即馮之爵）之謀，前做事者皆南王也。」（忠王供辭）「粗知文義，爲村塾師，兼通星卜，……一切偽教章程及行軍號令皆雲山與盧賢拔所訂。」（此見諸「賊情彙纂」本傳，則其才能可知）余以其人明大義，（謂首先贊助革命，而矢忠矢誠推戴洪氏）識大體（謂後來讓高位重權於楊蕭），有謀略，富智識，蓄道德，能文章，具才能，故嘗推爲太平天國第一人物——無雙國士。起義後，以功封南王七千歲副軍師。全家留粤，母妻二子闔門殉難。

（按：「賊情彙纂」成于咸豐乙卯五年，以後錄其所載天朝人物之年歲，當在成書時計算，即起義後五年也。）

楊秀清　廣西潯州府桂平縣紫荆山區內鵬隘山新村人。（村在大沖村山背，相隔八里，今屬木山鄉，據余探訪所得，兼參考「潯州府志」及忠王供詞）相傳其先代由廣東嘉應州遷居於此，可信也。（看太平天國史叢考」內楊秀清家世傳說之由來」）「年約三十餘歲，身材中等，面色黃黑，眉骨高聳　鬚黃微白，指爪長約四三寸。」，（見「太平天國史叢考」內「向榮奏疏中的太平天國史料」）「年約三十餘。身中人，黃面微鬚。……識字無多，（傳說亦云其不讀書，不識字）奸譎異常」。（見「賊情彙纂」）「性機警。善用權智」。（見「桂平縣志」）出身則微賤貧苦，「乃至貧者莫如東王，至苦者亦莫如東王，生長深山之中，五歲失怙，九歲失恃，零丁孤苦，困厄難堪」。（見「天情道理書」載「太平天國叢書」第五册）「自言養于伯父之家。」（見張汝南：「金陵省難紀略」）「在家種山燒炭爲業」。（見「忠王供辭」）彼爲洪馮居停主人曾玉珍之伴身，因此二人早得結識之，且尊敬之。（余金田采訪所得）其人富謀略，懷將才，有威嚴，工詐術，具天賦的奇能……善駕馭，操縱，調度，設計，發令，執行之長，崛起草莽之

中面為紫荊一帶山民之領袖，亦是土豪惡霸之流，且好結交四方豪傑（此見「桂平縣志」）因有非常之潛勢力及特有力。故其後太平軍將領及其本力最多其死黨。秀全在紫荊山時，常私訪之，就商大計。（金田采訪）在拜上帝會內，彼先為地方領袖，漸而取得天父傳言兼軍權以及政權，起義後封東王九千歲正軍師。忠王稱其「一天王而為信用，一國之權盡與他，軍令嚴整，賞罰分明」之言（見供辭）。推其物慾甚熾，野心亦大。好權而出，卒以內訌以致身死人手而國亦亡。然論其人與天朝人物，不能不許其為天生的異人，軍事的奇才，自然的領袖，抑亦曠代的梟雄也。太平軍興師，秀清幾率全族加入，其見諸史册者，兄弟輩有輔清後封輔王咸千歲，元清，潤清，宜清，恆清，維清，茂清，友清等。（見「太平禮制」，「求闕齋弟子記」及其他）

蕭朝貴　廣西潯州府武宣縣東鄉沙田村人。（「忠王供辭」謂為「廬陸洞人氏」。「武宣縣志」，謂為「邑之東鄉鵬隘人」。傳譯或云平南人，或云桐嶺人。上據潘新湖君函述，係由其親自調查而斷定，並經最近編修之「武宣縣志」採錄為實；又是處今仍有蕭氏宗族云。）後徙居桂平紫荊鵬隘山間，與楊秀清為隣。妻楊雲嬌，（見「起義記」）大概是秀清的親屬，想於起義前逝世。後「天王以妹子（即宣嬌）嫁其為妻，故亦貴用」。（「忠王供辭」）向以打柴燒炭為生，亦僅次於秀清之一方土豪也。「年三十餘。面貌兇惡，性情猛悍」。（見「賊情彙纂」）「勇猛剛強，衝鋒第一」。（「忠王供辭」）傳說，馮雲山到紫荊後，認識其為英雄勇將，竭力羅致之。故屢買柴，借端邀其赴墟，夜歸則饗以酒肉，留與長談，乘間說其入會。（金田采訪）建國後，稱「帝婿」，封西王八千歲，又副軍師。陣亡於長沙。起事前，曾回武宣本鄉邀其族兄二人起義，見拒，乃詭稱同赴永安修理祖墳，而暗使人挾其應命，二人不得不從軍。其一人至永安患病回鄉。（上據潘新湖君采訪）其後，天朝列王中，有其兄「朝富」之名。封西王康千歲，想即獨留隨征直至天京之人也。（見「弟子記」）

韋昌輝　原名志正。（史册均作韋正。今依韋氏家譜班輩名字而斷定，看「金田之遊」）廣西「桂平

金田村人氏，北人任家出入衙門辦事……見機應變之才是有」。（忠王供辭）傳說：初爲桂平縣署差役，性恐各村作田備案，藉機斂財，乃辭去原職，改名「昌輝」，且多方設法以洗去曾執賤役之惡名，（清例優皂隸卒不得考試做官。）據柳江張延齡丈之「見聞錄」，是與忠王供相印證。「洪秀全演義」謂其曾爲禁子——監頭，管獄者，誤傳也。）「年約三十餘。身材瘦小，白面高顴，鬚眉疏秀。頗知文義，陰柔奸險……素業質庫，（按：此或誤）兼饒田產，富甲一邑」。（見「賊情彙纂」）「家業富厚，賦性陰險，幼習拳棒，膂力絕人」。（見「屑鼻隨聞錄」）金田韋氏原爲土著僮民而兼習講白話客話者。（見金田鄉人黃宗斌，黃致堯「讀金田之遊」）洪馮謀動革命，傾家襄義，厥功甚偉，且闔族從軍。天朝封爲西王六千歲又副軍師。老父源玠，年七十餘，乘轎隨征。（金田采訪）叔源珖等及胞兄志滔，胞弟志俊，（後封國宗，丰將），志先，志能，從弟志奏等，及從侄以鑌，以琳，以禎等皆與焉。各封「國宗」，或加「提督軍務」銜。（志奏名見清軍官書，餘均見家譜，載「金田之遊」）

石達開　廣西貴縣北山里奇石墟那幫村人。（今屬慶豐鄉，詳「貴縣志」）。「桂平縣志」及忠王供辭，均以爲桂平白沙人，同誤。看揣著「翼王家世考證」，載「金田之遊」）先代由廣東惠州府和平縣遷桂，亦客家人也。「自幼讀書未成，耕種爲業。」（見翼王原供，載「駱文忠公奏議」）。「洪秀全演義」謂其曾入學中舉者，非是，今人以訛傳訛，幾成普遍信仰，皆誤。看「翼王家世考證」詳說。）「年約二十餘。（按：起義之時，年方二十歲，爲闔譜中弟兄六人之最幼者）身材長大，面黑高顴，微髭多鬚，目有凶光。：家本富饒，獻賊十餘萬金入夥」。（見「賊情彙纂」）。傾家助義事實並見諸某西籍）忠王稱其「家富，讀書，文武備足」，云。（見供辭）其初入拜上帝會，似是先因洪氏在貴縣久聞其大名，且才財兩富，特親往說服之，至「道光二十九年因本縣土人，趕逐客人，無家可歸」，故乘勢入會，傾家助義。（見其供辭，及「翼王家世考證」）親族附義從征者多人，如兄弟翼鎮綸，翼魁，祥貞，鎮吉，及侄翼貴忠等，後皆封國宗或加提督軍務銜。

秦日昌　後避「昌輝」諱，改作「日綱」。「桂平白沙人，在家與人做工，並無才情，忠勇信義可有，故天王重信。」（見忠王供辭。「貴縣志」謂其亦爲貴縣人，確否待考）年約三十餘。身材中人，面長有髭，攢眉巨口，識字無多，人甚憨猛。……曾充鄉勇，略習刀矛技擊」。（見「賊情彙纂」）據「廣西一覽」謂其「桂平人，精技擊，初爲貴縣游勇，因事被革，往北山里充礦工。……（起義後）所部善於訓練，盡嫻技擊，戰無不勝。」羅爾綱描寫其人，更刻畫入神：「秦日綱，貴縣人，（？）生的方面濃髭，怒眉闊口。他的臉上，活活畫出一副慓猛的勇士氣概。他的天性也是同他的臉一樣，（？）最是忠勇忠義。他曾從師習技擊，學得一身武藝，乃投入防營充當壯勇。後因事被革，他便到北山里礦山來做開礦的工人。」（見「太平天國革命的醞釀」）起義後，封天官丞相。到天京後，先封頂天侯，繼封燕王。起義時，親率兄弟甥多人從征。其名載史册者，有日慶後封慶王廣千歲，日朵後封賛王大千歲，日南後封畏王昌千歲（時因韋昌輝已伏法削籍故不復避其名諱）日源後封報王隆千歲。（統見「弟子記」）

胡以晄　或作晃，此照忠王遺墨，（刋「逸經」二十九期）廣西平南縣八峒花洲山人村人。（據「潯州府志」及忠王供辭）「年約四十，身材中人，黃面，鼻高，短額，髭濃，鬚少。家本素豐，曾應童子試。其人好高務遠，雖係鄉民而喜結客。」（見「賊情彙纂」）爲平南鵬北山區一帶山民之領袖，是一方之富豪士霸之流，自有充分的勢力者。到天京後，先封護天侯，繼封豫王。有子萬勝（見「弟子記」），弟以章。

蒙上升　後避「上帝」諱改作「得天」，又避「天」諱再改作「得恩」。廣西平南縣花黃水人，挈子時雍闔家附義，自始即爲洪氏至親信「內臣」之一。（上見「幼贊王家書」，載「金田之遊」）「年約四十餘。身材長大，縱肥駝背，面黑而方，攢眉大鼻，濃髭巨口，人極叵測。」（見「賊情彙纂」）後封贊王。病死天京，子時雍襲王位。

王玉崑　後避「王」諱改姓「黃」。廣西「桂平縣大黃江（白沙鄉）人。年約四十，長身駝背，濃眉大鼻，髭鬚甚多，曾讀書，稍通文墨，素爲訟棍，出入公門」。（見「賊情彙纂」）爲白沙一帶拜上帝教徒之

首領。起義前，以女妻石達開，故後稱「國舅丈」，從「太平禮制」也。（稱號見「弟子記」等官書。翼王供稱妻王氏，可見原姓王。）

陳承瑢　廣西桂平縣官中里蒋敍村人。（見「桂平縣志」所載其姪英王陳玉成籍貫　確否待攷）「年約三十餘。短小精悍，高額，廣顙，鬝顱，微髭。識字無多，頗有權略」。（見「賊情彙纂」）亦爲天王重要「內臣」之一。

林鳳祥　廣西武緣縣人。（據「廣西一覽」）或云貴縣人。（見「貴縣志」）。或云廣東潮州府揭陽縣人。此據梁寒操先生言，彼最近到揭陽視察，得聞邑人堅稱如此，幷謂林姓爲邑之大族。籍貫仍待考證。）「年約三十。身材瘦小，面黑微髭。」（見「賊情彙纂」）起義時爲大將　屢建奇功。後統兵北伐，封靖胡侯，兵敗殉國，其後追封求王協千歲。（見「弟子記」）

李開芳　後避「達開」諱改作「來芳」。廣西武緣人。（見「廣西一覽」）「年約三十，身材高大，面黑高顴，有髭無鬚。不通文墨，人極兇悍嗜殺。」（見「賊情彙纂」）起義時爲大將，所向有功，後率兵北伐，任中路統帥，封定胡侯。兵敗殉國，追封請王台千歲。（見「弟子記」）

吉文元　廣西桂平縣人。（見「廣西一覽」）「年約三十。身材長大，面黑兇惡」。（見「賊情彙纂」）起義時爲大將，後率兵北伐，任西路統帥，封平胡侯。陣亡於河北，追封祥王。

盧賢達　後避「達開」諱改作「賢拔」。廣西柳州府象州人。（見「廣西一覽」）「年約四十。身材中人，面黃豬闊，鼻高嘴大，鬍的有髭，兩耳重聽，粗通文墨。……稱爲「盧先生」。天條，奏章，（即各種新頒文）三字經，俱出其手。」（見「賊情彙纂」）其人蓋文士也，先在拜上帝會任文書職，秘書）後在天朝任文翰官及史官。（見「廣西一覽」及其他）

何震川　「柳州府象州新寨村人，年約三十。身材高大，面白而圓，五官平正，有髭鬚，又甚文秀。初爲廣西諸生，曾應北闈鄉試」。（見「賊情彙纂」）據「起義記」言，太平軍中有舉人一名，疑即此人

。歷任書牘，文翰，左史等職官。

曾天養　以避一「天」諱改作「添養」。籍貫未詳，傳說爲桂平人。「年五十餘。面目兇惡，濃髭長鬚，慓悍異常。」（見「賊情彙纂」）爲太平軍初期有數之驍將，後成湘軍虎將塔齊布之勁敵，亡於陣，追贈烈王。有弟天浩，亦從征。

吳可憶　廣西人，開設當舖，饒於貲，毀家赴義。（見「廣西一覽」）爲天王親信重臣，總管全軍財政，任「典聖庫」職。

曾釗揚　桂平縣人。「年約三十餘。身材瘦小，面圓嘴額，微髭鬚，寡言笑。頗通文墨，初爲蒙師，得司筆札。……一切僞文檄皆釗揚合計。……授與右史。」（見「賊情彙纂」）

朱錫琨　廣西鬱林州人。（見「廣西一覽」）「年約四十，身材高大，面貌兇惡」（見「賊情彙纂」）亦勇將也，後任北伐軍東路統帥，封剿胡侯。陣亡於六合，追封王爵。

黃益蕓　以避「蕓山」諱改作「益芸」。廣西人。「年約四十。身材中人，面黑顴高，有髭無鬚，不甚識字。初爲軍醫。」（見「賊情彙纂」）後將兵，爲北伐軍東路副帥，封滅胡侯。陣亡於六合，追封王爵。

黃生才　廣西人（推測），先爲大將，後任北伐後援軍統帥，敗死山東。（見淸方官書）

曾立昌　廣西人，以避「昌輝」諱改作「立滄」。先爲大將，守揚州，後任北伐後援軍副帥，陣亡於山東，追贈立王。

許宗揚　廣西人，先爲將，後任北伐後援軍副帥，兵敗逃回。

李俊昌　以避「昌輝」諱改作「俊良」。廣西人，任醫官。（見「賊情彙纂」）

曾水源　廣西人。訓蒙出身，任文書職。（見「賊情彙纂」）

羅苾芬　廣東嘉應州人。任內官。（見「賊情彙纂」）

周勝坤　廣西人。素業質庫，毀家赴義，任副典聖庫。（見「賊情彙纂」）

曾錦謙　廣西博白人，任軍職，後爲翼王愛將。

魏超成　廣西陸川人。初爲殿前監斬官。後封循王暢千歲。（見「弟子記」）

佘廷璋　廣西人，業商，富有貲產，傾家赴義。餘未詳。（見「廣西一覽」）

賴漢英　廣東花縣九關村人，國舅也。「年約四十。面白頭尖，高顴大嘴，有髭無鬚，頗通文墨，兼知醫理。」（見「賊情彙纂」）爲西征軍入贛一路之統帥。後封勇王。

黃文金　廣西博白人。（見昭王供辭）先爲博白教徒領袖。太平軍勇將也，驍勇善戰，綽號「黃老虎」，後封堵王化千歲。闔家從征，弟文英封昭王，文勝爲天西駙馬封提王，文安封奮王欣千歲。（見「弟子記」）

吉成鳳　桂平人，爲將，早戰死。子志元繼統兵。

凌十八　廣東信宜人。爲高州拜上帝會首領，與兄弟凌十三，二十，二十四，二十八，二十九等同起事響應。

賴　九　廣西陸川人。爲本地教徒首領。

譚順添　桂平大宣人。任「正典刑」職。

羅大綱　原名「亞旺」。廣東潮州府揭揚縣人。初入桂在大湟江爲股匪首領。太平軍起義後率部加入。所部勇猛善戰，所向有功。卒陣亡，追贈奮王。

吳如孝　或作「汝孝」，廣東人。初任外國人司事，起義後，加入太平軍，善將兵，後封顧王。

王盛均　弟盛朝、盛乾、盛坤、盛爵。貴縣賜谷村人。天王表兄，舉家從征。建國後避「王」諱改姓黃，皆任大朝爲官。盛爵後封就王興千歲。餘未詳。（見「弟子記」）

其他中級幹部尚有博白人黃啓芳、及陳宗勝、賓福壽、鍾芳禮、林錫保、胡海隆、賈炳賢等、皆廣西人。（見「賊情彙纂」）

附錄　起義時在廣西從征，初為下級軍官或「聖兵」，後積功封顯爵，而可稽考者，復得下列諸人：

陳玉成、桂平人，（據忠王稱為同鄉）封英王祿千歲，弟安成封虔天義，聚成封統天義，皆在皖北殉國。

李秀成、廣西藤縣人，封忠王榮千歲，弟明成封揚王，皆殉國。

李世賢、秀成從弟，封侍王雄千歲。天京破後在福建被害。

譚紹光、廣西桂平大宣鄉彩旺村人，（命田采訪）後為忠王愛將，封慕王丰千歲，守蘇州遇害。

練業坤、封梯王練千歲，病死天京，有墓碑發見。

蕭雅士、廣西武宣人（命田采訪）封列王。天京破後降清。（見「弟子記」）

賴永昌、平南花蒿水旺村人，封戀王，子桂英，福英皆封顯爵。（見「幼贊王家書」）

黃仕勝，平南人，封補王祥千歲，向為朝臣。（見「幼贊王家書」）

張善超、平南縣燈寮人，封天將。（見「幼贊王家書」）

林紹璋、封章王壽千歲，先將兵，後為朝臣執政。（見「忠王供辭」）

李春發、封順王歡千歲，為朝臣執政。（見忠王供辭」）

陳坤書、桂平人，（命田采訪傳說，又見羅爾綱：「太平天國史叢考」頁一六〇）封護王悅千歲，守常州殉國。（「弟子記」）

陳得才、封扶王強千歲。（「弟子記」）

林啓榮、或作啓容，封貞天侯，守九江殉國，追封勤王茂千歲。（「弟子記」）

古隆賢、封奉王定千歲（「弟子記」）

覃瑞麟、武宣大樟村人，封節王。（見「武宣縣志」）

劉肇漢、封甫王裕千歲。（「弟子記」）

賴文光、封遵王幸千歲。（「弟子記」）

賴文鴻、封匡王名千歲。（「弟子記」）
劉官方、封襄王聲千歲。（「弟子記」）
吉文安、封祝王治千歲。（「弟子記」）
吉能勝、封宗王廉千歲。（「弟子記」）
李遠繼、封佑王成千歲。（「弟子記」）
陸順德、封來王彩千歲。（「弟子記」）
陳時永、王成之叔，封烈王。
譚體元、封偕王，于同治五年陣亡于廣東嘉應州，爲太平天國最後殉國的王。（事蹟見官書，名見幼「贊王家書」）

此外尚有李壽輝、傅忠信、吉晚及子吉八等名，統見「幼贊王家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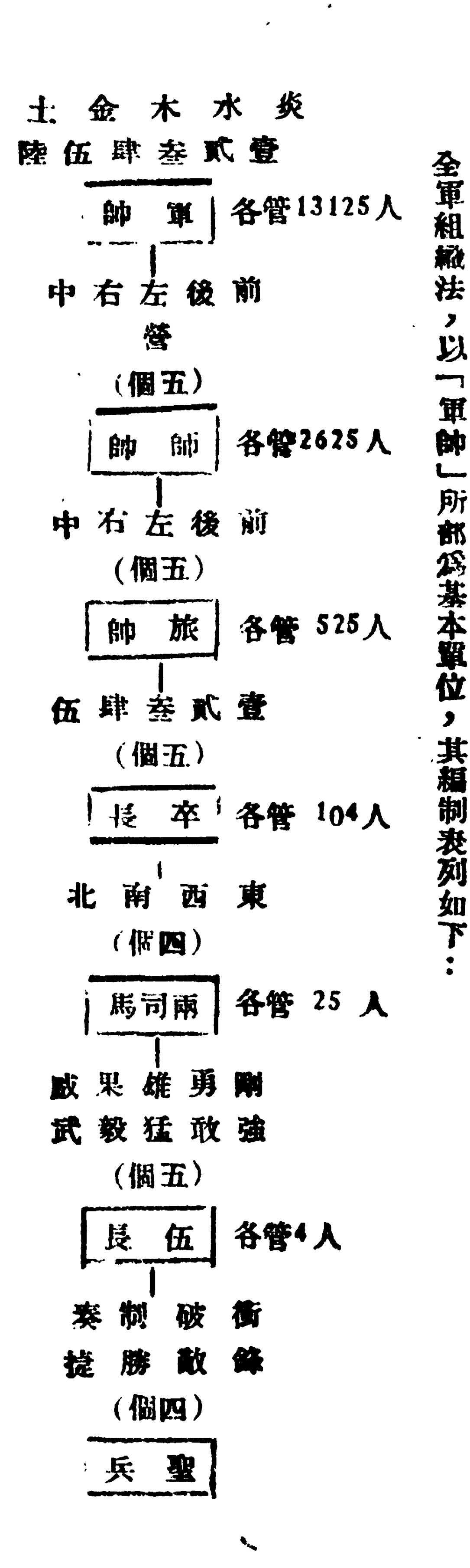
天王宗室參加起義而後封王銜者有長兄仁發封安王，次兄仁達封福王，從兄仁政封卹王，嫡姪多人及族姪紹元，春元、魁元、全福等，未及備錄。

二一　軍事準備

元首已得人，幹部亦結集，洪馮即與楊、蕭、韋，石等進一步而作積極的軍事準備。馮雲山乃以生平之學問及多年之研究，創造立國規模。其第一個偉大的成就乃是全部軍政制度—即軍事編制，組織系統，軍律、營規、行軍法、及其他一切軍事法令。全軍組織的系統，原來根據周禮夏官及司馬法，兼以施諸地方政治組織則有比閭旅黨及寓兵于農之意。其他種種編制，則斟酌古今，適應環境，有參用明代名將戚繼光之軍隊陣法者。組織法則先行頒布各地之拜上帝會，使自成一個單位。全體最初只用「太平」二字爲號，而各以本處地名爲區別，此則「太平軍」一個名辭之所由濫觴也。

【注釋】太平軍之軍政制度，至爲完善，自具特色，其中必有非常之人特出之士爲其謀主。但觀當時最高幹部數輩，洪氏雖博通經史而只以教理道學及詩文見長，若楊、蕭、韋、石、胡、秦等餘子更不足數矣。其後，洪大全供稱，洪秀全等「一切兵法皆請教于我」，隱然以創制之謀主自居。而「平定粵匪紀略」亦以其于太平軍起事前「爲其布置隊伍」。然縱使其供辭爲眞的，而其人則于太平軍起事後始來加入，(供辭自言)則軍事布置于事前早已準備周詳且已見諸實施之軍政制度，又與彼何與焉？是故我人很容易由取消的程序(The Process of Elimination)而推斷馮雲山乃是其創造者。矧雲山學識非常淵博，既能造「天曆」，自可信其兼精通軍事學。又有忠王明指其爲謀主之言，益可信矣

全軍組織法，以「軍帥」所部爲基本單位，其編制表列如下：



稱號舉例：「太平廣西平南黃旗前營前壹東剛強衛鋒伍卒」即是，太平天平南縣黃旗軍帥管下前營師帥管下前營前旅帥管下前營前壹卒長管下前營前壹東西司馬管下前營前壹東剛強伍長管下之衛鋒伍卒（聖兵）。（見「太平天國叢書」）

其後，組織擴大，軍帥愈多，則以壹貳叁肆之數目字別之為集團軍。集團單位愈多，其上又以炎水木金土五行別之。（朝制避「火」諱，改稱炎，次序改如上）由一軍至多軍。由萬人至百萬千萬人，皆可依此組織，擴充編制，至有效率，毫無困難。

軍帥所部為常備固定的單位，而軍師則為經常治軍之官。遇作戰時，另由統帥部派出總制，監軍，以作指揮官。全軍總制多人，銜上各繫以炎水木金土五行符號以資區別。監軍亦有多人，兼分正副，銜上又各繫以五行，天干，數目，——如木正（或副）木壹甲壹監軍。監軍可指揮一個或多個軍帥。總制之上有正副將軍多人，銜上各繫五行數目——如金壹正（或副）將軍。將軍之上指揮，分殿左殿右，各卅六人，共七十二人，各以號數繫銜上——如殿左一指揮。指揮之上有檢點，分殿左，殿右，各十八人，共卅六人，——各以號數繫銜上，——如殿右十六檢點。檢點之上有正副丞相，分天地春夏秋冬六官，——如天官正丞相。（皆出于周官）再上則為前後左右中五軍主將。另有御林侍衛分為日干，氣節二種——如小雪侍衛，霜降侍衛等，職在總制上，而直接統屬于天王及正軍師。全軍最高統帥為正副軍師。而又以正軍師操軍政軍令全權。正軍師請命于天王而行事。其系統復表列如下：

天王
正軍師
中軍主將
副軍師　又正軍師　又副軍師
左軍主將　後軍主將　前軍主將　右軍主將
丞相
檢點
指揮
將軍
總制
監軍
軍帥
御林侍衛

自軍師上將以至伍長，各有旗幟，其方式，大小，顏色，字樣，俱有一定格式。軍帥所部共有旗六百五十六條。行軍或作戰之時，旌旗蔽日，五色奪目，大壯軍威，足寒敵膽，此太平軍之一特點也。（以上統見「太平軍目」，載「太平天國叢書」二冊，及「賊情彙纂」卷四。）

至於軍冊，陣法，築營法，行軍法，營規號令，等，皆一一預爲編定印就，及時頒布。組織完備，布置周詳，有新創者，有師古法者，皆最高的兵法，迅早極大效率。可見主持大計，運籌帷幄者，大有人在也。（各冊籍均見「賊情彙纂」或「太平天國叢書」，茲不一一轉錄。）

既有嚴密的組織，復明定嚴明的軍律，以維繫全軍。起義時，最先頒簡明軍律五條。繼有軍律六十二條，即所謂「天令」是。（見「賊情彙纂」卷八）此外又有「太平條規」，有中有「定營規條十要」，及「行營規矩」十條。（載「太平天國叢書」二冊）歸納太平軍全部軍律，可分爲十大綱要：（一）恪遵天條──即

宗教儀式如禮拜，禱告，歌頌等；（二）服從命令；（三）和氣團結；（四）絕對忠心，——變妖（投降）、通敵、私逃、均處極刑；（五）打仗勇敢；（六）操守公正——不吝私財，所有歸公；（七）脫除惡習——如吸煙（黃葉鴉片幷禁），飲酒，賭博，懶惰，營私、舞弊，迷信等；（八）嚴禁擾民，——如殘殺，姦淫，擄掠，強買，擄夫等；（九）熟習營規，——如進退，攻守，起居，出戰，點名，操練，看更（巡哨），行軍，秩序等；（十）遵守禮制，——上下尊卑平輩之稱呼及敬禮，另訂有「太平禮制」。由此亦可見太平軍軍律之嚴肅矣。

凡違軍律者，按其罪之輕重大小，處以刑罰。刑罰有四種：（一）死刑——斬首，點天燈（以食油塗身活活燒死），五馬分屍；（二）枷號示衆；（三）杖笞；（四）降級。定律州嚴，又能執法如山，毫不徇情阿私。至賞功一層，則初時皆以陞擢行之，亦甚公平，軍心翕然悅服，可謂賞罰嚴明了。

太平軍以匹夫倡義，布衣定謀，號召草莽英雄草茅下士，而發動革命大運動，竟能有此完備之軍事編制的制度，一一見諸實現，可謂中外歷史中之大奇事。以組織言，則系統嚴整，機構完密，運用靈活，治理便捷，于軍事學上自具特色。語其效果，則太平天國之所以能維持國運至十餘年之久者，端賴乎此。即以當時清軍之將帥，甚至曾國藩，皆交口稱許。又如「賊情彙纂」之編者 ，于太平一朝之制度文物無一不肆口詆譏，輒謂為「百事妄誕」，而獨于其兵制，則稱為「隊伍之制，條目井井，雖時有損益，於初制終無改移，蓋自矜行之有效，而愈以其法為足恃也」。又曰：「蔓延數省，未見窮蹙，所恃無他，蓋始定軍目不愆于法，有以啟之」。至「平定粵匪紀略」則云：「賊之荒誕暴虐，亡可跂足待，何尚支梧十餘年之久，則其軍制有足恃者。」（卷末「逆蹟記」一）如此好評，出諸當時敵人之口，亦可見太平軍組織系統之優勝了。至論其嚴明的紀律，則太平軍人人知法守法，所過之處，真能秋毫無犯，極得民心。至今各地方故老均一致無異的如此傳說，口碑載道，百年不衰。此余親到桂林，桂平，蒙山，興安，全州各城邑所切實調查采訪而得之結論也。如此紀律化道德化的大軍，洵堪稱為「仁義之師」及真正的民族革命軍，而大足以光耀史册者矣。

軍費之籌措，自是要務。此俱由教徒中之富有資產者捐輸而來。如韋昌輝、石達開、胡以晄、吳可憶、周勝坤、余廷樟等皆傾家赴義者。籌備時期的經費，不虞支絀。又定立嚴格的軍律：人人不得私有財產，而凡由各地赴金田舉義者，均須盡將所有私財繳交總「聖庫」。此法令至爲嚴厲，犯之者殺無赦。行之多年，收效至大；因此軍費益爲充裕，又可免個人貪利忘公之弊，誠善法也。至全軍所需餉糈，亦統由公庫發出，各部各軍兵員按日領糧。此一制度可稱爲軍事的公產制度，有類于新約時代初期的基督徒之集體的公產生活，而殊非今代共產主義之儔，以其只集合全軍私財及搜括地方所得統歸公庫而共同消耗，但並非從事共同生產而後各取所需也。至于全軍糧食，則金田韋家富有田地，每年收穀不可計算，自能充一時的軍用。而紫荊山麓由金田以至新墟一帶，皆平疇沃壤，產米甚豐，亦可就地購採，先事囤積，以備大軍之需。

至于軍械之籌備，又是舉事之要圖。據余采訪所得，則太平軍全部的軍械，幾盡由金田韋氏一家所製造者。韋氏父子先在新墟開設鐵店 名爲製造農具—表面上亦鑄造多少以資掩飾，而實則藉此購入大量生鐵，私運金田，另作附近村鄉多收農具以作原料。乃在金田村內家中暗設工廠，日夜打造刀槍矛劍三叉頭扒等軍器。所用木炭，自有紫荊山楊廟等指導山民源源供給。爲掩護工作計，家中養鵝千百成羣，任其嘈叫之聲掩蓋室內打鐵之聲。韋氏族人及熱心可信之教徒一致努力工作。器械造成則于夜間私運出村外之犀牛潭而沉之水底。至起義期近，教徒陸續開到，始行撈出分發諸軍，而詭稱爲天父所特賜者云。（看「金田之遊」）（按：畜鵝事，前代曾有此舉。）

又據傳說：太平軍初期所用之炮係用大松木所製，中挖空洞，外箍以鐵，即可以藥粉燒放鉛彈，但每炮僅可發放一二次云。則此時當亦加工製造松炮及硝藥矣。（金田及柳州采訪所得）

太平軍又施用一種土製銃槍，此則製造較難。乃先事派人由紫荊山深入傜山區內運動傜人協助製造以應軍用。（金田蒙山采訪所得）嘗讀某西人著作，謂在南京時曾見天朝有「苗人」（按：此即指傜人）三千在

軍中云。則當時業荊一帶僑人之加入義軍而自攜銃槍作戰者，實繁有徒矣。

他如旗幟，軍服，馬匹等等一切軍用品，則亦于此時期祕密製造或購備，以應舉事成軍之用。（「平定粵匪紀略」卷一略記此事）

最後，用兵計劃則決以金田為大本營所在地，俟義旗高樹即行進兵東向，先取江口墟，隨揮軍北指底定中原。此則由其後事實可以推想而知者也。

二二 精神訓練及政治作用

再有一重要的籌備工作，即加緊訓練教徒們之道德精神生活及鞏固其對革命運動與最高首領之信仰是。精神力量是太平軍勝利與成功之最大要素，故此項工作實為基本的要圖，所以製造硬如鐵漢，勇如獅虎，而忠如犬馬的太平軍戰士也。

拜上帝會向已嚴定規則禁戒各種嗜好惡習與一切不道德的行為及提倡相愛相助的新生活，至是更加督察使人人操行純正。茲錄洪秀全此時所作之戒煙詩（見「起義記」）以見一斑：

煙槍卽銃槍。　自打自受傷。

多少英雄漢。　困死在高牀。

其在精神方面，此時洪馮等公然大事利用宗教，並造出種種神話，以為政治運用之工具及宣傳之手段。藉以增高及鞏固秀全之地位與增強教徒們對元首及革命運動之信仰，務使其忠勇効命，之死靡他。如洪氏昇天受命為真命天子，得異人傳授天書等奇事，固盡量宣傳；又傳其昔在家中睡覺時，其長女入室見有蛟龍在床乃驚呼不已。洪在紫荊，則故弄玄虛，于睡覺時使身體發光，他人入室却不見光，惟于壁間縫隙偷窺乃可得見。洪初到時，已有楊雲嬌宣言夢見上帝教其勸衆信服為其張本，至是又有　去世教徒名楊慶修者，傳其于將死時有鼓樂在空中迎其上天堂，隨卽降靈于一童子身上，口中念念有詞云：一三八二一，禾

乃玉食，人坐一土，作爾民極」。細解之，則上三句聯成「洪」「秀」「全」三字，末句乃言其爲人君也。此後又常託童子預言朕兆，皆類似符籙讖語。凡此無非所以堅信徒們對彼之信仰者耳。而于宗教中，從前比較純淨近眞的教理，今則漸有種種不可思議的雜質羼雜產生與攙入——如神怪狂妄荒誕不經的事蹟，信條，名辭，稱謂（天母、天兄、天嫂、贖病主……等）。爲時愈久，雜質愈多；雖原始單純的宗教信仰與道德觀念仍有遺留，然喧賓奪主，變本加厲　太平天國的基督教已成爲政治民族革命的工具　其與眞正的正統的基督教相去愈遠矣。

利用宗教以爲政治作用之舉，初由洪馮開其端，然究是爲革命建國的大原因　猶可說也。乃此風一開，效尤者蠭出，竟有奸狡雄鷙之徒利用宗教以作個人爭權攘位之私圖者　洪氏卒自食其作俑之惡果，而且終身受其挾制，且召亡國之大禍焉。此乃太平天國興亡之大關鍵，不可不詳紀之。

先是，當洪馮先後回與猶未西返之時，拜上帝會會務即交由本地領袖主持。每當會衆下跪祈禱之際，忽有人跌倒在地，不醒人事，汗出如雨，口中胡言亂語，或勸誡同人，或讚頌天父，或預言未來，有如神靈附體。人有記其所言，則多爲韻語　類似歌謠，于是將其較爲重要者筆錄之。由是全會互相爭辯眞僞，糾紛大起　衆論紛紜，意志分歧，且漸有團體分裂散化之惡象發生。及洪馮回桂復主會務，筆者盡以紀錄所得呈閱。其中光怪陸離，無奇不有，駁雜至極，莫衷一是。洪馮遂一一嚴格審定，判明孰是眞神降凡傳話，孰是魔鬼之言。洪仁玕詳述此事經過云：

「各要言中，洪秀全所審定爲眞實者，乃是由楊秀淸及蕭朝貴二人所傳者。楊本來是一個很貧寒的人，但他入會却有非常的熱心和誠懇。在會時，他忽然變了啞人不能說話有兩月之久。衆兄弟均以爲怪事，並以其爲惡兆。但後來彼忽然開口說話。嗣後　天父降凡于彼身由其傳言者比別人爲多。天父降凡時，彼嚴厲肅穆，責人之罪惡，常直指明個人，又宣露人之隱惡。此外則又勸人爲善，及預言未來，並號令兄弟們如何做法。他的說話大　于會衆留下深刻的印象。蕭朝貴則是代耶穌傳言的，

其降凡附身則一，但出言比楊稍爲緩和一點。有黃姓族人，曾出言反對耶穌教道，因此帶了些人，離開上帝會，但他即被逐出會。他的語言被判爲假，受妖魔附身而言者。」

致鬼神降附人身藉以傳言之習俗，在廣西潯州府一帶至爲盛行，至今仍有此等巫覡專以作人鬼交通之「中間人」爲業者。每受託則如醉如癡，喃喃其詞，爲人請神召鬼前來，開口傳語，鬼神語畢，乃醒覺如常，迷信的士人均信爲眞事也。（貴縣采訪）今楊秀清蕭朝貴二人之怪事即本此意而行之于拜上帝會中者。而會中人皆信實爲眞，即洪氏亦信之，蓋其奉教確由誠心篤信者也。惟在楊氏則奸狡野心固昭然若揭矣。當是時也 馮被押獄中，生死不可卜，而洪則返粵，彼以才識資格因已擁有特殊勢力及威權，加以身爲會氏姻舅，儼然尊貴，至是更有代上帝傳言之奇能，則其威望益得提高，駸駸乎且有取洪馮之領袖地位而代之之勢矣。至蕭則與楊比鄰而居，交情素篤，且爲內親，固其手下第一大將，二人實自行結成一私黨。于是又爲耶穌傳言，二人合作，全會教權隱隱奪之手中。即聰慧多智如馮雲山，亦莫奈其何，惟拱手相讓而已。楊之奇事發作于三月初三日，而蕭之奇事則在九月初九日。（同在道光二十八年，一八四八）其後，此兩事在太平天國內均視爲特別重要，且明定其爲新國之大節期：——「三月初三爲「爺降節」，九月初九則爲「哥降節」。（見程演生編「太平天國史料」上卷「天命詔旨書」）關于前一節期，天王曾降旨云，如戊申三月在平在山（即鵬隘山），天父託東王身，不忍人瘟疫，「故特差東王下凡代世人贖之。東王贖病之時，寢不安枕，食不甘味，不辭勞瘁，艱苦備嘗，甚至口啞耳聾，以一己之身，贖衆人之病，以一身之苦，代世人之命。」故全體兄弟姊妹，今日之得救得生，皆其大功勞云云。由此可見其確信此事也。然而一自承認此爲楊氏眞的奇能之後，秀全太阿倒持，授人以柄，名義雖仍居元首爲天王而事事受其挾制矣。西國某著者即舉此一端，證明秀全果爲眞誠信教者，否則必不許楊蕭二人之僭竊權勢，果爾則二人誠狡黠之尤者，藉此神怪事件以弄權，即秀全亦被其愚弄而無由否認之，惟安然爲其傀儡而已。

關于贖病一事，更爲怪誕之尤。先由楊以己身替代病人而自行患病，似是由其自願獻身及懇求上帝將

病人之病轉過其身。彼乃爲病人受詛贖病者以替贖之，其後楊本身亦然。此舉卽所以「收買人心」亦顯而易見。以故秀清得稱爲「贖病主」又號「禾乃師」。「禾乃」也「秀」字拆開分寫，毫無意識，不過故作神秘的僭稱耳。然此與洪氏後來自號爲「禾王」又有別焉。由是，楊秀清之聲望及權力蒸蒸日上，而權威亦日大，不過以歷史，地位，才智，人格及號召力潛勢力論，仍遠遜于洪，故雖懷野心而仍不得不尊洪爲首也。（以上多見前「起義記」另參用其他太平文獻）

自是而後，彼等之宗教愈趨政治化，亦愈入神怪魔道。此雖不能逃當代及後世明眼人之非笑，然而洪馮等運用宗教以爲政治作用，抑對于革命大運動廣收即時的直接的特效，蓋自經種種宗教的訓練，果然全體教徒的精神生活，愈爲統一，愈爲堅定，人人確信及擁護教主「洪先生」爲天命真主，其後，全體教徒皆能成爲太平天國之干城，萬衆一心一德，忠勇無倫，以摧強敵，以「打江山」矣。蓋政治化的宗教，宗教化的政治，確能產生狂迷勇敢最有力的戰士，在中外古今歷史上已數見不鮮者矣，豈獨太平軍爲然也耶？

一三　時勢與環境

軍事之準備，于上節所述數種工作之外，尚有一重要的事，卽基本兵員之增加是。是時全體教徒雖逾萬人，但一旦舉事，未必人人肯來；卽肯盡來矣，而其力仍未能充實。是故亟須擴充實力。適在此時期尚，時勢與環境皆極有利于這個大革命運動之進行者，所謂「時勢造英雄」是也。下方所敍述之幾項，均是極端贊助他們延期成立強大的太平軍的。

第一，腐化勢力。在那一時代，廣西政治之放任主義，上文已經詳說。如此政局的腐化程度自然甚深，由是而貪官污吏，盤踞地方，盡量括削勒索，舞弊營私（桂平知縣私賣倉穀是其一例）。又士豪劣紳互

相勾結，朋比爲奸，魚肉人民，甚于猛虎。飽受虐害的人民，無處訴冤，又不甘忍受，一朝拜上帝會教訓「洪先生」仁義公正且有強大的自衞力量，于是紛紛投入，願爲教徒，以求保護，或藉其力以洩私憤。

最先而最好的例證，莫如金田韋氏之横受壓迫一事。先是韋志正既辭了衙役賤職，更名昌輝，旋復納貲爲其父捐一小官銜，藉以洗脱出身賤役之汚點及爲家門增光。在其老父拜大壽那一天，門上高懸一「登仕郎」匾額，（傳說謂爲「步均進士」）親友踵賀者滿堂　即被隣村劣紳勾結縣署差役，到府搗亂，聲言志正爲皂卒出身，例不得享有功名，即卸除匾額，帶同局紳，勒索巨款。昌輝交涉無效，乃親自跑到紫荆，邀請馮雲山出頭與爭，亦無效，雲山且受凌辱，由是激起會衆義憤，以武力相抗，擁入隣村，搶拾劣紳之禾穀，以爲報復。又韋氏雖富于資產而族微力弱，常受本村及隣近大族之欺凌。自是全家贊助革命益力，不惜傾家舉族赴義了。（以上參合金田柳州采訪所得，看「金田之遊」，參考「桂平縣志」及「湘軍記」）

又有武宣縣東鄉莫村梁鳳廷之叔祖，因鳩工建造房屋，門楣髹紅，竟被縣令恐嚇，謂爲違例，即須嚴辦，實則意圖勒索，于是舉家投入拜上帝會，後從征而去。

又有蕭雅士者，原姓黃，因在鄉間被人凌辱，憤莫能雪，乃改姓名投入太平軍，後從征有功，陞封列王，亦降清軍，累陞高官。

又有武宣東鄉之覃貴福，因其兄被土豪劣紳誣爲賊，被綁去受毒打，因憤而入會從征。當時渾號「鐵牛」，以力大無窮故，且擅武藝，在天朝欽選武狀元，後降清，致仕回籍，老死鄉間，其人其事今仍遍傳桂省。（此事載「武宣縣志」。以上均金田采訪所得，見「金田之遊」）

由以上所舉數事以觀，亦可見當時人民因不堪忍受貪官汚吏土豪劣紳之壓迫欺凌而入會從征者，實不勝數矣。語云：「爲叢驅雀」，信然！

第二）土匪會匪。是時，廣西全省萑苻遍地，土匪横行，各立堂號，或嘯聚高山險要之地以爲巢穴而四出刼掠，或在河道駕艇行刼（謂之「艇匪」）。本省之三合會，及湖南之天地會，亦到處開堂拜會，多流

爲股匪。人民一任魚肉，苦無甯日。據袁甲三奏稱：全省十一府，土匪蔓延至五府一州，其被蹂躪之區竟達全省地域十分之七。（見「欽定勦平粵匪方略」九月上諭）其著名之悍匪不下二十股之多。（詳下方註釋）各屬各邑雖由士紳階級舉辦團練，但只限于守望相助防衞地方而已，因自衞力究不充分，不敢與股匪交鋒，且時有衆寡强弱不敵而任其洗刼鄉村者。其未設團之地方則人民更如砧上肉之慘受荼毒矣。拜上帝會崛起其間，初時只專宣傳宗教，然則因環境之需要漸漸負起保衞地方之責。因此地方人民爲求安全而加入者漸多。迨勢力日增，入會者亦愈衆，故成爲人民自衞的一個大集團。

其在土匪方面，則强盜或歹徒，因不敵官兵之力而被搜捕或追勦以至窮無所歸者，亦以拜上帝會爲逋逃藪。洪馮初時乘勢大開門戶，兼收並蓄，只要其悔過自新，改邪歸正，信奉教道，遵守會規，服從命令，卽便接納，列爲兄弟，而一律予以掩護及保障。

洪等對於千百成羣的股匪之現成的集團力量，更加注意，未嘗不思有以吸收之，溶化之，而利用之，使成爲本軍的力量，或至少可成爲同盟式的外圍勢力。尤其是在此積極準備時期，全會的政治化已漸明朗，且成爲公開的祕密，他們更派人去運動潯江一帶的艇匪股匪，或互相聯絡一致共進，或逕邀其加入團體。土匪中多有客家人，亦有前在粵爲水陸强盜因被官軍擊敗而逃桂活動者，彼等又利用鄉情而力事勾結。有陳亞貴者，率黨橫行潯州一帶，爲當時之最强有力之匪魁也，首先答應率衆加入，奈未舉事之前已爲官方協同民團捕拿正法。（見「起義記」）又有粵匪張嘉祥者，糾黨行刼於貴縣各地，屢挫官兵，威名大震，洪等派人說其入會，惟張拒絕之，旋而投降於官軍，改名國樑，後且隨向榮遠征而成爲太平軍之勁敵焉。（見顧雲，程畹所紀張之出身史，祇過鑄編：「向張二公傳忠錄」，及薛福成：「庸庵筆記」）。其他受其運動而允加入義舉者，則有羅亞旺，大頭羊，邱二嫂，蘇三娘諸股。（詳后）

【注釋】太平軍起事前廣西之匪患

道光晚年，廣西遍地患匪，此實爲太平軍乘時起義之主要背景之一端，亟當詳察。其時，全省盜賊蠭起，堂號紛立，拜會結黨，四出刼掠。推原盜風熾盛之故，概有六端 (一)伏莽山間，時出刼掠之土匪，諸郡原已不少。(二)廣東鴉片戰役事定後，壯丁與義民失業者多，又不願歸農，多流爲水陸大盜，及被官兵擊敗，乃乘桂省政治腐化官兵怯弱之機，率黨闌入，滋擾水陸，更與游勇及桂匪勾結，而勢力滋長。(三)文武官吏，畏忌縱容，剿辦不力，匪風愈熾；政治的放任主義實爲厲階，而鄭祖琛之佞佛戒殺姑息養奸爲害尤烈。(四)湘南之天地會乘時入桂發展，招人結盟拜會，企圖起事，亦有由湘率黨入桂刼掠者，漸成流寇。(五)道光廿九、三十年，廣西飢荒，米價騰貴，更有富人高抬米價乘危漁利者，饑民益憤，漸有聚衆強索錢米之舉，而官吏又助富人加以壓迫，甚且有格殺勿論之令，因是迫於生計挺而走險者愈多；亦有以「刼富濟貧」爲號召者，——如張嘉祥之口號云：「上等的人欠我錢，中等的人得覺眠，下等的人跟我去，好過租牛耕瘦田」，而民間亦有「強如狼，弱如羊，鋤強扶弱張家祥」之謠。(參看羅爾綱『太平天國史綱』第三章第一節。末民謠見顧雲所撰張事狀)。(六)其後，亦有團練劣紳流而爲匪者，人民更爲苦痛矣。

自道光廿五六年至三十年間，堂匪股匪數目，實難統計，茲將其比較大股及滋擾區域列下：

李觀保，桂平人。廿六年糾合任文炳，劉亞烏，陳亞貴等刼掠潯江，是爲艇匪之始。

雷再浩，李世德，湘南天地會首領。廿七年在湖南新寧及廣西全州邊界傜山內立會，四出刼掠，并起事反清，卒被清軍所滅。

李元發，亦天地會首領。廿九年起事於湖南新寧 雷再浩餘黨附之，竄入廣西融縣至修仁傜山內。後卅年被滅於湖南提督向榮。

羅三鳳，何崧等股匪，廿七年起平樂，擾及桂林，平樂，潯州。

凌阿冬，乃利中，大牛腸，麥阿水等股匪，廿八年起思恩白山。

李自昌，張嘉祥(或作家祥)，蘇三相等股匪，廿八年起貴縣。自昌死後，張爲渠魁，自樹一幟，屢敗官軍。二十九年受藩司勞崇光招撫，親詣左江鎮盛筠營投誠，改名國樑，轉助官軍勦匪甚力。

張釗(即大頭羊)，田芳(即大鯉魚)，梁培友，皆廣東鶴山人。道光二十八年爲艇匪 侯志(即捲嘴狗)，關鉅(即大隻鉅)，區閏，吳超，羅亞丙，梁亞長，關福等附之。橫行梧州，潯州，柳州諸府河上。張田等嘗投入太平軍，旋脫離而降於清軍，轉助攻太平軍，後復爲盜，卒被殺。其餘黨或分或合，卒歸梁培友統制，稱水陸總營。

羅亞旺，廣東潮州府揭陽人，初在粵爲盜，敗入廣西，爲大湟江匪首。最初投入太平軍，改名「大綱」，矢忠矢勇，成爲勁旅。

蘇三娘，女匪首，擁衆橫行數邑，有英勇豪俠之譽。率部加入太平軍，隨征至天京。

邱二嫂，女匪首，先投歸太平軍，旋叛去，卒被捕殺。

陳亞貴，陳亞分，陳山豬箭等股匪，獨樹一幟，三十九年秋陷修仁荔浦，旋在柳州橫行。亞貴先欲投太平軍，事未成而被捕殺。

張家福，鍾阿春等股匪，在慶遠刼掠。

覃(或作陳)香晚一股在賓州滋擾，被擒殺。

黃阿左，葉阿長等股匪在潯江南。

鍾阿春，楊捞家，徐阿雲等自成一股，在潯江一帶。

梁阿九，劉官生等在武宣縣。

區振祖，在象州。

陶八，丁四，股匪，卅年二月起上林。周四，韋添芬，黃高安附之，擾上林，武綠，貴縣，來賓等邑。陶受撫，易名「昌培」，助勦匪，受武職，後在粵被殺。

石牛四，（名覃石養）卅年二月起遷江，竄賓州。

顏八，李四等股匪，卅年五月陷來賓。

廣東英德賊等，卅年六月越境寇懷集，入賀縣。

潘寶源，卅年八月由太平府陷綠州，外委張國樑勦之。

黃阿佑，股匪，卅年九月攻慶遠。

黃晚，覃與晚，殷阿文，張阿會，卅年九月起上林，賓州，思恩，慶遠。提督向榮平之。

黃臣用，卅年十月起平洞，攻河池州，竄南甯。

謝錦祥，卅年十月踞橫州甖竹墟，合袁晚，謝八，寇百色。

顏品瑤，卅年十月起左江一帶，擁衆萬餘人，破隆安寶新甯。千總張國樑勦之。顏爲其下所殺，餘黨散去，各擁頭目，復肆行滋擾。

謝添夢，李花馬，余八，三十年起爲股匪。

何明科，梁二十六大，卅年起廣東信宜茂名，入桂掠容縣，鬱林，北流。

劉八，廣西股匪，後合高州之拜上帝會凌十八一軍，卒敗亡。

（以上參合「平桂紀略」，廣西「堂匪總錄」，「股匪總錄」，清廷奏報，上諭等文件）

第三，民族背景。土人來人之鬥爭，也是極有利於革命運動之長成的。客家人與土人之關繫，前已略述梗概。（第二節）其在廣西，則土人（僮族）與來人（由粵徙居之客家）之尖銳化的爭端尤數見不鮮，每因細故釁擦或利益衝突而常釀成族與族間，或村與村間之械鬥，甚至有規模擴大至數縣地域者。廣西土客間的

實情，可從下錄六段文字看出來：

「初，廣西地廣人稀，客民多寄食其間，莠多良少。莠者結土匪以害土著之良民。良民不勝其憤，聚而與之爲敵。黠桀者嘯聚其間，千百成羣，蔓延於左右江千里之間。而其原，州縣不理其曲直。邪教見民抑之狀，因好鬼之俗，倡爲蠱惑之詞，蓋自道光二十二三年禍基已兆。其時，撫臣前爲梁章鉅，後爲周之琦。鄭祖琛繼之，以好佛遂至養癰成患」。（清史列傳周天爵傳）

「外郡地多山場曠土，向招粵東客民佃種。數世後，其徒益繁，客主強弱互易。其桀者或倡爲西洋天主教，以蠱惑愚民，用是黨滋益多。州縣官欲繩以法，則恐生他變，欲據實上陳，則規避處分而畏干時忌。遂釀成大患，即破敗決裂，不可復治」。（龍啓瑞「粵西團練輯略序」。上兩條轉錄自「太平天國史叢攷」頁九四．九五）

「因此，他們每爲着田土疆界等事，甚或睚眦小怨，便常常掀起血鬥。這種因小故而起的械鬥，倘使有賢良的州縣來替他們排解，自然不會擴大。但當日廣西州縣都仰承院司鼻息放任以爲治，把民間械鬥看做不當一回事，而貪官污吏反借這個機會來橫索賄賂。於是客土間都不得其平，各結黨尋仇，尤其是客家人方面儼然形成一個集團，在械鬥中，他們培植起了他們的實力」。（「太平天國史綱」頁四四）

夫拜上帝會中自最高首領以至一般教徒什九皆兩粵的客家人，以故各地之客人之被土人所欺凌壓迫而窮無所歸者，自然因鄉族情誼同聲同氣而投奔入會，以得安身之處。即如石達開之附義是其例證。（見供詞）未幾，貴縣客人數千之遠道來投，（事詳后）大增實力，事益顯著。然其間亦有土人因勢弱力薄而被來人壓迫，乃加入拜上帝會者——如上文所述金田韋氏事，是亦種族鬥爭之結果也。總之，無論是客人，抑是土人，凡有被人欺負而不能安居於鄉土者，均以拜上帝會爲尾閭。但一到此入會「拜上」，種族界線立即泯滅，大家在天父之下都成了兄弟姊妹，以後結成一體，禍福同當，合心合力去「打江山」了。

第四，除上述數個因素之外，又有天賜良機以助洪等擴充實力者，即天災之流行是也。一則是時潯西數縣瘟疫盛行，死人無算。洪等乘機宣傳：於己酉廿九年，上帝降言：「人將瘟疫，信者則得救」。（見「洪秀全來歷」）素來迷信神權的人民，見菩薩偶像無靈且多已被打倒，深信入會「拜上」，得天父呵護可邀福免禍，故教徒之數陡增了。次則道光廿九年間，潯州一帶大旱，遍地饑荒。（見「潯州府志」）至三十年間，到處饑民遍野，餓殍載道。洪等又乘機宣傳上帝降言：「有田無人耕，有屋無人住」。其時，米珠薪桂，豬肉之價賤於穀米。（金田采訪）每有爲富不仁者，囤積居奇，乘機高抬米價以圖私利，因而惹起饑民憤恨，聚衆搶米，屢起暴動。地方官吏與富豪朋比爲奸，大施壓迫，且有格殺勿論之嚴令。（見「太平天國史綱」一三章二節）於是一般饑民之強悍者則挺而走險流而爲匪，其較爲安份者，不甘坐斃則投奔拜上帝會，蓋久聞教徒聲素著仁義，實行公產，「有飯大家吃」，故紛紛加入。其最著者，則有桂平蘇十九率大隊饑民遠道來投之事。（詳后）

時勢與環境，着着贊助準備舉事之進行，洪等又乘機大事宣傳，謂「金田」眞有黃金遍田野，俯拾即是，所以吸引貪利無知之村愚自動投効也。（金田采訪）自是，各方各種各式人民，棄田園家業，攜財物，挈妻子，到金田加入這個團體者，絡繹於道，眞有「天與人歸」之象。洪等一一收容，先納爲教徒，施以基本的宗教訓練，隨而編入隊伍而施以軍事訓練矣。總計，至起義之前夕，全部基本隊伍已約有二萬人之數了。（後來整隊整股加入者尚未算入。密陀士估計此時全部約有萬人至萬五千人，但稍過低。）

一四　壓迫愈甚反抗愈力

上文已屢敍述教徒們到處拆神廟，毁神像，倚勢滋事，惹起反感，此實爲促進革命大運動爆發之一大原因。前此馮雲山之入獄，盧六之慘死，及各處教徒與客家人之受人欺凌，已形成一種飽受貪士汚劣與強

悍蠻橫的土人之壓迫而不得不厲行團結，以資自衛，反抗，及報復之心理與趨勢。于是，尤令會衆上下一體痛心疾首義憤塡膺者，乃爲會友王爲正因會務而死於非命一事。初，爲正以曾受表叔洪秀全在貴縣營救出獄之恩，信教傳道之熱誠加人一等。重以少年氣盛，又生性好事，於毀像拆廟之舉，尤爲激烈。既在某處幹事之後，地方一民大爲反對，控之於官。當時當地官員仍秉承因循隱諱之旨，不肯受理訟事，遣散兩造。爲正更爲得勢，一出衙門，即與原告二人爭執於途，要求賠償了妙，否則不肯罷休。平心而論，此實藉端勒索詐財之流氓惡霸也。正爭持間，適遇拜上帝會之信徒死敵古紳王作新路過是處，詢問其故。原告等即將經過詳情一一報告。王紳憤不能忍，重修舊怨，即肩任訟事；當場再將爲正捕拿，下之于獄，分頭入稟再控，並以貲賄通路衙署上下。于是爲正在黑獄中慘受虐待，未幾又瘐斃焉。是爲太平軍天國革命運動之第二位殉難者，亦如盧六之枉死于貪官污吏土豪劣紳之手也。全體教徒聞而悲痛憤激，立志報復，固不獨秀全及其家人而已。至此，大義與私仇交迫，拜上帝會內人人躍躍欲動矣。（見「起義記」）建國後天王乃追封爲正爲覲王以褒其忠節。

又一次，有貴縣山尾村本地人將桂平白沙教徒之耕牛搶去。教徒十餘人，起而格鬥，追殺至該村，奮不顧身，英勇無匹，村民雖衆而莫敢與敵，乃捨回村人之耕牛數頭，大獲勝利而回。後經人調解磋商，各願交回原有牲口即算了事。不料教徒代表講和既畢方自該村轉歸時，村人自後突然開槍射擊。教徒們立即還槍，復追入村內，又獲勝仗。村人以衆不敵寡，屢次戰敗，羞憤之餘，乃舉行擺會演戲以媚神，藉邀神佑。而杯弓蛇影，草木皆兵，看戲者一夕數驚。屢以謠傳教徒們大舉來攻，至秩序大亂，奪路逃命，自相踐踏，不勝狼狽。教徒們皆客家人，剛勇善戰，且有宗教信仰爲護符及集團勢力爲後盾，氣愈壯而膽愈大，故進攻土人團練，常以少勝衆，此役不過小試鋒芒，即已大顯身手矣。（參合「起義記」，干王供辭）

以上所述兩事件，僅爲有紀錄的例證，其他同樣的衝突與壓迫事件自然尚多。（下文詳敍）其實，此時在這個仇恨已種毫無和平空氣的環境當中，從前鼎足而三的大勢力——紳士團練土人，土匪，與教徒，

現在已變成爲兩大勢力相對峙的陣容，——紳士團練（士人與官員）與拜上帝會爲一陣綫，而教徒則與土匪勾結而共站在一陣綫，由抗衡而進入對敵的局勢，自是不免的趨勢了。是故後來清軍方面之執筆寫史者，尋進溯太平軍起事之由，有謂「長吏務爲姑息，不事剿撫，僅令鄉間守望相助，更無統率，一任鄉練與會匪（指教徒）各樹旗鼓，爭爲雄長，遂釀大禍。」（「平定粵匪紀略」卷一）而忠王供辭更明言：「團練與拜上帝之人，兩有分別。拜上帝人與拜上帝人一夥，團練一夥，各自爭氣，各自逞雄，因而逼起。」洪秀全馮雲山等歷年在上主持，居中操縱。于有意或無意中，遂成如此兩勢力敵對的形勢——使教徒們皆不由自主的深陷于貪官汚吏土豪劣紳官兵團練與强悍蠻横的土人之大包圍中，宗教信仰既不得自由，連身家性命亦朝不保夕。猜疑忌與壓迫愈甚，他們自衛相反抗的情緒，復經洪馮等有計劃的鼓動之下，自然愈爲緊張。他們漸已自覺團結力量之雄厚，兄弟作戰之勇敢，而所擁戴之教主及其他領袖又皆是有才有德可以信託者。處此情勢之下，全體教徒焉有不團結力量，擁護領袖，服從命令，拚命抵抗以求得集體的安全者乎？太平軍革命的戰士于是產生矣。此所以洪仁玕于詳述教徒們與官紳士人屢次發生衝突之後，自下結論曰：「與官吏發生衝突，勢所難免。秀全明慧的眼光，早見及此，其預言至此均驗。（按：此即指其預料因衝突而釀成之相抗的局勢及由此以激起革命也）彼早已預定計劃，準備應付方略，只候適當時機方舉義耳。」——（見「起義記」）嗚呼！火藥地雷，此時已遍布地面，密埋地下矣，星星之火，即可令其作驚天動地的爆炸矣；苟有以知頭披綸巾手揮羽扇身穿八卦道袍之謀主馮雲山，此時正向教主洪秀全燃起微焰，其應預定的大計劃之成功矣。（按：傳說，馮雲山之服裝恣如上言；又明心道人之「髮逆初記」所載亦如此。確否雖未可定，然吾語自有所本也。）

金田起義記

二五　起義前之洪秀全

時至道光三十年庚戌夏間，（一八五〇）秀全多年夢想的大事業，經過六年勞苦艱難的工作，已到了成熟的機會，蓋一切準備已完成，隨時可以發難矣。惟是家人仍在廣東，安全可慮，乃於五月間，特派妻兄王盛爵（時王家已全到紫荊）偕同親信敎徒侯昌伯及江東二人持函專程回花縣，接取家族親戚到桂。其時，廣東亦大饑，民食維艱，秀全闔宅男婦老幼，本族暨親戚多人，乘勢如命西上。計其一家中，老父已物故，餘有繼母李氏在堂，長次兄仁發仁達及兩嫂數姪，姊辛英，妹宣嬌，妻賴氏，兩女（由在天京有駙馬二人可知）暨幼子天貴，全體登程到桂。本族及親戚中同行者，兄弟輩仁政，仁華，姪輩松元，樹元，琮元，珖元，紹元，魁元等百數十人，及妻舅賴漢英等。雲山一家只有其二子同去，而老母妻子猶留鄉間，並不趁機同行，未知何故。洪既得家族團聚　更無後顧之憂矣。（仁玕此時爲人所阨，未同行，見「起義記」。洪氏族人後來陸續前去天京；及國滅，全族殉難者二百餘人，只得三數人逃回，見花縣采訪，載「逸經」二期，及「太平天國雜記」之「遺蹟訪問記」。此當然非全是宵㮣佈本族，他邑同宗者亦有。雲山有

子參加金田起義，見「太平軍紀事」，載「太平天國雜記」。）

時，秀全年方三十八歲，故「太平天日」有「卅八歲方登天子位」之言也。其體格形貌及丰度，據中西人之可信的紀載綜合起來，可繪成肖像如下：——身高約五呎四五吋，體格魁梧龐大，（據羅孝全：「洪秀全革命之眞相」）全身肥壯；（見清官書）國字面口，（傳說）面長而闊（近橢圓形），目大而光，耳闊而小，鼻高鬚長，面白髮黑，腦力極大而知覺敏銳，其聲洪亮而沉重，笑時聲震屋瓦；（見「起義記」手垂過膝；（傳說）五官各部端正，頗爲美觀，「態度行動雍容有君子之風」。（據羅孝全）而最奇者，則據各種紀載及傳說，均一致無異的謂其有紅鬚。（如「太平天國詔諭」載秀全題壁詩鈔附云：「眞主四十二歲，紅鬚」。按：此指其入天京後之年歲也。沈懋良：「江南春夢庵筆記」謂其「高顴黃鬚」。洪仁玕謂其有砂紅鬚 Sandy。又據洪族耆老——曾于十三歲時親眼見過秀全者，亦言其有紅鬚，國字面口。此由洪顯初洪輔述。又宋居仁老者亦云：「天王面長豐滿，紅鬚，身高，手垂過膝。」此由洪全福轉述。況粵人，甚至國人，鬚髮每有作赭黃色或砂紅色者，則洪氏鬚紅之說，不足爲異，矧敍據鑿，則殊可信矣。又：「清朝全史」刊有一古冠古服之白面少年像，註云是天王洪秀全像，其實是人口相傳流行當時的「天德王」像片，非洪氏也。見「太平天國詔諭」中蕭一山氏之考證）。

至于服裝，則秀全與其他首領雖早已蓄髮留鬚，以髮結髻于頂如道家然。身上不穿長衣馬褂而改穿道袍古服。縱有社會人士見之，亦徒以爲是一個道士而不以爲怪異也。（見「起義記」）。然在此時，遂策劃全計，秀全早已藏諸于深山親信教徒之家中，深居簡出，即教徒們亦不輕易一見，而露面出手幹事者，均中下級幹部人員。正因其成名日尊，聲望日隆，而又難見，故其聲威，地位與威力，亦日盛一日，且漸含有神秘性于其間，行且成爲神聖不可侵犯的「眞天命」眞主矣。

在思想方面，洪氏宗教與政治的見解自始即是混合爲一的。其後，更有民族的思想配合起來，故其革命理想，亦即太平天國的革命理想，遂形成爲宗教，政治，民族，三位一體的理想了。再考其言論及天

朝所頒行之「天朝田畝制度」一書，雖仍基于古代思想，而其中亦有迹近現代社會主義所略符中華民國國父的民生主義者，因其未有顯著的表露，故今茲略而不論。在其時代，盛倡于外國的民權學說及實行于美國之民主政治，猶未傳入中土，故秀全所襲受之最崇高的政治社會理想，究其極不外是中國古代聖賢載諸經書之遺教，尤其是禮運大同篇，如斯而已。夫如是，故其仍不能脫數千年傳統的封建的帝王思想。吾人從歷史的眼光批評，自不能以今人之「民權主義」與古人的舊思想作同日語也。其背景，其根基，固是如此，故其後來所創建的國度——太平天國——之最高最大的成就，誠如一個西人之曾親赴天京觀察者畢烈治門博士（Bridgeman）所報告，乃爲一種「神治政制」。（Theocracy）（原文經余譯出，布之于「大風」）由此，我人今日亦可想見洪氏思想之崇高，志趣之偉大，幻想之豐富，與創造能力之充足了。

此時秀全又賦詩言志，恰可表現其宗教、政治、民族，三合一的思想。其辭曰：

近世煙氣大不同。知天有意啓英雄。
神州被陷從難陷。上帝當崇畢竟崇。
明主敲詩曾詠菊。漢皇置酒尙歌風。
古來事業由人做。黑霧收殘一鑑中。

（按：「明主」句所指之詩，傳爲明太祖所作：「百花發時我不發。我一發時都嚇殺。要與西風戰一場。滿身披就黃金甲」。至「漢皇」句所指即「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之大風歌也。）

二六　內部的暗潮

情勢緊張，準備已就緒，洪秀全乃于六月間向各處拜上帝會下總動員令——着各地分會的領袖率領全

體教徒開到金田集中起來——其所用的名辭卽「團營」是也。命令內容，雖未能確知，但大概是因信教拜上帝，慘被貪汚土劣團練土人之壓迫殘害，人人身家性命岌岌可危，爲此必須團結力量，以自保安全兼打出一條生路，甚或明顯指示——眞主已出，天命所歸，全體都來「扶主」，合力去「打江山」，直到「小天堂」，「享天福」，從此脫離災難痛苦，永遠享受榮華富貴，所謂極盡「威逼利誘」之能事，此則吾人可想而知者也。正式起義之期，是時未能確實預定，由命令達到最遠地之教徒——如廣東高州——之日起，各地方領袖指揮教徒們變賣田宅家產，及摒擋就道，編制隊伍，準備行軍，以至長途跋涉直到金田，預計爲期總須數月，而後全部力量方可集中，方得雄厚，則預料起義之時最快亦在是年冬月矣。（按：六月動員說之攷證，詳二十九節關于起義日期之注釋。）

於此期間，洪馮等在一方面仍努力于完成準備的工作，使求完善，而在他方面則努力于內部人事之調整，蓋是時內部已發生暗潮，殊足爲起義之大障礙者，二人不得不殫精竭智以謀完滿解決之方案。

事件維何？卽楊秀清突然患奇病是也。據「天情道理書」明載：是年四月間，楊忽發奇病——口啞耳聾，耳孔出膿，完全不能理事。一連半年之久，直至十月初一日始復愈，乃于金田團營時復掌軍務，云云。驟眼看來，又不知其中弄何玄虛。以余觀之，是乃拜上帝會最高幹部中爭權奪位之暗潮也。蓋當六人金蘭結義，齒序已定，且推定元首之後，一切準備行將就緒而剋期動員起事之際，于是各個人的職權問題以時發生。天王之下，有「正軍師」，卽全軍定謀決策發號司令之最高統帥——此第二把交椅將誰屬？夫馮雲山首從秀全倡義，手創全會基業，爲立團體制之謀主，又爲秀全之表親，且人格純正，操行忠誠，才德兼優，智勇俱備；依理依情，論功論德，此一職位，非其莫屬，此必然之勢，當亦爲洪氏之表示也。惟楊秀清則夙具野心，領袖慾與支配慾幷熾，早已藉天父降身之怪事，奪得教權在手，又結私黨蕭朝貴及號召紫荊山民爲羽翼，自然不甘居人下，而其所以擁戴洪氏實非得已。一人之下，乃欲自居第二位，掌握軍政全權，以便操縱一切，而又不能公然啓口攘奪以避免感情破裂及大局瓦解。于是卽於雁行次序既定之後

，積極準備舉事至爲緊張之時，驟然宣告患病，表示消極，不理會務，實則實行怠工，爲要挾計耳。洪馮等初或未明眞意，或明而不加注重，仍照原定計劃頒下全體動員令。蓋革命大運動已至騎虎難下，欲罷不能之勢矣。詎料楊秀淸的死黨及時響應其「政治病」，一體怠工作消極的抵制，由是剋期舉事的大計劃，遭遇阻礙，進行不利，且頓成危局。洪馮始眞實感到楊氏潛勢力之大，非得其合作，不能成功。無可奈何，乃提此調解辦法：洪氏仍居元首領導羣倫，而由馮氏讓步，推楊爲全軍正軍師。秀淸既得所欲，心滿意足，於是霍然而愈，重掌軍事，而大計劃之進行乃得順利無阻矣。由此益可見馮氏識大體，顧大局，不惜犧牲一己，讓此高位，大度謙德誠可風矣。這一事件令我們憶起中華民國國父在興中會策動第一次革命之役，於發難之前，有楊衢雲者亦挾會黨實力以要求被選爲「伯里璽天德」，（即總統 Bresident 之音譯，當時用此稱號）不得則罷手不幹。其時一切準備已妥，起事日期亦定，正是箭在弦上不得不發之勢，忽來此障礙，會中同志多有反對，而國父則爲實現革命大業推誠讓之，以免全局解體，並令同志們一致推戴楊氏焉。嗚呼！革命史中此兩事何其相類歟！然後知國父實行「天下爲公」之德之偉大，洵是中華民國之奠基石也。（按：是役失敗後，楊衢雲知不能領導大業，又感於國父之忠誠謙讓，乃自動辭退而仍推國父爲首領，卒以身殉義焉。是又勝於楊秀淸一籌矣。）

洪馮既不能不借重楊氏之特殊力量以成大事因而予以高位重權，但爲先事預防以裁制其野心專擅，於是另設妙計以措大局於磐石之安。（此中當然又是深謀遠慮的馮雲山爲謀主）在一方面，則盡力聯絡及培植楊之私黨驍將蕭朝貴使矢忠王室，一俟洪氏家族到桂即以洪之胞妹宣嬌妻之（時元配楊氏想已去世）隨因此「帝壻」親貴之資格並提高其職位，推爲全軍「又正軍師」，負實際統兵之責，地位幾與楊相埒，而掌握實力且過之。夫如是，楊之兵權既分薄而蕭之勢力又盡爲我用，則楊縱有野心亦無能爲力矣，此誠妙算也。不特此也，在他方面，則更厚結及培植韋昌輝，石達開，秦日綱，即總會而外之有力分子，亦自成一系，力量尤實至足與楊氏嫡系相抗衡，以爲牽制之勢。雲山居中調停綏衛，而力使兩大系統的勢力保持平

衡均勢而一是共扶天朝，永爲革命的大元因而盡力効命焉。其運籌布置，維持大局之心，亦良苦矣夫！

【註釋】培植蕭氏以分楊氏之權一說，得自桂林及金田采訪。看「金田之遊」。至蕭氏在天朝有「帝壻」之尊稱，因天王既自居天父次子，則其妹倩當爲「上帝佳壻」固矣。蕭妻楊氏去世一事。各書原無紀錄。此僅憑事實推斷。據「金陵癸甲摭談」言，天父命洪宣嬌改姓楊。因此有疑洪宣嬌即楊雲嬌者、但楊雲嬌之爲蕭朝貴妻早在洪氏家人到桂之前、（「起義記」一）可見實另有其人。又清故宮向藏有洪宣嬌牙齒一副，後失落而在英國發現。足證其始終未改姓。但宣嬌嫁蕭則又係確鑿的事實。故余有雲嬌先死，宣嬌爲繼配之說，足以解釋種種疑惑也。

韋昌輝與石達開等自行結成一系事，據「桂平縣志」云：「韋石兩人始甚相善。陷金陵時，兩人同爲前敵。（按：此未盡實）其後上江贛楚諸戰，亦互相携援，秀全俱重之。每出戰長江，兩姓同宗皆同總師干」。末數語，皆史實也。及後，楊氏圖篡位時，天王密召韋石二人回京救駕靖難，秦氏亦與焉，益可信上文所言預先培植此系統以牽制楊氏之說了。

內部暗潮，既告平息 大事進行，一往順利。「團營」之衆，紛至沓來。至是金田已成爲公開的革命大本營了。聲勢日大，風聲日緊，爲策萬全計，洪秀全乃將一應事務交由楊韋石秦諸首領掌理，而自挈雲山，朝貴等數人潛藏于平南縣花洲山人村素著熱誠而擁有大力之信徒胡以晄之家，靜候時機一到即行起義。（見忠王供辭）

二七　教徒集中——團營

金田——這個太平天國革命運動之產生地——地理形勢爲如何，此誠一般研究太平天國史者之所欲洞

知的。茲先略述其概要，則以後在此處及附近一帶地方所陸續發生的事蹟，更可瞭如指掌了。



（二）金田形勢圖

由江口墟溯大湟江（潯江斜向西北之支流）而西上，不到數里，卽分爲二支，其地土名曰三合水。往北一支上通鵬化山區，名爲鵬化水。其往南一支，到屈甲地方又分二支：北支名蔡村江；南支名武靖江。在蔡村江北岸，有新墟，（今稱大宣）距江口可十八華里，步行兩小時卽達。此爲鄉間的大市集，人口數千，屋宇店舖林立，街道甚旺。其間商業頗盛，百貨俱備，雖不及江口之繁榮，固爲周圍數十農村之經濟中心。蔡村江在其南，水雖不深，而江面頗寬，足資據守，洵爲新墟之天然塹溝。

再溯蔡村江水源，過江西行八里卽到紫荊山麓之金田村。（今屬金田鄉，由新墟至此已築有公路，前亦爲通衢大路）沿途皆平原田疇，盛產米穀、甘蔗、雜糧、瓜菜等食料，爲全縣上等肥沃地。其間大小村落分布各處。金田村在江之西南岸，而在大路之北。村內有韋黃謝葉許五姓聚族而居，人口數百，房屋百數十家。（今只有二三百人，無韋姓者）村人多業農，質樸簡陋，爲典型的農業社會之村落。韋氏宗祠則在村之西邊。（早已廢圮，今只剩一片荒蕪的瓦礫場）村南一帶平地，盡是禾田，其間有蔡村江之小支流又有湖泊幾個，足資灌溉。

在村之西北再行不數十武，卽有小崗突起，是爲犀牛嶺，高約三丈。嶺之北頭有「營盤」遺址，長約十丈，寬約三丈，四圍有土墻環繞，其地平坦，蓋明代叛將侯大狗所建者。（今有「太平天國紀念碑」矗立其中，民國三十年鄉人所建）嶺後有水潭，名犀牛潭，半環嶺腳，水深而寒冽。再過則爲琳瓊村。其間，有松林，有田野，有溪澗，洵爲最合宜的駐兵紮營地也。登嶺頂遠眺，山川在望，若近之風門坳，紫荊峯山、遠之平南鵬化五指山諸峯，皆一一呈現眼底，極爲奇觀。太平軍之「總司令部」卽設在嶺上，實最適當的地點也。（按：太平軍一概遺跡，今已蕩然無存）

自江口墟至金田村，爲程卅餘里。其北方及東北一帶則爲五峒山區，西通紫荊，東接鵬化，其間山嶺起伏，連亙百里，村鄉疏，人煙少，只有羊腸小徑聯絡各山村，交通不便，運輸爲艱，用兵進攻，極爲難能之事。山間僻路——如由金田直至平南思旺墟之路，尤爲難行，惟本土人熟識之。其後，官軍與太平軍

作戰于此一帶地域，無怪著著失敗也。

越犀牛嶺沿蔡村江上流，再往東北走，經古林社小村，即到風門坳，是爲出入紫荊山險要之路，古稱武定關。此爲兩高山間之一小徑，江水由此流出，路之一邊爲江水，他邊爲陡峻之山坡，一經據守，通過不易。此蓋紫荊之前門，而金田之後路也　再由此北向深入，經三江墟而至紫荊諸山之腹心矣。（以上錄余親赴金田一帶觀察所得，參考「桂平縣志」　廣西綏靖公署所製之軍用地圖，及桂平縣署所製之地圖。看「金田之遊」。）

時屆秋間，太平天國革命運動的「總司令部」，已在金田犀牛嶺上，正式成立。（「賊情彙纂」載有太平軍人册籍，內有梁立泰于是年七月到金田入伍，可見此時總部已成立）當先由韋昌輝、石達開等夙地主持。至十月初一日楊秀清「病愈」以後，乃親來執掌軍務。各地教徒，由近及遠，或早或遲，或個人或結隊，陸續前來團營。其在各地出發之前，必先變賣田宅產業，舉家以赴。其實不去的屋宇什物則盡焚之，各具破釜沉舟之志，人有義無反顧之慨焉。「潯州府志」紀其事有云：「願向之從賊者，類皆自逸去，而拜上帝會則必家屬子女俱，產業賤售。或問其故，則曰：「我太守也，我將軍也，豈汝輩耕田翁耶？」」其妻妾亦笑謂戚隣曰：「我夫人也，我恭人也，豈汝輩村婦女耶？」」亦可見他們氣概之盛與期望之大了。

（譚熙齡撰：「紫荊事略」。）

一到金田，人人須將所有私財珍寶獻出，繳交總「聖庫」，其後每日大家共食，不虞缺乏。旋即編入大軍，分配軍械，被服，旗幟等，分別紮營于嶺後琳村一帶。人人蓄鬚髮不薙，但仍結辮子，盤于頂，外裹紅巾。身上則穿有顏色及標誌如背心式之軍服。（辮髮裝束看「太平天國雜記」插圖）至爲軍官者則制服有別。（見「賊情彙纂」等史料書。義軍初起，服制尚未詳定。）尤爲重要者，則凡全家入伍者，夫妻男女，即予分隔，婦女盡入女館，編制亦如男營。夫妻不得相會，（傳說云：每星期夫妻准相見一次）男女之防最嚴，犯者殺無赦。此舉似屬矯情，然自軍事的眼光觀之，則殊爲得法，蓋惟如此，而後予行軍作

戰之際不致以家室分其心，又不致以肉慾戕其身。其尤為深算者則有家人分入女館，無異為質，自無私逃或叛變之離心行動；教徒一經入營，祇有一條心遵從命令去「打江山」耳。至洪等又有溫語安慰全體男女，謂俟打到小天堂，方准家人團聚而共享天福云。（以上見天朝官書及他種史料書）編制既畢，人人即受嚴格的軍事訓練以養成驍勇善戰之「聖兵」。（按：傳說：其訓練方法之一，乃使兵士手執馬尾隨馬後奔跑云。見「金田之遊」）總之，在此期間，種種訓練，無非要個個「聖兵」有勇有力去「殺妖」。所謂「妖」者，一向專指偶像邪神為然，今則將此名辭政治化了；于偶像之外凡官吏滿人以及一切助清軍以反革命者均謂之「妖」云。

各地教徒之開拔及行軍情形，其見諸史册所載或聞諸傳說者，有數處，或則進行順利直到金田，或則中途遇阻力戰前來，或則阻力太大不得通過而中道折回。茲分敘于后：

金田及鄰近村鄉之教徒當然最先陸續入營，或有臨時自動投軍者，其數共千餘人。（金田采訪傳說）紫荆鵬隘山一帶之會衆共有三千餘人，入伍至少二千，即一般史册所謂燒炭工人三百餘家赴義者是。大冲曾氏一家從征者，有玉珍二弟玉璟，玉瑛，二子觀恒，觀光（即雲正）及從弟玉憬，玉珩等。而玉珍本人及其幼弟未與焉。但起義後，軍次江口墟，各人均退伍回鄉，惟玉珩一人隨征至天京。其後，玉珍卒以窩藏首逆，由邑紳王作新告發，為清吏捕役，房屋被焚，田產沒收，是亦為太平天國革命運動而犧牲者。（以上據金田采訪及曾氏裔孫所述，載「金田之遊」。）

貴縣教徒，向有分會數處。賜谷村一帶有百餘人，有王龐兩姓人等在洪馮初次入桂時所感服者。至是到金田者得百人強。惟秀全之大表兄摯子爲正先于五月初到紫荆。（金田采訪）

動員令一下，石達開即親回貴縣奇石墟招集本邑教徒千餘人，編制成軍，于七月十三日祭纛誓師，出發討賊，由六烏口出兵。全軍先屯于桂平之白沙，開爐鑄炮，月餘始去。沿途招集入伍者，已得衆不下四千。乃取道通里，伯公坳，過大灣墟，經姜里而直至金田。聲勢浩大，軍威甚壯，所經之處，官兵與

團練皆不敢過問焉。（參合「貴縣志」，及「桂平縣志」）

平南縣花黃水一帶之教徒，任常得恩，莫仕睽，賴呂永，張海超等率領之下，于九月中先行會集于花洲，隨開往金田。十月初一日，遇兵勇或團練攔截，進行有阻，即發生衝突，卒以勢大力強，得勝而通過，直達目的地。（見「幼贊王家書」）

陸川縣教徒以賴九（渾名礪鐵九）爲首，號召本邑之下壁，博白之車田，石城之石角，及廣東化州之平定等處教徒，于八月間由陸川起程前赴桂平。聲勢浩大，旗幟鮮明，即惹起官紳之干涉。知縣恩齡飭邑紳謝興潮等起鄉練團捕。賴九率衆抵抗，戰于博白之豬浪鄉。教徒大勝。附城及縣北人民及教徒入伍者益多。九月，全軍取道鬱林州至州南四十里之水車江，已集衆數千。知州顧肯庚督勇兜勦。至蛤母洞，各村教徒皆假裝團練出迎。及戰，教徒忽盡裹紅巾，樹紅旗，奮勇接仗。練勇驚潰，又大勝。團總唐桂攀陣亡。十月，踞歐樟堡。顧知州加調博白北流兩縣壯勇合力攻勦。賴九旋率衆赴鼎安墟，繼赴蒲塘。北流知縣阮正惠督壯勇五百與州練要擊之，敗績。教徒等卒打開出路，經桂平大洋墟而直赴金田。所至毀神廟神像。人民多毋慮萬舉家相從者。（見「陸川縣志」）

博白教徒數百人，（金田專說二千餘人），在首領黃文金，黃啓芳，曾錦謙等指揮之下，全家赴義，先到鬱林白沙江，出桂平大洋墟，經大宣村，而屯于潯江南岸之定子橋，卑雷嶺片時。官軍不敢堵截，任其自由行動，乃由牛兒岑沙江北上，卒與他隊會合。（見「桂平縣志」）

桂平饑民，既于邑搶米索錢鬧出事件之後，經官吏壓迫，激成民變，乃有一部分受匪首蘇十九之煽動，相率隨其赴金田，另有桂平客家人合夥同行者，此一隊（人數未詳，想至少有一千過外），在中途又有他隊教徒之赴義者聯合共進。

貴縣龍山失業礦徒千餘人，早經首領秦日昌運動入了拜上帝會，自成分會。（此不隸屬于同邑石達開及王盛均等）至是，親由日昌率領前赴金田，其中又與他赴義之隊伍聯合。（上見「潯州府志」。「貴縣

志」載砂工于太平軍在永安州被圍後始馳赴解圍，失實。）

有貴縣北區客家人數千因被土人壓迫而自動投奔金田者，其事詳載于幾種書籍，茲述其始末如下。先是，其地有客人溫阿玉者，爲邑之殷富，豔土人農氏女美，謀買爲妾。女固先許婚于一本地人者。溫餂女父母以重金，嗾使退婚。本地人不允，因而引起糾紛，卒至涉訟。該本地人壓控溫阿玉，而官方置之不理，或因客家人勢大不能理亦不敢理也。傳說：官方明不收理此案，但暗則教唆本地人起與客家人爲難，使其自動作直接交涉。于是兩族人遂釀成空前的大械鬥，牽連多村多姓，甚至鄰邑人民，以及土匪，加入戰線，發爲動員數萬人的民族爭鬥。戰事發生于道光卅年（一八五〇）八月廿八日。其始，客人以土人聯合，勢力較大較強、廣弗敵；乃勾結地方土匪數千爲助，仍不敵；又邀股匪萬餘人加入作戰，大獲勝利。匪等乘機飽掠而去。土人乘勢舉行大反攻。客人寡不敵衆，大敗，房屋被焚，死傷枕藉。一時，老少男女無家可歸者三千餘人。因久聞拜上帝會爲客人所主持，且義伙強勇素著，乃相率奔赴金田。（以上參台「起義記」，「潯州府志」，「桂平縣志」）

以上四支人馬——博白教徒，桂平饑民，龍山礦工，及貴縣客人，在江北中途相會，以目的相同，遂聯合起來，浩浩蕩蕩的共向金田進發，統計全數，不下萬人，已成爲一支強有力的大軍了。是時，潯州府已駐有新近調來之黔軍周鳳岐部，而地方官吏亦知其事，皆坐視其安然過境，置之不理焉。

【注釋】　貴縣客人投奔金田之考證

據羅爾綱氏言：「貴縣客家人的加入金田，是使金田發展成爲燎原之勢的一件最大動力」。後事證明，此言可信，亦可見此一事件之重要性矣。茲將「潯州府志」關于此役之詳細紀載，轉錄全文，附插按語。

「三十年夏四月，貴縣土來鬥。（按：羅氏前有按語謂「起義記」所定此事的月份與府志不同，但近經貴縣修志局長梁岵廬先生之採訪，仍以「起義記」的月份——八月——爲合），僞種曰土，廣東惠潮人曰來。來人富家溫阿玉，豔土人農氏女美，紿夫家退婚，不可，強娶之，遂相仇殺。來人敗走。無歸者附金田以叛。初，土來既鬥，會陳香晚率賊三千由賓州入貴縣龍山，出橋村，聲言尋仇。（按：「欽定剿平粵匪方略」以陳作「覃」，音相近）土人謂來人勾結也，集團練禦之，殺千餘人，賊遁去。北岸來人乃約南岸賊黃阿左，葉阿長等率賊數千，由瓦塘渡江，屯覃塘；鍾阿春，楊捞家，徐阿雲，率賊萬餘由東津渡江，屯大墟。土人殊死抵禦，互殺四十餘日，賊遂飽掠去。來人見勢孤，急挈家奔南岸，及桂平崇墟等處。（按：來人殺焚殺事未提，則筆者諱言也。）至是遂合鑛徒攻附金田。」（「平桂紀略」記此役與「潯州府志」相同，惟較簡略）

另有王闓運之「湘軍志」記載此役，云係原由楊秀清居中煽惑，未知何所據而云然。原文曰：「，土客民自來雜居相讎。客民楊秀清利客豪貲，說令求土民女爲妾，又自至土家激怒之。因勸豪劫女，使相攻燒，衆無所歸。秀清則忿劫之以叛。有衆數千，衆自倡亂，乃投金田，合於洪秀全。」余按：楊氏事前挑撥兩方一節，顯是無稽之談，不足置信。惟爭執既起，從事教唆，引起戰禍，則或有可能，然仍未敢遽行斷定爲事實，留待攷證。

至關于四支人馬中途聯合事，羅爾綱之「太平天國史綱」謂，最先到金田的是貴縣的礦工數千人，行到半路與貴縣客人因械鬥戰敗投奔的三千人，及從博白來會的會衆相遇，三支人會合一處加入金田。又有桂平民變首領蘇十九聯合桂平客家羣衆，陸川賴九率領鬱林各屬拜上帝會徒衆先後加入。并錄于此，以供參攷。

又據「桂平縣志」云：「初，博白教徒猝至，（此上言四支聯合大隊也）里紳走訴縣。縣詣府，辭以病，數請弗獲見。及焚新墟警至，（詳后）將撾登聞鼓 乃出數言而退。」可見官方姑息釀事的

態度，仍然一貫未改　故教徒等得安然通過。

其應命團營轉戰千里而終不能到金田者，則有廣東高州凌十八所領之一隊。初，高州信宜縣人凌十八，向業種藍于廣西平南，于道光二十九年，入拜上帝會，受洪馮委任回籍傳教。十八乃與兄弟十三、二十、二十四、二十八、二十九等在信宜倡設拜上帝會，屢受官紳之干涉與壓迫。至三十年春夏間，遂與官方作正面之衝突，隨而與官兵開戰，蓋已集衆數千人矣。相持至八月，卒聽從高州知府之調解而罷兵。時已接到團營之命令，遂乘機率全部教徒入桂。全體于十二月出發，以王晚為軍師。（想因未洞明太平軍最高統帥部之組織，故循例立此名目）第二十八為先鋒，經西流，過陸川境，與陸川教徒魏超成等一隊會合。進攻縣城不得手，即直向鬱林州進發。至是土匪劉八率部來會。（據「平桂紀略」云，劉八原亦上帝會黨同起信宜者，未足信）是時全軍已逾萬人矣。咸豐二年正月十八，佔領墟。二月杪，圍州城。適遇官軍與團練強悍之抵抗，不克。北流，興業兩邑縣令阮正恩，張晉圭等，各率兵勇紛紛赴援。知州顧諧庚死守危城。凌軍雖屢敗團勇，殺團總數人，而州城終不克。由是戰事膠着。時，太平軍早已起事，與官軍力戰于武宣，屢欲派隊來接應此支人馬，但不能渡河。而巡撫周天爵則急圖力遏此股使免與太平軍會合，乃遣臬司楊彤如及由雲南奉調入桂之總兵李能臣與總兵王錦繡諸路官兵，會同當地團勇，併力進攻。圍城四十日，至四月初，凌軍大敗，王晚凌二十八均陣亡。乃解圍而退，折回粵境。劉八一部先事分攻博白，至是亦敗逃，後被捕殺。魏超成一部，退入鬱林鄉村間，展轉北上終得與太平軍會合。而凌軍回高州後，猶權據羅定之羅鏡，與官軍死戰，延至翌年（咸豐二年）六月十二日，始被總督葉名琛攻破，陸續潰散，凌氏闔家殉難，亦可謂壯烈之舉矣。事前有一部分兄弟自羅鏡出走入桂，卒投入太平軍者則猶未至全軍覆滅也。（以上綜合「高州府志」，「平桂紀略」，陳坤：「粵東剿匪紀略」，「鬱林州志」，「天情道理書」，及葉名琛奏報，另詳拙著「廣東的紅頭賊」（載「大風」一百期）至魏超成一段則見「陸川縣志」。志書以

「超」一作「昭」」。上據「弟子記」。又「天情道理書」紀載是役之失敗，實由于兄弟不和、高州博白兩處徒分化所致，則或與魏超成行動有關也。」

于上述數處之外，他如武宣，象州，藤縣，等處教徒之赴金田團營者，活動如何，行程如何，尚未可稽，想皆進行無礙，直達金田。惟藤縣，象州兩地教徒則多有暫留本地，（或意存觀望？）及大軍過境始行人伍隨征而去者，如藤縣李秀成明成及世賢兄弟是也。（見忠王供辭）（按：據「武宣志」載稱十月十四日，教徒移屯新墟，分隊襲武宣東鄉僧村鄒姓家，團練圍捕，退回新墟。考太平軍在起事之前無分屯他處者。以上所紀想係武宣教徒結隊赴金田團營，中途暫停息于該村，及一遇團練之攔截，即與衝突，旋赴金田，而傳者不察，乃誤以為新墟移軍分屯耳。附志于此，留待考證。）

二八　舉事之前夕

道光三十年庚戌正月，清帝旻寧死了，子奕詝嗣位。（翌年改元咸豐）維時，拜上帝會教徒正聚荊山一帶聚衆滋事，愈鬧愈兇。巡撫鄭祖琛壓擱下屬呈報，初仍本一貫放任姑息的政策及苟安畏事的心理，諱諸不理，力事隱瞞，不遽上奏，原只冀亂事不致擴大，則其自身亦可免于罪戾了。無如燎原之勢已成，毒瘡之膿已潰！加以全省各郡邑會黨土匪橫行肆虐，絲無忌憚，修仁荔浦等城且為股匪所陷，亂事過于嚴重，卒不得不以實情上聞清室。然其遲至是年夏間與兩廣總督徐廣縉會銜之奏報，只是泛言會匪在桂作亂而已，猶未專指拜上帝會教徒謀叛之事也。

是時，清廷已先後得京官袁甲三等參劾鄭祖琛「諱飾彌縫」諸罪狀與暴露廣西匪患的本章及各省督撫的奏報，又有廣西紳民遠道赴京伏闕奏陳全省亂事，始悉匪黨蔓延全省，舉朝震驚，于是急謀平亂之方，然仍不知拜上帝會傳教滋事之情形，更不知其圖謀叛逆之運動也。故其初時應付桂亂之方略，目的只在剿

平土匪或會匪而已。七月，以廣西提督閔正鳳「專講應酬，於紀律運籌一無所知，駐紮柳州，按兵不動」，及「畏縮無能，縱賊養寇」，（見上諭）斷不能負勦匪平亂之責，即予革職。旋于八月，調湖南提督向榮繼任，令率楚兵入桂。榮，字欣然，四川大甯人，出身行伍，爲名將楊遇春舊部，久歷戎行，有驍將稱，以戰功累陞提督。自上年削平湘南新甯李元發之亂，聲威益著。清廷就近調遣倚畀甚殷。同時，又加調前雲南提督勇將張必祿統黔兵入桂會勦，以厚兵力。九月，以廣西巡撫鄭祖琛「庸懦無能，因循畏葸」，革職，先命藩司勞崇光暫代。旋起用前雲貴總督林則徐爲欽差大臣兼署廣西巡撫，入桂督師。則徐，福建侯官人，字元撫，一字少穆，進士出身，前任兩廣總督任內，以禁煙事惹起中英戰爭，謫戍伊犂，旋起用爲雲貴總督，加太子太保銜，復引疾歸。其人忠誠剛果，爲有清一代不可多見之賢臣。「苟利國家生死以，敢因禍福避趨之」，是其赴戍登程時明心見志之不朽的名句也。清廷應付廣西亂事之方略，第一步則遣猛將，調精兵，分兩路入省會勦，復遴選第一流能臣爲帥，不可謂非知人善任調度得宜矣。殊料則徐奉旨由原籍啓程赴任，至十月卽病歿廣東潮州道上。向榮先于九月率所部湖南鎮筸鎮精兵抵桂，因西南方匪焰正熾，先事勦辦。以拜上帝會教徒猶未起事叛跡未著，故未注意。而張必祿率領黔軍皖軍二起，綠營兵二千二百人由貴州入桂，十一月師次潯州，亦以病歿聞。其軍由部將鎮遠鎮總兵周鳳岐接統。入桂平亂之將帥三人先亡其二，淸廷之方略已告自然的粉碎矣。此則太平軍起義前夕廣西軍政布置之情形也。（見「欽定勦平粵匪方略」。林向事略見李元度：「國朝先正事略」）

【注釋】　孟憲承氏所譯英人林利之「太平天國外紀」第四章，載有洪秀全報林則徐招降書。羅邕曾編入「太平天國文鈔」。考則徐自由閩奉旨就道以至病歿潮州，爲期未及一月，足跡未履桂土。此時，卽桂省大吏亦未知拜上帝會謀叛實情。林又何從而知之？且其時，徐猶未擁兵在手，而兩軍猶未交戰，何來洪氏「我軍所至……」及「爾軍諒出……」之言？是招降書與洪復書皆不能信爲眞品。但如果

復書眞是洪氏所作，則必是其他文告之一，而爲林利所誤記者也。此則無可稽攷矣。

又：陳繼聰之「忠義紀聞錄」林則徐傳有「公先馳檄布告，賊黨散去大半。洪秀全懼，謀遁入海」等語。又相傳洪等痛哭林氏之死，以爲招安無望云云。是皆無稽之談。不可信，却可笑！

自林則徐殁後在清廷惶急萬分調兵遣將另選大員入桂督師之時，廣西拜上帝會教徒的「亂事」日趨緊張，局勢日趨嚴重。自十月初一日，楊秀淸重掌軍務之後，紫荆一帶山民亦準備團營，而各方教徒之到金田者日衆。由是月起，即有教徒與兵勇團練官紳，甚至正式官軍，屢次發生衝突，由小而大，由遠而近。此種衝突，即引起太平天國革命大運動爆發之導火線也。是不可不一一紀之。

十月中旬，大湟江巡檢王基帶勇往捕匪首陳亞貴，回時，路經紫荆山區之鵬隘山藉故勒索燒炭工人。工人皆教徒之仍在山區未赴團營者也，一呼而齊集者得百三十餘人，乃力行抵抗。兵勇不敵，憤恨而退。附近鄉團走報桂平令李孟羣。李令轉令鄉團回去調解，其自己却不敢惹事上身。而教徒之憤怒，猶未息也。（事見「潯州府志」）

上述事件發生後，適桂平上灣富人陳玉書挈家人行經紫荆山前之新墟。而王基之兵勇適于此時從鵬隘山勒索不遂懷恨歸來。彼輩知玉書亦爲拜上帝會教徒，即強行截留其妾以洩私憤。玉書急走報金田會衆。教徒們大爲憤激，亟謀營救報仇。此又一事也。（見「潯州府志」）

約在此時間，在新墟又有教徒與團練衝突之事發生。據「桂平縣志」所錄採册云：「洪氏部署既定（即指團營事）令民間開糶，互市如常，毋自擾懷疑。墟民以六百金召團練入衞，而不知練兩半教徒也。即市中掩執洪黨數人縶之。俄，洪軍分兩路來撲，練勇禦之猪矢嶺，未戰而潰。（教徒內應也）洪軍儘焚西街杉皮屋數間。亂民乃乘機飽掠」。（按：「縣志」未指出此事件發生之時日，但却明言係在「博白徒衆猝至」桂平江北一帶之後，故編于此。）

此時，金田新墟一帶形勢日益緊張，而教徒們聚衆謀叛之象跡亦愈顯露。既得多次報告，省方官吏乃不得不稍變常態，試用武力以遏亂萌。「署按察使楊彤如遣思恩知府劉繼祖，桂平縣李孟羣由新墟會師，水陸並進。洪軍乘兵練甫集，夜襲之，遂潰。」此則由鎮守金田大本營之楊、韋、石等所指揮之小戰也。（按：此役獨載「桂平縣志」，他史册均未之見，以一前一後之事蹟全部次序觀之，合編于此。）

至十一月下旬，「花洲扶主」之重要事件發生。先是，平南花洲等處教徒之赴金田團營者，于十月初與兵勇衝突，得勝而去。案既上報，省方即札飭新到之黔軍統領周鳳岐相機勦辦。十一月，張檄潯州協副將李殿元率兵弁到平南之思旺墟，鎮壓亂黨。殿元偵知花洲有「教匪」聚會，乃會同署知縣倪濤，巡檢張鏞，紳士桂平廩生吳尚憲，平南監生朱名揚等，共率兵勇前往圍捕。時，官方猶未知教徒首領爲誰，尤不知洪馮等匿居于是處山人村富豪胡以晄之家也。花洲即定花，屬平南八寶鄉，在鵬化山區之大易山八峒中，地勢險阻，由思旺只有一路可通。官軍偵知其處，但有曾經吃虧者知教徒們作戰之英勇，遂以槍炮擊之，而不敢貿然進攻，只派兵勇扼守此路，以木椿插地，封閉路口，圍困全村，斷絕交通，以爲教徒們久被封鎖，糧絕必降，否則冒險逃出必遇伏被擒或被殺，將可一網打盡矣。洪等突然被圍，急遣人從山僻間道赴金田告急。

楊韋石等在總部聞訊，知元首及馮胡等陷于極危急之險勢中，乃由楊作天父下凡語，號召已到金田團營之教徒們，趕往救援。教徒們久受甫重壓迫，憤無可洩，冤無由伸，人人摩拳擦掌，時時準備與官兵紳士拚命，至是更悲憤填胸，忠義共矢，聞令齊集，踴躍願去，至與全軍初次高喊「扶主」的口號。由楊秀清發號施令，派出一支精兵，以平南本邑人蒙得恩率領前去。楊韋石等因新墟金田間形勢緊張，兵勇紛紛進攻，自不得不留在大本營，主持軍事，指揮全部教徒以應付一切也。廿二日，蒙得恩揮軍攻思旺，獲勝，即疾趨入大易山。把守大路之兵勇初欲攔截，乃發生遭遇戰。教徒們奮不顧身，勇如獅虎，一戰而獲全勝，殺死官弁兵勇無算。李殿元及倪濤僅以身免，而巡檢張鏞及吳朱兩紳同時陣亡。張蓋爲太平軍革命

運動中第一個被殺的清朝官員也。蒙得恩乃率衆拔去木柵，恢復交通，趨入村內，與被困已久的洪蕭馮胡等歡會。全體教徒，即于廿五日，擁護領袖洪先生及蕭馮胡等，高唱凱歌，復經思旺而回金田。（此役紀事綜合「起義記」，「幼贊王家書」，「桂平縣志」，「廣西昭忠錄」張鏞傳。日期確鑿，見「家書」。）

【註釋】

花洲一役之諸家紀載

關于太平軍起義前在花洲扶主一役，官書及私家紀錄、各異其辭。茲分錄下方，以資研究。

王定安之「求闕齋弟子記」（卷四）云：「時，各邑士紳團練自衞、訴昌輝罪狀于平南縣，知縣王烈未敢問。乃控于潯州府知府顧元愷，檄桂平縣緝治。知縣倪濤捕昌輝下獄，旣而釋之。潯州協副將李殿元閗昌輝出獄，或言倪濤受賂四百金。殿元心賺之，率兵數十人赴金田捕昌輝。濤不得已，亦率巡檢張鏞繼往，會于金田村韋家祠堂。濤詗責昌輝結盟諸劣狀。昌輝以賂故負氣牴牾。濤怒，笞昌輝四百，昌輝不勝其憤，潛囑其黨以竹竿插門首爲誌，黎晚鳴鑼放火。李殿元，倪濤，聞變，皆逃去。惟張鏞未能行，匿輿中。天甫明，衆見官軍退，惟輿在，以矛刺輿窗，傷鏞。鏞故加六品銜，旣死、衆視帽綴六品頂戴，知其官也、益日夜謀不軌。」

王定安之「湘軍記」（卷一）又云：「道光三十年六月，（巡撫鄭）祖琛移駐平樂府，而洪秀全始倡亂于金田村。金田村者，桂平縣地，西則武宣貴縣。客民夙與土民積戲相仇。村人韋昌輝，原名正，饒於貲，與秀全等勾結號四十兄弟。時，顧元愷守潯州，有訴昌輝罪狀於郡者，檄桂平令倪濤緝治。濤下昌輝獄，已而釋之。副將李殿元謂令受金，率兵追昌輝，及于韋家祠、倪濤亦至，笞責昌輝。其夜，昌輝糾衆放火，殿元等逃，刺殺巡檢張鏞。於是楊秀淸，石達開，秦日綱，皆會金田。欲置會，無適用。相與謀曰：『洪秀全天兄宜爲王。』遣人至花洲山迎之，遂踞金田爲巢穴，分赴旁邑，招納諸亡命拜上帝會者。」

余按：上兩紀載均出王定安手筆，亦惟曾國藩一系統的官書有之，想由同一源頭傳說而來。細考內容，其誤有三：以擊斃地點在金田，一誤也；以桂平令爲倪濤，二誤也；（此時倪濤調署平南縣而桂平令則爲李孟羣）以韋昌輝爲主事人，三誤也。（實則韋未嘗被捕）全役之紀載，殆得自遠方傳聞，不足爲據也。

夏燮（謝山居士）之「粵氛紀事」（卷一）云：「提軍（張必祿）既卒，周鎮軍（鳳岐）統其軍，駐師潯城。二十七日，（十一月）黔兵敗績於金田。時，逆匪聞官兵進剿，先竄入平南之思旺墟。副將李殿元等督兵跟追。賊佯敗。巡檢張鏞首衝入隊。忽賊分股撲回。張鏞力竭被執，罵賊死之。該逆仍回金田。」按：此紀錄地點及戰事比上兩者較確，惟思旺墟在平南縣境，與大易山花洲同屬一縣，而金田則在桂平。是役本在平南而非在桂平發生，不能書爲「敗績於金田」，此地點混亂之誤也。

杜文瀾之「平定粵匪紀略」（卷一）云：「十一月，賊由金田竄平南之思旺墟。副將李殿元等燃砲擊之，少卻，復分股回撲，巡檢張鏞陣亡。賊仍返金田老巢。」按：此一紀錄，時、地、事，均確實，所記戰事較詳細，惟他事則較簡略耳，足爲參考資料。

「廣西昭忠錄」「張鏞」小傳（卷一），紀張死事甚詳，想係就地采訪所得，原文曰：「時，洪秀全初據金田村，聚衆謀逆。金田下通平南。貴州總兵周鳳岐督兵討賊，分遣副將李殿元，游擊宋煜，都司陶玉德駐平南之思旺墟。十月，胡以晄由花洲攻思旺。鏞率鄉兵往助守。十一月二十四日，賊潛師由金田過五洞，襲殺隘卡戍卒。李殿元等，及署知縣倪濤，巡檢宋尙述，倉卒迎戰。賊勢大，官兵不能禦，敗績。賊入思旺墟，鄉兵驚潰。鏞持刀力戰死。……明日，援兵至。賊竄回金田。」按：此一紀錄，時、地、人、事、與「如意記」頗有符合處，惟仍有誤點，如胡之攻思旺，李等之迎戰是。又未述花洲圍攻事。全文仍未可全信爲史實。又據云：張鏞，字序東，江西宜黃人，道光三十年六月署平南縣屬之秦川巡檢。

以上幾種紀錄，均屬清軍方面的。其關于太平軍方面者，除上文引用之「太平天國起義記」外，尚有美國教士雅芝氏(Rev. M. T. Yates 據徐蔚南先生考證其中文原名爲「晏瑪太」上爲音譯)一篇講辭「太平軍紀事」所紀之數段。（載「太平天國雜記」）氏于一八五三年，即咸豐及天曆三年，在上海得晤馮雲山之子，即曾親與起義之舉者，乃爲其口述當時經過情形甚詳，此則講辭之根據資料也。雖原文未記其事發生之時日及地點，但與「起義記」及其他史籍之記載參照勘考，自可斷爲即是花洲一役。讀下錄譯文益可知是役之內容，足爲上文之補充矣。

「但這新的宗教團體仍到處傳教道及毀神廟，愈傳愈遠。士紳首領旣勸阻無效，乃稟報地方官吏。官吏據報，旋派兵勇捉拿爲首滋事者。洪之徒衆，即行抵抗。他們——徒衆——不甘讓首領被捕，並謂：『我們要拜甚麼神，是不能受人號令的。』兵勇等於是空手回去。官吏知風潮擴大，必須立即遏止，乃再派大隊的兵勇前來，並嚴令或生或死務須擒拿會首。教徒又事抵抗，由是發生衝突，死傷多人。此時各處教徒之數已有四五千人矣。是時，他們得知闖了大禍；他們本來不是要反抗政府的，他們只是要得自由服從良心的主張而已。（按：末語當是雅芝氏自行推斷之言，固信太平軍原非預定計劃的革命運動，如當時其他外國教士，故深表同情於此輩被迫而反之教徒也。）

「在很短期間，這新的運動已發展到很大的範圍，遂惹起官吏之注意，於是即派一副將帶領兵勇前去捉拿首領等人。他們聞知此消息，即與徒衆準備自衞。他們聞知大隊官兵要來捉人，即寫好一張宣言——宣布自由禮拜上帝之權。其中更表示反對拜偶像，而主張獨拜一位眞神，即曾顯示于洪秀全者。這宣言寫在一張大紙上——紙長六尺，闊四尺，由數小張黏合而成。洪秀全率領其他首領並一千徒衆同登一高山。乃攤布大紙於地上，用四塊小石分壓四角，另一塊壓住中間。全體環繞大紙下跪，洪獨站立，高舉兩手，呼籲上天，求天父保護他們使得禮拜上帝——如宣言所寫。這宣言是載有第一誡的——『除了我之外，你不可有別的神。』洪呼籲畢，全體起立。洪仍站立不動，各人乃魚貫行經洪前

，各交刀立誓，願獻身命以衛秀全，並以保各人拜上帝之權一如宣言所載者。此時官軍已到，在山下平原出現。忽然之間，有雲騰起遮蔽山頂，掩護各人，不使敵見。各人乃從他面下山，即與官軍相遇，奮力抵抗。說也奇怪，是役官軍全體俱被殺死，一個活的也不留下。」

金田大本營教徒全體方在慶祝桂平平南兩路勝利所領袖脫險回來當中，官軍大舉進攻之緊急情報突如其來。全軍上下又忙於布置抵抗計劃，嚴陣以待。是時，統率黔軍屯駐潯州之周鳳岐已連接新墟花洲兩處兵敗將亡之消息，知大亂已發，不容再事袖手旁觀，乃飭令貴州清江協副將伊克布坦等將弁率所部黔軍及他部兵勇，渡江進攻金田，大懸賞捕。楊馮等知之，立派隊迎敵。十一月廿八日，兩軍正在開戰之前，由博白、龍山、貴縣、桂平等處前來圍營之聯合大隊適到是地。金田方面，驟得生力軍萬人似從天下降，人人膽氣愈壯，準備大戰，即與取得聯絡，約定時期，協合攻敵。廿九日，開戰。太平軍內外夾攻，人人英勇如生獅猛虎，拚命殺妖。一經接觸，清軍大敗，伏屍遍野，七營潰逃。教徒們乘勝追擊，包圍大部於望谿嶺，斬殺敗兵三百餘人于蔡村江。副將伊克布坦一見形勢不佳，策馬回走，墜於橋下。太平軍趕上去，登時殺死，并割去首級。將弁陣亡者尚有千總田鎮壽，把總潘繼邦、楊成福、劉洪海、保定清、何其壯、及外委彭呂鏞等，全軍幾盡覆滅。周鳳岐在後方聞敗訊，亟揮軍馳援，堵禦一晝夜始將被圍之餘部救出，急行退師。自是即視營如虎，隔江圍敵，不敢再圖進攻。夏燮嘗論此次戰事云：「是役也，匪獨黔軍爲之挫衄，即本省兵勇之助剿者，亦相與謀堅壁之守，不敢易言死地矣」。（語見「粵氛紀事」卷一。以上敘事參合「起義記」、「粵氛紀事」、各官書、「潯州府志」、「桂平縣志」、「幼贊王家書」、及傳說。）

教徒等共慶凱旋，各耀戰果，自然上下歡騰，熱烈祝捷。然而全體公然屢抗官軍，且殺死朝廷文武命官及紳耆兵勇多人，大禍已闖，逆蹟昭著，九族之誅　罪不可赦，乃不得不反矣。於是齊心決議，乘機樹旗起事，合力扶眞命主去「打江山」，創立天朝，倒推滿廷，恢復我淪陷二百年之漢家天下。

二九　「金田起義出大王」

時維道光三十年歲次庚戌十二月初十日，爲太平軍元首洪秀全三十八歲誕辰。全體教徒在楊秀清、蕭朝貴、馮雲山、韋昌輝、石達開、秦日昌、胡以晄等七大元勳領導之下，舉行熱烈的祝壽盛典。同日，高樹革命大纛于金田村內之韋氏大宗祠，全體行禮拜上帝最敬儀式。太平軍起義了。（按：在韋祠樹旗係據傳說，想必因天王駐蹕于祠內故不在犀牛嶺上舉旗也。傳說又云有祭旗之舉，恐不可信，以洪等嚴禁拜上帝而外任何神物也。易以祭告上帝，庶幾近眞矣。參看上文馮雲山子述辯。）

「註釋」　太平軍起義日期之考證

考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日，即太曆太平天國紀元前一年十二月初九日，（據郭廷以：「太平天國曆法考訂」）又即公曆一八五一年一月十一日也。只因夏曆是年多半落在一八五〇，故今後仍作一八五〇算，則以後年期——，如咸豐元年即天曆元年爲一八五一，方不致亂也。

究竟那一天是太平軍起義的眞確日期？——這是一個很有趣味，抑亦很爲重要的歷史問題，大值得研究的。玆先將中外史籍之七種各異其辭的說法一一加以研究：

（一）「潯州府志」言在道光三十年夏四月。事實證明不確，爲期太早了。

（二）忠王供辭云，在六月各處教徒同時起義。後來陸續發生的事實，均可證明此期爲不確。而何以忠王之言如此？豈因其于起義後大軍過藤縣時始行入伍爲「聖兵」，故始終不知其確鑿日期乎？抑或曾國藩等先讀其原供而後改其日期，或删去續言確鑿日期之數語，俾符合彼等一向的官式文書之

妄報妄奏乎？（原供確經曾氏删改不少，而曾奏報虛僞亦多）余以爲六月之期確是洪等下全會「總動員令」之時，所以集中各地教徒到金田團營以備剋期起義的。各處教徒奉到命令，即由本地領袖督率及指導，開始準備赴義，終于歸隊出發，此殆忠王之所謂同時「起義」者，至後來正式起義之舉，彼並未參加，故不提及，亦意中事也。「賊情彙纂」卷四載有太平軍家八名册，中有梁立泰者，注明于是年七月到金田入伍，而據一般史籍則由六七月至十月間金田一帶尙無若何舉勵發生，可見自六月總動員令下了之後，各處教徒始陸續到此團營——一如上文所敍述者矣。

（三）「平定粤匪紀略」及「湘軍記」均言是在六月，此大槪是引忠王供辭之言爲據的。此說實可代表淸官方之一般的信念。又考淸廷奏報及上諭從未有言及太平軍起義之期者。最初時，廣西淸官方面全不知之，亦不洞明太平軍之內容及人物，致奏報常有錯誤，此想因其初時並不以拜上帝會是特別可異的一回事，繼則轉以爲又是廣西省內所常見的一種會黨、土匪，或教匪之聚衆謀亂而已。但或因淸官方面以爲教徒之到處滋事始于是年六月，故以爲即是起事之期，而其後則亂事擴大，愈演愈烈而至不可收拾。

（四）有西國著者斷定其日期在陽曆十月，即夏曆八九月間，此全由其依據自己所得的消息而設之假說也。但亦與史實不符。（偶忘此條出處）

（五）嚴正基之「廣西賊情兵事始末記」以爲是十月，史實證明不確。所謂「滋事」的衝突事件雖曾屢在十月內發生，但非大舉起義也。

（六）「賊情彙纂」云，洪秀全「于庚戌年十月，以三百餘人自白沙至金田倡亂」。時，地，人數，俱不符，且只云「倡亂」，究非起義也。

（七）謝稼窇：「金陵癸甲摭談」一書中，兩次明言太平軍起義之日期爲十一月初十日，上文所敍述種種確定的史實均證明此日期爲不對——提早了整一個月。羅爾綱先生先生「太平天國史綱」（頁

五〇注三〕從此說而斷定起義之期爲十一月初十。其所自書之理由是：「『潯州府志』因誤從『平桂紀略』言陳阿貴被捕是在道光卅年正月，而所載金田發難的導火線乃起自捕陳阿貴歸來的兵勇，故把起義的日期繫在離二月不遠的四月紀事裏。考咸豐朝『東華續錄』，陳阿貴被擒在道光三十年十月，故『潯州府志』所記日子顯然是錯誤的。……因爲『金陵癸甲摭談』的作者，曾得見『太平天國實錄』，所記史事自道光二十八年戊申起至入金陵止(原注：據作者自述)其記載自較其他諸說爲可靠。而且我們以『金陵癸甲摭談』所記起事的日子，來和『潯州府志』所保存的因捕陳阿貴的兵丁路過鵬隘山激變燒炭工人的傳說相印證，時間適相符合。故本書金田發難的日子從『金陵癸甲摭談』所記，而金田發難的經過，則全據『光緒潯州府志』」。余按：羅先生因爲根據著書時所得的史料，而未及見書成後我們所新發見的史料，如干王供辭，「幼贊王家書」等，抑且他亦未曾注意到是年冬月平南桂平金田一帶所發生的種種事件之日期，所以先從此書而斷定爲十一月初十日。但現在他因繼續研究　細讀各種新史料，經已自行推翻前說，卻從新斷定完全同意于我上文之說，——十二月初十。此爲民國三十一年冬月我邀他同遊金田在旅途中共同研究時，他所表示的意見，最近他在「洪秀全年譜」一書亦有此斷定矣。

以上列舉七種說法，對于太平軍起義在道光三十年的年期，均一致無異，故不成問題。惟究在那一月那一日，則須仔細研究耳。玆將我個人獨斷說之思想程序分條書出。

(一)陳亞貴之被擒確在道光卅年十月，而金田團營雖在六月下動員令及七月以後陸續有人入伍，但至十月楊秀清始病愈而復掌軍務。則十月以前斷無起義之事可以斷定。因此各種記載之以爲在夏秋間之諸說，自可一掃而空。

(二)十月十一月之間，卽金田起義之前，洪秀全匿居平南花洲，至舉事時始回，此亦經確定的事實。花洲一役，據史冊所紀，發生于十一月下旬，而「幼贊王家書」更指明十一月二十二蒙得恩攻思旺

，隨入花洲，至廿五日接洪等復出回金田。不數日——廿九——卽與黔軍大戰，此官書與「幼贊王家譜」俱有明載。如是則十月，十一月內，亦斷無起義之事，而十一月初十之說，不攻自破了。

(三)旣用過取消的程序否定了十二月以前的日期，今乃從積極方面推斷。「幼贊王家譜」又言：十二月十二，徙營大黃江口石頭城」。則起義之期當在十一月杪至十二月十二之間。

(四)據干王供辭明言：「此時，天王在花洲胡豫（以）晃家駐蹕。乃大會各隊，齊到花洲，迎接聖駕，合到金田，恭祝萬壽起義，正號『太平天國元年』，封立幼主」。我們可概見他們當時的情形：他們由花洲凱旋，到金田又打一大勝仗，再過幾天——十二月初十，欣逢天王誕辰，全體熱烈慶祝，卽在同日正式舉義。時間與史實吻合無間，而揆諸常人心理——同時舉行祝捷，祝壽，起義，三重慶典，尤可信矣。

(五)我們一向未見太平軍紀念或注意起義日期，甚以爲異。庸詎知乃與天王萬壽同時舉行慶祝乎？如在二年後，他們由湘攻鄂，于十二月初四日趕急攻克武昌以恭祝萬壽及起義雙慶，卽是此意，見干王供辭。

(六)「金陵癸甲摭談」紀次書作十一月初十，日子無訛，月份則誤記上一月。

(七)「欽定剿平粵匪方略」（卷三）所載文件，于道光三十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以前，從未見有提及金田教徒滋事者。至十八日上諭，　初言桂平之金田村有賊多，但仍未指明是教徒。至咸豐元年正月初十，貴州巡撫喬用遷始入奏云：金田村尙弟會（上帝會之音訛）會匪，嘯聚萬人，探報得自傳聞。至二月十三日，始見欽差大臣李星沅等奏稱，于正月十八日正式進攻太平軍。查清廷先于三十年八月調向榮張必祿率師入桂，繼于九月由簡命林則徐爲欽差大臣。及林死，又于十二月，派李星沅繼任爲欽差大臣，赴桂勦辦股匪，而仍未提及太平軍之起事也。十二月廿二日。署巡撫勞崇光與向榮會銜奏初次攻金田失利，副將伊克布出陣亡事。金田之役後，李星沅始抵桂林視師，

時太平軍則已稱雄矣。故其旋有反攻之奏。由此以觀，則十二月初十日起義之日期亦與各奏報日期互相吻合的。

（八）「粵氛紀事」言：自陳亞潰（即亞貴）授首後（時在十月）金田七逆遂謀抗拒大兵，攻擾州縣。時則李文恭公（星沅）以病軀爭侯官（林則徐）之代……。」又云：「道光三十年冬，粵匪起事於桂平縣之金田地方」。此暗示起事之期約在李氏到桂之時，則是冬月十二月間也。亦足爲吾說之旁證矣。

（九）其後，天朝特別重視此日——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而特頒榮銜以賞當年曾躬與其事者。據「賊情彙纂」云：「凡在金田與祝洪逆生日者，無論偽職大小悉加「功勳加一等」五字。金田以後，從至永安州者，皆稱「功勳」而無「加一等」之名」。由此可想見其以是年是月是日爲太平軍起義之日，特頒榮典以紀念首義從龍之功臣也。此又爲吾說有力的佐證。

（十）最後，羅爾綱氏根據各種新史料而自翻前說，亦斷爲十二月初十，與吾說不謀而合，則此說可爲確定的鐵案矣。（按：余個人以上的論斷曾載廿九，八，廿，「大風」七十三期）

舉義之後，教主洪秀全正位「天王」；定國號曰「太平天國」。改正朔，以明年爲「太平天國元年」。稱宮曰「太平宮」，朝曰「天朝」。封長子天貴爲「幼主」，楊秀清爲左輔正軍師中軍主將，蕭朝貴爲右弼又正軍師前軍主將，馮雲山爲前導副軍師後軍主將，韋昌輝爲後護又副軍師右軍主將，石達開爲左軍主將。又封秦日綱、胡以晄、賴漢英、蒙得恩、盧賢達、何震川、林鳳祥、李開芳、等文武大員爲丞相，檢點指揮，侍衛，將軍，總制，監軍，軍帥等有差。

【注釋】上文所紀，正大位，定國號，改正朔，封幼主，統見于干王供辭。「起義記」言「洪秀全在永安即王位，改國號爲太平天國，此仁玕初于逃難時猶未明眞象而得自傳聞之誤也。其後入天京輔政，見聞

一新，所知眞確，故供辭改云如上。今人有以太平軍到永安後始建國改元者，亦誤。

據清軍官書及傳說多言，秀全于二月間在江口墟石頭城稱王者，非是。實則太平軍進佔是墟，以石頭城陳公舘爲行在耳。余曾親到該處晤見公舘今主人陳仲連君，所云亦如此。可知稱王在先。

天朝定了每年幾個大節期，其一以二月廿一日爲「太兄暨朕登極節」，似暗示天王于是日卽位，但考是年是日，太平軍早已退出江口復由紫荊而入武宣。此或爲基督教之「耶穌昇天節」（Easter）因附會爲「太兄登極」而與自己卽位事合併舉行慶祝，也未可定。此節期究從何來，仍待考證。（節期見「太平天國叢書」三册）

官書又言其初稱「太平王」，外國著者多亦沿用此稱號。甚至有一書名爲「太平王」(Tai Ping Wang)。此皆傳聞之誤，實則自始卽稱「天王」。又有三合會告示妄稱洪被封「太平王」，尤可笑。（見「太平天國詔諭」）

「太平軍」及「天朝」之稱，確有出處，見「賊情彙纂」軍旗式樣，初有「太平」及「太平天朝」字樣今編入此處，定爲專名。又：天朝後有「太平禮制」、「太平條規」、「太平天日」、「天朝田畝制度」，等書頒行天下，則吾人沿用此兩稱號——「太平軍」「天朝」，固是確有根據，而「太平文獻」，「太平人物」、「天曆」、「天軍」等等皆成爲合法的名辭，而大足以增富吾人行文上的詞藻了。

嘗考「太平天國」一名辭之出處：「太平」二字出自公羊三世——據亂世　昇平世　太平世——之說。所謂小康，大同世界　原爲吾國古代聖哲所揭櫫的理想社會。吾粤經學大師多研究公羊而發揮此理想主義者。太平天國天王與中華民國國父——先後兩大革命領袖最初期的思想均導源于此。（說見前文。即康有爲氏亦著有「大同書」）而國人浸潤于此理想者千餘年，故「太平盛世」，「天下太平」等等口頭語已成爲一般常人的理想社會。此則洪氏取用此兩字爲國號之由來也。至其本人初用此兩字而有文字可稽者，則始見諸其所撰之「原道醒世訓」，中有結論曰：「行見天下一家，共享太平」。又爲

本附以詩曰：「各自相安享太平」。其後，入桂傳教，即以「太平天子」、「太平天王」自居。（見前文）可見其任早年的思想以至在革命醞釀中久已以「太平」兩字爲典型的稱號，固不獨藉以號召人心，且足以代表其革命的理想也。

至於「天國」之稱，源出于基督教的新約聖經，此顯而易見。秀全自始即因不明其義而穿鑿附會曲解經文，乃以「天國」係指中國而言，故並以此爲國號。然就宗教神學而論，此亦合理者。何故？以耶穌所揭櫫的「天國」，固非指其時人所皆信善人死後靈魂所超昇之天堂或天宮，（地獄地府之對待名辭）而言，而實爲抽象的倫理的名辭，在個人則爲精神心境，在社會則爲理想秩序，故曰：「天國即在爾們中間」，又曰「在地若天」，如是則可作實現天國于人間解，實爲基督教最高崇的教理。其後，秀全亦能窺見此中奧義，故其手批「新遺詔聖書」馬太福音書，略表此意。（載「太平天國叢書」）是故，「太平天國」的國號，誠爲東西洋精神文化的溝通與融滙的表現也。

再攷「天王」之稱，本出於周禮。「春秋」以當時楚吳徐越諸國皆僭稱王，於是特稱周天子曰「天王」以示別焉。故「日知錄」有「天王狩於河陽」句。是此固非新創的尊號也。又考歷代帝王，其以此爲號者，亦數見不鮮：如東晉時後涼始祖呂光稱天王，在位十年，以老病，立子紹爲大王，自稱太上皇帝，又，北朝周明帝初即位，無年號，亦稱天王；是其著焉者也。是洪秀全之稱天王亦非創舉矣。不過，在天父天兄的神治政制的太平天國中，「天王」的尊號，自有宗教上濃厚的意義及鮮明的色彩耳。五主將封號見程演生：「太平天國史料」。其他諸人得封號，是想當然的，然亦有明見諸史册者。

天王與軍師等隨即頒布簡明軍律五條：（按：頒令時爲十二月初旬，在金田。見「太平天國史料」）

（一）遵條命（天條——宗教的，及命令——軍事的）；

（二）別男行女行（男女分營）；

（三）秋毫莫犯；

（四）公心和儺各遵頭目約束（公心指不私有財寶，和儺即和睦，名辭創用，出處未明）；

（五）同心合力不得臨陣退縮。

他如「天命」六十一條，「太平條規」，「定營規條十要」，「行營規矩」，「太平軍目」等，先後陸續頒布。（載「賊情彙纂」及「太平天國議書」，茲不錄）立法與執行均極嚴明，太平革命軍即成爲紀律之師，而在世界中外歷史中所罕見者。（說見前文）

其時，大軍屯駐金田新墟十里內範圍，爲時已久，糧食不繼，人人須「暫時食粥」（見「天情道理書」）又以清軍圍困，幾陷絕地，因是須覓出路。起義後兩日——十二月十二，全軍開動東出，毫無抗抵而佔領江口墟及其東北一帶險要。此即該處民間所謂「金田起義出大王」（粵語王與黃同音）者是也。（按：「起義記」原文只言一佔領一豐富的墟」，而未明言其名。余前疑其是新墟。今得見「幼贊王家書」，乃知爲江口，後事亦符。）

天王及楊等駐蹕于墟以西北三里之石頭城陳公館，即以此爲全軍發號司令之大本營。公館爲一大宅，原係由粵東大祠堂式之建築而構造者，內有房屋甚多，中座大堂尤宏敞，今作「龍殿」。又有高樓聳立，堪爲瞭望臺，亦當時分樹五色旗以指揮軍隊攻敵之司令臺也。（事後，此宅大半被毀于火，後經依樣重建，僅存兩壁爲舊蹟所已。余曾到其地遊覽及采訪，看「金田之遊」）紮營甫定，即趕行補充糧食及其他一應軍需，並急行布置水陸防禦工事及陣勢以備官軍之進攻。素爲拜上帝會死敵大讎之富紳王作新，開設當舖及糧食店于墟內，事前逃避他方，僅盡以其貨品充公，稍舒積憤，而全體終以未得手刃其人爲憾事也。

【注釋】 關於王作新的結局之考證

據「起義記」載：「此是上書王姓富紳（作新）所居地。所設糧食店及當舖適足供給此輩客家難民

豐足的衣食。」又據「潯州府志」載：「團紳王作紳（新）集團助剿，子華元，姪伯元，仲元，士元，武生數人皆亡」。再據李濱之「中興別記」載：「作新家族八十餘人皆被害。」以上三種紀錄皆未明言王本人被太平軍所殺者。及余遊金田新墟（見墟內忠義祠並祀王作新牌位，疑惑轉生。後得今為王氏後裔至戚之潘新湖君函述，王紳當年實未被太平軍所殺，且以最先舉發教徒謀叛之功為清帝「召見」（？）而不肯去云。繼又得紫荊大冲曾氏後人偕周老丈函述，太平軍離境後，曾氏復為王作新告發，至招家散人亡產業盡被沒收之禍，而玉珍公且以身殉焉。是又可為王氏未被太平軍所殺之證。最後，據金田黃致堯，黃作斌兩君（「讀金田之遊」所言，王紳于「洪楊舉義後，為貴縣著匪胡亞金所害，非為太平軍所殺，亦未被沒收家產充公。今王作新之孫王□□尚健在，且薄有祖遺田產，可資證。（按：此當為本村產業未被充公者）：：奉祀忠義祠，因不盡為洪楊之役死難者設也。」有此明確證言，全案大白了。

是時，天王又派親信回粵，密召洪濶兩姓族人同來桂省。（見「起義記」）雲山亦遣其二子同行回粵，為安置眷屬事。（見「太平軍紀事」）兩族親人應命，由洪仁玕領導西上者不少。迨抵桂時，則太平軍已移動他去，前途戰事方劇，無法通過，迫得折回粵省。

三十　與會匪之關繫

江口墟（今改江口鎮）原屬潯州府桂平縣治，位在潯江與支河大湟江之交匯處，在潯江之北，大湟江之東，為東西南北之交通中心。人口逾萬，商賈雲集，船隻輻輳，各業昌盛，百貨齊備，人民富庶。其地之繁榮及重要，遠駕潯州府城而上，實為廣西全省的一個商業重鎮。太平軍起義後，即出據此物質與經濟

的富源，大事補充，爲益豈尠？而且由此東可圖粵，北可上桂林，發展本甚易事。無奈此時，官軍已屢得捷報，嚴爲警備，即從潯州派重兵扼守南岸，惟不敢過江進攻，僅隔江時一開砲遙擊而已。太平軍進展有待，即先于城北之牛排嶺，東面之通平南要道，及西方南方江岸，嚴密布防，築壘堅守。在兩軍隔河相持之中，太平軍盡量從事兵員之招納，以加厚實力。各方聞風響應之健兒，紛紛前來赴義，更有會匪數股加入大軍之事。（以上得自「金田之遊」親自觀察及參考「起義記」）

最先率部到江口附義者，爲兩個女匪首，即邱二嫂，（此據「欽定剿平粵匪方略」所稱，「貴縣志」作「邱二娘」）及蘇三娘（或稱「蘇三妹」）是也。兩部各有二千人，均以勇猛著，雄視一方久矣。太平軍收容之，即令分紮城外，使爲兩翼外圍防軍。俄而邱以意見不合，脫離他去，仍爲土匪。後于咸豐二年三月攻桂平武平里敗歸貴縣，卒被龍山團練炮斃焉。（此見「貴縣志」），惟羅爾綱之「太平天國起義記小考」言其于咸豐元年閏八月十二日在武宣被縣官督練殺死，係根據「欽定方略」卷八。此與縣志相差甚遠，未知孰是，姑并志此待考。）

惟蘇三娘則深明大義，旣勇且忠，直隨太平軍轉戰至金陵，始終不變，名垂史册，足稱天朝女傑也。三娘，廣東靈山縣人。以夫在桂爲人所害，誓復大仇，遂集健兒，馳驅數邑，卒得仇人而甘心，乃逼而爲盜，蓋非其志也。故到處鋤強扶弱，刼富濟貧，俠聲遍八桂。龍啓瑞且爲賦「蘇三娘行」以宣揚其節義焉。（載「浣月山房詩鈔」）嗚呼！是又女俠也，足垂不朽矣。乃爲錄龍氏長歌以彰之：

「城頭鼓角聲琅琅。牙卒林立旌旗張。東家西家走且僵。路人爭看蘇三娘。靈山女兒好身手。十載賊中稱健婦。猩紅當衆受官緋。縞素爲夫斷仇首。兩臂曾經百戰餘。一槍不落千人後。名聞軍府盡招邀。馳馬呼曹意氣豪。五百健兒聽驅遣。萬千狐鼠紛竄逃。歸來洗刀忽漫罵。愧彼尸位高官高。君不見街松之女劉遐妻。救父援夫名與齊。又不見譙國夫人平陽主。閫外軍中開幕府。汝今身世胡紛紛。盡日乃與豺虎羣。不然倘作秦外吹篪婢。尙有哀怨留羌人。徵側徵貳交阯之女子。送與矍鑠成奇勳。汝今

溝拓乃如此，肝胆依人竟誰是。草間捕捉何時休。功狗功人無一似。記曾牙纛起過營。專閫聲名讓若兵。書生顏面已巾幗。況令此輩誇崢嶸。汝今何怪箕折齒。畫事向少男兒撐。道旁迴車還相避。吾倘見汝顏應赬。」

（按：女俠名「起義記」原文作Su—San，當爲「蘇三」之拼音無訛。國人著述中有載天京有女將「蕭三娘」者，疑即其人，殆蕭蘇音近，致誤傳也。附志于此，備攷。）

此外，又有大湟江口艇匪巢魁羅大綱（原名「亞旺」），大頭羊張釗，大鯉魚田芳，捻嘴狗侯志，大隻鉅關鉅等八人起義之事，中經波折，茲詳述其始末。初，羅等八人早受拜上帝會教徒之運動，曾親到金田投効。洪楊等必以同拜上帝及遵守軍律爲條件，方納之。八人允焉，隨派人解送牛羊米糧等食品前來以爲進見禮物。洪楊等乃派出拜上帝會兄弟十六人前往，施以宗教訓練，兩人合到一處。及歸，羅等贈各人以隆盛致謝。其中十五人皆遵守軍中不私有財寶之命令，盡獻所得贈金於聖庫。獨一人頓起貪念，匿不報。此人前曾屢犯教規——飲酒行兇，吸食鴉片，徒因其有辯才，善講道，故得邀赦免罰。此次又犯嚴令，殊足以敗壞全軍化私爲公之紀律，即其親屬亦大不直其所爲而主張按律懲辦以肅軍紀。洪楊乃下令殺之，藉儆效尤。大概當時另有少數兄弟受了該土匪等之惡影響，有捨難就易棄明投暗轉入匪黨之意，以致大軍有分化解體之虞，故速遏亂萌，殺一儆百，卒能以嚴明紀律及宗教道理挽回此分裂之趨向也。

張釗等七匪首，一聞此人伏誅事，驚惶萬狀，蓋伊等貪黷性成，不知紀律，不受約束，以太平軍軍律如此嚴明，深恐一旦加入，將因犯法被殺，故即中止起義。（以上見「起義記」）旋受知府劉繼祖之撫，倒戈助攻太平軍。但因賊性終不能改，仍行惡滋擾，卒一一爲清吏及民團所誅焉。一見富書志書。忠王供云：「羅大綱與大鯉魚，兩不相合，後羅大綱殺之」，確實不符。）

【注釋】龍啓瑞紀事詩原注云：「彈棉匠盜張釗，綽號大頭羊，本廣州夾人。滋事時，巡撫梁章鉅防堵

梧州所用壯勇頭目。」云係夷人，幾其奇。或爲外人至粤娶士女所生之混血兒也。

「天情道理書」有紀載張釗附義事之經過，可見此事實爲太平軍初起時之危機，轉錄於後，以表眞象：

「時有大頭妖(即大頭魚張釗)在江口全無一點異心，藉名敬拜上帝，于沿江一帶地方，滋擾虐害，只顧目下快心，不顧後來永禍。我們兄弟，間有不知其權能憑據者，因一時困苦，遂易其操，欲改其初志，同流合汚，跟隨大頭妖，利其貨財，貪一時之衣食，幾爲所誤。蒙天兄下凡(按：此蕭朝貴傳言之功)，喚醒弟妹，指出大頭妖乃是賊匪，實非眞心敬拜上帝之人；我們若隨其往，必致中其計，受其惑，遭其荼毒，入其網羅，那時悔之何及乎？于是衆兄弟，聆天兄聖旨，憬然醒悟，因之不敢前往。未幾而大頭妖果然叛逆，(脫離太平軍也)我們兄弟，幸已釋迷返悟，未受其害」。(載「太平天國叢書」五册)

惟羅大綱則不然，彼固個中皎皎者，與衆匪志趣迥異，向不和睦，且深明民族大義，決意共勠大事，至是毅然離羣獨立，自行其是，親率所部健兒數千人到江口墟正式加入革命軍，堅決表示同拜上帝，恪守一切教規軍律，同心協力，實行興漢滅滿，建立新國。洪楊等嘉納之，且信任有加，(以上見「起義記」)編其所部爲一基本單位，封爲左二軍帥。考大綱「爲廣東潮州府揭陽縣人，年約四十餘，面貌兇惡，濃髭鬚，素爲海中劇盜，擄掠商買，往來裘塘一帶，出沒無常。道光三十年，官兵捕之急，遂亡命于潯梧」。(見「賊情彙纂」)至是改邪歸正，轉戰至南京，屢任先鋒，所向有功。所部爲天朝勁旅，羅亦成爲第一流名將焉。

溯太平軍於起義之前，深恐力量之不充足，頗事聯絡及濫收一切的會匪土匪，如先則運動張嘉祥，陳亞貴等，後則招納邱蘇羅張等，以擴充實力。及自邱二嫂，張釗等離叛之後，他們卽覺悟匪類之野性難馴

，終不可持，立行改轉政策，嚴格限制，事缺無濫，以保全軍之完整。如「起義記」有云：自後洪氏定了嚴格的規則：凡三合會匪之欲附義者，必以同拜上帝，恪守教條與軍律爲條件，否則不納焉。（其後在一道檄文中亦有招降屬三合會的兵勇，當亦以信教遵令爲條件。見四二節）蘇三娘，羅大綱，兩支人馬之所以始終不變，屹爲干城，皆因其能深明民族大義，完滿太平條件，改邪歸正，棄舊從新，此蓋洪等新政策之成功也。

於此，合將太平軍與三合會等祕密會黨之關繫再爲明白申說。綠中西史籍中，每有誤以太平軍卽三合會之變相者，或以爲太平軍與當時盛行之祕密會黨，如三合會、天地會等，有特殊的合作關繫者，如美國著者海爾氏Hail：Tseng Kuo-fan And the Tai Ping Rebellion 一書，與國內好些歷史作者，均持此說。（作品過繁，不便一一舉出）海氏更以爲拜上帝會與三合會先行聯合，天德王洪大全卽是神祕而「被壓抑了的領袖」朱九濤，兩洪先爲並肩王，其後乃分化……。諸如此類的空論奇說，皆由未明拜上帝會及其化身，——太平軍——之歷史眞相與當時經過的實情所致者。又因太平軍既發難於粤西，消息迅卽遍傳國內，其後不二年間威力卽達到湘鄂長江，傳聲震動全國，各遠地之祕密會黨亦未明其原始及眞相，以至每有誤認其爲自己團體的勢力，故動輙自行發布文件告示，檄告人民，而沿用會黨的「天德」年號或王號，甚或誤以洪秀全爲其團體所封之「太平王」者。（見「太平天國詔諭」及其他）此亦爲致人誤會太平軍與三合會有密切關繫之一大原因。

然自我們根據一般確定的事實及憑據而研究此問題，所得的結論乃是：自始至終，拜上帝會自拜上帝會，三合會自三合會（包括其他祕密會黨，如天地會哥老會等），不能混而爲一，前者既非由後者脫胎而出，兩者亦未嘗有同盟式的合作關繫，尤其未有兩洪並肩而治先合後分之怪誕事。由本書上文各節所縷述之史實，已可明見拜上帝會之獨立的原始與性質及其演變化身而成爲太平軍之經過與眞象矣。再從幾種大原則上看來，則益可見兩者斷不能合一或聯盟的。（一）在宗教方面，太平軍與其前身拜上帝會絕對主張拜一神上帝，而會黨等則拜多神邪神，兩者絕不相容的。（二）在倫理方面，太平軍厲行嚴格的道德生活，如禁

鴉片黃煙，禁賭博，禁飲酒，禁姦淫，禁搶劫，禁殘殺 禁擾民等等（初期禁令執行極嚴，後期雖漸寬弛而仍未至如匪類之暴恣），而會黨會匪則毫無此等倫理觀念，道德生活極爲放任。(三)在政治方面，太平軍自創新朝，建「神治政治」的太平天國，自立「天王」，自改年號，而會黨則一向主張「反清復明」，仍擁「朱」姓者爲君，（故有天地會匪邱倡道假託「朱九濤」明裔以號召起事，見前文）沿用「天德」年號或王號。凡此三大原則，皆所以令兩個團體絕對不能相容，絕對不能並行，亦絕對不能妥協的。試一讀天王洪氏在此時公開發表其對於三合會(包括其他會黨)之明確而堅決的意見，於此問題更可洞若觀火矣。其言曰：

「我雖未嘗加入三合會，但常聞其宗旨在『反清復明』。此種主張，在康熙年間該會初創時，果然不錯的。但如今已過去二百年，我們可以仍說『反清』，而不可再說『復明』了。無論如何，如我們可以恢復漢族山河，當開創新朝。如現在而仍以恢復明室爲號召，又如何能號召人心呢？（此政治宗旨之不相容者）況且三合會又有數種惡習，爲我所憎惡者，例如：新入會者必須拜魔鬼邪神，及發卅六誓，又以刀加其頸，迫其獻財爲己用。彼等原有之與宗旨，（指革命）今已變爲下流卑污而無價值的了。（此宗教道德之兩不相容者）。如果我們講真道理，而倚靠上帝強有力之助佑，幾個人便可比諸他們多數。甚至孫臏，吳起，孔明，以及其他古代歷史中之嫻於韜略戰術者，亦不值得我之一贊。三合會更卑卑不足道矣。」（見「起義記」）

由是觀之，太平軍不特因在宗教、政治、與道德三大原則上與會黨會匪根本不能聯合或合作，而且在組織及實力與智識上，自以神力可靠，編制完密，力量強盛，才識超優，更輕視鄙棄他們而不屑與其爲伍，及不必靠其爲助的。除非如新政策所規定，會匪等一一接受其條件，完全放棄過去的關繫與信仰而完全皈服及溶化他們的革命團體中，而成爲新教的信徒及新朝的戰士，則絕對無甚麼關繫之可言了。（按：嘗讀某西人著述，謂後來太平軍在天京曾大殺先時歸降之會黨兼厲行種種取締會黨之手段云。事或有之，然不

贊述）此所以太平軍自始至終皆能保存其宗教、政治、道德、一貫不變的本色性格也。（如後來翼王大軍分化遠引，仍崇天闢佛，其部將在桂尙有築臺講道之事。又看石達開布告，載「說文」一月刊十一期五號。又清軍官書屢言天朝官員戰士至兵敗及國滅被擒，於臨刑時尙喃喃祈禱或有他種宗教表示。）

然而在此期間，尙有兩事與會黨會匪問題有關者，合在此再爲申述。一則是化名爲「洪大全」之投入太平軍之事。其人原名焦亮，湖南新寧縣人，讀書出身，曾出家爲僧，後又還俗而爲湘南天地會首領，與妻許月桂，弟焦玉晶，擁有萬數千人的力量，在湘南爲股匪。聞太平軍倡義，間關千里，隻身前來，大約於此時（或稍後）投入軍中。初以所擁的力量自重自衒，尤於相當時期大舉響應，故頗得洪楊等之注意而加以歡迎，待爲上賓，稱曰「先生」。其後，乃因合作共進種種實際問題，事涉會黨關繫，意見歧異，大觸洪楊等之怒，至把他監禁起來繫以鐵索。直至大軍湧出永安，遺留他在後頭，乃爲淸將烏蘭泰部捉獲。而督師賽尙阿初亦誤以其爲太平軍重要人物也，不惜張大其事件，改竄（或僞造）其供詞，甚至舉行獻俘重典，藉以誇功諱敗。其人卒在北京受刑而死。自後此事件遂成爲歷史上一個大疑案，煞費海內外學人幾許的研究矣。其妻其弟，因與太平軍合作運動不成功，且焦亮因此而喪生，故於大軍入湘時，拒絕加入，（當時太平軍擴充力量濫收兵員無數）擁衆數千，仍自樹一幟，到處滋擾。許氏自稱大元帥，玉晶稱三省大營軍師。其後，自行投誠於湘撫駱秉章。結果：兩人均被殺，而全部勢力亦被消滅焉。於此事件吾人又可得一個太平軍與會黨未嘗聯合或合作之明證矣。（余研究此全案所得，詳載卷七卅八節注釋）

再有一事爲吾人所當注意者，厥維拜上帝會與太平軍之內幕與外表，均有與會黨相同者，因此亦很容易惹人誤會以爲兩者曾有一種機體上的關繫。緣洪馮自蓄志密謀革命之初，卽以設立宗教團體爲第一步計劃，繼而使團體成爲政治化，革命化的組織，自不得不祕密進行，再後使成爲軍事化的勢力，則更有極端祕密之必要。當時盛行的祕密會黨內容如何，固洪馮輩所洞知，（看上引洪氏言論），雖自始卽不與合作而自立門戶，但却於機構組織及會務進行自然暗採取或模仿其種種神祕及傳統的方式，以利發展。而且

當時會黨堂號之風，極爲盛行，社會人士，尤其是下層階級的民衆，多加入某會某堂，恃爲護符，藉逞威風。（羅爾綱先生言，當時潯州府貴縣一帶拜會開堂之風極熾，勢力極大，人民加入者不少，至今該處人士之見有逞威自大倚勢凌人之徒，輒問云：「你是乜（甚麼）堂的？」或常人相遇，問其何所倚靠，亦作此語。久已成爲口頭語，由此可反映當時的社會真象。）則異軍突起的拜上帝會之所以多事模仿或採用會堂的種種形式與方式，正所以因人民之熟習及信用而便於號召及發展也。然其間亦有多少分子是偶然相同而非有意模仿者。統而言之，他們在宗教及軍事組織中與會黨相同之幾處，可約舉如下：（一）入會儀式——雖自拜一神，而亦如會堂之有相當神祕性，以刺激入會者之興奮作用。（二）教徒之聯誼互助，以兄弟姊妹相稱呼，亦有類於會堂兄弟，但真誠切實且過之。（三）所發的文告之方式種種，每仿自會黨的，以示神祕，以適應人民熟習的心理，如多用俚俗的韻語等是。（四）多用隱語，謎語，以示神祕，以守祕密，亦多仿自會堂，如稱以刀殺人曰「雲中雪」，稱心曰「草」（粵俗稱燈草曰燈心），稱火藥曰「紅粉」，稱天父曰「高老」，稱天兄曰「高兄」（見詔旨）等等，而最爲典型的代表則爲「高老山山令遵正，十字有一筆祈祈」是。（見上文卷四，十九節）（五）全軍蓄髮衣古服，此偶同之處，蓋凡反清起事之會黨皆長髮者，以示不遵清制，而恢復漢族衣冠也。（六）兵士頭纏紅巾，此亦偶同之處，蓋紅巾紅旗向爲反清標誌，會黨咸用之。以上僅舉大要，足見斑斑。然既曰採用與模仿或偶同，則自不能即此而斷爲兩團體聯合或合作之證，反足見太平軍自樹一幟，自爲主體焉。（參看羅爾綱：「天地會文獻錄」）

統計現在太平軍全部人數，男女合算，根據各種記載，可估計如下：

金田村附近一帶入伍者千餘人；

紫荊山區內山民三百家共二三千人；

桂平石達開所領一支約四千人；

桂平，貴縣，平南，武宣，象州等處教徒當有二三千人；

陸川賴九所率一支數千人；

博白黃文金一支教徒二千餘人，貴縣秦日綱一支龍山礦徒千餘人，桂平蘇十九一支饑民客人一二千人，貴縣戰敗之難民一支三千餘人，四支會合爲一大隊同到金田者約萬人弱。

合計以上數支在金田起義者，已有二萬以上。（據洛陀士估計在起義時有萬人至萬五千人，又清吏初期奏報亦有「嘯聚萬人」之語，兩數目似均過低。）到江口墟後又加上：

人民自動入伍從征者若干；

蘇三娘一部二千人；

羅大綱一部數千人；

連上總計，太平軍此時全部人數已有三萬餘人矣。（據「洪仁玕在「洪秀全來歷」一篇有言，此時全軍數萬人，則上言三萬之數大概近眞可信。）傳說：太平軍在金田新墟出兵時，在丈餘闊的大路上走一日一夜而未盡，可見其人數至少有數萬之多了。（金田采訪）

虎兒出於柙

三一　江口墟之爭奪戰

自林則徐歿後，清廷另派前兩江總督李星沅繼任欽差大臣。星沅，湖南湘鄉人，字子湘，號石梧，由翰林院編修累官江督，引疾歸鄉。自奉新命，即由湘動程入桂，于十二月中抵桂林，時正在太平軍起義之後也。（按：「平定粵匪紀略」載其十月抵桂，實誤）至廣西巡撫一職，前由藩司勞崇光暫代，至是又簡前漕運總督周天爵署理，會同剿匪。天爵，山東東阿人，字敬修，出身縣令，一行作吏，夙以剛勇自負實聞于時，奉命就道，至翌年仲春始抵桂。此二人乃清廷所倚爲剿平桂亂之正副兩帥也。

在十二月間，雖金田教徒樹旗起事，進佔江口，聲勢喧赫，而官方所得情報甚少，且多不確，實未知其內容眞象爲如何，殆視同其他堂匪或會匪之新起的一股耳。例如：是月十八日清廷諭廣西李，周，勞，向，四大員有云：「（賊匪）左右江各屬，勢尙蔓延。所有潯州府之大黃江，桂平之金田村，及附近平南，鬱林等處，賊蹤出沒，人數甚多。……」此爲桂吏迭陳匪情之奏報語，時則已承認太平軍爲叛匪，而難猶未發也。咸豐元年（一八五〇）正月初五日，又諭李等有：「廣西潯州府屬之金田村賊首韋政，洪秀泉，恃衆抗拒，水陸鴟張。……」等語。此則據金田一役伊副將兵敗身亡之報告而發者。（見「欽定剿平

粵匪方略」）由此可見桂吏奏報之模糊，簡略，及糊塗，——甚至以拜上帝會爲「尙弟會」，及以韋政爲首領。迨星沅抵桂啓用欽差大臣關防後，始知「賊勢」已成，亂事未可輕視，乃據實上聞，並即運籌決策，——自稱「計劃六條」，調兵遣將，以圖大舉進攻，隨而移節柳州督師。淸廷覽奏，益爲惶急，四調兵馬，大發帑餉，以資接濟。而此時靖亂之希望乃專寄于李，周，向，三大員身上。

星沅傳檄調兵，其所布置之陣容如下。提督向榮新在橫州勦匪得勝，即遵令率楚軍赴潯州前綫。又有臨沅鎮總兵李能臣前亦奉命率部二千人，入桂會勦，中途曾與土匪接仗大敗，至是統殘兵敗將至潯會師。而原有先來之黔軍周鳳岐部已開赴潯江兩岸與雄據隔江江口墟之太平軍相持多時矣。此外尙有本省及粵閩兵勇均陸續集中潯州。綜計此時淸軍全部，合桂，黔，滇，楚，粵，閩，六省兵勇，幷本地的壯勇與衛營等，兵力約共萬人，均在李星沅統帥之下作戰，而由向榮以本省提督資格及職責，親在潯州前線指揮之。（以上參合官書）

向榮的戰略，急取攻勢，布陣如下。全軍分兩路進攻。東路，先遣一軍繞道下游過江，深入平南縣之馬鹿嶺，抄至江口之東北後方，復分三路進入攻擊太平軍。西路，別遣軍自江口上游牛矢灣渡江進攻江口。沉寂逾月的兩岸戰場至是始見活動。時在咸豐元年正月中旬即太平天國辛開元年也。（以粵音「亥」同「害」，忌諱，改爲「開」；粵亦同音，仍讀上平聲。公曆一八五〇年）

十八日，在東路兩軍開始接觸。淸軍自東郊及北方牛排嶺三面猛撲，抛擲火具，先獲小勝。太平軍已設伏于江口墟東之盤石村，（此見「潯州府志」）又埋地雷于他陣地。乃佯敗誘敵深入。號砲一聲，東方則伏兵齊起，奮勇「殺妖」，他方則火藥爆發，轟斃纍纍。大軍乘勢殺出，淸軍大敗，死亡枕藉。將弁陣歿者守備王崇山，（即總兵王錦繡之次子，廣西柳州府馬平人，）據張廷繡次說」千總湯成等十餘人，兵勇三百餘人。餘軍盡潰，退至官塘衛。太平軍乘勝分兩路追擊，「左右抄截」，大獲全勝。（以上參合「平桂紀略」，「桂平縣志」，「潯州府志」，「粵氛紀事」，「平定粵匪紀略」，「欽定勦平粵匪方略」諸書）

同時，在西路兩軍大戰于大灣江上流屈甲洲。太平軍亦用誘敵計，先佯敗，候官軍追至下游，即出奇兵抄其後。向軍深入，前後受敵，又大敗，兵士死者數百人，屍骸塡塞河床，水流盡赤。太平軍此一路勝利比之東路爲尤大，以迄于今，該處一帶本地人猶津津樂道其事也。（此役紀事見「桂平縣志」及金田采訪所聞傳說）

綜觀江口之役，向軍兩路陣亡者幾及千人，而太平軍損失僅二三百，勝敗之判顯然。（見「桂平縣志」）而李星沅則諱敗爲勝，入奏云：「雖少有擒獲，弁兵亦有傷亡。」是其督師來第一次打敗仗及掩飾。夏燮據事直書，幷訴論曰：「是役也，督師（李）以捷聞，而折將之咎不能掩，蓋先勝後敗，賊之狡焉思逞者未艾也。」（見「粤氛紀事」）

經此一役，向榮軍銳氣大挫，一連十餘日匿不敢戰，惟堅守東路營壘。而南岸則由降賊張釗等扼守，蓋是時，張等頭目九人，賊衆七百，已向知府劉繼祖投誠，奉命率賊艇在潯江上助戰，有「大頭軍」之稱，以張釗綽號大頭羊故也。太平軍方面，自起義前後付屢戰屢勝，知官軍不堪一擊，遂轉取攻勢，亟謀出路。顧以江面有大頭軍賊艇嚴守，不易乘舟東下，乃改圖由陸路攻出。自二月初三起，楊秀清等揮軍東指，謀一舉衝破向軍營壘而東出平南，連日鏖戰，勝負未分。至初五日，分三路猛撲向軍魚鱗營壘甚急，官兵皆失措，乃以巨礮轟擊之，攻軍不能當，稍却。向榮子繼雄督兵堅壘嚴守，自晨至黃昏，太平軍不能逞，乃退師。是役也，官軍堅壁取守勢，兼有礮火，故佔優勢。向榮又以重兵扼守上游，改用圍困戰略。由初三至初五之戰況如此，而官方又誇言大捷，以殺賊千數百人上聞矣。（以上見「桂平縣志」）

太平軍陷於東、北、南，三面被圍之形勢下，前進被遏，重以大礮缺乏，糧食告竭，既不能攻，亦不能久守，遂籌謀撤退，另圖出路，此其行軍飄忽而兼沉着多智及善於應變之優異點也。初六日，乘夜用奇計潛師祕密西退。其計：先於墟中掩捉婦人多名，困于江邊空房，飽啖以飯，使鳴鼓故作疑陣、無絕聲，而另派兵先在外潛聽，有偶停手不擊者，突人斬之，于是無不股慄，不敢或停矣。大軍遂拔隊西走。東北陸

路，向軍相隔頗遠無從而知，而南岸沿江守兵，聞刁斗聲徹夜，不虞其退，由是全師安全退却。（上據「起義記」，參用王韜：「甕牖餘談」之「洪逆顛末記」。撤退日期「桂平縣志」作初八日，上據周天爵致鄂督私函英譯載密陀士上引書頁一五六——一五九）

翌晨，向始知敵軍盡退，乃揮軍渡江佔領江口墟，牛排嶺等地，並派兵進擊。中途爲太平軍之殿軍反攻，又敗，被殺者復不少。官軍乃遷怒全墟，放火焚店舖住宅一二千家，洗刼財物一空，又誣良民爲逆匪或助逆而殘殺無數。墟內外居民，倉皇逃難，憤激不勝。其中多未入拜上帝會者，亦有已入而未赴團營者，至是紛紛趕赴新墟投軍焉。「獨秀峯題壁詩」深嘆此處人民之遭刼，然其罪固在官軍而不在太平軍也。（上敍事見「起義記」）美教士密陀士之論是役有云：「太平軍與清軍最初之接觸情形，即可代表以後全部戰爭之狀況及戰略。起首由太平軍攻入一地，堅築防禦工事，清軍追至，愈聚愈多，交戰不利，圍之以衆，斷其糧道。及太平軍糧盡，則全軍冒死衝出重圍，殺死官兵甚多，即又走據他地。清軍復緊躡其後。迨追近敵軍，一遭反擊，則輒敗，死亡枕藉，乃屠殺無辜人民，焚其舖宅，刼其財物。太平軍愈逃愈遠而愈近南京，卒抵南京鎮江等處。」此洵爲最眞實的描寫，則江口之役謂爲太平天國革命運動初期之典型戰也可。（語見上引書頁一四七）

在大軍撤退途中　新墟附近有王謨鄉團練劉晏旋，劉上珍等，誤以爲太平軍在江口大敗潰退之殘部也，率團擒獲十餘人，縶諸樹。太平軍知之，怒其無故相犯，助妖敵我，分兵攻其鄉，殺劉等十一人，而救回諸弟兄。若彼團練等實由自作，又何尤焉。大軍急行西進，不事停留，至初八日，全軍已由新墟役到金田。初九，過風門坳，入紫荊山區，上三江墟。由是轉向西進，于十一日破雙髻山卡，即落豬葸瓜懸崖，而直入武宣縣境。蓋是時，天王與諸軍師因東出之路有阻，已決定改由武宣一路衝出，經象州、柳州，而直撲桂林之戰略矣。（上段紀事見「桂平縣志」，「武宣縣志」）

向榮偵知敵軍移師西向，不再從事後追，却由他路直趨武宣以圖堵截焉。李星沅即與向會銜入奏，

鋪張揚厲，盛誇戰績，竟以大獲勝仗，殺敵千餘，攻克江口諸地，及肅清桂平上聞，得清廷嘉獎，而向日得巴圖魯勇號之賜矣。李本老官僚，慣事粉飾彌縫，而向亦老于軍務，尤善于誇張戰功及諱飾敗績以邀賞固位者。試閱咸豐二年五月雲貴督撫吳文鎔，張亮基會銜嚴劾向氏之奏疏，可知此語非苛。其言曰：「滇黔邊境，多與粵鄰，防堵不容刻懈，因時差人赴粵西大營一帶，偵探賊情。臣等細加訪察，似係提督向榮，誇詐冒功，飾智欺人，以致軍心不能帖服翕興。……乃向榮從爲大言，一無實際，屢屢自表軍令嚴明，將士用命，並未破一賊壘，擒一賊目，而我軍損兵折將，不一而足。伊所稟報，非曰燬斃賊匪多名，即曰奪獲賊械多件，止虛擬而絕無實數也。……似有此虛名而無實用之人，諒未足倚以辦賊。」（見「東華續錄」卷十五）向榮在桂作戰前後年餘，除最後馳守桂林稍有功績外，餘無足錄者。其後尾追太平軍至金陵，苦戰多年，亦勝少敗多，處處取巧，已爲上文所錄寥寥十數語道破，而其虛報，諱飾，誇張，冒功等等伎倆，又爲吳張此奏暴露無遺。這實係前清官僚積弊，尤其是軍營惡習，即在其後十餘年全部戰事中，一般文武大吏——包括曾國藩，李鴻章等——所奏報之戰績與數目亦未可一一盡信。此則研究太平軍戰史者亟須審慎免致受愚之要點也。（按：曾國藩兄弟等虛偽誇功之實蹟，看朱洪章，「從戎紀略」可見斑斑。至李氏誇功則關于常州一役有馬湘伯先生證言云並未有劇戰。見「逸經」，上言固非誣也。）

至于太平軍起義出師，一開首便鑄了大錯，即在江口屯兵過久是也。他們原本可以即由西路出武宣象州而直上桂林。此路本爲較捷之徑。而其所以決走東路者，大概因亟須補充軍實，或欲由水路乘船直上桂林之故。此策略亦未可厚非。然自佔領江口墟後，倘能以最明快敏捷的手段，補充軍實，徵集船隻，聯合新軍（羅邱蘇三部）而于十月半月之內即行開發前進，（如船隻不足即當由陸路出平南）猛撲桂林，以其時由平南以至桂林沿途空虛無兵而向榮遠在橫州及黔兵留伏潯州，則攻克省會當如囊中取物之易耳。乃竟屯兵月餘，不謀急進，坐令清軍一一集中，布置隨勢，迎頭攔截，扼守水路，卒至三面受困，迫于撤退改途，由是東奔西突，時機錯過，惜哉！大凡革命之師，勢如流寇，一經發難，即宜以全力銳進，攻其不備，乘

其虛隙，直趨目標，可達目的；稍一停頓，反動力量即有集中之機；若遇攔截，未有不復退或轉易方向者；殆圍師漸集，去目的愈遠，而成功之機會尠矣。太平軍一開首便錯下一子，影響於後來之進展，誠非淺鮮，良可慨嘆也。（上諭參合曾國藩論攻流寇與攻割據之賊一奏疏，及英人林利論定都天京之錯）

【注釋】關於江口一役，龍啓瑞「紀事詩」有句曰：「勢機過難再。奇功隘大黃。」並注云：「咸豐元年正月，向軍與賊戰。賊詐敗，預塞溪水，俟迫急，決而灌之，向軍大敗。（按：此事未知是在東路抑西路故未編入上文）二月二十八日，大黃江之戰　賊焚輜重走武宣。（按：此日期有誤，時在停戰中）官軍如能速追，可盡殲。向隳於往事，遲二日發兵進　賊已至東鄉立營矣。（按：此誠事實，但向先亦曾發兵追趕，中途被襲敗，不敢再急進也。）有自賊中出者，言去大黃時，其頭目皆哭。自來受官兵挫衂無如此役者，惜緩追之而使其勢復熾也。」按：是役太平軍未嘗大敗，只改變兵略，自動撤退，又何至於「皆哭」？哭者爲婦人孺子則或有之耳。然注語所敍戰事有足與上文相印證及足資參考者，故錄之於此。

三二　武宣膠着

二月十三日，太平軍前鋒至三里（地名），踞靈湖，台村。其右翼展至西鄉、平田、貝貢。左翼至北下、沙安、明村。大軍陸續開到，頃刻烽煙四起。（見「桂平縣志」，「武宣縣志」）大本營則設於東鄉莫村。其時，象州一帶全無官軍防守，桂林亦甚空虛，無異門戶洞開。如太平軍不稍停留，長驅急進，勝利可卜。但適其時新任署撫周天爵於二月初一日抵桂林接事，知江口戰事失利，即率兵百名南行，沿途復招募百名趕赴前方督戰，取道武宣。十二日，抵縣城，乃見城內只剩縣令坐守空衙，餘皆逃盡，而次日太平軍即到三里。天爵倉皇應付，乃留兵勇百人守城，自己親率百人拼命去扼守前路。時則周圍六十村已盡

爲敵軍佔駐，天爵恪於以卵擊石之勢不得不後退，而向榮之大軍開到了。太平軍先烱知前路已有清軍擋住，未明虛實，即稍事躊躇，不敢猛進。若周向二人先後遲到數天，空虛暴露，則桂林省會必不可保矣。（見各官書）

在此短期間，武宣鄉團有出擊者，如古列村附生閉潛修率鄉勇拒戰於古婆村，斬太平軍軍官淩八，擒獲劉五，解赴縣城，周天爵受而斬之。（「見「桂平縣志」）

十七日，太平軍先發動戰事，派隊攻東嶺村。時向榮大營設天馬莊。（據黎式穀言）既開戰，榮親率副將和春，都司鄧紹良，鄭魁士，帶兵百名及黔閩兵勇千名迎敵，作戰於召村，雲湖間。（按：「桂平縣志」云戰於石牌坊，「武宣縣志」則謂在台村後，皆附近村莊）稍經接觸，兵勇先潰，鄧鄭兩將受傷，而向榮亦被圍。會候補知府張敬修帶東勇赴援。（張　字德甫，廣東東莞縣人，時名畫師居巢梅生及從弟居廉古泉皆在其幕中）天爵即親督張部冒死往救，並手刃退兵二人，揮軍前進。榮因得突圍而出。太平軍見敵方有生力軍助戰，亦解圍退。是役，周天爵臨難救友，義而且勇，宜其得清廷「看其精神矍鑠，並非老不能軍」之嘉獎語也。（見上諭）

二十三日，太平軍復與張部東勇戰於沙安，勇稍却，未退奔，蓋小接觸耳。（此獨見諸「桂平縣志」，他史籍未載）

停戰一週，至三月初二，周向二人部署全軍已畢，布置新陣勢，遣兵分四路進攻。（一）劉繼祖軍攻東陵。（二）張敬修軍攻召村之伏兵並接應第一路。（三）向榮軍攻三馬墟之西。（四）新由貴州調來之總兵秦定三率部攻三里之北，再往南抄敵之後。四路兵力合計六千餘人，猛銳攻擊，且嚴申號令，置殺手隊於各路之後，實行督戰，有臨陣退縮者斬。至太平軍方面則連夜調莫村東鄉大營之衆，悉師前來應戰，其數多於官軍三倍，由天王及其他主將親自督師，設伏抵抗，分路迎敵，戰士勇猛莫當。兩軍交綏，自午至申，戰況異常劇烈。結果：四路官兵皆中伏被圍，而以黔兵死最多，全軍奔潰，大敗而退。據事後周天爵致鄂督

私函述二月十三，三月初二兩役戰敗之由云：「上兩次交戰，匪軍並無損失，因我軍畏怯也。」（語見上引書。此兩次戰事實況並見天爵致「二南」私函，載李圭：「金陵兵事彙略」，另參考他官書）

其時，廣東高州教徒凌十八，劉八，與魏超成聯軍萬餘人遠道赴義，正在中途分兵圍攻鬱林州及博白。見前文）武宣之太平軍聞訊，派兵往接應，欲由舊縣墟之江口渡江。如計劃實現，兩部聯合起來，勢力愈大矣。天爵知之，一面飭臬司楊彤如，總兵李能臣，王錦繡等力遏凌軍，一面令劉繼祖督水勇張釗等匪艇扼守江面，先據險要防守五渡口，力阻敵軍渡江之企圖。初十日，太平軍闖渡者傷亡數十人，乃轉欲明攻舊縣江口而暗攻勒馬，亦不克，又死二十餘人。天塹終莫飛渡，會師計劃乃不成功。此則清軍利用降賊水師之優勢所致，蓋清廷所謂「以毒攻毒」，「以賊攻賊」之勝算也。但是役，周向總部「未遣一人作戰。黔兵亦只在山上觀望」。而天爵則云；「此等水勇，力行守衛五渡口，屢立奇功，而向榮則妒忌甚，聽讒言而惡之，但水勇之戰績優於正兵」云。（語見致「二南」函，敍事參考「桂平縣志」）計自太平軍起事四個月以來，官軍之稍得勝利者，除江口兩路敗後堅守營壘他却攻軍外，惟此次小捷識耳。而其內部「不和」之象早已露出矣。

天爵於此時（元年四月）入奏云；「現觀賊情形勢，惟韋政，洪大泉，馮雲山，楊秀清，胡以光，曾三（玉）秀，頭目數十人，而洪大泉，馮雲山爲之最」。可見清軍前方將帥至是猶未了了於敵軍之內容，甚至不知其元首爲洪秀全，但在他方面又可見太平軍中已有洪大全（誤作泉）其人矣。自三月中以至四月中．無戰事，蓋太平軍已被膠着，復困于重圍，而「官兵怯於武宣，畏賊不敢進」也。（見「粵氛紀事」）

時，太平軍勢力所到之地，由紫荊山西南之雙髻嶺豬惡峽以至東鄉，莫村，三里及稍北一帶，東西七十里，紮營於村墟六七十處。地勢多複山重嶺，險要可守。軍需，糧秣之補充亦足，所缺之者惟食鹽與硝（製火藥用）耳。周撫乘機飭間諜暗運毒鹽，想有中毒者，但於大軍無損也。天王等駐蹕東鄉。在此間，曾頒布天父及耶穌諭旨各一道以儆軍心而申軍令。其一、於三月十四日發出，大旨不外要衆「認得眞天父

天兄……認得爾主上與，……：他出一言是天命，爾等要遵。爾等要眞心扶主顧王。……若不聽主顧王，個個都難逃命」。這想是楊秀清傳言者。其二、於三月十八日發出，旨在申明紀律，「要守天條。要遵命令。要和儺兄弟。……要修好練正，不得入村搜人家物。打仗不得臨陣退縮。有銀錢須要認得破，不可分爾我。更要同心同力同打江山，認實天堂路來跑。目下苦楚些，後來自有高壽也。……」這是蕭朝貴傳出者。由此兩道諭旨，可以看見太平軍精神生命的眞際——宗教化的政治與嚴明的紀律，此實全軍偉大力量之源，亦無怪官軍之非其敵也。天爵於此時致「二南」書論及敵人軍勢，一則稱爲「如虎兕出柙」，再則謂「又吃迷藥，受創不知」，此言太平軍在宗教狂熱下作戰雖受傷猶進戰也。復言「此人爲軍師，（或誤指洪大全）軍令：死一隊捷則一隊全斬。又飲以藥水，其剽忽不及闖獻而深沉過之。綜觀所有大帥，無與敵者。嘻，莫非氣數也！」語出身當其衝的敵軍主帥之口，益足以確證太平軍之優越矣。（二諭旨見「太平天國史料」）

周向等既明知敵我雙方強弱之點，由是放棄攻勢戰略，而轉用「坐戰之法」，以應付當前環境。其法即是「以守爲攻，立一拒敵大營，下設炮眼兩座，彼日環攻，我日環打。……四面皆厚墻深壕，死即同死，生則俱生，蓋師淮陰背水之遺意也。」（見周致二南書）清廷亦深許此方略，故降諭云：「此時兵力不足，則宜專理坐戰之法。力有餘則連營倡進。總以大圍收成小圍，步步偪緊，使之步步縮歸，其至計要在驅諸羅綠洞（在三江墟之西紫荊之南）聚而殲之。若猝然擊之，縱獲勝仗，必有竄逸。逆匪現在暗中四面分竄，恐成流賊之勢。是一戰之功小，致賊四出之罪大也。賊情不在速戰，而在困守。我兵靜以待動，以逸待勞，庶軍心和而士氣固矣」。（見「欽定方略」）

在軍事學的理論上，「坐戰之法」固是勝算。後來曾、左、李輩之所以覆滅太平天國，亦得力於長圍坐戰之法以消滅割據一方之「叛黨」。然而此戰略之成功亦有賴各種適當條件之配合，例如：坐戰施圍者，兵力足否？號令行否？「軍心和」否？「士氣固」否？是先決的基本條件也。今當研究清軍之內幕。

【注釋】四月初十日，候補知府張敬修因剿匪有功，以道員陞用，旋實授潯州府知府，繼又陞右江道，後陞按察使。

在這期間，廣東賊首馮子材受撫投誠，爲壯勇頭目，在高州助攻淩十八一軍。後入桂追擊太平軍至南京。累功官至提督，成爲名將。至光緒間，於援越抗法之役，任統帥，屢敗法軍，大張國威，有「民族英雄」之稱。據柳江張延顯：「見聞錄」—叙其出身云，子材爲粤欽州人，父母早亡，欲經商而缺資本，欲爲工而無僱主，復因賭敗，數日無食，乃行竊。一次，因偷雞被捕，被毒打。幸得陳某爲其贖項，乃得釋，即勸其投効軍營，爲國致力，並給予旅費。不料誤投匪首黃廣泗招匪之處，乃陷賊黨中。子材以英勇昭著，武藝高強，得爲先鋒，所向無敵，威名震遐邇。尋悔悟，自行率部投降于高州鎮福興。廣泗追之，反爲所敗。從征高州，後被徐廣縉調入桂攻太平軍，任五營統領，爲先鋒。以其在此時投誠，故插敍于此。（柳州采訪所錄）

三三　清軍之陣容

在數量方面，清軍陣綫內可得萬餘人。各部皆由各方徵調前來湊合成軍者。分列如下：

省城原有劣弱兵丁八九百名，未赴前敵；

向榮的楚軍鎮筸兵二千名，在武宣前綫；

李能臣的滇軍二千名，方在鬱林州；

王錦繡部兵若干名，在鬱林；

周鳳歧的黔軍二千二百名，在武宣；
秦定三的黔軍若干名，在武宣；（千人以上）
張敬修的東勇與褚汝航的福勇共千餘名，在武宣；
周天爵自募的親軍二百名，在武宣；
劉繼祖的水勇張釗部七百名，在武宣江面；
陳瑞芝的壯勇六百名，在武宣；
另有降賊陶昌培所部千數百名，在武宣；
本地官紳兵勇，團練，及傜營，若干名。

至以實質論，全部兵勇，實如枯朽，作戰力極薄弱。緣當時的正規軍皆綠營兵，久已腐化至極，無訓練，無紀律，無鬥志，畏怯無勇，貪婪殘暴，騷擾百姓，到處常見；作戰攻敵，實不堪用。重以各部分由各省各鎮臨時抽調而來，訓練紀律各不一致，意志精神尤不統一，而對清廷所簡之統帥則不尊其威權，不受其約束，並不遵其命令，即爲帥者亦莫奈其何。至於壯勇，則於正兵而外，分頭招募，是爲傭卒，或爲閩人（福勇），或爲粵人（東勇、潮（州）勇），或爲本土人，或爲傜人，各自成單位而由文官統率，類皆缺訓練，無勇氣，且好利滋事，常作私鬥，擾民尤甚。此外則爲匪軍降賊，更無紀律與訓練，雖作戰有時頗爲得力，但又因遭向等正規軍之妒忌，亦氣餒而無鬥志矣。由是以觀，清軍之數，雖逾萬人，而實則烏合之象，爲敗之師；其戰鬥力至爲薄弱殊不能用，可想而知。

若以各部個別分析，則擁有雄兵猛將且素著戰功者，當推向榮之楚軍爲首屈一指。這一支兵，初到桂時作戰頗爲勇猛，如剿匪橫州，進攻江口，皆肯賣力氣，但曾無幾時，上下離心離德，不肯力戰了。據官書所載，其所以致軍心攜貳之由，蓋有兩端。（一）初來時，每打勝仗即犒賞兵士每人銀一兩；自李星沅任事後，以難以爲繼，減作三錢，全軍譁然鼓噪起來，誓不肯再出力；後復改爲一兩，而兵心已渙，竟難復

搪了。此其一。（二）向榮不避嫌疑，曾奏保及私袒其子繼雄，「以至楚兵離心，自挽無術，故遇事推諉」。此其二。（統見「東華續錄」）由此可見楚軍全部軍心已渙，士氣已隳，全不可用矣。

其次，滇黔諸軍亦因提督向榮統率無方之故，軍心攜貳，士氣盡喪。據周天爵云：「向榮本有能幹，但爲人不公心，而且太狹隘，掩人之美而獨揚己功，與貴兵皆惡之。」（致鄂督函）況黔軍經屢敗之餘，早已氣衰力竭，恇怯如鼠，不敢再戰。是又不可用明矣。故天爵再痛夫言之云：「賊愈戰愈多，而我兵則愈怯，實無法可以剿滅之。賊兇悍有力，非烏合之象。彼方紀律嚴明，而我軍則毫無紀律，退易進難，雖屢加勸諭而孱弱畏葸如故也。吾屢次上陣，其他各路官軍亦同樣無用。惟賴廣東派兵及鄂省速派二萬大軍來援耳」。（同前函）身爲副帥，督師前方，而眼見軍風紀如此其壞，無怪其牢騷滿腹與苦悶滿腔了。

又：來幾即奉調入桂會剿之廣州副都統烏蘭泰，有奏疏指陳此時在桂官軍之腐敗情形云：「與英人交戰失敗，大有影響于官軍，至今未能恢復，故臨陣退縮爲慣例，放棄防地爲常事。奴才早聞此而初猶未敢置信。及今親臨戰場，親見實情，乃深以爲憂。軍隊作戰之所最忌者，我軍皆有之，甚至不聽命令自由行動。……提督臣向榮，總兵臣秦定三，及奴才三人，欲在一處紮營，而軍隊則自行拔營開赴象州，故向榮言『如隊伍不聽命令一至於此，吾惟有死而已』。然雖焦急亦莫奈之何，惟有另行擇地紮營而已。更聞前於交戰時，各軍毫無紀律，絕不聽號令，一聞敵方槍聲即震懼莫名；如有一二受傷，則全軍思退」。（見密陀士上引書頁一六〇——一六一英譯）此文件更能將當時官軍真相繪影繪聲的描寫出來。而清廷諭旨亦有云：「提鎮賣缺肥己，參遊都司扣餉虐兵，府廳州縣縱盜殃民」。（見「欽定方略」）軍隊并及政治之澈底腐化，和盤托出矣。

驅此等怯懦、畏葸、氣餒、心離、腐化、并訓練、紀律、與作戰目的而俱無之烏合的傭傭的兵勇，以當氣盛膽壯，飽受宗教的，精神的，道德的與軍事的訓練，紀律嚴明，組織完密，號令嚴肅，視死如歸，

全體一心一德同爲一個革命大宗旨而作殊死戰之幾萬衆天軍聖兵，勝負之數，不卜可決矣。

以上僅言兵士方面之窳敗情形。至於最高統帥部之弊病與黑暗，尤爲顯著。復分述之。

第一、將帥不和。「是時，各營將士皆不和，而專閫專圻亦各存意見，不能相合」。（見「粵氛紀事」）向榮與周天爵秦定三不和，周天爵與秦定三不和，李星沅與向榮周天爵不和，皆互相攻訐推諉，見諸公牘者。（茲不一一贅錄）是將與將，將與帥，並帥與帥皆不和也。而尤爲軍事發展之阻力者，則李周兩帥不相能一事。曾在公文上發生磨擦者至少有二點。其一，周見三省之兵，持久而困，欲請調北方勁旅萬人南來助戰，而李則以南北異宜，馳書阻止之。其次，周駐武宣際，李商請移節潯州而檄臬司楊彤如赴武宣近受籌策（時楊方在鬱林指揮攻淩軍事），而周反對。嗣後，彼此鬥氣稱病，各萌退志 且互相攻訐，致軍事進行益爲不利。據天爵自言．「吾人之餉將絕，兵力又單薄，將官不和，事權不一」。（見致鄂督函）後繼之督師賽尚阿奏云：「伏查粵西軍務大局，實由將帥各執己見，賞罰既不相謀，功罪何由得當？」是故欽差大臣李星沅「見武宣之勢日劇，而中制之出多門，乃與撫軍會銜請欽派重臣統領以一事權」。清廷亦漸知桂局弊病，乃寄諭云：「總因主帥各執意見，兵將解體，觀望推諉，老師靡餉，坐失事機，亦悞爾諸臣之罪。得失利害，諒該大臣等自能熟爲籌畫也」。（上引語統見「東華續錄」）嗚呼！在全軍之下層兵無鬥志，士各離心，人懷餒氣，巳如上言，而上層則將帥不和，無一合作者，以此等兵將而對抗上下一心，精誠團結，誓共生死去扶主、殺妖、打江山之太平軍，其何有濟耶？語曰：「師克在和」。今之哲人曰：「勢力之源在團結」。信哉信哉！

第二，統帥的人格及領袖資格，各亦大有問題。

先言向榮。其人本是久歷戎行曾立大功之驍將，但立心不公，器度狹隘，誇己嫉能，妒功掠美，自然不能和上睦下，故僨事者屢屢。與其同時的龍啓瑞之「紀事詩」有句曰：「蜀將有向寵。因捷入粵疆。提兵西北來。謂宜搖其吭。鎮畏非子儀。雄略非武襄」。并注云：「向，矜己淩人，與雲貴諸鎮將及都統烏

闒茸不和，復不用鄉兵引導，故屢及於敗」。可見公論。（按：不用鄉導事，初時或然，後則不常爾）淸廷念其肯捨身沙場，屢奏膚公，而大將難得，雖知其弊端百出，終不得不倚爲干城，賴其効死力，其後屢革屢起，蓋由此也。

至周天爵之爲人，據賽尙阿云：「周，人本戇直，惟多率意而行，毫無區別之處，衆心益難傾服，辦理更覺掣肘」。又：其「爲人居心本直，惟性强耳軟，精神不及。其子周光岳，從中干預，致失人心」。再：「忠直有餘，馭衆乏術」。（統見奏報。況澄鈔本之「獨秀峯題壁」詩有注：「敬修制軍肯身先士卒然看之粗暴。」又據陳繼聰謂其「生平爲學，篤信姚江王文成公良知之說，最嚴義利之辨，而天性尤剛正，自縣令官至開府，爲政尙猛，惟以鋤强去莠爲務」。（見「忠義紀聞錄」周傳）再據未幾膺任廣西臬司而參與軍事之姚瑩云：「周公忠毅果決，出于天性，而過于急暴，每有所聞，未加審察，而輕喜易怒，往往舉發錯誤，事後知之必悔，悔則自責而謝過，明日復然，是以人懷恐懼，陽奉陰違，莫肯出力；憤兵將之不用命，則益怒，嚴參示威，而衆心愈益不服」。（見所著「中復堂遺稿」卷二）夫以年近八旬之老人，個性蠻强偏執已如此，所學全爲主觀主義的理學又如彼，（謂姚江學說）直以其爲當時淸帝所最寵信之師相大學士杜受田所保舉之人，（見李元度：「先正事略」周傳。傳說：奕詝爲皇子時由於杜師傅暗授巧計使博父皇歡因得襲位，故遂殊寵。）——靠山如是其强固，彼必更有所恃而無恐，則其一意孤行，不能和衆，尤不甘居于年少官卑舉措不滿之李星沅之下，亦在意中事也。淸廷後亦知之，故一俟繼任負責得人即令其引疾歸鄉，一面嘉其忠直，一面保其老命，一面全其名位，當然是杜受田在上從中關照，故淸帝「愛屋及烏」特施恩澤也。

再論李星沅，其才德平庸，尤不孚最高統帥之重任矣。在其時人之毁之者，則謂其「情性乖張，黷賄無厭，平素不孚衆望，到粵後擁兵自衞，縱賊不擊，日事酣醉，復妄自尊大，苛責儀節，將士離心，」及「以貪酷暴戾之資　驟膺重寄，叱罵鎭將，鞭撻員弁，午後即沉湎偃臥，不見一人，遂至士卒離心」。）

見「盾鼻隨聞錄」）周天爵亦謂：「其爲人力祖鄭夢白（祖深），一切奮鬪生事之人皆出其手，於是一省之貪劣皆書，一省之士民皆懼，而我成一贅疣，而反冒巡撫之名」。（見致二侑書）周又指責其計劃不週，調度失宜，一則曰：「紫荊山旣無我軍，李大臣以此地不值得注意。」再則曰：「李大臣以杯水救車薪，且又常常調動隊伍，軍士畏行多路」。而結論則以爲廣西大局之一壞至此「皆李星沅一人之過，彼不遑他務，惟事空談」云。（致鄂督函）以上兩家之月旦容或有偏私之嫌，惟未幾李歿于軍中之後，清帝作「盼信」詩二首，次句云：「回思庸臣心可寒」，「庸臣」蓋指鄭李二人，並附注謂李「推諉粉飾」。又關于其身後飾終種切，評論亦無佳語，可作蓋棺定論，如賜祭時，屢諭云：「調度失宜」，「籌畫失宜，功過不能相掩。」吾人以事實爲評論之權衡，之標準，則姑無論其操行與品性爲何若，但以書生出任統兵大帥，正大局垂危，強敵當前，軍事棘手之秋，其無法無力以維持大局，徒尚空談而無實際，不足勝任，無功爲罪，可斷言概。龍啓瑞「紀事詩」有句云：「長沙本書生。（李）齊帥尤老傖。（周）跋扈與乖崖。調劑難爲雙」。以當代有識之第三者之評語如此，亦可見公道自在人心矣。

這就是武宣戰場上兩軍相對的陣容了。自三月中至四月中，整個月間，戰事停頓。在膠着圍困中的太平軍，雖質與量均佔優勢，亦亟須尋謀出路，故日夜伺機衝出重圍。在清軍方面，則戰鬥力與士氣全無振作自難取主動攻勢，惟泥守「坐戰之法」，與敵相持而已。李周特却飾辭上奏，謂如何如何定計圍困聚殲，其實一籌莫展，兩兩焦急萬分。天爵督師前方，親歷戎行，明知兵力單薄而孱弱，毫不濟事，乃奏請調廣州左副都統烏蘭泰率勁旅西上助戰。清廷如議，烏遂于四月初二日啣帮辦軍務名義馳抵武宣，與周向等軍會師，并協商進攻計劃。烏蘭泰，字遠芳，滿州正黃旗人，軍功出身，從征回部有功，累官今職。其爲人「忠勇過人，果敢善戰」，（見「盾鼻隨聞錄」）惟短于謀略，又剛愎自用，更以身爲滿洲大將，受皇室特殊知遇，自不無驕橫之氣，與人落落難合；故抵桂之後，雖帶有生力援軍前來，一增官軍之聲勢，顧不旋踵間，又與向榮及其他將帥發生意見，不能合作，致影響軍事匪輕。

時，清廷已洞悉前方將帥不和，軍隊作戰不力，致師老彌功，又閱李星沅請簡派重臣總統軍政以期統一事權之奏，無異是消極告退之表示，惟又格于路遙，未便卽行易帥以免前方軍事停頓，或將帥觀望，使敵寇有進攻之機，乃于三月間先派大學士賽尙阿，以專任防堵事宜爲名，出京赴湘，而密令其由湘疾趨廣西督師，復從各省徵調重兵歸其指揮，派都統巴清德，副都統右翼總兵達洪阿，侍衞開隆阿，天津鎭總兵長瑞，凉州鎭總兵長壽等滿員爲將，又撥火器營烏蘭都等京兵二百名隨行，另有官佐守存，聯芳等十餘人。至軍費一項，則由內庫及戶部各撥銀百萬兩，江南鹽庫六十萬兩，繼又由粵海關準備軍餉百萬兩聽其取用。四月初九日，賽陛辭出京，清帝特賜遏必隆刀以壯其行，并授予節制全省文武官吏之特權，儀式隆重，威權異常，足見清廷期許與倚畀之殷。而此次所調之將帥幾全是滿人，又可見清廷之不信賴漢人矣。在途間，清廷復明令其趕速入桂接欽差大臣關防，而令李星沅回湘。時，賽已由各省調集大兵數達萬五千人強，猶復繼續徵調，使陸續赴桂。既接奉二次廷諭，遂率先頭部隊四千五百人遄程入桂。（上見官書并參用「湘軍記」）賽尙阿爲滿洲權臣，歷受清廷殊恩，此次以首揆之資出總師干，名望威權，一時無兩。其人亦肯負責，獨以其既非軍事長才，又不熟地方情形，加以僉任包圍左右，隨員等乘機舞弊，大失人心，卒至使命無成，且身敗名裂。故「盾鼻隨聞錄」有評語云：賽「操守廉潔，遇事謹愼。……因久任京秩，未識外省情形，軍務尤不甚諳練」，而「獨秀峯題壁」詩亦譏其「絕無豹略誅蠻寇。空有鴉軍振鼓旗。（指其多帶楚軍）如此大權歸獨攬。寶刀何日靖邊陲」。至龍啓瑞之「紀事詩」則謂其「既少司馬法。又非調和良。譬之麟與鳳。焉能獨不祥」。陳繼聰則謂「帥，素有賢望，而疏于戎略，不能馭將，左右又無正人，兵事日大壞。」（見「忠義紀聞錄」鄒鳴鶴傳）其人之資格如此，則能不僨事者幾希矣。清廷用不諳武略之人爲統帥，誠計之失者也。大抵當時自嘉道以還，承平日久，不見大規模的兵事者數十年，內而朝中卿相，外而各省督撫，類皆翰苑出身，書生當國，風雅是尙，粉飾昇平，寖成風氣，于治道武略全不講求者，若梁章鉅，鄭祖琛，賽尙阿，李星沅，鄒鳴鶴，以及後來繼續失敗之徐廣縉，陸建瀛，吳承鑑等輩，皆其儔也

。至江、曾、胡、左、李、駱、等後起之秀，則又爲風氣已轉的新時代之產兒矣。

賽尚阿遲至六月始抵廣西，而李星沅先于四月十二日卒于武宣軍次矣。先是，星沅以前方軍事毫無進展，而清廷則督責甚切，乃于四月初四日由柳州移營赴武宣，就近鎮撫及督率。（據云扶疾而去）俟見大勢不佳，全局危殆，嘗對周、向、烏等云：「此賊非賊前諸公可了」，（見陳康祺：「燕下鄉脞錄」）亦可見其對軍事勝利絕望之情矣。十一日以欽差大臣關防交周天爵暫用，十二日卒于軍中。（或云病歿，或云「自盡」，看下文注釋）清廷對於李之勞師糜餉，（動員萬餘人，撥餉百餘萬）而毫無功績，本甚不滿，曾屢下嚴命責備。其後，清帝賦詩且明指爲「庸臣」。徒以其畢竟「歿于王事」，亦算「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乃循例，很勉強的——予以飾終之典，以資獎勸。故曾經改撰而頒賜之祭文有云：「籌畫失宜，功過不能相掩。惟念致身王事，爰稽卹典于春官」。御賜碑文則云：「何意早綏出甲，遂數月而莫報捷書。及乎再議濟師，無幾時而遂來遺疏。雖失運籌乎帷幄，未靖妖氛。究爲致命於邊疆，堪憐勞勩」。（見「李文恭公傳誌碑銘」）余嘗評論曰：「李氏一生操行，人格，及作戰功罪如何，姑不具論，即其在一個絕對無可能的環境中而肯以一死殉職，足見其究不失爲一個有見識，有血性，有氣概的眞漢子，值得人相當的欽佩，而其遭遇之困躬尤足惹起吾人之憐憫」。自謂爲公允的和同情的月旦。（見「太平天國雜記」附錄之末頁）

清廷既命賽尚阿接欽差大臣關防以代李星沅，而實際上在李死後而賽未到桂以前仍暫由周監用關防，即代帥也。清廷旋又命周天爵專任帮辦軍務，而另簡鄒鳴鶴爲廣西巡撫。鳴鶴，字鍾泉，江蘇無錫人，進士出身。清帝「盼捷」詩有「嘉爾賽鄒才濟忠」句，其初固亦倚畀甚殷者。至向榮，烏蘭泰軍職仍舊貫，殆副帥也。此爲當時清方文武大員更換之情形。

【注釋】關于李星沅之死

李星沅之死，本來在歷史上並非重要的一回事，因爲如果他不死於此時，不久亦將卸職回籍，由賽尙阿接任，以後軍情還是一樣的。然而在年前却因此事而惹起我與李氏玄孫青厓君打了一場洋洋幾萬言歷時兩年餘的筆墨官司。及今回憶，猶有相當的興趣。

緣我初在「人間世」發表之「獨秀峯題壁」詩按語中，曾引用「盾鼻隨聞錄」一句注語，謂「李畏罪吞金」而死。青厓君以爲厚誣其先德，先與我往返面談，後又通訊研究，辯論數次。其時，我以星沅在當時爲事實與環境所迫，（見上文）欲進，欲退，欲守，欲卸責，俱無可能；于是以憂，以憤，以懼，以畏罪，乃迫而自盡殉職，藉免受罪，而存晚節，故結論，「以爲自盡之說比之病卒之說較爲可信」。我又引出與李氏有親戚關繫之「驢背逸民」所著「流廬筆記」述李氏死事，謂「賊勢已熾，公以憂憤卒軍中」。又謂李早年曾有乩仙預判其終身有「蒼梧凜節」一語；（此乩語亦見諸李元度之「先正事略」李傳）若聯合起來讀，便是「李星沅以憂以憤盡節于蒼梧之間賊勢已熾之時」，此大足爲「自盡」說之佐證，蓋盡節實含蓄自盡殉節之義也。（見「太平天國雜記」卷末附錄）

其後，青厓君有萬言辯辭發表于「人言周刊」（一卷，四一，四二期），對于其先人之人格問題，罪愆問題，及自盡問題，皆翻覆辯護，並親眎余星沅次子概—即當時隨任送終者—所述其父病狀及去世情形之原函，爲其病歿之文件證。

現在再爲檢討全案：照青厓君所提出之三問題，余之論斷約言如下：（一）從歷史家立場看來，李氏個人人格之臧否賢不肖，實絕無興味，所具的一些興味只是因其人格至與史蹟有關者—如影響到領袖（統帥）資格—如斯而已。李氏爲人如何，證諸當時公私的紀載及史實的後效，如本書上下文所述，早有定評，自不能輕易一筆抹煞以爲全是詆揑，茲無煩贅言。（二）李氏的功罪問題，亦有事實證明及當時公私評論，尤其是清廷的種種表示；是非自有公論，不能隻手掩盡天下後世的耳目，我們斷不至冤枉了他。（三）至于他究竟是病歿，抑是「自盡」，自得見李概之遺函後—我相信這是眞的原函—我以

爲病歿之說似乎又多一點證據。但嚴格的從考據的立場而言，此函亦有「爲親者諱」之嫌，其價値殆等于「李文恭公傳誌碑銘」一本中所載之「行述」與「家傳」之詳述其死狀的文字耳。似此，則「懸案」仍是未能斷定的懸案。不過，李星沅于咸豐元年四月十二日死于武宣軍次——這是歷史的事實。至其究竟如何死法，則對于歷史家並無興味，亦無重大關繫，只是其後人以先德關繫故特別重視之耳。（如後來之欽差大臣和春，因江南大營被攻破全軍潰散而自盡，但却以嘔血死奏聞，終得卹典，是畏罪自盡之後例。見蕭盛遠：「江南大營軍事紀略」未刊稿）其實，在歷史立場，此問題不値得再事討論及研究。既是如此，即接受李概的遺書爲眞憑實據，兼相信「眉鼻隨聞錄」著者汪堃因修私怨而藉此以攻訐何紹基以致涉連其親家李星沅（何以女嫁李長子），乃故誣其「畏罪吞金而死」，亦對于歷史的判斷了無關繫，可斷言也。至此一懸案則仍有待于將來多得眞憑實據，方可斷定耳。

三四　突圍至象州

四月十四日，太平軍乘清軍主帥身亡軍心動搖之機，連夜突圍而出，毫無阻碍，直趨東北而進入象州境。越二日，清軍始知之。代帥周天爵急行檄調兵將從後追擊，但黔軍秦定三，周鳳岐並不接應。後有勉強開拔者，略事敷衍，旋即退回。而楚軍向榮，博春，和春等已不戰逾月矣。故太平軍得整師通過廟旺而逸出重圍。官軍將帥數月來的「坐戰之法」於是完全失敗了。清廷得奏，大爲震怒，諭云：「此次賊匪竄逸，咎在主將不和，以致將弁觀望」，可謂一語中的。因此各高級負責人均獲嚴重之處分，周革去總督銜並着毋庸暫署欽差大臣及辦理軍務，而令其回省暫署巡撫；向與秦皆拔去花翎；三人幷皆交部議處；獨李星沅以事前身死，烏蘭泰又因初到，皆免追究。

太平軍入象州境，因州城已有周天爵先行派出之楚勇僱勇駐防，而各要隘亦有李星沅生前派出之黔兵

扼守，乃不事輕進，惟于中平立大本營，而以百丈，新寨爲犄角，憑險固守。官軍由武宣陸續開往象州，分地紮營，各以忙于布置新陣地不敢進攻。二十七日，太平軍乘烏軍不備，先取攻勢，由龍村，馬鞍山分七路攻擊。黔軍以大炮轟之，斃數十人，乃退。

至五月初旬，周，向，烏等已定下諸路圍攻的計劃。(一)西北路，由烏蘭泰率領秦定三，周鳳岐，重綸等黔軍三鎮兵，從羅秀南下，紮獨鰲山南之梁山村，距中平四五里。(二)東北路，由向榮率博春，和春等楚軍，從桐木至界嶺，駐中平之東。(三)東南路，由周天爵自將新到之雲南昭通鎮總兵經文岱及署右江道張敬修等，各率兵勇分紮寺村，廟旺，皆不出十里內外。(四)此外，另行札飭劉繼祖之水勇張釗等防守運江西路，及舉人韋仁元率備勇守大樟南路。各路將領相約互救合擊，計劃週密，無可訾議。

太平軍既探知清軍偪近，欲于其安營未定時，以逸攻勞，一鼓作氣而擊潰之，故先取攻勢。中平附近之馬鞍山後有河流，河西山頭已滿布官兵。初九日，太平軍即從河西出隊數百人，繼出數千人，滿山滿谷，進偪烏軍大營。烏令黔軍三鎮兵堅守，而自行將兵出戰。太平軍渡河後，直撲威甯鎮營，三鎮合力抵禦。太平軍炮子如雨下，互有勝負。一次，官軍追擊，渡河中計，被殺死或溺死者二百餘人。十一日，烏軍大敗，陣亡官員十五人及官兵二百餘人。威甯鎮兵恇怯潰退。太平軍以極少數擊退其千人。(見「欽定方略」)十三日，烏又親自將兵渡河進攻，仍不能獲勝。

東北路，太平軍于二十六日出隊四五千人，由中平東向，猛撲向榮大營。榮竭力抵禦，小勝，即以「一日之間，三戰三捷」上奏矣。至在南路，周天爵親率經，張兩部，及張釗水勇與另一降賊陶昌培部，合兵進攻百丈。兵勇見敵即潰退，無功而還。此五月間象州之役三路戰況之大概也。此次，清軍有協同而縝密的計劃，雖無殊功而士氣稍振矣。夏燮又論曰：「此一役也，將弁齊心，士卒用命，故能有進無退，審敗不亡，此用兵以來，此其節制之有紀律者也。」其書亦不免誇張失實之處，然此一戰比前較爲差強人意之舉。(詳見「粵氛紀事」)

太平軍與官軍對壘多時，作戰勝多敗少，殊佔優勢，蓋以「官兵圍剿尚未得手，而兵已久疲，又不能和睦，羣情渙散，故未見有功。（見姚瑩：「中復堂遺稿」）惟因久陷重圍，軍實缺之，「鉛彈稀少，至有用銅錢者」。（見「欽定方略」）而前進之路皆有重兵攔截，越過不易，及聞賽尚阿率雄兵猛將行將抵桂，于是又急行改變戰略，決再由山間小路退回桂平之紫荊山內外一帶，徐圖別策。六月初四日，全軍自中平撤退。初七，初八，初九諸日，經小林大林，并無官兵防守，乃翻山越嶺，分走小路，復回東鄉，先守舊營，旋沿來路，攀登豬嵬峽而退。向榮督帶勇追趕，策馬當先。太平軍後隊回攻，以槍擊之，中其坐騎。榮墜馬下，守備蔡應龍亟以己馬代駕，乃得脫險。太平軍全部卒安全退回紫荊，金田，新墟，莫村等地，而留兵防守豬嵬峽，雙髻山，風門坳後路諸險要，堅守不出。計在武宣，象州，又招致前未入伍之拜上帝會教徒不少，實力愈充矣。（見「忠王供辭」）向榮由杲郎從紫荊後路，步步緊逼，俟機進取。而烏蘭泰等軍則固由紫荊前路迎頭兜截，乃繞道追至潯江西岸，營焉。（見「粵氛紀事」及其他）

【註釋】忠王供辭有謂「天王到金田之後，移營上武宣，東鄉三里，招齊拜上帝之人，招齊武鄉之人，又上象州，齊[illegible]上[illegible]之人馬，仍返金田新墟屯紮數月」。此實述上兩節所敍由江口墟進至武宣，象州，而後回桂平之行動，不過時李秀成尚未入伍，故未知實情，以為徒向各地招齊教徒耳。

又：「桂平縣志」載此：清廷查究教徒肇事禍根，將巳革潯州府知府顧元愷，桂平縣知縣王烈，及大湟江巡檢王基，一體拿問治罪，以其姑息養奸，兼釋放已被捕繫獄之馮雲山，致釀大禍也。以其事無大關繫，故不編入正文，惟附志于此備考。顧元愷，字杏樓，蘇州人，被革回籍後，奉旨拏問，其家人却以已死奏聞，僅抄沒家產了事。此據顧頡剛教授言。

據柳州張延禧丈述辭云：賽尚阿率滿洲索倫兵三千來武宣一帶作戰。在某一役戰敗後，羣向田間亂跑。不料該處禾田面上泥乾，底則皆濕，滿兵插足其中，深不能拔，羣在泥中下跪，高呼「王爺饒命

山。這一陣被殺者四五百人，而全部滿兵陸續陣亡者共二千餘人。惟此軍從何而來，究在何地作戰，則未指實。考此時賽尚未到桂，而武象一帶亦無滿兵作戰事，或則下節新墟一帶之戰況也。以原述在武宣故附志于此●

張丈又言，咸豐元年二月，始有潮勇三千人來桂助戰。各勇以紅綠絲線斤餘結辮，而盤于項上，用避刀傷。上官懸賞：斬賊一首級者賞銀五十兩。潮勇與太平軍血肉相搏，扭成一團，不能分解。潮勇乃以口咬五寸長之小刀，向敵面上撲擦。太平軍不敵，卒為所敗，斬五百餘級報功邀賞，故潮勇作戰勝于正兵。自是官軍乃多招勇，而創立「某字營」之名目云。并志于此，足供參考。

據金田傳說：太平軍象州退師時，亦用奇計：先捉羣羊，於夜間退師之前，縛置鼓邊，使其以角擊鼓，鼓聲達旦，清軍乃不敢追云。

三五　紫荊山麓之殲滅戰

六月初五日，賽尚阿統率兵將數千人抵桂林。其時，鄒鳴鶴已接巡撫任，而周天爵則奉諭入京，卸職後即離桂。由是賽尚阿總攬大權於一身，毫無掣肘之患，乃暫行駐節桂林，調度布置。賽在一方面，調兵，募勇，等候後隊援兵開到，密籌全盤計劃，決定八路攻勢，原擬俟酷暑過後，即切實施行。同時又令鄒撫督同在籍大紳朱琦，（號伯韓，臨桂人，出身翰苑，曾任監察御史，以疾歸）龍啟瑞，（號翰臣，臨桂人，道光廿一年辛丑狀元）及其他紳士分在各城邑興辦團練以厚實力。惟在前方，則烏，向等大軍已與太平軍周旋于紫荊山區以至山麓之外。賽亦派都統達洪阿，巴清德，侍衛阿隆阿等率生力軍赴援，使得相機進攻。計是時在新統帥指揮下之兵力，合先後所調來之各省正兵及就地添募之各部壯勇，共有三萬餘人，而本地團練之助戰者猶未計也。其由後方被調入桂仍在中途者有湖南提督余萬清，四川總兵劉長清，及其

他滿洲鎮將各部。

在紫荊山麓的大戰場，首先與太平軍接觸者，厥維桂平縣令李孟羣所率之香勇。（即香山勇）緣太平軍既安全退入紫荊以至新墟一帶大平原，分紮各村莊。一方面以後隊緊守後路門戶，而前隊則並不停頓，向南銳進，趁武宣官軍尚未趕到之前，謀搶渡武靖江（大湟江南支流）而疾趨桂平縣，由是則或之東或之西，俱可得出路矣。十一日，前鋒由思盤渡口過江。詎料李孟羣率團練及武舉韋有聲所帶之香勇早已在對岸扼守。渡江之計遂被阻。翌日，按察使楊彤如，（時圍攻鬱林之凌十八已于上月敗退，故回）及潯州府知府張其翰亦率勇至此助戰。既得後援，李孟羣，韋有聲遂過江進攻莫村。太平軍右軍主將韋昌輝乘其未集，從新墟率精卒千餘人于夜間襲擊之，戰事頗烈，大敗香勇。韋有聲孔武有力，有「鐵牛」之稱，恃勇猛進，中伏陣亡。（參考官書及「桂平縣志」與傳說）

【註釋】　武靖江之戰別紀

「桂平縣志」就地采訪本邑前事，紀述此役甚詳，為他書所未載，惟采訪兩說，略有出入，并錄下方，以供參考。

太平軍「既復由象武回新墟，分屯輜重婦女于宣二里安衆村。（按：此金田西南之鄉村）六月十二日，桂平縣李孟羣，調集團練，率韋有聲所部香山勇，勦安衆軍，戰于姜里，鯛魚步。團練衝鋒，死者二三十人。洪軍稍却。香山勇繼進，團練乘之，大敗洪軍于安衆，燬其巢壘，火光燭天，諸婦抱頭大哭，人人股慄入逃。俄頃，天暴雨，練勇為洪軍包抄，徐整師退。時都統達洪阿營姜里，木邊冲高堆，烏蘭泰營思盤，雲南兵營寨塘，兩廣提標兵營紆泥嶺，——連營十餘里，顧皆閉壘作壁上觀。香山勇營思盤村旁。有聲殊勇敢欲戰，追洪軍于古程河干，傷其顱而死。」

另一傳說：「六月初十日，（按：此或十一日之誤）知縣李孟羣，率團練駐南滁，與洪軍戰，弗利。孟羣有聲憤甚，乃自率香山勇禦之。其軍以五人爲伍，護以鎗矛籐牌，發必命中。十二日，戰於鯽魚步，洪軍大敗。安衆一帶，皆逃竄。追奔至盤龍嶺。風雨大作，官軍乃止。洪軍之彩村，潦大弗得渡。官軍亦阻雨弗能追。二十九日，有聲隨都統烏蘭泰駐營思盤，距洪軍十餘里，中隔滁水河（即武靖江），乃伐竹爲橋以濟師。由馬占進兵鷓鴣社，攻莫村老營。日將入，洪軍始出戰。官軍復敗之，逼巢轟擊。洪軍婦女皆哭，將遁矣。乃以日晡遽收兵回。七月某日，有聲以莫村竹箐深密，由鷓鴣進攻，恐難得手，乃請由彩村攻新墟，以大軍駐武靖高峯嶺爲援軍，攻莫村。有聲渡彩村江，至王謨，逼攻墟旁。洪軍幾弗支，而高嶺兵弗敢進　洪軍轉以一股由莫村西上，橫衝官軍，半伏田間。有聲爲石傷腦而死。」（按：彩村即蔡村）

在團練與香勇作戰期間，官軍協定圍攻新墟作殲滅戰之大計劃。大致烏蘭泰由前路進攻，向榮則直擣紫荆後路，各自相機進戰，以收夾擊之功。

清軍前路陣綫四面布置如下：（一）東面，以經文岱，張敬修，兩軍由馬鞍嶺、鵝公嶺、攻新墟莫村之東。（二）東南面，以李能臣，王錦繡、兩總兵等（由鬱林開到）由新羅塘，婆瑤，攻新墟之東南。另有上瑤十八村團練千餘人，開來助戰，候屈甲炮彈火箭爲號，即出羅旺過江，直撲新墟。（三）而南面，則以秦定三一軍由思盤過江，烏蘭泰自將一軍由屈甲（官書誤作護甲）涉淺過江，雙方並進，直搗新墟。（四）東北方面，鵰化山區，另以李瑞，王夢麟等新開到之援軍嚴堵古城坳，鵰化山隘口，以防竄逸。預定以廿七日爲各面一齊總攻之期。後路向軍亦約定同時進兵策應。布置可謂周密之極了。

是日，正南面烏，秦二軍，溜師渡江。既濟，秦軍伏竹園（地名）之竹林間。太平軍出戰，中伏而退。東南面，李，王，兩軍，同日進兵，至千村涉溪而過。太平軍出戰，以官軍槍砲厲害弗能敵，退回新墟

。東面，羅，張兩軍，亦同日進兵至七秀村，並以猛烈的炮火勝敵，太平軍梢戰卽退回新墟。此第一日各面戰況也。太平軍以槍炮火力不敵，退取守勢，而官軍亦不敢猛進。由是兩軍相持不下。至七月初十及十五兩日，烏軍等再有兩度進攻新墟之舉，太平軍堅守，均不克。

至在紫荊後路，向軍亦如約于六月廿七，廿八兩日由武宣進兵，至豬鬼峽懸崖，以地勢險陡，仰攻極難，殊不得手。兩軍亦在相持中。（以上見「欽定方略」及「平定粵匪紀略」。各奏報述戰事甚詳，以過于瑣細，且疑多所誇張，故不全錄）

作戰八閱月，被困數次，太平軍中自有傷亡，抑且艱苦饑疲，生活不堪，而況今又陷重圍，戰局不利，兄弟們處此窮境，當然難免有驚懼，畏怯，失望，甚或潛蓄叛離之志者。在此期間，洪楊蕭馮等於是又廣事運用宗教大力，屢次託言天父天兄下凡傳諭，申令勸告，警誡，及振作精神。如七月十三日，在莫村，天兄降凡大罵不公心，不忠心者。是夜在紫荊山茶地，天父降凡以韻語重申盡忠爲主，毋違命令，勿喪膽志之誡。又嚴令全體同心同力同向前進，切勿臨陣退縮。翌朝，再以韻語三首鼓舞忠勇精神。（全文不錄）七月廿六日在莫村，有黃以鎮犯臨陣退縮罪，乃傳天父命殺之，隨以韻語布衆示儆。全軍風紀，由是得以維持，精神由是得以重振，皆宗教之神祕力所致也。茲錄殺黃令文，以見一斑。

天父上主皇上帝殺黃以鎮曰：

黃以鎮逆令雙重。　雲中雪下罪難容。
膽敢瞞天無信德。　陣中退草兩英雄。
眞神能造山河海。　不信魂爺爲何功。
爾們衆小遵天誡。　逆同以鎮罪無窮。

被圍了一個多月，艱危比前益甚，他們亟謀冒險突圍，從山僻小路逸出。先於七月十九日，天王在茶地下詔，令全軍準備出發云：「天王詔令各軍營各衆兵將：放膽歡喜踴躍，同頂天父天兄綱常。總不用慌

；寔事皆是天父天兄排定。萬難皆是天父天兄試心。各宜真草，堅草，耐草，對緊天父天兄也。（土話即「估」意）……今據奏說，現無鹽，移營是也。又據奏說，多病傷。護持緊兄弟姊妹。一個不保齊，辱及天父天兄也。」缺乏鹽、硝、米粮，固常是太平軍之大困難也。由此一詔末語，復得見太平軍護持傷病團結互助的高尚精神，乎以一夫不保爲辱及神聖矣。（按：太平軍詔令似鄙俚可笑，但在開國戰事期間，自以通俗語言人人能讀有深入人心之效者爲宜，觀元明清各代最初期所遺文件，尤俗不可耐。吾人今日自不能以歷代太平隆盛時之高皇典麗的制誥爲標準而鄙視之。）突圍計劃：以蕭石兩主將統一個監軍，四個軍帥所部任前鋒。正軍師楊自將中軍，統一個總制，兩個軍帥所部及侍衛等護中。而以馮韋兩主將統四個軍帥押後。并申令云：「每行營爬營，各軍各營，宜間勻連絡，首尾相應，努力護持老幼男女病傷，總要個個保齊……」。由此可見其行軍之一進一退，皆合法度，悉有紀律，尤具全軍一體的精神，故有「善敗不亡」之效也。在準備移營期間，太平軍于廿五日曾派隊往劫後路向榮的軍營一次，勝之。此大概是試探行動也。（以上令文統見「太平天國史料」卷上。敍事參考官書。由上軍令可見此時全軍共有十個軍帥之編制，但人數則不足十萬耳。）

中間，清軍方面又合謀前後兩路同時進攻。烏蘭達洪阿，開隆阿，李能臣，王錦繡，秦定三，張敬修等部仍任前路，直攻新墟。向則督巴清德，長瑞，劉長清，（均後援軍）陳瑞芝，（帶勇）陶昌培，（降賊）及武宣團練統領武生劉孟三，季三兄弟等仍任後路，猛攻紫荊。向榮于先期得鄉團劉季三等爲嚮導，於廿八日潛師由山僻間道而上，佔據豬崽峽，雙髻山兩要隘。隨即飛約烏軍由前路併力進攻，首尾互相策應，以期一舉而收殲滅之功。（按：劉季三自此卽隨向榮直轉戰至江南，後累功官至總兵，卒陣亡浙江。）

八月初二日，向巴派兵三路，進撲風門坳。終以炮火猛烈，太平軍不敵，此新墟金田之最後一度門戶乃爲清軍佔領。守將韋志先（亞孫）韋十一皆中炮陣亡。向揮軍前進直至古林社，偪近金田，方期前路烏軍同時夾攻新墟，則當可收一網打盡之功，此誠太平軍最大的危機也。幸而清軍積弊未清除　及時復發

作，將帥間意志不一，各存貳心，忌功嫉能，不能徹底合作！向軍在後路奮勇奪要隘，緊偪金田，而前路烏等則忌其獨邀首功，不肯接應，只在新墟外虛與敵軍委蛇，不事力戰，混戰十餘月而卒不攻入。以故向軍屯兵古林社外不敢孤軍深入。同時，太平軍以生死關頭所在，亟派大隊由金田往後拼命抵拒，不容敵軍再進尺寸。向榮氣沮心灰，又萌戒懼，即撤兵退守風門坳。而太平軍亦推進扼守路口，兩相對峙，嚴陣以待焉。及統帥賽尚阿接到兩路軍情報告，自然嘆息全勝的良機已失，但亦莫奈前方將士何　只有下令各軍派兵防守各路口，「前伏後追」，而圖再事進攻之機會而已。其自己則捷書頻上，諱飾錯誤戎機各節而誇張勝利；奏報云云，未可盡信也。（以上參合各史料書。按；八月初三日，天王又在莫村下詔訓令各軍兵將冒勇莫慌，見「太平天國史料」）

【注釋】　關於紫荊新墟一役之各家紀載彙錄

「桂平縣志」采訪前事，紀載此役戰况甚詳，多未見諸他書者，足供補充資料。其述豬崽峽雙髻山之佔據云：

「洪軍踞新墟，以紫荊爲後路屏蔽，分黨守雙髻山禦西北之師。山險峻。洪軍扼豬崽峽，官軍不能上。時劉季三偕鄉人黃廷龍，陳步高，帶鄉勇隨征，問於其父，得獵道，出雙髻山西北越嶺至田泗山，可繞洪軍後。及言於提督，向榮從之。又以某軍自東鄉平隘墟夾攻其南。至月暮，霧大作，向軍揮兵登山，潛至鷂婆石，拊豬崽峽之背，乘馬轟擊。洪軍遂潰逃，竄新墟。向軍整隊出三江，越嶺至風門坳，營亦某嶺。」

其述風門坳之佔據云：

「巴清德向榮遂督兵深入紫荊山中，有風門坳，兩峯並峙。該營勇先斷山下路，而壘石安砲於坳上兩邊山梁，復起望樓及草棚數百間以爲据守。巴清德向榮乃與各鎮籌商，非三路齊進，奪據山梁，不能

拔此隘。遂以湖勇爲頭隊，四川湖北兵爲二隊，由中路進。武生劉孟三等提勇爲頭隊，湖南兵爲二隊，由東上山抄敵之左。陶昌培陽瑞數爲頭隊，廣西兵爲二隊，由西上山抄敵之右。一面飛致烏蘭泰，前路揚旗放砲，以分敵勢。八月初二日，銜枚疾走，至山麓，齊放槍砲進攻。洪軍棄隘奔走，立將風門坳奪回。洪軍墜崖死者無數。追奔至古調村外，抵死拒戰。官兵擲火彈焚燬村房，洪軍從村後逃，復將所占各村燒燬，已去新墟不遠。寅刻，巴清德向榮督兵進至平山。方度地列營，探報敵千餘藏古林社內，乃撥兵迎戰。長瑞劉長清率川楚兵由山梁橫衝，殲斃數十，洪軍仍由村後竄。時烏蘭泰亦令開隆阿，能臣，敬修砲斃洪軍五六百名。」

又有紀載前路張敬修部作戰不力之經過云：

「張敬修一軍駐四面塘，以大砲自遠塘廟高阜轟擊新墟與庫望樓，崩其一角。洪軍遂分三隊，一自古練墻渡江，一自羅村渡江，左右包抄。將至，乃以一隊由中路過馬蝗橋，官兵見賊至福洲，遂棄炮而潰。」

龍啓瑞「紀事詩」敍此役之句云：

「是時烏與向。二將稱觥觥。蜀將勇自任。（向）攻堅必擒王。精兵五路入。狐兔魂已恇。轉戰出風門。去險得康莊。咄咄都護營。（烏）奪帥胡方伴。穴中鬥已困。壁上觀猶瞠。羞憤成伎刻。勇決亦周章。」附註云：「向自任以麾下卒及武官鄉勇頭目劉孟三等進攻雙髻山賊巢，請統帥飭烏都護各鎮將自新墟攻其南。五月初一夜，（按：此誤，應作八月）向以精兵五路入奪山隘，遂從風門坳出，與新墟各營相去不數里。請帥忌向首功，不肯策應，終不能克」。

又「盾鼻隨聞錄」紀述此役，謂向榮約由巴清德守前路，自率兵從隘口後爬山而上放火，太平軍驚逃。惟巴見火起，恐太平軍突出，乘馬先逃，兵勇同潰散。太平軍反從後追趕，盡得所遺軍實。此記與他書所異，亦甚離奇。然榮對後路需要隘之後向軍佔領，係確定的事實，則後路向軍縱亦有將領不

和之事，亦不致大礙軍事計劃之進行也。姑并錄於此備考證，

三六　突圍出走平南藤縣

一連十餘日，前後兩路雙方相持不下，時有小接觸，而無大勝負，前路烏軍且退囘武靖江對岸焉。太平軍暗中準備已妥，復施奇計，突出重圍。其計．先期拆取民房竹木，於南淥石咀渡口紮造簰筏，佯欲搶渡武靖江南窺桂平以惑烏軍。烏乃急集水陸重兵防之。（見「平桂紀略」，「桂平縣志」）八月十六日夜，趁中秋月色，實現移營計劃，全軍潛行。其時，東出江口，南渡武靖，及西北赴武宣，諸水陸大路俱爲官軍扼守，莫由飛越　惟據間諜探明路綫囘來報告，則由東北五峒山區通出平南思旺之山間僻路尚未堵塞，故全師卽由此出走。（按：金田采訪傳說謂此係陳坤書從修仁賣蔴由此小路囘來爲嚮導。）紫荊山麓金田各村駐軍先行，仍由蕭石二主將率領，從後路出發經古林社而北轉行東向入山。新墟一帶駐軍陸續推進，而隔岸烏軍無知者。古林社外則仍留千餘人扼守風門拗路口以防向軍之出擊。一夜之間，整師安然去了。其後，异處民間有歌謠云：「紅頭賊，打新墟。睇佢贏，又反輸」，卽指被圍困而退出新墟之事也。（金田采訪）

出古林社後，沿山僻小路往北行，經茶調，羅旺，而北上至李村口渡過鵬化水，乃轉東向入五峒山區，經洞心，新羅，碧朗，過登高廟，仙台，乃入平南縣境，復經花旺等村鄉而抵思旺墟，官村。沿路翻山越嶺　頗連艱苦，幸而前無阻力，後無追兵，乃得安然通過，此卽忠王供辭所謂「後偸由山小路而出險關到思旺」是也。（以上所述進兵路線得自金田采訪）一時，鵬化山區內七十餘村皆爲太平軍所佔駐。縣令倪濤聞警，率勇攔截，無異螳臂當車，何曾有效？

及烏蘭泰知敵軍退走，急令諸將渡江急追。各軍分入莫村，新墟等地，名爲搜索餘匪，實則乘機刧掠

，放火焚燒，擾民虐民一如江口往事。官報均稱太平軍於退師前放火焚新墟及各村舍，實則旣是潛師出走，不動聲色，自無張皇放火之理，此又官軍焚刼嫁禍之飾辭，可斷言也。各軍旣飽所欲，循例入山躡蹤後，無敢賈勇急進者。烏蘭泰　率精兵窮追，亦趕不上。蓋山間羊腸小徑，行軍已難，而太平軍押後者又沿途掘斷山口小路，或以泥石樹木堵塞，更足阻擋追軍也。張敬修率勇策馬前進，行至新羅，墜馬傷足，卽營於是地，而各軍亦分屯各村。故太平軍全師得達思旺。其留守紫荊後路之千餘勇士亦於二十日安全退却，趕到歸隊焉。（以上參合各史料書）

向榮之後路軍，旣知敵軍已全退，度其由石門山路而至思旺，大有東出平南藤縣之勢，深恐其長驅東南，爲禍更不可收拾，乃任烏軍後追，而率己軍繞道由江口墟赴佛子，越橫嶺。二十日又過江入平南，揮軍向北猛進，欲趕上前頭攔截敵軍去路。行至思旺東南之大官村，正在紮營數十座稍事歇息，不妨太平軍蕭朝貴馮雲山兩主將早已率隊埋伏於此，至是突起襲擊。（見「忠王供辭」）向軍因中途遇雨，火藥盡濕、槍炮已不能用，今忽在此面伏兵夾攻之下，其何能當？部將李伏一軍首先潰退，千總楊成貴陣亡。向榮無法約束，全軍大敗，盡行潰逃，鍋帳，器械，及一切軍實，全部喪失；「幾不能軍，……是所謂官村之敗也。向之喪師失律未有甚於此役者。」（上語爲龍啓瑞「記事詩」注語。敘事參合「忠王供辭」，「平桂紀略」，「欽定方略」等）向榮自紫荊之役，功敗垂成，已心灰意冷，及至是幾全軍覆沒，益爲沮喪，卽收拾殘軍，開至平南，態度消極，稱病請假，不問軍事，亦不聽命令矣。

太平軍沿途並不停頓，一到思旺官村，卽水陸並進，轉行北上大旺墟。天王由水道去，故八月十九日在舟中下詔鼓勵各兵將勿貪生怕死及勿貪安怕苦之事。（見「太平天國史料」）及向軍大敗後，烏軍亦無追者。由是全軍復過八峒而橫越大旺墟。（見忠王供詞）再由是渡江，復分水陸兩路經藤縣大黎里進發。楊、馮、兩主將統率水路軍，溯潯江支流之涠江北上。蕭、韋、石、三主將及秦日昌分統陸師夾江前行，以軍帥羅大綱所部爲先鋒軍。而天王則仍乘舟而去。過藤縣時，尙有拜上帝會教徒之未曾入伍者，亦加入

大軍。如李秀成（原名以文，封忠王後天王賜名秀成）卽於此時奉母挈弟（胞弟明成及從弟世賢）投入陸師者。（見供辭）自是水陸大軍，經太平墟而直抵永安州，一路無阻無礙，如入無人之境。

是時，官軍大半屯平南，獨有烏蘭泰，奮勇直追，鍥而不捨，自將一軍翻山踰嶺行三百里而直追至永安境，因得清廷黃馬褂之賞。（參合「忠王供辭」，「欽定方略」、「粵氛紀事」）事後，賽尚阿入奏有云：「乃自新墟圍困，功敗垂成，致該匪焚巢竄越，總由兵不齊心，以至尾追不力。」（見「欽定方略」）此雖洞中肯棨之語，而於兵將畏怯不戰之弱點尚未提及也。計自是役大敗而後，所存清軍之尚可出隊者僅十之五六而已，蓋已陷於「師老而竭」之病徵矣。

【注釋】「桂平縣志」關於是役突圍之事，亦有詳明而獨到的史料，復轉錄於後，以補充上文：

「洪軍乃日夕拆民廬舍口口，編筏佯爲渡江之勢。烏軍移營白易，爲敵所撲，弗克過，遂駐藝窖以遏其東竄。至中秋後一夕，洪軍潛乘月色自水規頭渡江，登上窖，踰百步頂，下馬蹄界至鵬化，徑僻人稀，官軍不及防，遂遁。其地去王舉崖龍古城皆不遠。官軍聞洪軍北進，至息鼓滅火而不敢議其後者。洪軍由鵬化出思旺，向軍倉卒移師禦之，不利，軍械俱失，退守平南。洪軍於是由八峒入大同，分兩股，一由濛江沂流，（卽湄江之俗稱）一由琵琶界趨永安。帝聞報，以李瑞、王夢麟，紮古城坳，經文岱等駐鄧塘水，李伏管帶楚兵，均未能遏洪軍奔竄路，實難辭咎。李瑞、王夢麟，均著摘去頂帶，仍交部嚴加議處。李伏、經文岱，均着交部嚴加議處，仍一併留於軍營，責令立功自効。巴淸德、向榮、長瑞、亦著交部議處，仍著會同烏蘭泰等合力兜剿」。

據「桂平縣志」及一般傳說，均謂太平軍是役東出，係由水筒頭（縣志作水規）渡江，但近得金田黃致堯，黃宗斌，兩君指出：（一）此處當時無渡口，又無船隻；（二）此處河面獨寬而上下河床皆有狹而淺者；（三）此處近羅旺寨，實力至強未被太平軍攻破，不易在此涉渡，故考定實由李村渡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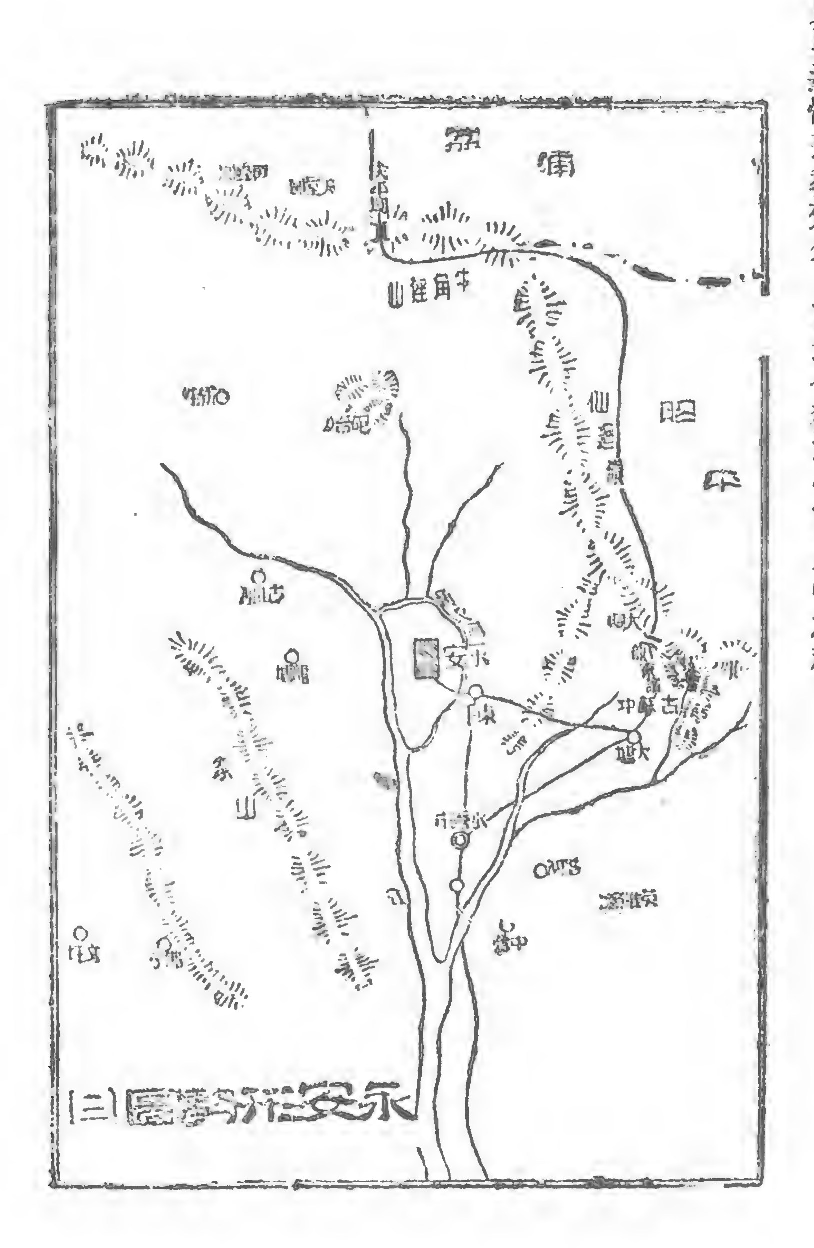
馳驅八桂

三六　克水安州

永安在清代爲州治。以西有蒙山，山下有蒙水，且其間多姓蒙氏人聚族而居，故唐稱蒙州。民國改爲蒙山縣。州城甚小，作長方形，南北長，東西狹，人口不大多，地方亦不繁榮，蓋山城也。其地，東、北、西、三面皆崇山峻嶺，惟往北有大路，穿山而去，直通桂林。其他兩面通隣縣者，皆崎嶇山路。南面則稍平坦，亦有大路，卽太平軍陸師由藤縣北上之路綫也。城牆矮而窄，以磚建造。全城在兩河流之間，西爲湄江，卽在城旁，再往西乃爲大山。東爲其支流通文河，南流匯入湄江。湄江發源于東、北、西、諸面大山，往南奔流，過藤縣而與潯江匯合。其匯合處有濛江墟，故亦稱濛江。由濛江墟可駕舟逆流北上，過藤縣太平墟，而入永安境，再北上百里到水秀。（俗稱水竇，或誤作水斗）舟楫至此而止，再斜向西北上十里，卽爲州城，此段江面雖頗寬而水淺不利航行矣。此卽當年太平軍舟師由平南進展至永安之路綫也。（上據余采訪觀察及參考蒙山縣圖）

太平軍陸路先鋒羅大綱，于八月杪卽率隊到永安境，先過水秀，不停，直薄州城，營于城南。次日，閏八月初一，大軍續到，乃踞南街，開始圍攻。先是，平樂協副將阿爾精阿率少數兵丁來州防守，分兵在

要宜口堵截，而自將一隊守水秀。廿八日，太平軍至，以兵寡不敵，退入城，會同知州吳江督兵勇閉門固守。大軍攻城，只有團練在城外拚死抵抗。由團總邑增生蘇保德，暨廩生湯愼武，監生陳德翰，湯愼德，湯愼禮等率衆巷戰，終不敵。蘇等陣亡于南門外之金帶橋上。團勇死者數百人。屍骸堆積于橋外一帶大街上，事後兵勇遺骸叢葬郊外。至塚今猶有「萬人」之稱。



是夜，羅大綱施用奇計破城。其破城法，實爲中外古今戰史中所得未曾見者。初，先鋒軍薄城，旣肅淸抵抗者，即從各店舖搜集鞭炮，突乘夜攻城，于西南城角燃鞭炮，抛擲牆上及城內，（據柳州張延禧丈云，係以鞭炮夾入火藥包內，燃燒擲入）城牆固非高，抛擲自易易。一時，城上城內，烟焰迷塞，火藥燃燒，霹靂震天。已敗陣喪膽的少數守兵皆大驚，紛紛潰逃。攻軍乘勢攀登城上。其登城法亦至奇妙：先駕長梯于垣外，以長竹竿高舉棺木藉資掩護，諸勇士乃沿梯直上而入城。在大紛亂中，又有城內匪黨之預先通欵者，起爲內應。遂克全城，實易如反掌耳。城內兵勇死者僅數百人；秩序迅即恢復，百姓無被擾者。（以上敘事見「平桂紀略」，「永安州志」，及Bline著述頁一二四云係當時得自廣州之報告。又余到蒙山采訪傳說亦同，可見爲事實。內應事見「廣西昭忠錄」之吳江傳）

城破後，文武官員知州吳江，副將阿爾精阿，學正丁履吉，吏目朱光烈等同時殉職。事後，廣西按察使兼右翼長姚瑩，（字石甫，安徽桐城人，進士出身，有文名，最近由賽尚阿調任來桂）曾到訪察當時失守情形，有報告書云：「接見永安紳士，皆言署知州吳江之賢。城破時，家人勸其出走，吳江不肯，但令二子攜印墜城上省，自同平樂協阿爾精阿衣冠至關帝廟拜神端坐。賊至揮刄，神色不變，誠堪敬憫。其妻及官親幕友，皆被難，惟一媳隨同民婦逃出。」（見「中復堂遺稿」卷二）吳江，字雲卿，湖北漢陽人，出身吏目，咸豐元年代理永安州牧，治績頗著，殉節事亦甚壯烈，誠淸朝之忠臣也。（見「廣西昭忠錄」本傳，「永安州志」）

【注釋】「桂平縣志」紀錄是役。係採自「潯州府志」，關于太平軍由平南北上沿途戰事頗有特異之處，惟未能證實，附錄于此，備考。

「府志：八月二十二日洪軍悉銳出，羅大綱率千餘人先闢山路，薄永安城。別股由大旺墟入藤縣大黎里。二十八日，平南知縣倪濤追至上坡村，見賊船三十餘號，沿河賊千餘。戰時許，斃賊百餘。旋

有賊目率賊擁上。武舉廖淩溪等奮前，砍賊目二，斃賊數十。二十九日，連被藤縣三江口練兵所敗，賊不能出，遂竄永安。知州吳江，平樂協副將阿爾精阿，倉猝嬰城守。烏蘭泰率兵尾追，入三江峽藤洞峽等處，未至。明日洪衆據南街，初一夜，燃紙爆藥綫擲城中。乘烟焰梯城，遂陷。江投井死，阿爾精阿斃於礟」。

按：永安團總蘇保德，字仁軒，號靜庵，邑之增生也。先毁家募勇，助城守，卒巷戰死。其後，二子貴，清廷追贈光祿大夫建威將軍，至今州城南門外猶有紀念石碑聳立，文曰：「大清贈光錄宮保邑增生仁軒蘇公成仁處。」關帝廟內（今改作縣中學）仍遺有吳，阿，寸，三位殉節官員的紀念碑，爲後任州學唐渙文所立。（碑文錄載「金田之遊」）聞當時城南一帶湯姓居民甚多，故團練死者亦以湯姓爲最夥；湯姓秀才三人皆殉難，各有神主附祀於關廟內，今廢。

又，蘇保德二子：長元章，字斐然　邑附生；次元春，字字熙。事平後，以家產蕩然，無以爲生，落草爲寇，入土匪張高友股。元章任籌劃及文書事，元春率黨橫行數邑，以勇武著。後均投誠于入丗楚軍席寶田並挈從弟元瑞與俱，旋皆隨席入江西攻太平軍　三人均以軍功膺提督總兵顯職。而元春勳名尤著，蓋其于光緒間援越抗法之役，以廣西提督資格出總師干，與馮子材並肩作戰，大捷于諒山，故有「民族英雄」之稱焉。（上據「永安州志」，及蒙山采訪，看「蒙山采訪記」。元章元春落草入。張股一事，據柳州張丈述辭。又嘗見廣西某縣志載當時土匪張高友所部有「蘇元莊」曾出激擾事，即「元章」，以後成顯貴故爲之諱耳。）

是時，官軍方面，向榮自大挫于官村後，即移駐平南十餘日，稱病請假，從事整理及補充。尋拔營赴藤縣轉到梧州，再赴昭平，不理軍事，不聽命令。賽尚阿參劾之。清廷乃革其提督職，令留營効力。前方戰事，只有大將烏蘭泰獨率一軍緊躡敵後，于閏八月初二日，始抵州城西南十餘里之文墟。（在湄江西岸

炎）及知城被圍攻，復於初四日開拔，營于佛子嶺。時已得州城失守訊，遂屯兵不進，而與敵周旋于水秀。經文岱，秦定三，張敬修等軍亦隨後開到。李能臣，劉長清兩軍，則奉調至修仁縣，防堵北路。其他諸軍均奉令開赴此新戰場。

永安州爲太平軍起義來所佔領的第一座城。攻克之後，天王率諸主將入駐焉。初七日，即下詔重申軍令，維持風紀。全軍大本營在城內，分軍防守城外各路要塞，如大𡶴嶺，團官，州頭，舊縣，及城西湄江兩岸，皆築營壘，以鞏固中央。其外圍防禦綫，則以水秀爲南路重要門戶，特派秦日昌率礦工鐵軍守之。東路則派兵將緊守莫村，與水秀互爲犄角，其間山嶺連亘，有自然的險要可守。至北路要塞則爲東西兩大砲台，均派重兵扼守。東砲台在龍眼潭，外築圍牆，牆外復掘深溝。西砲台防禦工事亦備。由是永安州城，遂如金城湯池，可固守無虞矣。（見「永安州志」，「中復堂遺稿」，「欽定方略」，及據余遊歷觀察）

一連二十餘日，東，北，西，三面均無戰事。惟南路則稍有小接觸，秦日昌曾出兵攻紮營不遠的烏軍，而烏 皆進攻水秀，均無大勝負。由是兩軍相持于水秀間，形成膠着之勢。水秀本爲一個小小的山市，在州城東南十里，其南另有水秀墟，東南則有樂踴村，相距皆不遠。秦軍駐防是處一帶，而高據村背之英雄嶺險要，築寨掘壕于嶺上，防禦工事極固，官軍始終無由破之。（按：嶺上壕溝兩道平行，由山脚直至半山，深與人齊，寬可五六尺，實當時爲守衞及運輸用者。遺蹟今仍留傳，可見太平軍戰術之精優也。此據蒙山采訪），烏軍則據守英雄嶺對過之中營嶺以與敵抗衡，然部兵因陣上傷亡及染瘴患病，死者纍纍，自後不敢輕易言戰矣。（上述戰事據官書及「永安州志」，水秀形勢據蒙山采訪）

至閏八月下旬，太平軍在東路山間，又打了一個大勝仗。緣向榮自率殘兵敗將移駐昭平後幾不能軍了，而賽尚阿則飭令開往永安城東之黄村，與烏軍夾攻水秀。不料向與烏意見已深，勢成水火，拒絕合作，逕令前鋒李伏改從昭平之仙迴嶺進兵，入永安東面之古蘇冲，（按：此係正名，或作古東者誤）欲在龍寮嶺紮營。太平軍偵知之，因極注意此側面小路，乃伺其軍安營未完，于廿六日寅刻出兵突擊，官兵盡潰（

乃焚其營盤，劫其軍實。李伏棄營逃竄，盡失鍋帳軍裝，重演官村大敗之一幕醜劇，旋即率殘部退回昭平，不敢復進。署古州鎮總兵李伏屢打敗仗，實爲當時淸軍之第一名劣將敗將，宜乎未幾即與向榮幷被參劾，而其本人且得革職拏問之雷罪矣。向榮自再經大敗之後，益爲失意，乃不顧他路軍事如何，不遵命令，藉口防守北路，改道由平樂繞荔浦境而逕趨永安州城西北約廿里之新墟，分軍爲水陸兩路，故遲遲其行，又稱患病，沿途逗留觀望。姚瑩有云：「中堂（賽．嚴責之不勵，善諭之不動，」終莫奈之何，其倔強跋扈有如此者！新墟一帶，瘴氣素重，軍士多患瘧疾，傳染極速，自是向軍益乏戰鬥力矣。以後兩個月間，在永安之攻守戰中，除數次小接觸外，官軍與太平軍實無大戰。（以上多參用「中復堂遺稿」，此係姚瑩親赴前方督察所書之軍情報告，爲他書所未載，信爲大致可靠的史料。）

在此實際上「休戰」期間，太平軍亦得整頓及補充的良好機會。在軍事上，永安州城內外四圍的鞏固防務已布置完備，可保無虞。又多派間諜四出，打聽官軍虛實，探明路徑，刺探軍情，以資應戰及準備進兵，遠至桂林省會亦有多人前往任特務工作。（詳后．（以上見「欽定方略」））關於軍火，粮食、鉛藥、鹽硝等物資軍儲之補充，則有下列數種來源：（一）官軍接濟——潮勇及水勇（張釗等）暗行通敵，秘密運入；（二）就地徵收，在城內外民田收穀及割禾，儲糧足敷全軍三四個月之消耗；（見「欽定方略」及「中復堂遺稿」）（三）由土人從山間小路偸運接濟；（此據桂友黃華表君言，謂昔曾聞太平軍遺老談及初起兵時之紀律嚴明，秋毫無犯，而在武宣、象州、永安等邑，多有老百姓攀山越嶺秘密接濟粮食及軍用品，皆獲得好價云。又「欽定方略」亦提及此點，可證實）（四）秘密派人赴各處採辦，偸運入境。（見「欽定方略」）既得此多種接濟之源，故大軍儲可堅守至半年。惟曠日過久，淸軍前後方準備亦日充，未免再蹈失去時機之病耳。至于實力之擴充，則除就地徵集外，尙紛紛向外方招納股匪或民衆加入　當時亦以拜上帝，遵命令爲條件。先後應命者，有羅大綱嗾使東路匪艇上駛奪取藤縣，（計劃不成功）胡以晄招致其弟以章之黨羽二千人由大黎開來，（此未必是土匪或山民也）又納梁亞介一股二千人及范連德大股，此外尙有不成

大股之零星土匪陸續附入。（統兄姚瑩報告書）故全軍人員至是有四萬至五萬人，而其中除老弱婦孺外，戰鬥兵員可達二萬之數。（據「賊情彙纂」卷十一「老賊篇」云，克永安時太平軍有三萬七千人，能戰者只五六千。全軍人數與上章前文統計大約相符，惟戰鬥兵當不只七分之一。加上在永安入伍者，當如上文之數。）

在此期間關於內部之肅清與精神之訓練工作亦至為重要。緣適在十月杪，有周錫能變叛事發生，洪楊等嚴辦叛逆之後即藉其事以警戒及訓練全部。先是在是年五月全軍駐新墟時，有博白兄弟周錫能，請准回籍團集先前于倉卒間未能同來之兄弟。洪等另差武宣花洲山黃超連為伴。至是時，周帶朱八等三人回到永安，報告謂妖軍把守關卡查察甚嚴，博白衆兄弟裹足不前，僅帶得數十人冒充壯丁前來，今投妖營，俟一二日再往帶出，並云因妖派其把卡故先自逃出通消息，又云黃超連早已先返等語。十月廿九日中夜，洪楊等察出周前伴為回籍團接兄弟實已投降清軍，今竟敢回來，以作清軍內應，即將其夫妻及同來者一併斬首示衆，通令全軍，以示神力呵護，無所不知，無所不能。（見「天情道理書」）洪等與兄弟們或因屢遭困難而至灰心喪膽，甚至受清軍誘惑變志，乃迭下詔諭「通軍大小衆兵將，千祈遵天令，歡喜，踴躍，堅耐，威武，同心，同力，同向前，同頂天父天兄綱常……」見「太平天國史料」卷上九月廿五日詔，十月十二日詔，又同月廿日天兄詔，十二月初三天父詔）以宗教維繫中心，堅定衆志，更重申軍紀嚴定賞功罰罪之規則，此皆是太平朝一貫政策也。至于禁私藏財物及禁奸淫吸烟等項則亦三令五申嚴厲執行矣。（見八月初一在莫村詔，九月初七詔，及天曆壬子正月廿七詔）

關于政治制度，在此期間亦有較完備的建設。定國號，改正朔，正大位，封幼主，諸項，已見前文。此時又頒行新曆書，於太平天國壬子二年實行「天曆」。復制定冠服等級，略具開國規模。而尤為可紀者，則於十月廿五日（夏曆）天王下詔分封五王：

左輔正軍師中軍主將楊秀清為東王；

右弼又正軍師前軍主將蕭朝貴為西王；

前導副軍師後軍主將馮雲山爲南王；

後護又副軍師右軍主將韋昌輝爲北王；

左軍主將石達開爲翼王。

以上所封各王均受東王節制。（見「太平天國史料」）又封秦日綱爲天官丞相，胡以晄爲春官丞相，羅大綱晉封總制。（按：此爲可稽者，見忠王供辭及「賊情彙纂」）其餘有功將士八百餘人皆晉陞官職有差。再追贈陣亡將士功臣爲「職同總制」及「職同將軍」，「職同侍衛」等世襲官職。

又明令，天王只准稱爲「主」禁稱「上」稱「聖」以免冒犯「上帝」「聖父」「聖主」之名；王后則稱「娘娘」。各王之貴妃則稱「王娘」。（見「太平天國史料」）太平朝最重朝儀虛文，于上下謂稱尤所注重，此不過其開端耳。以後更有繁瑣而可笑的禮儀之規定，然在彼輩則尚視爲皇皇朝儀也。觀歷代開國帝王，在初期的政制文告，比之太平朝尤爲鄙野不文，其後國事底定乃陸續改進，則吾人正未可以此而厚非洪楊輩耳。（「太平禮制」）

【註釋】考太平天曆雖于兩年前由馮雲山首創（時在桂平獄中），然而于金田起義時只改正朔爲「太平天國元年」。直至辛亥攻克永安前後全年中尚未實行也。觀是年秋天王詔書尚用舊曆「又（閏）八月初七日」可爲明證。至是年冬始印行壬子二年新曆書。（賽奏得獲曆書）。又程氏「太平天國史料」卷三載天王曾于壬子二月三十日降詔。查是年陰曆二月小，無三十日，惟天曆逢雙月爲三十日，更可證明壬年二年實行新曆矣。壬子行新曆事，謝興堯，郭廷以二氏意見僉同，見謝著：「太平天國史事論叢」內「曆法考」，郭著：「太平天國曆法攷訂」。

再：天曆固異于夏曆，亦不同陽曆。其曆法，可于己未九年十月初七日天王詔書所言得見大要：「每四十年一斡。斡年每月二十八日。節氣俱十四日。餘俱照前例：每年三百六十六日，雙月三十日，

閏月三十一日」。（見劉復：「太平天國有趣文件十六種」）。其中種種迷信吉凶陋俗一概删除。惟仍沿用干支紀日法，而比陰曆提前，相差一日。又定七日爲一禮拜，如陽曆，但亦與陽曆差一日——以禮拜六爲禮拜日。可參看「太平天國叢書」所載其他頒發天曆詔書，及郭廷以之著作。現代學人如謝興堯，郭廷以，羅爾綱，董作賓等均從事天曆之研究，茲不贅。

自太平軍克永安後，閏八月整個月中只有烏蘭泰一軍追至城南路有接觸，及向軍在蘇冲之一戰。至九月間，賽尚阿以戰事毋發展，不得不移營陽朔　就近督師。于是定作戰計劃，調兵遣將，調整陣線，以圖大舉進攻。大致分全軍爲南北二路，茲分述清軍陣容。

南路以烏蘭泰爲主將，率其本部兵馬，以新收得之全玉貴，田學韜二勇將分統其軍，又有姚文岱，秦定三兩軍隸其麾下，江忠源之義勇亦屬之，兵力共約六千人，獨當水秀莫村一面。忠源湖南新甯人，字常孺，一字岷樵，貢生出身，「刻意問學，以名節自砥礪」。早在鄉倡辦團練——是爲全省辦團之嚆矢。雷再浩起事時曾率鄉勇擊破其衆且誘縛之，復助平李元發之役，因得官浙江秀水縣知縣。咸豐元年，以丁父艱在籍，被賽尚阿調至軍前，入烏蘭泰軍，時在武宣擊戰間也。烏敬之信之，任爲參謀，每事諮詢，而以其弟忠濬統其帶來之楚勇五百人。楚勇轉戰象州新墟而至永安，驍勇莫當，所向有功，成爲烏軍之勁旅，至是同在南路。計圍永安之全部官軍稍能見仗者惟烏所統之一路耳。忠源後爲太平軍之死敵亦爲清軍忠勇壯烈且富有智謀之將材。

清軍中紀律最壞者首爲張敬修所統之壯勇。先是，太平軍退新墟時，張率部從後追至漳村，一見敵軍船隻，所統之東勇即潰散。張憤欲投水自盡，被救，乃解散之，另帶潮勇二千，東勇千二百。及趕至永安會戰，則新舊腐化尤甚于舊者。龍啓瑞紀之以詩云：「潮州寡健兒。日用糜千鏹。諒非素節制，飢附飽乃颺。東勇尤狡黠，與賊爲弟兄。更于陣前立，土音操其鄉。苞苴互相授。烟焰何茫茫」。注云：「東勇

于戰前以白鹽洋烟拋擲與賊，賊以白鏹報之，點放空槍，不著鉛子。烟焰中彼此往來，習以爲常」。而尤弊者，同在一軍中，潮勇與東勇口角互鬥，積不相容。此張釗壯勇之不可恃也。劉繼祖所統之張釗等水勇亦被調守潯江，惟張等賊性未改，且潮與太平軍曾結因緣。至是又暗與敵通而接濟之，頓兵觀望，作戰不力，反於軍事不利，故龍啓瑞詩又云：「潯江有張釗。此症實膏肓。賊寇乃爾力。頓兵虧吾芒」。壯勇中惟知縣李孟羣之香山勇紀律尙佳，作戰亦稍得力耳。此外另有招安匪勇，皆於事無濟而反有礙者。

北路軍之配置如下。九月初五，向榮撤將所統各軍委諸巴清德一人統率，而稱病自行回省城。巴接統諸軍，分爲前後兩隊：(一)前隊以新調來之天津鎭總兵長齡統湘兵與潮勇二千，副將博春，參將成林，遊擊瞿騰龍，候升遊擊鄧紹良鄭魁士等分任管帶，並候補知縣陳瑞芝，潮勇六百名；(二)後隊由巴清德自帶川兵一千五百餘名，桂兵九百名，以副將奚應龍，參將巴杏布等督後策應。時，劉長清李能臣兩鎭亦已由修仁調駐古排塘。巴長軍與之合營，在州城東北十餘里，距龍眼塘數里，共負由北路進攻永安之任務。另有皖軍亦隨來，由都司馮景尼統領。綜計北路軍兵力；巴長兩隊共五千餘人，劉李三千人另福勇一千，合計共有萬人矣。向榮前因龍寮嶺失事後又稱病離軍，而巴清德亦以遲遲其行，均奉旨革職，留營效力。

各軍人數雖不無可觀，而一察內容，則腐化程度不亞於桂平武宣象州作戰之時。第一，各將帥兵勇之不和如故。姚瑩報告云：「今歲以來，楚兵與黔兵不和，鎭筸兵又與常德兵不和，兵與勇不和，東勇又與西勇不和，……」（中復堂遺稿）江忠源於此時答劉蓉書云：「非賊衆而我寡也，賊強而我弱也，其弊在於兵不用命，將不知兵，兵與將不相習，將與將又各不相下，遂至潰爛不可收拾至于如此」。（載李圭著：「金陵兵事彙略」）兩年來兩軍在桂作戰，此數語可盡括淸軍之實況矣。至于將官又有冒功之舉，軍心由是不服，亦用兵之惡象也。（姚瑩報告，一次潮勇作戰得力而巴清德冒其功。）

江忠源之語非出無因。緣其爲烏蘭泰之參謀，自始即獻計圍困盡殲勿使潰逃他方。烏懲前毖後，自隨其議，而且極力主張。惟向榮則堅持縱而掩之之計，謂「攻城宜開放一路使逃，我兵緊緊追擊，使其不復

攻長，不懷疑可以殲除」。（「中復堂遺稿」）各節已見，不肯相下，南人前嫌未泯，至此又發生意見，不肯合作，江寄鴻爲折節下之。又代作一書，親赴向營力陳間隔誤閙之幾，請撤長壕合而殲敵，亦不得要領。且以爲面受屈辱，而其策旨用，未能遂引疾辭去烏幕而歸湖南。（見「忠義紀聞錄」江傳）自是烏無異失去一靈魂」矣。（姚瑩亦努力調和各將，均無效）「求闕齋弟子記」言其二人交惡之狀云：「烏蘭泰性忠直，喜猛戰。向榮諳習敵情 善持重。二人者皆有名而志趣不同，遂失歡」。（卷四）自我觀之，向榮之策略實由多年來飽受痛苦的經驗與教訓而得，所謂「閱歷深，趨避熟」，進戰不敢，圍攻不能，惟有縱敵亢追，虛報，粉飾，取巧，敷衍而已。是蓋老軍務，老官僚之能事也。證諸其以前及以後之戰績，吾語豈厚誣其人哉？其後，賽尙阿亦從烏、江之計，調集兵圍困永安，且乘時進攻，欲一舉殲滅之。蓋亦不敢冒「縱敵他竄」之險也。

第二，在軍紀士氣方面，清軍亦壞極，不亞于言。據姚瑩報告：「桂兵二萬二，楚黔滇兵逾萬，壯勇數千，（按：此是總陸續增援之數）然未經挑選，大抵精壯可用者，不過十之二三，率皆游惰之夫，勇于私斗，怯于臨敵，是以少能殺賊」。又云：「大病在我兵怯，雖衆而心不齊，諸將各人自爲而無彼此策應之心」。（「中復堂遺稿」）至湖勇東勇及不勇之尤壞，已見上節。

第三，在計劃上 清方之統帥部常有失算，例如：「鬢回秦周二鎮，以烏部統代領黔兵，立爲賊撲營而敗，傷亡將備二十餘員，兵二百餘人」。又，向榮復出時 賽以親隨兵勇二千盡付之，不料向於次日即遣散各勇而只以兵打仗。賽僅留京兵爲護衛，力量單薄，遂不能行。是撥兵之舉亦爲失計也。復次，賽初欲行向榮攻三面，開一面，縱之使走，以追爲剿之策，繼又從烏台圍殲敵之策，亦可見其舉棋不定，「絕無豹略」——誠如「獨秀峯題壁」詩所云，故卒召大敗。當時姚瑩評語：確是的當：「賊此時惟死守營盤不出，待我兵饑疲之後乃出而撲我，誠善用兵者也。此之謂以逸待勞，而我兵既疲於往返，又疲於戰鬥，此兵家之大忌也，而書生不知，輕於言之，……中堂（賽）、天秀甚高，而未歷行陣，時有茶了然之處」。

既之謀略，則調度自然淩亂，指揮亦自然失宜，其敗也宜矣。（本段事略及引語統見「中復堂遺稿」）

第四、清軍於實施的戰術上亦遜於太平軍。姚瑩復有報告云：「自來我兵之敗，多由遠望見賊在一二里之外，即先放槍炮，相去甚遠，不能傷中賊人，惟懼其前進而已。賊俟我火藥鉛彈漸盡，然後蜂擁而來，我之槍炮，已不可用，不得不棄之而走矣。又賊每以被脅之人當前誘我，俟我鎗藥盡，然後出其精銳而來」。又云：「賊等與我軍對敵，每出驍銳抄我後尾，或橫截，我軍往往爲其挫衂」。再云：「目前諸軍將不過中材，以怯而罷病之兵，每日打仗僅能小勝耳」。（統見「中復堂遺稿」）

第五，更有一事爲「人算不如天算」者，即上文屢提及之傳染病是。其時，北路各軍上級將官，如向榮，巴清德，劉長清，王錦繡，和春，博春等多患瘧疾或留營調養，或請假離防，而下級軍官與兵勇則病者亦多，傳染甚速，且日有死亡。（亦見姚瑩報告）全軍自上至下，戰鬥力更爲減削，自不待言。

以上所言，將帥不和，軍紀敗壞，計劃失算，戰術太差，兵將患病，實爲清軍之五大弱點。惟其最強之點則爲軍餉，軍粮，軍火，與其他物質的補充，悉有官差辦理，運輸絡繹于途，充分豐足。（據清廷上諭宣布由是年七月至年底，賽用軍餉共達八百二十餘萬，餘款仍可用至翌年二月，姚瑩謂每日用餉三萬餘兩）似此形勢，則積極進攻實無能力，長圍合殲的持久戰，誠比較至善的軍略也。若縱而追之之策，則既不能戰，又豈能追，追亦豈能勝耶？

在九，十兩月間，南北兩路只各有一二次小接觸，而並無大戰。「永安州志」云：「官軍惟烏帥數臨陣，其餘高壘自固，與賊相持。出軍，主帥亦不相爭，宜不能勝也」。故當時論者有謂「我兵隔水爲營，遙遙相觀，無一人領兵至城下力戰」，誠事實也。（「獨秀峯題壁」詩註）至謂賽擁兵自衞而不敢作戰則未免冤之，蓋由以上所記彼已無兵可擁，且兵旣皆不能戰，其時戰局等于李星沅周天爵圍敵武宣之時也。但在此期間，賽又有生力軍調來，即河南之河北鎮總兵董光甲，湖北之鄖陽鎮總兵邵鶴齡，及湖北游擊胡定國諸將所統之軍。計是時南北兩路新舊兵勇合算數量上共有三萬餘人，然能戰者僅五六千耳。（見「欽

定方略」）

綜觀兩軍陣容，則姚瑩當時之比較，觀察洵是銳利而正確。其言曰：「竊謂人心齊，地利熟，膽氣壯，此三者賊之所長而我之所短也。火器精，糧餉足，兵勇衆，此三者我之所長，而賊之所短也」。（與嚴正基，載「中復堂遺稿」）

由前文所舉列的事實以觀，關於清軍兩路的陣容，南路烏軍兵力較少但戰鬥力較強；北路兵多而較複雜，較孱弱。賽尚阿運籌於最高統帥部，亦頗難着手。自向榮去職後，北路軍由巴清德統率，而向之本部兵馬則暫由劉長清代統。劉不能馭衆，軍心不服。賽乃設法令向榮出而再統諸軍，清廷先給予三品冠服，卒於十一月復職，由是復統率本部及北路諸軍，營於涼亭。

十二月，賽督令北路向軍與南路烏軍同時大舉進攻太平軍，以大炮轟入城內。許祥光張敬修之壯勇則攻東路，進逼州城。鏖戰幾一月，太平軍死力拒禦，州城及外圍要塞無恙也。而向榮則以戮力交戰賞回提督職矣。同時 清廷盼捷愈爲焦急，諭令賽嚴賞罰，有不聽令或不勇進即（注）以所賜之遏必隆刀「立正典刑」。賽在上頭嚴令之下亦急於圖功，遂以十二月下旬由陽朔親赴前線離州城三里之地督師，並設長圍而斷敵餉道。適其時大雨連日，作戰不利。相持至二月杪，清軍幾路猛攻的戰果僅奪得永安外圍之炮台等處而已。夏燮暢論此兩三月之戰況，語甚公允而的當：「惟十圍五攻，我已操其全算。而兩月之戰，備足殲其外援。蓋大帥之意，欲以持久困之，使其糧盡援絕，束手就擒。此亦亞夫以梁委吳之計。而詎知困獸之鬥，欲求其生，不得不致之於死地。況一時之將，其能持不共之仇，誓剪滅此而朝食者，不過烏都統一人。向提軍之才足以辦賊，而自謂統帥不能盡其力，其請病也有怨望焉，君子是以知賊之終不能滅也」。（見「粵氛紀事」）

【注釋】據蒙山人士傳說，官軍有駐于州城外湄江西岸山麓間者。太平軍常出兵誘戰，鳴鼓吶喊。及官軍出

戰，則又退回，如是者累日。官軍疲于奔命，防禦漸懈。忽于一日突出精銳，直衝入清營。官兵不備，大敗而逃。乃窮追入山，殺獲甚衆，大勝而回。此說未見諸史册，又無日期，姑述於此，以備研究太平軍戰略者之參考。傳說得自蒙山采訪。

據官報，烏蘭泰軍于十月攻佔莫村，十一月破水秀，但證以「欽定方略」及他史籍則皆言此兩地在太平軍總退出永安之前仍在其手。前說固為可疑也。惟據姚瑩報告，獨有烏軍打碎水斗營之語，仍係在十二月廿八日間惟燬營盤而未佔其地，蓋未幾此路之太平軍仍由此退出也。

二八　再次突圍

在永安城內被圍之太平軍，困守半年有餘。其初數月，接濟之路尚多，猶可支持，卒至清軍愈圍愈緊，愈戰愈衆，「大軍被困，內外不通。」（忠王供辭）一應所需逐日窘促，日見缺乏。據二年正月初十姚瑩探報，永安城內情形云：「查逆匪食米自去年閏八月搶割之後倉廩甚豐，自去臘獲犯即供足敷一年正二月之食。惟火藥缺少，係燒黃陳壁蔴硝，而無處得磺，是以自十二月至今稀放槍砲，以省火藥。每次出隊的回，伊將倒手，但我兵逼近其牆垣，始放一砲，放必有准，遠則不放，是其缺少明矣。槍子砲子亦少。每俟我兵勝退後，則出拾取我之鉛子而用之。至於食鹽則更短缺，惟官數百人頭子每人有些少醃菜，衆皆淡食。（另一報告云，每館日發二兩）似此光景，即有接濟之處，似亦無多。」是可確知太平軍被困永安，非因戰敗，乃由糧，鹽，餉，藥，鉛，等物資的缺乏，而官軍圍困，日緊一日，無由補充故也。

惟時太平軍統帥部已探知東路清軍兵力較弱，遂於二月十四日（即天曆二月三十日）下準備進兵令，（見「太平天國史料」），旋於十六夜（天曆三月初二戊戌）三更大雨之後，全軍分隊出城，東趨古蘇冲

，仍以羅大綱部爲先鋒，遂預定計劃由此山路衝出重圍也。（姚瑩及夏燮兩書均言在十六夜出走，他書或言十五夜或言十七丑刻者，玆從上說。）原守水秀軍營之秦日綱部，亦依時撤退，向東北行入古蘇冲，復與大軍會合。考古蘇冲爲永安東方無數小溪之一，上游由龍寮嶺山水[illegible]斜向西南直至水秀之南而入湄江。冲頭在州城正東，距離約二十里，皆平地也。由是再深入十五里卽爲山區，龍寮嶺在是焉。其地懸崖峭壁，一線路通，殊爲險陡，常人攀登，需兩小時方達嶺頂。踰嶺頂卽大洞山，再往北走則入昭平之仙迴嶺矣。（據蒙山採訪及蒙山縣圖）其時，守古蘇冲者爲滿將壽春。先鋒軍一舉破之，踏其營盤而過，乃得從小路上龍寮嶺，且於此獲火藥十餘担，（卽千餘斤）以後大軍在桂林作戰的軍火端賴此戰果之補充耳。（見忠王供辭）（按：自永安封王後，各王名字均須避諱，故「日昌」改「日綱」。）

【注釋】據蕭盛遠之「江南大營軍事紀略」（未刊稿）言，二月十二日，太平軍意欲竄走，先以數千人前往大洞一帶探路。官軍只有巴革參將王夢齡率貴州敗兵三百餘駐守，不仗而潰。後令李瑞往看如何堵禦，亦無策可施，云云。此與上文大相鑿枘。或則先鋒軍確於十二日出發開路，而大本營全體則於十六夜始離州城東去未定。古蘇守將爲壽春，據躬與其役的忠王所供，故暫從之。蕭氏以爲王夢齡之說，姑志此待考。惟十六日大軍卽開到，李瑞當無從察看矣。可見蕭氏之言未盡可信也。

賽尙阿本以重兵四面圍困永安，顯是實行烏蘭泰與江忠源之計也。觀於東面山路亦有兵駐守，且火藥猶未運去，而其後淸軍尾追之兵亦未有事前準備後追之計劃，益可爲證，是則向榮缺隅尾追之計早經覺悟而放棄之矣。惟龍啓瑞「紀事詩」仍云：「烏帥軍其南，近賊頗猖獗。如何兩庠序。未覩合圍方。攻城闕一面。奇謀探智囊。惜哉仙迴嶺。回竄如鹿獐」。並注云「賊據永安數月，官軍不能克復，遂定計缺昭平古東（蘇）冲一面，誘賊東竄。賊果由是踏官兵營盤而去」。可見失實。

清軍之南路統帥烏蘭泰，一知敵軍逃逸，即率軍追入古蘇冲，于十八日搶山。（見「欽定方略」）太平軍後隊被其趕上，一時失銳無備，被殺死男女及兵士千人以上。此爲太平軍起義來受創最重之一役。是日，守備全玉貴擒獲洪大全。賽尙阿以爲是「逆黨」首領，或謀主，乃張大其辭，獻俘誇功，卒在北京凌遲處死。

【註釋】古蘇冲一役，太平軍陣亡人數，據嘯風社刊行之忠王供辭作「殺死我朝男女及兵二千餘人」，他本多作三千餘人。賽烏均奏報殺敵二三千名，見謝興堯之「太平天國叢書十三種」卷一「烏蘭泰與洪楊」一篇引語。又據洪大全供辭則謂殺死千餘人。無論此供辭係賽等所僞造抑原供，此當時當地當局人所寫出之數字，自是近眞。如其數過少，賽等何不即改之耶？再據「永安州志」亦言殺死千餘人。故上文定爲「千人以上」。至忠王所供，容或錯記過多之數也。

既獲大勝仗　烏蘭泰，尙繼續窮追不捨，務期一鼓盡行殲滅敵軍。途間適與向榮相遇，蓋自太平軍退師而後，向本受命由富玉冲山路抄出昭平前面以堵截其去路者。惟其不遵令而仍由古蘇冲一路從事尾追，畏怯取巧，肺肝如見矣。及烏策馬急進，向叩馬尼其行，謂前途山路崎嶇，彼此昧於地理，不宜輕進。其言本甚合理，惟因兩人積不相能，至是烏或疑其有妒功之心，遂不納諫，於十九日清晨，揮軍前進。長壽，長瑞，董光甲　邵鶴齡，四總兵皆隨焉。向榮不得已亦率師從之。豈料太平軍大隊及大本營已到仙迴嶺屯營，而鑒於古蘇冲之慘敗，防官軍再追，早爲之備，特於龍寮口之大洞山埋伏重兵。其地崖高路窄，險峽異常。時適雨霧交作，山路濕滑，而人馬擁擠，不易行走，亦不能施放槍砲。及官軍陷入阱中，伏兵齊起，上下夾攻，砲子如雨落，大石又從懸崖滾下，隊伍大亂，紛紛潰散，死傷枕藉，伏屍塞路，進退爲難。伏軍奪路衝出，赤脚肉搏，揮刀亂斬，被殺死者，或墜崖下深巖而死者亦復無數。四鎮總兵及參遊將弁

多名同時陣亡。勇將田學韜亦歿於陣上。烏與全玉貴同墜崖下澗中。全受重傷，烏幸獲免，相與狼狽逃回。向亦倖免於難，其部下亦有傷亡者。是役，官軍幾全部覆沒，死者當倍於太平軍在古蘇冲陣亡之數（二三千），是為大洞之敗。既慘受此空前損失，自是全軍喪氣矣。太平軍則盡獲官軍之旗幟，文件，軍械，留為後用焉。（此據柳州張文述辭）

【注釋】以上敘事參合各官書，「欽定方略」，忠王供辭，「獨秀峯題壁詩」注語，「中復堂遺稿」，「永安州志」，及「忠義紀聞錄」向傳，烏傳等。各書及其他私家著述均言烏逞勇輕進不納向諫事，獨姚瑩則云：向「檄督催勦，不得停留」，分明有意將此役大敗之責任全推委在向身上，而完全為烏洗制淨盡，未免偏袒耳。

又，此役官軍陣亡之數，據忠王供云四五千人，或稍誇張；而「永安州志」云亦是千餘，以形勢度之似不只此數。但姚瑩　致嚴正基書」卻謂此役係二十日事，各將死者甚多，惟烏兵僅數十，向兵死八百云。烏率四鎮與向之大兵窮追上山，觀當時戰況之劇烈、地勢之險陡，則陣亡者豈只此數乎？抑向袒烏，情更現乎辭矣。故上文以為縱不及四五千，當有二三千人——倍於太平軍前役所死之數，自信比較合理也。又，忠王供云，烏亦是役受傷死，實誤。

茲再錄龍啓瑞「紀事詩」一句，以供參考：

「兵勝不責驕，銳進須能量。慨然都護軍。一往徒悵悵。高崖墮賊伏。敗竄如頹牆。是時月十九。毒霧風沙揚，咫尺不見人。間以深林篁。下有百丈溪。上有千仞崗。將逐自顛殞。血肉盈溝坑。桓桓四將軍。斷脰歸天閶。並注云：「二月十九日，大洞之敗，賊遂從此北竄。其日大霧，咫尺內不見人。向固不欲行，烏自以其軍獨出，而不得已率師從之。四鎮將邵鶴齡等皆歿於陣」。

「盾鼻隨筆錄」敍此事最詳，大可與其他官私紀載相印證：「十七夜，賊撲壽春營。偽丞相秦日昌

拒守仙回嶺。十八日烏都統生擒洪大全，斃賊二千餘人。賊因城中糧米罄盡，先於城中埋伏地雷大砲，黑夜全股從東（南）門逃出，官兵爭先收復，地雷轟發，聲聞數十里，傷亡參游以下官兵三十餘人，軍士死者甚衆。向提督將逸出之賊，悉力窮追，奔馳二百餘里（？），天雨路滑，鍋帳未至，在山頂草棚暫歇。適烏都統帶領五十餘騎飛馳而至。向提督約會探明路徑，分頭跟進。烏都統不肯下馬，揮軍直前。向提督叩馬力阻，不允。俄總兵長壽等各帶兵勇奔進。賊衆屯紮大洞山，極爲險峻，在山僻窄路四散埋伏，率衆回戰，徑仄地滑，人馬擁擠，不能排隊，鎗砲亦不能施放。衆賊赤脚短刀，前後圍裹，肉薄鏖戰。總兵長壽、長瑞、董光甲、邵鶴齡、暨親隨兵弁數百名同時殞命。陣亡四鎮，俱百戰之將，闔營喪氣。」

太平軍安全退出後，永安城內及莫村，水秀各處僅留聾病數人（見清廷三月二十九日上諭）。官軍入城照例劫掠焚殺。「殺人數千餘，流血波道傍」，此則龍啓瑞直筆所傳的詩史也。（據蒙山傳說云，日殺千人皆良民也。）而賽尚阿竟以克復州城奏聞，冀邀殊功矣。但大洞山兵敗將亡之敗績，終不能掩，于是反獲「縱賊他竄」之罪；賽得降四級處分，而烏向則奉旨革職留任。七個月來大戰永安的結果，官軍攻不克，戰不勝，圍不成，追不利，一任太平軍全師逸出，倘佯北上，直趨桂林，嗚呼，勝負之數早決矣。

【註釋】「天德王之謎」——洪大全案之研究

天德王洪大全一案，已成爲近代歷史的有趣問題，中外著者亦有專篇詳細的研究，而論斷不一。茲先將全案綜述，末附個人意見，用供大家研究。

壬子二年二月十八日，當太平軍退出永安後二日，烏蘭泰率軍尾追至古蘇冲，殺死太平軍男女多人。守備全玉貴生擒一人，以爲是楊秀清。即押赴賽尚阿大營審訊。此中經過，有明心道人之「髮逆初紀」述之甚詳。當烏軍追太平軍至大峒，有湖南鎮標官軍見少艾，欲鞔之。「婦正色而指曰：「你不曉楊秀清

要我做甚麼？」遂追殺轎夫而擒此逆。」烏乃報告賽尙阿謂其戈什哈全玉貴生擒楊秀淸。賽復據以上奏，旋卽查出其非楊秀淸，由是全玉貴被烏責備。此最初擒獲之情形也。

「全玉貴解禽逆至帥營，問其是楊秀淸麼。」答曰：『楊秀淸是我臣葸』。又問：『你是何人？』曰：『我是天德王。』衆鼓掌曰：『這就是洪秀全矣。答曰：『我非洪秀全，洪秀全是我兄弟。我名洪大全，我好飲，弟好色。我肯屈膝，弟則不能。我項上縛有鐵索，弟兄不睦可知。』堅不吐實，未便刑訊。復云：『現在弟已無路可逃，如令我去招其投順，必能聽從』。令其作書數函，擬縛箭桿射入賊中，以冀受降。道（聞之轉詳曰：『知己知彼，百戰百勝。今四鎮陣亡，衆軍投罪，何堪引虎出山？此逆供係天德王，以楊秀淸爲臣葸，其爲逆首無疑。如置營中，非所宜也。』賽帥于次晨解逆入都，竟寢招降之議。奏報擒獲逆兄洪大全，沿途撥兵護解，嚴禁寄監。」（見「髮逆初紀」）此爲審訊時情形，著者「明心道人」時在幕中，蓋躬與其事者也。

據當時身在前線之營長姚瑩云，太平軍從永安出逃時 人多有鎖，又信洪大全卽朱九濤，可見當時官軍高級幹部之糊塗矣。（見「中復堂遺稿」與嚴正基書）

據「賊情彙纂」所載當時目擊洪大全被擒事之蕭長齡（賽之武巡捕）及是時方佐廣西戎幕之方靖，于洪大全事言之鑿鑿。又據當時在淸軍大營幕內之蕭盛遠所著之「江南大營軍事紀略」，亦言擒獲洪大全事。由以上諸條，可見確有其人其事矣。

最先將此事上奏淸廷者爲桂撫鄒鳴鶴，有「二月十七丑刻，賊匪冒雨突圍由東路奔逃，我兵跟蹤追勦，殲斃數千人，擒獲逆匪首洪大泉一名」，等語。可見最初時，桂省最高級官吏以其爲首領也。

賽尙阿旣將洪大全獻俘，卽具摺上奏云：「永安州城逆匪逃出分竄，我兵四面兜勦，壘有斬獲。現獲之洪大泉，卽逆首洪秀泉之謀主。現已派員檻送京師。」至是則旣經審問，知其殊非「逆首」，乃改爲「逆首……之謀主」矣。

結果：清廷經會審覆奏之後，卒將洪大全凌遲處死。全案在公事上算爲了結，而上諭有洪大全「係從賊夥黨，原非首要之匪」等語，是爲公文上的定論。

然在當時朝野上下以迄今日，此案仍是不能了結的懸案，甚至成爲一個歷史的謎。玆復臚列歷來關于此案之各家意見如下：

在當時洪大全尙未解到北京之前，已有京官給事中陳壇奏言：「今聞洪大全不過供賊驅策，並非著名渠魁。從前查奏逆首姓名，亦並無此人。嗣因賊衆竄出永安，于無可如何之時，不 不張皇裝點，藉壯國威，並以稍掩己過。………應請特降諭旨將洪大全之不値解京明白宣示，飭令沿途督撫，無論該犯行抵何處，即行就地正法。………」這是最初根本懷疑整個洪大全爲賽尙阿所僞造以壯威掩過的。

當時在籍大紳龍啓瑞的「紀事詩」也有「謂言當大捷，獻俘供鋪張」之句，並註云：「謂擒洪大全解送京師，實非賊中要領」。這也是不信大全爲「逆首」而以其供詞是賽所「鋪張」僞造的。

但自會審定讞後，官私册籍，據以爲實，展轉相傳，真相更不辨了。如張德堅所編之「賊情彙纂」有洪大全小傳，內容與供詞雷同，及杜文瀾之「平定粵匪紀略」亦照官報紀載其事。而私家著述如王韜之「甕牖餘談」及黃鈞宰之「金壺七墨」等皆詳敍天德王洪大全事，幷錄其遺作二詞。自是，洪大全遂成爲歷史的人物了。

然而懷疑此案者，由故老相傳以至近代亦非無人。其見諸筆墨者，如韓孔广跋「金壺七墨」洪大全傳有云：「以吾所聞于故老，實無洪大全其人。即有，亦不過一極尋常流輩。……說者謂洪氏初起，氣勢銳甚，官軍莫敢攖其鋒。賽尙阿督師久，懼譴責，乃揑造此人以欺朝廷，後世秉筆者多不察，輾轉鈔錄，幾成故實。中國歷史之多誣，即此一端可見。」（「近世中國祕史」二編頁一五四）

梁啓超也是根本懷疑是案之一個有力者。他說：「有事蹟純屬虛構，然已公然取得第一等史料之資格，將令後人無從反證者。例如前清洪楊之役，有所謂賊中謀主洪大全者，據云當發難時，彼廣西疆吏擒殺

然吾儕乃甚疑此人爲子虛烏有，恐是當時疆吏冒功，影射洪秀全之名以搪塞耳。……若不能得確證以釋所疑，寧付諸蓋闕而已。」（「中國歷史研究法」頁一六三——一六四）

外國著者費士邦 Fishbourne: Impresions of China 相信洪大全案係「刑部迫供」，並謂「我相信此故事係僞造所以朦騙淸朝者。被擒之人實一無知之太平軍人」，蓋以其不識太平軍的宗教內容故。

「太平天國外紀」著者英人林利也斷定洪大全供詞是淸廷僞造的，並謂僞造此種文件爲官軍之能事。（卷下頁八四）

至於現代之中西學人乃分爲信與疑兩派。謝興堯，俞大綱，及美人海爾氏 Hail 及其他均深信洪大全及其供詞爲眞的。（分見：謝著「太平天國史事論叢」之「天德王洪大全傳」。謝輯「太平天國叢書十三種」之「道咸時代之反淸運動與洪楊之淸黨」。俞著：「讀羅爾綱『賊情彙纂訂誤』後論洪大全事蹟」載「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第八卷第四號。海爾氏撰 Tseng Kuo Fan and the Tai-ping Rebellion 第三章被壓抑的領袖」不特深信供詞爲眞而且斷定洪大全即是朱九濤。而最爲懷疑此案提出最有力之論據者則爲羅爾綱。（先有「賊情彙纂訂誤」一文主張「太平天國無天德王其人」，載上引北平圖書館館刊，繼有「洪大泉考長文，先載淸華大學「社會科學」第一卷第三期」後載「太平天國史叢考」）羅氏根據七種史料，「從內證方面提出七條反證來辯實『洪大泉供狀』之爲賽尚阿所僞造，所謂天德王洪大泉者之實無其人其事。」他復發現賽尚阿之僞造此「供狀」係根據于（一）俘獲文件，（二）獲犯供詞，（三）偵探消息。最後，羅氏發表兩個判斷：（一）賽尚阿因屢受淸廷嚴諭斥責，而却被太平軍突圍、退出永安，深懼難逃嚴厲處分，故多方僞造此人此事並此供狀以爲壯威掩過之裝飾；（二）洪大全其人在太平軍中實「居『先生』之位」（據本供），即最下級職官「未入流」的書手也。余按：謝、俞、海三家之說，余固不能苟同，即羅氏之說亦有待研究者。緣羅氏撰此文時，猶未得見當時身在軍中親歷其事的幾個人之證言，如上文三十一節所載周天爵元年四月之奏疏及明心道人，姚瑩、蕭盛遠之著作，及沈懋良記天京追封洪大全之事

，（看下文十六條）故力持「實無其人無其事」之說。他于脫稿後始看見駱秉章「永明江華克服南路肅清摺」（錄下方），但仍未據此以修改其前文而只附言于「後記」且加以疑問。但這六種文件皆是斷定實有其人其事的絕好絕要的證據而萬不容忽略的。至羅氏憑種種證據以確定洪大全的供辭是賽尚阿所偽造，則允推的論，但在篇末，羅氏一提到「關于洪大泉究是個什麼樣的人物問題」，則不能不承認那供詞中仍有幾點是真供——　如其人「本姓不是姓洪」，爲「官紳或士子」「自居先生之位」，不穿戴袍帽，諸條是。這實與其自己上文的結論——「實無其人其事」，自相矛盾。

這裏不再將其他各家論斷一一詳細研究，亦不再將當時關於「天德王」的各種紀載全部臚列出來一一考證。現在只有將個人研究這問題之「我見」分條揭要書出，以供史家繼續研究。

（一）首先當認清問題。這個大問題，並不是，亦不能泛泛的說是——有無其人其事的問題。如果真是無其人無其事，則烏軍當時所擒獲的，大參所審訊的，派員押解入京的，京中大員所會審的，與最後凌遲處死的，當全是「捕風捉影」的了。但從上述的人證文件證及確定的史實來論斷，則確有其人其事。不過，那個被擒，被押，被解，復被會審，而終被凌遲的人——眞活的人，不是幽靈——究竟是甚麼的一個人？而全案自始至終的經過——是眞有的史實，不是虛構——究竟是甚麼一回事？——這纔是眞正的，特定的，具體的，而爲我們所當研究的問題，而尤須先行認清的。

（二）這個人究是誰？他的眞姓名不是「洪大全」據他初供已如此，久侯史家考證。這個假名，是他到桂投入太平軍後始改用的——也許用意在影射洪秀全的姓名以自增聲價。他的眞姓名是甚麼？幸得兩種史料揭載出來：

（甲）據上引明心道人的「髮逆初紀」：「大全解至長沙，新甯縣典史周顯初問之曰：『汝是焦亮也』。答曰：『我如今改名了』。「又云：」焦大者，湖南新甯縣人也，資本聰敏，一目數行，好論兵法，以諸葛亮自居，盜名曰亮」。再據其自供：「三代以下，惟佩服諸葛孔明用兵之法」。亦可爲焦亮之名之

佐證。

（乙）據其後湖南巡撫駱秉章「永明江華克服南路肅清摺」：「據衡永彬桂道轉據嘉禾縣稟解自行投案之首逆焦三，即焦玉晶，女賊許氏，即許月桂，到省。當即飭縣司提訊。據焦三供，即咸豐二年廣西陣擒首逆洪大全之弟，許氏女即洪大全之妻。臣查焦三一犯，即臣上年所奏土匪頭目之興甯縣焦姓，許月桂即前摺內所指彬州女賊許氏。其是否逆首洪大全之弟與妻因無從且詰。當廣東賊竄陷彬州時，該犯等乘機倡亂，聚衆數千，許氏女自稱大元帥，焦三充當三省賊營軍師，攻城掠野，罪大惡極，因官軍疊次痛勦，力窮勢蹙，始束身歸命，希圖免死，與尋常盜賊乞撫者不同。當即恭請王命，將該逆焦三許氏兩犯綁赴市曹，凌遲處死，以昭炯戒」。（駱文忠公奏議）

以上兩種史料是單獨源頭的，毫無關繫的，時期不同的，而紀載相符的，我認爲可以信靠。故敢斷定化名爲洪大全即在太平軍退出永安時被清軍所擒之人爲焦亮，亦稱焦大，原籍湖南新甯。（因當時有同鄉周典史一見便認識他，可爲確證，而駱奏云是興甯人，當是聞按遞下屬呈報而致「興」「新」一字之音誤。

（三）他是讀書出身的士子，曾出家爲僧，後還俗，（有妻子，改姓名，不穿僧衣，皆可爲證）好讀兵書，潛蓄異志，結黨圖謀大事。（原供關於這幾點可信爲眞的）

（四）他在湘南擁有一部勢力的，觀其妻與弟於其死後尙能聚衆數千，橫行湘南一帶而自稱大元帥及三省軍師，可信爲一股有大勢力之叛徒。

（五）他是湘南天地會的首領，或首領之一。（因爲看駱撫的奏摺，他的妻與弟並不是土匪之流，而却是「乘機倡亂，…… 攻城掠野」，有「大元帥」與「三省賊營軍師」等軍事組織的，可知是作反謀叛的勢力。而羅爾綱氏攷證云：「咸豐初年在湖南起事的會社，乃是天地會而不是齋教徒」，見「朱九濤攷」。羅香林氏亦以洪大全爲天地會首領，見「太平天國洪天王家世考」。）

（六）他於太平軍起義之後轉戰桂平武宣之時，隻身由湘南到桂投入軍中。（據其自供，此點可信爲

眞的原供，因上文所言元年四月間周天爵在武宣入奏太平軍頭目稽內卽有其名，可以爲證，文見卷六三十二節）

（七）太平軍此時仍欲擴充實力，運動各處土匪加入，惟必以服從紀律，同拜上帝爲條件。大概是焦亮聞得廣西太平軍起義聲勢浩大，乃祕密投入軍中，挾其湘南勢力以自重，謀在湘南響應，聯合共進。

（八）其人初受洪楊厚待，在軍中爲「上賓」敬禮有加，尊爲「先生」（按：「先生」是對讀書人普通尊稱而不是實職，未必是軍中「書手」如羅爾綱所論定，如稱任吏官顯職之盧賢達亦曰「盧先生」見「賊情彙纂」本傳）洪等初亦有意利用其勢力以爲北伐之助。但未授以官職，尤其未封爲「天德王」。（據永安封誥無其名，「天德」之稱尤不合太平朝制與教理，且其他最初的太平文件如干王諸作，李秀成供辭，「天情道理書」等均未提及。再據其自供及身不穿王服可明證其非太平軍之「王爺」。）

（九）「天德」是反淸復明的祕密會黨中傳統的尊號，常作年號，相傳「天德王」姓朱，「朱九濤」久被當時官吏及社會認爲卽是其人。但咸豐五年湖南官吏後來確曾擒一會匪頭目邱倡道，卽朱九濤者。（上文十四節注釋）可見焦亮（洪大全）與朱九濤，不是一人。公文上之焦亮——洪大全，稱爲天德王，或是其在會黨勢力中自尊之稱，而于被擒後淸吏益爲鋪張揚厲以增加此俘虜之身價，並以自誇功績。

（十）由以上數章之研究，太平軍是淸一色的拜上帝會教徒的團體，尤其在起事初期，決無與祕密會黨妥協或爲平行的合作之事；有條件的收容異黨勢力而必使皈化教理者則有之。故焦在太平軍中並非代表一部分會黨勢力以與拜上帝會教徒爭衡者。（謝興堯向持此說，論據不足）

（十一）太平軍退出永安，他因非身居重要高貴地位，隨後出逃，最高幹部，顧不到他，毫無保衞，乃被擒獲。（曾在軍隊中渡過生活者，當知此等人員之不被幹部注意，尤其在退兵逃命時）

（十二）他被擒時頸帶鐵索（自供及姚瑩報告），這一點我百思不明其故。豈其於退出時故意自行裝飾爲囚犯，以備一旦被擒時可以詭辯脫身耶？當時有人持此一說，但不合情理。（見「賊情彙纂」本傳）明

心道人述其自云：「我項縛上有鐵索，弟兄不睦可知」。或因其與洪楊商量合作中，妄自尊大，（或要求爲「大德王」）條件不合，意見不投，尤其因會黨合作機體的關繫，故大觸洪楊等之怒，而被扣留，下之獄中，加以鐵索。及全軍出城突圍，釋放囚犯，任其自由，或大軍盡去而囚徒自行出獄逃走。他在中途迷路被擒。據「賊情彙纂」洪大全傳云：「楊秀清既忌其才，又惡其說，遂囚之永安。突圍出，大全囚服，項懸鐵索，坐竹兜，由小路潛逃」。此爲當時賽之武巡捕爾長齡所親見，其言殊足徵信，大可爲吾說佐證。又其所遺詞一闋字句間亦與上述事蹟相符，益足爲證。詞曰：「寄身虎口運籌工。（指隻身投入太平軍策劃聯合勢力事）恨賊徒不識英雄。（指洪楊輕視其才識，地位及勢力事）漫將金鎖綰飛鴻。（指衝突下獄項縛鐵索事）幾時生羽翼。萬里御長風。（一此希望也，幻想也，可反映其妻其弟倘擁有力量）一事無成人漸老。壯懷要問天公。（意氣頹喪了）六韜三略總成空。（與曾飽讀兵書，自居孔明之言相符）哥哥行不得。淚灑杜鵑紅」。（絕望痛哭）（按：此詞原係其人在解京途中過河南省時，爲亡友信陽柴逸馥先生之父執書便面者，國內刊物多有登載。上文余于十年前由柴氏家藏鈔本錄出，當可信爲眞品。）

（十三）明心道人敘其在帥營審訊時「堅不吐實，未便刑訊」。據此，則所傳之兩供之內容，除三數語外，幾盡爲僞造者矣。大抵全玉貴最初擒獲此人時，誤以爲「賊首」楊秀清，故賽烏等先即奏報擒獲賊首。及押至帥營，乃知其誤，故全玉貴大受申飭。及審訊後，因其自稱爲「天德王洪大全」則又信爲逆首」之一，繼則視爲逆首之「謀主」。賽尙阿因有先入之見，心裏固認定其爲重要的「逆犯」，決解京獻俘，以邀殊功，但又不能得其詳實口供，於是幕下的「師爺」們便晝夜商量，僞造供辭，（取其原供三數句而僞造其餘）大概是根據營中所得到敵軍情報以爲資料，以故對於太平軍之實在情況，有眞有假，斷非全部眞的原供也。

（十四）茲將其供辭原文錄下，逐段附以按語，足見改竄甚多。

「據洪大泉供：我是湖南衡州府衡山縣人，（不對，當是自諱原籍）年三十歲。父母俱故，並無弟兄妻

子。(不對，有弟有妻)自幼讀書作文，屢次應試，考官不識我文字，屈我的才，就當和尚。還俗後，又考一次，仍未取進。我心中忿恨，遂飽看兵書，欲圖大事。天下地圖，都在我掌中。當和尙時，在原籍隱居，看兵書不少。古來戰陣兵法，也都留心。三代以下，惟佩服諸葛孔明用兵之法。就想一朝得志，趨步孔明用兵，自謂得天下如反掌。（以上或是親供，但無關重要）數年前游方到廣東，遂與花縣人洪秀泉馮雲山認識。（不對洪馮在粵未見其人）洪秀泉與我不是同宗。他與馮雲山皆知文墨，屢試不售，也有大志。(此顯明事實，分明僞造供辭)先曾來往廣東廣西，結拜無賴等，設立天地會名目。（不對，向未此用會名，亦與天地會無關。此賓等所未知的事實，故僞造而錯了）馮雲山在廣西拜會，也有好幾年。凡拜會的人，總誘他同心合力，誓共生死。後來愈聚愈多，恐怕人心不固。洪秀泉學有妖術，能與鬼說話。（宗教迷信官軍不懂得，故如此說。况只楊蕭能傳天話，洪未爲之）遂同馮雲山編出天父天兄及耶穌等項名目，稱爲天兄降凡事，問天父就知趨向，生時就爲坐小天堂，就是被人殺死，也是坐大天堂。藉此煽惑會內之人，故此入會者，固結不解。（官軍當時所得情報如此故據以僞造）這是數年前的作用，我盡知的。我是道光三十年十二月間，等他們的勢子巳大，我纔來廣西會洪秀泉的。（此大概可信，即在金田起 後）那時，他們又勾了平南縣監生韋正，即韋昌輝，（非監生也），廣東人蕭潮潰，楊秀淸等，到處造反，搶掠財物，抗官打仗。（蕭楊皆籍廣西，官軍誤得此情報，均誤書）拜會的人，不身家田產，妻室兒女，都許多從他。遂得錢財用度，招兵買馬，膽智越大（據官軍情報）又將會改爲上帝會。（不對，原始即稱爲拜上地會，且並非上帝會，官軍情報向脫一拜字）我來到廣西，洪秀泉就叫我爲賢弟，尊我爲天德王。（大不對，與宗教尊天及朝制五王皆不合且與前供自爲兄之言相矛盾）一切用兵之法，請教於我。（未必）他自稱爲太平王，（不對，洪自始稱天王，而官軍情報皆誤爲「太平王」），供辭係根據所得情報而僞造此爲最明顯之證）楊秀淸爲左輔正軍師東王，蕭潮潰爲右弼又正軍師西王，馮雲山爲前導副軍師南王，韋正（即韋昌輝）爲後護又副軍師北王。又設立丞相名目如石達開稱爲天官丞相右翼王，秦日昌稱爲地官丞相左翼

公。（此根據所得情報及三合會文告而編成，故各王之外有左右翼王公，均大誤）又封胡以洸賴漢英曾四爲侍衞將軍，朱錫琨爲監軍，（朱爲永安謀內應朱八之姪，故官軍知之，實非重要人員）又有曾玉秀爲前部正先鋒，羅大綱（即羅亞旺）爲前部副先鋒（以上各員皆官軍當時所僅知之數）此外又有旅帥卒長等名目（官軍猶未全明其組織，其上軍帥師帥等等尚未知之）姓名記憶不淸。旅帥每人管五百人，卒長每人管百或數十人不等。打仗退後即斬，旅長卒長都要會打，打勝的升賞，歷次破官兵打死者亦不少。（據所得情報）我叫洪秀全爲大哥。（大大不對，太平軍稱耶穌爲太兄，秀全爲二兄，此宗教信仰所關，不容或誤，可見供辭之僞，又與初供叫秀全爲弟矛盾）餘所有手下的人，皆稱我同洪秀泉爲萬歲。（「天無二日」豈有此理！）我叫馮雲山等皆呼名字。（未必，太平軍階級稱呼最嚴）去年閏八月初一日攻破永安州城，先是韋正同各將軍先鋒旅帥帶人去打仗，殺死官兵。我同洪秀泉於初七日坐轎進城的。止有我兩人，住在衙門正屋，稱爲朝門。其餘的人皆不得在裏頭住的。歷次打仗，有時洪秀泉出主意，多有請教我的。（楊秀淸是正軍師即總司令，此不對）我心內不以洪秀泉爲是，常說區區一點地方，不算甚麼，那有許多稱王的，且他仗妖術惑人，那能成爲大事？我暗地存心藉他猖獗勢子，將來地方多了，我就成我大事。（此隨口亂說或隨意亂造，與事實無關）他眼前不疑心我，因我不以王位自居，都叫人不必稱我萬歲，（前後矛盾）我自居先生之位。（「先生」是上賓尊稱）其實我的志願，安邦定土，比他高多了。他以妖術行爲，古來從無成事的。且洪秀泉耽於女色，有三十六個女人，（未能證實，初起時未必即腐化至此）我要聽其自敗，那時就是我的天下了。那東王楊秀淸統掌兵權，一切調遣，是交給他管。那韋正督軍打仗，善能合戰，是他最勇。常說他帶一千人就有一萬官兵也不怕。在永安州還幾個月，城內就稱爲天朝，諸臣隨時奏事。（據情報如此）編有曆書，（官軍得獲曆書，已有奏報）是楊秀淸造的，（不對，是馮雲山造的，不過書由楊領銜奏請頒發，故有此誤）不用閏法，我甚不以爲然。近因四路接濟不通，米糧火藥也不足用。官兵圍攻，天天大砲打進城內。衙門房屋及外間各處都被礮子打爛，不能安居。（此官軍所知）因想起從

前廣東會內的人不少，梧州會內的人也不少，就起心寬逃。（官軍知廣東凌十八劉八擱應事，又曾有防梧州事故云）二月十六日，是我們的歷書三月初一的日子，發令逃走。（錯算一日）是三起走的，頭起於二更時韋正帶二千多人先行。（不對，秦日綱為先鋒）二起是三更時候，楊秀清馮雲山等共約五六千人擁護洪秀泉共他婦女三十多人，騎馬都有。第三起是我同蕭潮潰帶有一千多人，五更時走的。（不對，秦日綱爲殿軍）我離洪秀泉相去十里路遠，就被官兵追上。蕭潮潰不聽我令，被打敗殺死千餘人，將我拏住了。我們原想由古東去昭平梧州，逃上廣東的。出城時各人帶有幾天乾糧，如今想是各處搶掠，總有用的吃的了。那晚走的時候，東礮台火起，是燒的住房，都是衆兄弟主意，在城外養火，城內便好衝出。至我的本姓，實不是姓洪，因與洪秀泉認爲兄弟，就改爲洪大泉的。（信是親洪）洪秀泉穿的是黃綢衣黃風帽，那東西南北王戴的是黃鑲邊紅風帽，其餘丞相將軍軍帥軍長等，每逢打仗，都穿黃戰裙，執的是黃旗。（官軍情報已知此）我在州衙門，也有黃袍黃風帽，因我不自居王位，又不坐朝，故不穿戴　所供是實。」

（十五）其後軍機大臣與刑部奉旨會審此案，時賽尙阿仍居首相，廷臣自不得不仍沿前供而略改其辭以顧全賽之面子及地位也。會奏情形，復錄注如后：

「（咸豐二年壬子四月）二十六日丙午軍機大臣刑部會奏言：逆犯洪大泉押解到部，奉旨著軍機大臣會同刑部嚴審定擬具奏。臣等遵便將該犯提訊，據供認從逆踞城抗殺官兵等情屬實。緣洪大泉籍隸廣東南海縣，（與前供不符）自幼跟隨胞叔洪興秀在湖南衡陽縣讀書。（與前供非姓洪者不符，顯被改易）旋披薙爲僧，閱看兵書，潛蓄異志。咸豐元年二月間，洪大泉前往廣東一帶地方閒蕩，與洪秀泉夥黨胡以洸引至賊營與洪秀泉見面，彼此投契，結拜弟兄。（不對，胡向在廣西時期亦誤）維時洪秀泉夥黨有馮雲山韋政（即韋昌輝）蕭潮貴楊秀清石達開秦日昌賴漢英曾四朱錫琨曾玉秀羅大綱（即羅亞旺）胡以洸等，藉添弟會名目褁脅賊匪，（會名不對）到處搶掠財物，屢與官兵打仗，俱係洪大泉主謀。（不對）洪大泉又自領賊匪與官兵打仗三次。（不對）洪秀泉僭稱爲僞太平王，（不對）封洪大全爲僞添德王，（不對）

馮雲山等俱受僞封。閏八月初一日，逆夥韋政等攻破永安州城與官兵抗拒，後因四路接濟不通，官兵圍攻甚急，起意竄逃。本年二月十六日燒燬民房，乘便衝出，韋政等擁護洪秀泉帶領賊匪五千餘人，與洪大泉一併逃竄。十八日走至鬱蘢山地方，被官兵追擊，經守備全玉貴將洪大泉拏獲。查洪大泉投入洪秀泉賊營，代爲謀主，(不對)抗拒官兵，攻破永安州城，復受僞封，實屬罪大惡極，合依謀反大逆，不分首從凌遲處死律，凌遲處死，梟首示衆。」

(十六)多年以後，天王洪秀全樂德報功，追封殉國諸臣王位者多人，洪大全(以其入太平軍用此名故)亦得封爲愍王，與其他二十一人名字共鐫于石碑上，以垂紀念。(見沈懋良：「江南春夢庵筆記」謝興堯引用)此則澆泯前嫌而記念其歿于王事所致，亦可見其初在太平軍有相當地位，但確非天德王耳。

附言：朱謙之教授在「現代史學」(五卷一期)發表「天德王之謎」一篇，對于我關于洪大全案的主張——實有其人其事，不過供辭是僞造的——表示不滿，並且意指爲「模稜兩可的態度」。此由于朱氏只看過拙著「洪秀全之出身」篇內一節的注語，(初刊「大風」六四期，即上文卷一、五節注釋內「大全本係一名讀書出身的，具有理智化的頭腦」一語)而未曾看見拙著「洪大全案之研究」一篇，(初刊「大風」七八期)，以故未覩拙見之全面。茲已將此全篇研究文字稍加整理，載之上方，當可完滿答復朱教授之批評，故不再細說。

惟所不得不辯書數語者，則朱教授指我信大全爲讀書出身的一語爲「中了傳說的毒」。我此言根據他的供辭，固承認此句爲其眞的原供，而且讀過他的遺詞益可信其原爲文學甚優的士人。即朱先生自己的結論，亦以其爲「湖南和尚」，兼承認其「自居先生之位」之語，這兩點又何嘗不是出自其供詞的？而且「先生」爲太平軍對讀書人的普通稱呼，則朱先生亦承認其爲讀書出身的了。如是朱先生豈非也是「中了傳說的毒」麼？而且又豈不是信「有其人其事」麼？一笑！

末了，朱先生全文的結論完全根據和同意于羅爾綱先生的斷定——「實無其人其事」，而他兩位先後各寫了萬數千言，還是討論和研究「其人其事的」——並非研究『捕風捉影』的幻象或神話。這是與我個人的看法不同。今舉出兩個好例證。多年前，在上海見袁寒雲（克文）氏在晶報發表其發見一個天朝遺留的老宮女藏有天王賞賜的金幣兩枚，并有紀盛詩，乃以重價購入而表揚其事，且附有金幣拓片。我追蹤觀看過那金幣，後來多方設法考查，乃知那全套完全是袁氏的把戲——本來實無老宮女其人，無賜金幣其事，亦原無金幣其物，（此言天王鑄那兩個金幣也。其確曾另行鑄金幣又是實事）更無紀盛其詩。這纔可以說是無其人其事其物其詩，而其人其事其物其詩全是袁氏一手偽造的。此其一。又坊間書本多載天朝遺留的文士王公俊做了許多首詩及斷句，後來經劉懷琛先生自己發表一篇文章于上海時事新報宣布天朝本無王公俊之人，皆因他那時熱心革命，故一手捏造其人其事與其詩，以事鼓吹民族主義。此其二。然而洪大全一案的問題卻不是這樣的。我相信羅氏，朱氏，與我個人，三人研究事實的結論，大致相同，（解釋的意見，仍有小異），而所斤斤辯論者——這是很不幸的——乃在「其人其事」四個字。所以我重申前言，先要認清研究的題目：洪大全一案實有其人其事，而無其全供；我們的問題乃是，那究竟是甚麼一個人和那究竟是甚麼一回事？

上文修正後，再得讀蕭一山先生：「天德王洪大全攷」一篇，（載文史雜誌三卷七、八期）其結論兩點：（一）「姑無論洪大全是否為『首要之匪』，但就當時擒獲，解押入獄，及正法的經過，以及駱秉章，程矞采　恒春，周祖培諸人的奏摺，總不能說沒有這個人。咸豐時，一般僅懷疑其人之『要』『非要』，後來卻並懷疑其人之『有』『沒有』，最近卻認為偽史案想『一掃而空』（指羅爾綱說），未免太近于武斷了」；（二）「但是洪大全係天地會首領　可從他的口供及名號上考證出來的」。「洪大全取名『天德』，足證其與天地會的關係，而決非偶然的」」。蕭氏的說法，雖略異于上文拙

見，但大體上彼此却是同調。

蕭文又引軍機處檔案所存之賽尙阿兩道奏疏，其一云：「北路湖南兵等十餘人，追及乘轎賊目，前後悍賊數人，正與兵勇相持，格鬥。儘先守備全玉貴向前將賊目擒獲。審係賊中大頭目，自稱天德王洪大全，與洪秀全爲兄弟，賊中呼爲萬歲，所有運謀畫策，俱伊一人執掌，而洪秀全坐享其成，知爲賊中首要逆犯，該逆大夥必死命來奪，立卽派員弁兵丁星夜獲解大營。旋據報稱：賊中哭聲震天，猶未遠竄，……旋卽遇賊大隊撲來，大呼還我天德王，否則拼命決死一戰，……不意兵勇連日苦戰，又當露宿餓行之後，大雨淋漓，山徑險滑，適値雲霧罩合，被賊拼死衝突，一經挫折，以致垂成功敗。……至所獲賊大頭目，洪大全 覆訊據稱與洪秀全結爲兄弟，因從洪姓，洪大全本來非其姓名。……上年湖南撫臣所稟永安（？）城中有朱九濤李丹其人，該犯口操楚音，恐有改名隱匿。又傳聞洪秀全入永安後，曾邀來天德王入住城中。又聞賊中有一湖南和尙與洪秀全伎倆相等，兼通典故，其被獲時頭戴風帽，身穿袍服，自行鎖紐，又有賊衆千餘拼命索奪，斷爲賊中首要逆犯。且其主張逆謀，罪情重大必應解京明正典刑。當卽派令步軍統領衙門郎中聯芳，升任戶部員外犯郎丁守存押解赴京。茲將供詞先行恭錄進呈，猶恐其中不實不盡，因遠道解京，未便刑訊。請飭刑部再行嚴究，按律定擬具奏。」這一疏加增了洪大全案的上好史料，爲上文所未備者，故補行轉錄上方，以供參攷及研究。

余按：（一）此疏首言洪大全被擒情形，與上文所引他書所載互相印證，益可信「有其人，有其事」。（二）如疏中所言，則洪大全分明是太平軍中釘上鎖紐的罪犯，而前後有兵押其退出永安，而非自行逃逸者。（三）洪大全所供自尊自大之語，當係誇張之解，賽更從而鋪張揚厲定爲首要大頭目兼僞造他部分供辭藉以邀功飾罪。（四）所云「賊中哭聲震天」，當係爲軍苦追，至古蘇冲趕上太平軍後隊婦孺老弱，殺死千餘人之事 原與洪大全之被擒無關。（五）繼言：「旋卽遇賊大隊撲來」，此

明係烏軍冒險妄進窮追入山，至龍寮嶺中伏大敗之慘劇，更與洪大全被擒事了無關繫，但賽却強將兩役牽爲一事，混爲一談，遂僞造太平軍「大呼還我天德王」之言，及另有「及被擒獲，又有賊衆千餘拼命索奪」之奏語，以爲此一敗仗全係因擒獲太平軍「首要」「大頭目」洪大全而起，——以其人其事爲全役之中心，益可見其借此人之被擒，故意抬高其身份地位，多方加增其在太平軍之重要性，復歪曲事實，僞造口供（大部分）圖輕輕的掩飾遇伏大敗損兵折將之罪。其取巧技倆，斷不能逃後世明眼人之明察也。

三九　桂林之攻守

太平軍自經大洞大勝之後，官軍不敢再追，由是得安然北上，經牛角偏，黃蜂隘等山口，將入荔浦。惟探知向榮等軍已退兵握守是處，則又改由別路，卒由天平坳北上。沿途俱走小路，避免與官軍接觸。其時，省方派有兵駐守荔浦之馬嶺。太平軍斥候偵知之，大隊改從山路迂迴而行。二十五日，出馬嶺之後經陽朔之高田。二十七，至臨桂之六塘。由是一路毫無阻擋，直薄桂林城下。

時，桂撫鄒鳴鶴獨自坐鎮省垣，藩司勞崇光勦匪外府，臬司姚瑩則隨軍永安。鳴鶴早已奉賽尚阿令與辦團練，曾奏報練團五萬人（見「方略」）實則誇張粉飾，故示鎮靜，于省城防務毫無布置也。馬嶺爲入省要道，先有兵駐守，鄒又撤回。迨太平軍廿七日進至六塘，鄒倉猝遣救，中途遇敵，官軍棄甲逃回。鄒始張皇以團練守城，「獨秀峯題壁」詩有「高談鎮靜全無備，臨事張皇莫濟艱，」及「誰使雄師班馬嶺？羸卒六塘帶月還」等句並註，皆紀實也。（賽奏報亦劾鄒毫無布置，辦團誇張，臨事張皇無策）

是時，省城實力空虛，當局倉皇無策，而太平軍已抵六塘——離城僅六十里，危險萬狀。廿八日清晨，向榮忽爾率輕騎疾馳入城，正如飛將軍從天而下。緣向榮自退守荔浦後，知太平軍必全師北上，直撲省城

，乃遣飛報檄劉長清與和春諸軍急行開省，而自行率輕騎六人，繞道荷笠，于太平軍之後、疾馳兩晝夜而抵省。（見獨秀峯詩註。按：此舉想是向自動而行，未必由賽之飛檄調之）入城後，即執行其廣西提督職務，督同副將馬龍與所有兵勇團練急行布置城防。而同日夜間太平軍先鋒軍即至，僅後向榮入城半日耳。計向榮在桂與太平軍作戰前後垂二年，屢敗鮮勝，惟疾馳入省卒保桂林一役，在清軍立場而言，是其大功、故粵督徐廣縉後來覆奏參向之案有云：「平情而論，新墟古束（蘇）兩戰損兵折將之罪固不容寬，而馳援桂林捍衞保障之功，亦不可掩。」自是公允之語。而當時龍啓瑞詩亦有「豈非向老力，竊得還金湯」之句。然而鄒撫却奏稱己功，但以「向榮亦至」四字括其勞績。向入城未久又與鄒及其他文官不相能，嘗輕之曰：「君輩但知掉筆頭殺賊耳。」（見李圭：「金陵兵事彙略」卷一）幸而兵權在握，號令易行，加以其軍事經驗本富，故能守城成功也。

二十八日，太平軍前鋒進抵桂林。夜間，派隊數百人，用前在大洞所獲之官軍旗幟，文件，穿官兵號掛冒向榮軍賺城。守城兵勇以向已至，即知其計，拒之。太平軍大隊陸續開到，營于西南文昌門外之象鼻山，及西門外之牛山，皆能俯瞰城中，高據建瓴之勢。（按：太平軍先鋒賺城事日期，他書有作二十九日者，以上行軍日期據「臨桂縣志」及況澄鈔本獨秀峯詩註）是時，全軍又增加沿途入伍者不少，共有兵員六七萬人矣。（據「賊情彙纂」卷十一，「老賊」篇謂，其此時有八萬人。此數過多。）

【注釋】前在桂林出版之「逸史」第二期，載有黃照熹之「太平軍攻桂紀實」一篇，所述向榮馳援桂林及太平軍行軍事甚詳，云係根據太平軍遺老所口傳者，堪作補充史料，故轉錄之。（原文惜未指明日期）

向榮「軍行至陽朔縣屬金鏖墟之玉龍橋上，忽見旁邊亦有一支清軍突出。向榮異之，尋思此必太平軍喬裝者，遂改由小道疾趨塘頭，出會仙。（原注：在桂林之西南方，距城約五十華里）抵會仙時，已下午九時許矣。（按：此在二十七晚）稍事休息，即尋地保問有捷徑上桂林。遂傳令連夜開桂林

，于上午四時許，（按：此當爲二十八晨）始達桂林，改由西門進城，即傳令封塞南門，增加守備」。（按：與桂林采訪傳說，謂向沿途以樵夫爲嚮導，走間道至省　馳驅二百餘里。）

「太平軍行至六塘時，日已昏，（按：是二十七晚）遂紮營。若當時太平軍亦星夜趕行，桂林清軍是否能守，尚不知也。清兵紮于六塘良豐一帶者，連夜逃回桂林。風聲鶴淚，桂林民衆已入戰時狀態矣。翌晨，（二十八）太平軍仍喬裝清軍服裝旗號，直上桂林，欲以此賺開城門，則桂林唾手可得矣。比及南門橋，（夜間）見城門緊閉，城上旌旗林立，心知有異，遂大呼曰：『向大人回城了，快開城』！忽然城上一聲吶喊，一清軍裝束之軍官出現於城樓，亦大呼曰：『我老向早回來了』。雙方遂炮矢齊發，戰爭開始。……」

又據柳州張延禧丈尤爲生動的現實主義的述辭云，太平軍先鋒以先在大洞之役所獲得之清軍旗幟，軍衣，文件等喬裝賺城，至城下高呼：「向大人捉得賊頭回來」！隨繳文件爲證。向榮乃高坐城頭，大罵「你這龜子飾的賊！老向等候多時了！」隨以火藥包擲下。按：張丈「見聞錄」亦多是得自當時曾入太平軍者。

當時議者猶有不以向之退守省城爲功而反以爲罪者，如吳文鎔張亮基四月十一日會奏，謂向先敗于官村乃遁平南，繼而棄永安之敵遁數日始行尾追。又有大洞之敗，乃帶殘兵數十，一晝夜奔二百餘里，躲入省城自保云云。是可見向平日之戰績太壞大失人望有以致之。然無論其退守省城之動機如何，即以其後效言，省城卒因之而得堅守不破，在清方言之，是其功也。

先是，烏蘭泰於大洞受創後，以敵軍從容逸去，會城可危，將息未定，即又決意兼程窮追。「是日割臂血入酒中，與下共飲，痛哭誓師，感泣願從者七百人。」（「忠義紀聞錄」本傳）此固由其忠勇之性使然，然輕身深入無怪其一敗再敗，卒以身殉矣。三月初一日，烏率數百人（一說二百）馳至南門外將軍橋

，隊大兵猶在後也、橋在南門外二三里，跨水靠山、爲通桂林之大道。烏至是，仍賈勇進攻，引數十騎鼓噪而前。

太平軍派隊迎戰、據橋爲守。烏奮不顧身，冒死策馬過橋。太平軍燃砲直射，砲子中其膝、從者千總李登朝急翼之退，復獨立橋頭戰死。（參用獨秀峯詩註及「平桂紀略」，「臨桂縣志」）烏受傷後，退六塘療養，隨赴陽朔，至三月二十日，醫治無效，卒于軍中，其隊伍由秦定三接統。清廷聞耗，震悼殊深，即開復原官，尋賜謚「壯武」。考烏蘭泰爲將，勇有餘，謀不足，且輕敵冒險，愨忠愨勇，有負重任，殊非大將之道，其陣亡也固是早晚必然之事，然於清軍方面損失則甚大矣。故姚瑩曰：「大事全賴此人，而身先亡，可恨也」。繼又曰：「中堂（賽尚阿）深恨向之不得力，而痛惜烏遽芳之亡也。」陳繼聰傳其人云：「在營按日操練治軍，贊予肯分不輟。囊無餘錢，得餉悉以賞兵，紀律嚴整，所過無犯。麾下文武推心委任，咸盡其能。尤恤士卒，軍行遇雨，目眾兵露處，不自張蓋。每戰勝輒椎牛燕饗，以相勞苦。臨陣必躬身督隊，指授諸將方略，不避矢石，在營帥中最稱忠勇云。」（本傳）則是亦清軍中不可多見之賢臣良將歟！在廣西兩年戰役中，其肯實心盡力爲清廷作戰者僅見烏一人而已。 據「逸史」黃照熹，謂烏負傷落荒而逃，至陽朔之「烏牢村」，自嘆大將怕犯諱，曰：「吾命休矣」，卒死於此村。）

時，城外民房店舖已於先一日爲官方焚燬一空。自初一起，太平軍連日猛力攻城，由象鼻山架砲日夜轟擊，鉛丸入城如雨下，並在城外撲攻西，南，文昌三門。攻城軍以雲梯攀登城牆，幾成功。守軍以滾油潑下止之。攻各門均不得手。十八日又特製新式戰具「呂公車」攻城。車以大竹製，寬長丈餘，下用四輪，中貯火器，外施板障，上排雲梯，高與城齊，數十人踞其上，得從平面攻城上守兵。又特造二丈長噴筒，爲攻城利器。守軍禦以槍砲，復以長竿縛火種燒車，又擲火燒車，攻城卒亦不成功。（參用「平定粵匪紀略」「平桂紀略」「臨桂縣志」，「中復堂遺稿」等書。據柳州張丈云，有湖南兵一人，孔武有力，於城上舉大石頭擲下，中呂公車，火藥發；毀焉。後以功升把總。）

方向榮之初入省垣也，城內以事前毫無佈置，僅得兵勇差役二千餘人。其中五百名猶是鄒撫於太平軍到六塘後臨時急募民夫仰登陴守衛者。時四境亦無兵，惟靠鄉勇而已。鄒復遣人民燃燈助守堞，倉皇失措，浪費犒賞之資甚鉅。自向榮入城後，布置防守，始有頭緒。和春劉長清兩軍尋亦開至，由北門入城，協助防守，力量稍增。向總以內力不充，而外援未至，極力主守勢，亦善策也。守城軍每在城內遙見太平軍在城外笙歌歡飲張宴，皆側目而視，不能加一兵，亦莫奈之何。

至城外官軍方面，賽尚阿於太平軍退出永安後，即督同臬司姚瑩辦理善後事宜。旋於初九日移營復回陽朔，一月之間陸續調兵救援省城。其實，官軍除向、劉、和、諸部之湘桂川兵六千人已入桂林外，餘衆都無鬥志。四鎮及烏死後，達洪阿因病告假，被調回京，而巴清德則病歿於平樂。所可調者有秦定三接統烏軍三千人，提督余萬清總兵王錦繡部兵，張敬修李孟羣之壯勇五千人。各軍皆營於北門東門外及太平軍未圍攻之地。許祥光部壯勇則駐守六塘。劉繼祖之水勇張釗等亦繼至。另有甯城勇二千，及松安，常祿，陳瑞芝等部。藩司勞崇光最後亦率守備張國樑部千人，趕回入城助守。（據官報四月初二始至）江忠源自回湘後，驟聞永安敗訊，在籍出私財增募勇千人兼程入桂赴援，而烏已死，乃亦開到桂林作戰於城東北之鸕鷀洲，頗爲得力。是時，劉長佑破江邀爲佐。（字子默，號印渠，湖南新寧人，後成名將。）統計城內外官軍兵勇已達二萬餘人。賽自然留一部分兵力隨身侍衛。議者乃責其屯重兵自衛，不赴省救援。以事實論，「屯重兵」之語未免過苛，而其遠駐外邑不親赴桂林督師救援，則確失職矣。

是時桂林城內情形略述如下。太平軍早派間諜入城，圖爲內應，或刺探軍情，有以白足婦挑米入城任偵探者。官軍捕獲奸細日有所聞。（姚瑩報告）大抵兵勇防衛嚴密，內應之舉不能實現也。當局乃懸重賞，捕獲一名賞銀百兩，忽捕得數十人，紛紛領賞，冤死平民不知若干矣。至在籍巨紳朱琦及龍啓瑞奉命倡辦團練，有紳士（舉人）三人襄其事，設局辦事，排場儼如官衙。其募得壯勇萬餘人，各繫紅巾爲誌。紳等率民團分班日夜登城助守，以城垛過多不足數則以兒童補之，分七段巡防，晝夜不息。而主事者，乘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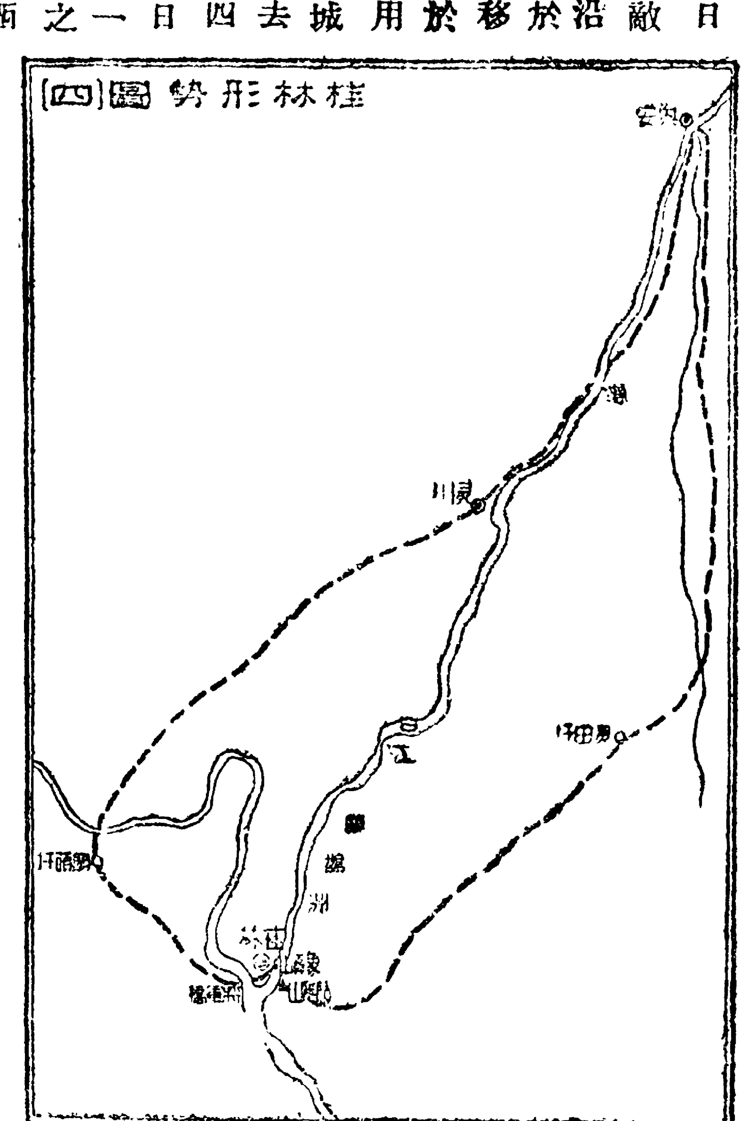
皆吞公帑，請託營私，官紀腐化之弊叢生。民兵登城守衛，日給錢三百文，而千總吞沒入私囊，經營虛報又不知多少矣。而守城者則兵勇朋比爲奸，不事出城殺敵，而惟於城內姦淫掠擄，無惡不作。（潮勇最甚一人民苦之。壯丁掠得之物，公開出賣，乃官局不之禁，反亂施賞犒，無異獎勵暴行。受撫之賊軍每開到輒大排筵席以慶賀，氣焰更盛，殘害人民益無忌憚。一時，百物騰貴十倍，米珠薪桂，苦煞桂人！（以上參用獨秀峯題壁詩，及東潮「紀事詩注」。按：據余金田采訪，謂太平軍在永安時，曾聞桂林，即先遣多人携巨款入省開設店舖多家，名號悉有「昌」字。會有舉人某被甚脅入伍，不甘於心，乃乘間私逃，直至省舉發其祕。官吏乃按址封舖拿人，機關盡破，故內應不成事云。亦姑存之，志此備考。）

至於戰況，復述如次。先是城中大砲均運赴永安前綫圍攻之用，及省城被圍，官軍初無可用。後倉卒間，於貽忠祠掘得明代所埋之鐵砲廿餘尊，分置城上轟擊，攻城軍乃不能偪近城垣。（見「平桂紀略」）人民初聞攻城警報，羣情洶洶，有先死者。官軍得大砲後，民心乃稍定。（見「臨桂縣志」）至城中所需軍糧，則由北門縋城上落採辦，接濟無缺。關於攻守策略，向提自始即主守；而鄒撫以書生出身不諳戎務妄主攻勢，嘗強令兵出城進攻；一戰而敗，死皖軍三百人，嗣後亦不得不堅守矣。官兵出戰，未見敵亂放砲，一見敵即退回，是怯兵之現形也。至潮勇、鄉勇，均無用之極，每戰輒以方言與太平軍相通語，作戰不力可知。其他內外兵勇，亦疲即怯，作戰均不得力，只能保守城垣而已。如張敬修所部壯勇，於十六日開至願山腳，未陣，太平軍乘之，勇盡潰散，都司翁勒和陣亡，是其例也。

太平軍屢攻不克，嘗掘地道謀以火藥轟毀城垣，亦不成功，蓋桂林城東有灕江，南有支流，皆偪近城牆，西面有山有小河小湖，而北面多山，故穴地不成也。又以城牆高而厚，官軍槍炮火藥及種種守具戰具皆較優，而向榮究是老於軍務者，守城殊得法，故太平軍無計可施，攻城不下。由是一攻一守，兩軍遂陷於相持不下之勢。故夏燮綜論此時戰況云：「時省中各路兵已縋二萬，益以紳民團練之勇又數千人。而撫軍[illegible]守，惟督飭乘城之士卒，日夜敲刁斗舉烽燧以防賊之衝突。又召募本省勇五百人以爲左右親兵。

城中勇日驕，賞日厚，而城外之兵奔命漸疲，亦謀爲堅壁之守以困之。故一月之間，歷水陸二十四戰，未嘗一創賊也。」（粵氛紀事）清論云：「株守孤城，無展布」亦是事實。

太平軍以圍攻桂林逾一月，苦不能克，而城內外官軍兵力日厚，恐愈久則聚兵愈多，終非其敵，遂亟謀棄之北上。先期擄得沿江船隻多艘，一切準備旣妥，突於四月初一日夜間，全師潛去。移師之前，亦用奇計掩護：卽是於象鼻山東草象人，大炮置藥線用長繩引之，自遠處牽繩轟發。城內外官軍適聞砲聲，不疑其逸去也。計自二月二十九日薄城至四月初二日，圍攻桂林共三十三日。全軍分水陸兩路出動，水路一由東路門雞山過河，經靈川縣之靈田墟而過海陽江北上；一由西路廟頭墟經黃塘趨西北過靈川，（見「欽定方略」）兩路皆集中於興安縣，於初五日晡乎克之。城內自知縣商昌以下皆棄城逃，僅一幕友——湖南生員沈昌遠「駡賊不屈受害。」太平軍撲入空城，不殺一人，不



擾百姓，只縱火焚衙署，又疾趨全州。事後，鄒撫奏報請商令先期出城在鄉間練團，僅得革職處分而已。（參用「粵氛紀事」，「平桂紀略」及余興安采訪）

太平軍盡退多時，桂林內外官軍始知之，相與慶祝。鄒撫即以擊退賊衆奏聞。一時官軍紳咻咻爭功，請託徇私，應有盡有，甚至有以苞苴求保舉者。鄒撫濫保多人，有「爛羊頭」之嘲。不料賽尚阿屢已嚴參之。鄒撫奏入，被駁，交賽查覆。賽於初八日始入省，復因派兵追擊事，受鄒牽掣阻撓，亟又奏參，保功之摺奉查後又一一駁覆。結果：鄒鳴鶴卒得革職處分，巡撫一職由藩司勞崇光補授。（見「欽定方略」。按：勞，號辛階，湖南善化人，由翰林累官至今職。）

方太平軍之退走也，城內文武大員共慶大難已舒，無有議及出兵尾追者。向榮復又發生意見稱病，絕不進兵。迨統帥鄒催之急則又嗾令紳民挽留其保境安民以防反攻，鄒鳴鶴亦以此題目故留精兵猛將於省內以自保，與賽尚阿意見相左，故後者嚴參之謂其「實屬怯懦無能」。經營久之，始得總督余萬清總兵劉長清率所部兵勇七千人開拔，繞道赴援興安全州，兼事防堵湘桂交界之地。向榮堅不肯出，賽無奈之何，卒以劉長清暫署提督，而另加和春提督銜協領翼長帶向榮之兵出發，而藩司勞崇光（時猶未接署巡撫之職）亦派翼長、督隊帶兵出發追擊。於是桂林內外兵勇　總兵常祿，秦定三，李瑞，經文岱，王錦繡等，副將鄧紹良，都司鄭魁士等，守備張國樑，及江忠源等兵勇分路陸續開拔北進，共數達一萬五千餘人。（參合各官書），未幾欽差大臣賽尚阿，卽被清廷嚴辦其喪師縱敵之罪，先行革職拏問，後定斬監候，竟至身敗名裂矣。曾國藩評其事云：「千金之弩，輕於一發」，而發弩者則清帝也。不能知人善任，無怪其然，此則曾氏弦外之音歟！（曾語見「奏疏」，羅爾綱任「太平天國史叢考」頁三〇引用。）

【註釋一】　張釗等之末路

降賊張釗等於桂林解圍後，仍留省剿匪。惟賊性未改，仍與匪通，聞官兵剿水賊，乃私回探聽，並

接濟火藥千餘斤，且如前作亂於大湟江。卒於咸豐二年九月爲藤縣團練所擒殺。而田芳侯志等復肆行劫掠。於咸豐三年五月爲知府陳瑞芝（一說、褚汝航）以計誅之於梧州。餘黨梁培友（鯉魚仔）自立橫行江上，後至廣東肇慶與廣東「紅頭賊」陳開，李雲茂合兵復行西上。（見「欽定方略」「平桂紀略」）故太平軍官書及干王等屢言張等「大頭妖」之卒不得善終也。

【注釋二】　張國樑之出身

關於張國樑——以後數年太平軍之勁敵——之出身，頗成爲歷史問題。據一般傳說及幾家紀載皆言其先附太平軍，後降清軍向榮部，乃隨征長江一帶。今據史實以辨正之。

張，原名嘉祥（或作「家」「詳」），粵肇慶府高要人。「身長玉立，力舉千鈞，而狀貌如婦人好女」。（見馮桂芬撰本傳）十五歲，入桂依其叔於貴縣。（何曰愈撰家傳謂其於道光間廣東鴉片之役爲勇，被遣散後爲盜，年歲事蹟均不符）初傭於縣城水源街全昌鹹貨肆。性情喜游博。尋辭出，與其黨往石龍墟擄牛皮店楊氏六歲兒。楊以百金贖歸乃控之於縣。知縣楊景惠因循縱容，不嚴拘捕。張得漏網，益放肆，遂勾結欽州李自昌，橫州謝江殿，靈山蘇三相，瓦塘徐亞雲等，嘯聚橫州大灘伏波廟勒索貨船，打單村市，滋擾無虛日。此道光廿八年事也。（見「貴縣志」）

是年嘉祥自立爲盜魁，在橫州豎旗招匪，擁衆萬餘人，四出劫掠。州縣請南寧協副將盛筠勦之，（或作「均」，誤）敗績，廿九年春夏間，仍在貴縣一帶刼掠。九月，潯州知府顧元愷，副將李殿元，盛筠等往勦，復不利。張，黨羽極衆，數敗官軍，橫行無忌，聲勢益盛。（參合「貴縣志」「平桂紀略」）時值廣西米價騰貴，富人奸商復有壟斷居奇者，貧民無以爲生，嘉祥遂以刼富濟貧爲號召，飢民附之者益衆，一時有俠盜之稱。民間遂有謠云：「強如狼，弱如羊，扶弱鋤強張家祥。」（見顧雲撰「事狀」，尚有口號四句已見前章注釋。）

時，按察使勞崇光督勦各屬土匪，莫奈之何，乃謀招撫之。廿九年九月，張單騎詣左江鎮總兵盛筠之營投誠（一說德亮，實則德亮，先是左江鎮總兵，盛筠爲南寧協副將並其部下。此時盛已陞總兵，德亮想已他調矣。此見下段徐廣縉奏語）勞厚遇之，令執贄門下，爲改名「國樑」，字「殿臣」，卽以外委効用，助官軍勦匪甚力，（見濮桂芬撰張本傳，「湖南褒忠錄」殉勞門勞崇光傳）其與勞之因緣如此，故後來崇光聞張戰死丹陽，在粵爲位哭之云：「吾門得公良不負」。（顧雲「事狀」）而「欽定勦平粵匪方略」第一卷第一道所載上諭（道光三十年五月十九日）卽言其受撫事：「近聞自去年賊首張家祥滋事，官兵不能捕獲，強爲招安，餘黨四散勾結」云云。是爲其于廿九年時投誠官軍之確證，但卽在降此諭時，向榮猶未奉調入桂也。（國史館張傳所叙亦同）

道光三十年八月，張勦滅積匪潘寶源于龍川。（見「平桂紀略」）咸豐元年三月，張力勦潘大等匪黨于思恩，南寧，太平三府，而大勝于上林。李星沅周天爵會奏其功，言其才可用，有「不但此時大有裨益，將來肅清江面非此人不可得」等語。據此，清廷于四月降諭云：「張國樑投誠後，隨同立功，以千總補用，賞戴藍翎」。（見「欽定方略」及國史列傳）四月中，張又勦宣化股匪。周天爵復奏云，將弁勦匪不力，，惟賴張國樑及鄉勇「東西奔弛，力圖掃蕩」。或有疑張者，在籍大紳朱琦力保之。周與當局皆始終倚畀，使致力勦匪。故統計張自投誠後共勦滅各屬土匪二十股。（見過鏞「向張二公傳忠錄」張「行略」）七月，勞崇光——時已陞布政使——督國樑部勇勦顏品瑤股匪萬餘人之赴援南寧太平者，以衆寡不敵受挫。卒於八月平之，斬顏品瑤，並撫蕩其餘黨于宣化之那陳大塘間，尤能爲地方造益。（此外尙勦平李樹青等股匪，）賽尙阿極賞識之，保陞守備，換戴花翎。二年正月，張又勦顏品喜股於靈山縣，肅清南邕一帶。旋赴梧州勦蒼梧，平南，等處水賊。（見「平桂紀略」及國史列傳）

在太平軍攻佔永安期間，張方在勞崇光麾下勦匪於南甯潯州梧州一帶。迨桂林被圍急，勞乃親帶其所所部千人入省助守，以四月初二日抵桂林，時則太平軍適解圍北去矣。張旋奉令率部隨勞入湘追擊

。自勞回桂而向榮復起統兵後乃正式隸其麾下而轉戰三江。其出身大略如此。

由以上各條可靠的史實以觀，則太平軍於道光廿九、三十年至咸豐元、二年間——由積極運動以至起事前後——張國樑已投誠清軍，助剿土匪於各屬，從來未與太平軍發生直接關係。不特此也，據數家紀載，洪楊等於起事前亦曾派人運動其附義，惟皆被其嚴辭拒絕，如顧雲程晚甫文及薛福成「庸庵筆記」張「逸事」，及羅惇融：「太平天國戰紀」是。至於一般的傳說及數家私人紀載，如何曰愈「家傳」，朱孔彰「中興名臣事略」，謂其先行加入太平軍，後詐降於向榮，爲向識破乃用間逼其眞降云云，考訂時間，地點，事實皆不對，想皆以訛傳訛之傳說，殊不足信也。過鑄根據當時營中軍醫所得自張的義弟之言云：「或言公前曾被擄從賊而反正，先後不符，傳聞之誤。」更足爲有力的直接的反證矣。按：黃小配之「洪秀全演義」第十回「洪仁發誤走張嘉祥」所說更是無稽的小說家言，或據此說而憑空杜撰者，尤不足引爲史料矣。（宇宙風一百期寶筏撰「評廣東文物展覽會」內斷定張先附太平軍後降清軍云云，想卽誤信上言各錯誤的紀載或傳說）另據一傳說手鈔本，謂太平軍使其詐降於向榮而留其妻子爲質；向榮反用間，派兵假其旗號名義出戰，殺太平軍多人；太平軍以爲眞降，遂戮其妻子，張乃不得不降於官軍云云。此說尤爲無稽之談——不獨向張會面之時期不符，而張之妻子一向生存。如年前香港廣東文物展覽會陳列張顯貴後致其妻家書，內有「就如人家說你們是賊婆」一語，可見自做賊以至做官時其妻無時不生存，則此傳說完全是子虛烏有的事了。（張家書在「大風」七十九期製版印出，又載「廣東文物」）

再：道光卅年八月都察院奏稱廣西紳士入京控告云：「近年以來，慘遭匪毒。自上年（二十九年）四月至本年五月，匪首張家祥楊撈家等搶刼南甯府左江柳州府右江等處，以及桂林府灕江一帶地方均受毒害云云。故編「張忠武事錄」之張慶年卽據以懷疑「廿九年投誠事有誤」。其實，張於廿九年投誠及以後勦匪事宜私文書證據確鑿，斷斷無誤。卽以廣西紳士之控案論，廿九年四月間，張仍未投誠，

而卅年春間，張已投誠助勦土匪，是年五月上諭明言其事，一方人民或未知他府事容有誤耳。于王洪仁玕供辭亦有言及張于此時仍爲匪事，則以廣東人在十餘年後更不知當時地方實情矣。況向榮於三十年八月方調任桂提，九月始率部抵桂。是時，張已在外府勦匪矣。

又：道光三十年十月下旬，粵督徐廣縉奏覆奉查鄭祖琛參案內一節云：「若招撫張亞祥（即嘉祥）一起，則由於前左江鎮總兵盛筠苟且貽誤，即護送船隻，亦由河路梗塞，行旅皆有戒心，託其保護，初非官爲號令。而官竟有時賴以伴送者」。（見「東華續錄」）此不過是國樑於投誠後，在助勦土匪期間，於土匪橫行的區域中，自幹些「保鏢」工作，或藉保護官民之便以抽些「行水」而助軍費耳，詎能仍以刧匪目之？更何能以其爲附太平軍？而清廷竟降諭云「前經招降賊首張亞祥，聞投首後仍與賊暗通消息，深恐勾結各股，或引誘兵勇失路遇伏，尤應密訪嚴防，切勿墮其術中，致滋後患。」此皆清廷誤信傳聞之辭故云「深恐」而「嚴防」也。其實則地方大吏此時正倚畀國樑在各屬努力勦匪，不久李星沅與周天爵卽會銜奏保矣。（見上文）總結以上之研究，由時期，地點，事實，及文件幾方面看來，均可斷定張國樑決無先附太平軍後降清軍之事。

四十　全州的悲劇

太平軍留興安僅一日，越宿卽去。初六日，抵全州。（見「中復堂遺稿」今改全縣）州城人口數萬，位在桂林東北二百五十四里，與湖南邊境之道州零陵縣毗連，東有湘江，順流而下，趨東北而入湖南，衡陽，直達長沙，實爲湘桂兩省水陸交通之孔道。太平軍經由是處，其計劃爲取長沙，克武漢，亦顯而易見矣。其時全州知州爲曹燮培，（字理部，浙江仁和人，監生出身在桂一行作吏累陞州牧）聞敵將至，決死守待援。卽與參將楊映河，前州牧瑞麟等合力佈置防禦事。時，城內兵丁不滿五百，乃急募民團爲助，男

厂登陣，婦女則煮粥食之。適湖南寶慶協都司武昌顯，（字松舫，湖南溆浦人）奉調入桂，帶兵四百人過境。曹等邀其助守，武允焉。由是文武同心，官民合作，努力守城，全城大有「同仇敵愾」之慨。不圖正因此而召大禍！

初，太平軍既抵全州，原無意攻城，即如在興安之和平過境而已，故大軍衆程北行，經由州城外西北郊柳山之麓而過。大路上，數萬人蹡蹡蹌蹌，前呼後擁，摩肩接踵而前進。其行軍也，并非如現代軍隊之整列有秩序，以四人或八人排隊前行，只是大堆兵衆男女老少，前後貫連，蜂擁而進，山路狹隘則或隨意踐踏禾田而過。沿途買賣公平，絕不擾民，其紀律之佳，如前無異。行了多時，前隊已遠去矣，而城上守軍，慄慄自危，嚴陣以待，但仍執戈旁觀而已。不料正當太平軍後隊過山麓時，城上參將部下有一炮兵，忽見黃轎一乘，在後頭押隊，簇擁而去，心知其爲敵軍首要，乃順着一時衝動，不俟命令，逕取火燃炮，對正轟人隊伍施放。轟然一聲，果然炮子命中黃轎。乘轎者非他，乃太平天國前導副軍師後軍主將開國第一功臣南王馮雲山也。至是被轟中要害。一見敵人開火，全軍大譁，立即回頭備戰，又見南王身受重傷，上下全體軍心憤恨，遂決回師攻城，以復仇雪恥。於是戰事開始。（上據余全縣采訪）

攻軍猛撲城，城內文武官員早爲之備，卽督兵民男婦力行抵抗。婦女在城上煮粥者，以松脂和沸粥，敵軍嬰城則迎頭沃之，太平軍傷亡愈多，憤恨愈甚，攻勢亦愈猛，併力環攻，日夜不息。一連多日，一攻一守，相持未下，而城內糧絕力竭矣。曹州牧等猶死守待援。

其時，最先由桂林出發之追軍余萬清，劉長清兩部七千人，（或云萬餘），已開抵距州城三四十里。乃一聞城西北之飛鸞橋已被毀，即分屯于城北之太平舖及城西之魯班橋，各離州城僅十里，而竟觀望不前，坐視不救。曹刺史既知大軍已至，企望其從外進攻，而城守軍則由內殺出，兩相策應，城圍可解。然而余劉等始終不發一兵，一味敷衍了事。曹困守嬰城，日望一日，而救兵無至者，屢嚙臂血書遣人縋城持赴大營催救，皆不應。其第三次求救的血書，原文曰：

「血書飛稟大營中列列大人同電：前者兩次飛書來營求救，蒙扎下頒系，以任城官軍人民等協力嚴守，候大兵到齊，卽來救援云云。捧讀後，知各大人慮出萬全，不肯輕舉妄動，固慮始慮終，無非為國為民之至意。但不知城中米糧將斷，水亦就涸。語云：「救民如救火」。伏乞列列大人，提一旅之師，由北奮身直入，卑職與武鎭大人協合軍民，由北門鼓噪而出，兩路夾攻，雖不能剿衆賊人，亦可使倒戈而退。如大軍守住北門，往來可通，城池可固，則生靈亦保矣。若仍觀望莫前，無一拒賊之計，變必生於朝(崇)朝。卑職死固其所，可憐滿城生靈，遭此大難！在各大人素以忠君愛民為心，豈忍至於此極乎？且卑職與在城諸人，自變匪到日，用心堵禦，不寐者已數日矣。其困憊之態，不堪言狀。各大人雖有軍萬人，亦不能寒賊人之膽，況城中所存者，止千餘人，寡不敵衆，其勢必矣。幸而卑職堵賊，賊無遂侵城，沿江而下，固卑職與城人之大慶也。不幸變生不測，卑職計盡力竭，惟有一死，上以報君恩，下以赴民難，俾求各大人恕其無斬賊之能，念其有輕生之義，將卑職掩埋於後街園中，無使屍首拋棄於賊人之手，雖死在九原之下，定當結啣以報。心慌意亂，洒血上呈列列大人定裁」。

（按：此書原文係由當時書吏錄副私藏，近乃發見經編入新「全縣縣志」）

是書文字質樸而辭意懇切誠篤，其忠勇節烈的精神活騰楮上。至今日吾人讀之，猶覺興奮，足為傳世之作也。

曹牧知危城絕望，決以身殉，惟欲拯救城內百姓，免同歸于盡，乃闢放未被圍攻之北門，由是人民出城逃命者不少，而効死不肯去者千餘人。由此復可見其仁心愛民，是眞好的父母官也，百姓為其忠烈仁勇所感覺有留與同死者，精誠感格，偉蹟長留青史，嗚呼，亦可以風矣。

十六日，城破矣。先是，太平軍旣薄城，卽在西門外江西會館築高臺以瞭望城中虛實。及環攻多日而不得手，且傷亡纍纍，遂暗由會館之下掘地道穴城，卽以館內停柩裝火藥轟炸之，而同時仍用炮攻西門不停。十六日，地道成功，火藥爆發，城塌二丈餘。攻軍蠭擁而上，兵勇莫之能禦，遂克之。大軍開入，以

守軍無故開釁，重傷南王，且民團助妖，抗拒天兵，致傷亡兄弟不小，由以施是嚴酷的刑罰——下令屠城，無論官民兵勇，老幼男女，一概不留，同時縱火焚燒，店戶被燬者無數。大殺三日，始行封刀，全城兵民被屠戮者，或被焚斃者數千人。（「粵氛紀事」載事後檢查積屍一千三百餘具，另焚斃者未計。「盾鼻隨聞錄」云，死者四千餘人。據傳說，實數尚不只此，當在萬人以上）知州曹燮培，參將楊映河，都司武昌顯，暨前知州瑞麟等文武官員，幕友，暨文武生員，紳耆等同日殉難者三十餘人，而兵勇全體得逃生者僅百餘名，餘盡戰歿。闔城死事可謂壯烈矣。（首先開釁轟中南王之炮兵，跳城逃去　後得宥至守備，多年後，私對人言是役始末）事定後，邑人叢葬遺骸於西郊外黃土坡兩義塚，稱爲「千人塚」，歲時祭掃，今至未息也。

有邑之俠士將生姓者，事先祕密離鄉投太平軍，任軍官，至是從征而回。在屠城期間，迫於救護鄉人之熱情，私自開放北門，任人逃出。又在家祠外暗立標誌，而先期向諸軍官關說，勿使擾及，故避難祠內者，皆得保全。此兩舉救活人民不少，亦足紀也。

全州之役，太平軍屠戮官民兵勇數以千計，從人道方面觀之，未免殘酷，以其大違其不殺人之風紀，不無可訾議之處。且從宗教方面觀之，洪氏已犯了最初在患病「昇天」時上帝所命「勿妄殺兄弟姊妹」之誡了。（見卷二，五節）然而再自他方面觀之，則凡用兵作戰之遭遇強烈之抵抗而至損失重大者，打勝仗之後輒多事殺戮，或多爲暴行，以資報復，是戰士的心理，未能獨以此爲太平軍病也。矧甘爲戎首，無故開釁於先，全城男婦助敵抵抗於後，則其罪固在清官清兵以及全州人民方面，亦明矣。而曹、楊、武、瑞、等之盡職守城，矢忠矢勇，與州城共存亡，卒殉職而死，大節凜然，且能先期放百姓逃出城，以顧全民命爲先務，尤足令後人欽佩者。此所以夏燮有評語曰：「是役也，守士與團練紳民以及執干戈之官幕，委身溝壑之旄倪，幾於闔城殉節，無孑遺者，此則於粵西最爲光榮云」。（見「粵氛紀事」）事後，清廷褒忠如例，而於袖手旁觀，不事救援之二將，余萬清僅處以革職拏問之罪，而劉長清則僅得革職留營效力

處分，亦太便宜了此兩傖了。（按：當時的官民不明民族主義而抵抗革命軍，且爲虜廷作犧牲，其愚固不足取，然從歷史觀點來看，他們之忠於清室者自有其立場，亦未可厚非之。故余對於凡能盡職守，愛人民，矢忠於一個元因——忠於所忠，努力奮鬥，死而後已者，均許爲忠勇壯烈之士，此則吾對於整個太平戰役中清軍及太平軍雙方人物之一視同仁的批評標準也。以上敍事參合「粵氛紀事」，「平桂紀略」「廣西昭忠錄」曹燮培傳，新「全縣縣志」，龍啓瑞「紀事詩」注，及個人全縣采訪及觀察。）

四一　蓑衣渡之役

仇既復，恨已平，軍實又得相當的補充，太平軍不事久留，旋即出發，由水陸兩路，順流而下，進取湖南。（出發日期未詳）身受重傷的南王，常是舁上船上，沿途調治。所有輜重，亦由水道運輸。大軍夾江北行，不料一至蓑衣渡，突遇清軍伏兵，太平軍大敗。此軍非他，乃江忠源所統之湘勇是也。原來江忠源自桂林解圍後，即奉調率部追擊。至全州，不得進，又以兵少不敢赴援。彼固湘南人，洞知地理，深恐敵軍順湘江而下，毫無阻擋，即可達衡州，而長沙危殆矣。於是出奇制勝，駐兵於全州下游之蓑衣渡以扼之，並飛函後追軍翼長和春，約其在東岸截擊，而己部則防守東岸及河道。蓑衣渡在州城之北，陸路十里，水路十二里，仍屬全州治，由此水陸通行，直至五十里黃沙河即入湖南境。湘江東岸，丘陵起伏，間有禾田，渡口有叢林，大樹參天。再東去數里即爲湖南道州邊界。其間重巒疊嶂，連亘南北，僅有山坳可通。至渡口西岸，一帶則有沙灘突出河面，故渡口河床特窄，東西相距約一百米達耳。過此則河身略向西轉，再北流至黃沙河而入湘。江水不深而湍急異常，灘頭甚多，行船須極謹愼也。（余曾親遊其境）忠源扼守此地，設伏待敵，誠能深識地理，善用形勢，而暢曉兵機者。當時，其部開到是處，即揮軍伐木，堵塞渡口，而伏兵於西岸。

全州地勢圖（五）

太平軍水陸師到此，伏軍齊起，槍炮并施，隊伍大亂，一面力戰，一面退後，傷亡不少。而舟師至渡口，阻於木堰，不得前進，船隻輻輳，水流又急，秩序亦大亂，炮子火箭紛下，其何能當？於是船隻沉沒者有之，被焚者有之，兵官溺死燒死，轟死者無算。餘衆急駛舟泊東岸，盡棄輜重而狼狽登岸逃命。任危急中，南王亦被舁上岸。東岸中伏之軍，亦不敵，倉皇奪舟渡過西岸，而全部潰亂，不復成軍矣。尤爲不幸者，則南王馮雲山舁至東岸，竟一瞑不起，先作國殤矣。兩軍已鏖戰兩晝夜，太平軍遂遭遇空前之大敗。幸而清軍翼長和春亦師向榮之取巧避戰的手段，不聽江忠源獻計，未派兵在東岸截擊，否則兩岸夾攻，太平軍全部必被殲滅無遺，亦不幸中之大幸事也。

江忠源以衆寡相懸亦不敢過江追擊，由是太平軍餘衆始得喘息機會，集合殘部，由東行數里之屑擔坳出道州，而後重新整理全軍，擴充隊伍，繞道前進，而繼續其北征之使命焉。所最可注意者，太平軍一到蓑衣渡東岸，仍如常恪守紀律，不殺人，不拉夫，買賣公平，絕不擾民，眞是秋毫無犯的「仁義之師」。雖在大敗潰亂之際，顛沛流離之間，窮苦危殆之時，而維持風紀，恪守軍律，與在最初起義金田及佔領永安時，一貫無異，以至今日蓑衣渡一帶的人民猶是口碑載道，一致稱道弗衰，此在一方面可見其革命精神之貫徹而深值得後人讚美，而在另一方面益可反證其在全州之攻殺確爲雪憤復仇所致也。（以上根據上引書籍及個人蓑衣渡采訪與觀察載「金田之遊」之「全州血史」篇。）

在蓑衣渡一役，太平軍之損失空前重大，其影響及於以後十餘年整個的戰役者，有三大端。一則起義功首之南王在此殉國，其忠勇才德與智謀器度實爲太平天國之第一人，此前文已屢言之。使其不死於是役，將必可輔佐天王，裁制東王，調和各王，而於帷幄之中創謀建議領導大業以底於成，所謂一身繫國運之安危與漢族之盛衰者，南王有焉。惜哉此敗！痛哉其死！吾述太平軍在廣西首義之最後的一役，而亦爲最悲壯最慘痛之一役竟，不禁一再深嘆漢族中國之不幸，固非徒洪氏與太平軍之不幸已也。其次，全軍自經此役潰敗之後，雖在湖南道州一帶集合殘餘，整理成軍，復逼於環境而收編本地土匪貧民工人入伍而擴充

實力重整軍容，無如銳氣已挫，元氣大傷，精銳衰亡，實力大削，而新入伍者以不能不濫收之故，訓練不深，紀律遠遜於基本隊伍，由是全軍風紀漸隳，此亦太平軍不可恢復之大損失也。復次，其影響於全局之尤甚者，則以革命之師，原來北進湖南——由湘江黃沙河，經永州衡州而直撲長沙之大計劃，竟至完全粉碎了。蓋經此一擊，銳進的勢力被遏阻，復被挫折，乃不得不轉入湘南，費時數月而後重整全軍，再事北進，又需繞道以攻長沙，而其時巡撫駱秉章等已布置完備的防務，且各路援軍亦由桂林全州循直路依時趕到，嚴陣以待；故西王蕭朝貴之挺進的偏師，又遭打擊，而西王則繼南王而殉國。其後雖全軍以赴，環攻多時仍不能克。倘非江忠源於此時在此地設伏要擊，則大軍趁湘江水漲，順流直下，如入無人之境，不數日即可直薄會城。以其時長沙防務之未備及兵力之空虛，自可一攻即下，以後全省亦不可守，則曾家之湘軍又何能崛起？而全局戰事之結果豈非大異乎？如是清之為清，未可知矣。此其影響之大有如此者！是故，清軍方面，「言者謂蓑衣渡一戰為保全湖南首功云」。（見「湘軍記」）語固可信，而余則更謂此一役實為太平軍失敗之起點也。

【注釋二】　南王死事之研究

南王馮雲山究竟是在那裏死的？——這是一個值得研究的歷史問題。據一般官書及史冊所載，均言其在蓑衣渡一役被江忠源的伏兵開砲轟死於船中的。這久已成為歷史上的定案了。

但據「賊情彙纂」馮本傳則言其在全州死亂軍中。干王供詞謂其在全州中砲歿。忠王又言其「攻破全州之後，南王在全州中砲陣亡」。以上三種紀錄，均未明言是在蓑衣渡，抑在全州城，而蓑衣渡係屬全州治，故語意模糊未清，均難據以斷定此問題。忠王供辭似指在城破後始中砲陣亡，但上下文氣不順，意義亦模糊，或曾經曾國藩改竄原文以符官書未定。

又據他種傳說——即在上文所敘述者之外的，南王在全州城下被城上滾油澆下斃之輿中。又聞諸柳州張文延續云，南王督隊攻城中砲，即死於城外。再據「平桂紀略」亦有謂「因其黨馮雲山斃於砲，

屠殺甚慘」之言，是又以爲在城外死於蓑衣渡一役之前者。

上文敍述之斷定，乃根據個人親到全州城內外及蓑衣渡各地采訪而得的結論。在全州城內之深識掌故者，曾縷述當時戰況詳情，并明言開砲轟中南王之某武官事蹟，衆口一詞，確鑿有據，可信南王確先在城外受傷而後大軍破城，繼以焚殺。及到蓑衣渡采訪則又親聞東岸農民，（有兩老人年均八十過外），歷言當時南王確被舁上岸而死，且指定在某莊之前去世，又謂事後有士人遍掘各地以求殉葬珍物者。（絕無所得）由此可明證南王之死確在蓑衣渡矣。故全州幾位深識掌故者，（如新「全縣縣志」主編王竹齋先生等）均相信南王先在全州城外受砲傷而後在蓑衣渡去世。經余親自采訪，觀察，比較，及反覆勘攷，研究，終斷定此一說爲可信，故敍述如上。（看「金田之遊」內「全州血史」一篇）

這一個新的判斷，實是推翻前案的。想當時，全州全城的文武官員都已殉節，無一人留下報功。事後，省吏往查亦草草了事，未能詳盡。各殉難者雖終得清廷之循例褒揚，賜予卹典，而轟斃南王之首功竟爲江忠源一人輕易攫去，亦可謂有幸有不幸者已。我相信，經過九十年的史册誤載或模糊未能定實的傳說，至今日，眞象畢露，是非終得大白於天下了。但是，當附說一句公道話：在當時戎馬倉皇眞相不明之際，也許就連江忠源本人亦未知道南王先在全州城中砲受傷，而確信是在蓑衣渡被己之伏軍所轟斃，故並非有心冒功者，亦未可料。倘是如此，不知者不罪，我們亦難以錯怪江氏了。所以我前說「有幸有不幸者」意正指此。

【注釋二】 龍啓瑞之「紀事詩」

龍啓瑞，字翰臣，臨桂人，道光二十一年辛丑進士，殿試第一（狀元），授職修撰。廿四年甲辰，出典廣東鄉試。廿六年丙午，提督湖北學政，歷任通政司副使，提督江西學政，江西布政使。後以勞卒，祀名宦。在官獎學求士，政聲頗著。才學亦冠一時，爲廣西的桐城派五大古文家之一，於經學及音

韻學皆有深造的研究，遺著有「經德堂文內外集」，「古韻通說」，「經籍舉要」，「浣月山房詩鈔」等多種。太平軍起義及圍攻桂林時，方同籍居省垣，與朱琦主辦團練事。所作「紀事詩」並注，敘太平軍在廣西起事及交戰事，頗有新穎的史料及確當的評語。上文曾屢引用。惟所言時日及事實，有不確者，除上文逐條攷證外，餘或尚有未及一一細考者。茲以全文錄出，俾見全豹。（以上傳略，參考「臨桂縣志」人物志二，及「古今廣西旅桂人名鑑」）

國家世神聖。邊氓樂耕桑。誰知七葉除。蠢醜恣跳踉。揆厥所始禍。乃自姦民倡。微小不復制。浸淫成巨創。雖曰天意然。人謀胡不臧。我欲陳此書。痛哭安能詳。隱默失不言。世誠無由彰。試將黨狐策。託爲萋菲章。事實詞不隱。來者鑒爲常。憶嘗般阜日。兩粵通輿航。魚鹽逐貨利。水陸誇豐穰。招徠羣不逞。託此爲池潢。僞託耶穌教。鶩遠來西洋。黠桀誘愚氓。禍福親祈禳。潯梧染番俗。采風知客強。譌邪信者衆。積漸成姦萌。是時邕管間。巨盜方要降。（張家祥以連勝官兵七次而招降，粵盜之橫始此）文無三而仁。武乏七擒剛。遂令稱鉤鬣。藉口紛披猖。張固帳下兒。（梧郡巨盜張釗，綽號大頭羊，本廣州夷人，滋事時巡撫梁章鉅防堵梧州所用壯勇頭目）陳亦田間甿。（陳亞貴，武宣東鄉麻介人）嘗消臥猛虎。橫水翻長鯨。頗憐鄭夫子。輿疾來出防。青山（荔浦地）卷旗走。來勢刲羣羊。（陳亞貴敗于荔浦，擒于桂平，道光三十年事）金田煽妖火。劍及潯之陽。舟師未汔濟。水賊矜陸梁。臨陣怨易帥。機宜失倉皇。招攜弱其黨。作計安能長。（鄭中丞罷職後，而繼之者遂招降大頭羊，因阻潯江水路，與金田賊通聲氣，招徠以弱其黨，亦事勢不得不然）蜀將有向寵。四提入粵疆。提兵西北來。謂宜搤其吭。儒量慚子儀。雄略非武襄。（向矜己凌人，與雲貴諸鎮將及都統烏蘭泰不和復不用鄉兵引導　故屢及于敗）勢機遇難再，奇功隳大黃。（咸豐元年正月向軍與賊戰，賊詐敗，預壅溪水，俟追急，決而灌之，向軍大敗。二月二十八日大黃江之戰，賊焚輜重走武宣，官軍如速進，可盡殲。向鑒于前事遲二日拔兵進，賊巳至東鄉立營矣。有自賊中出者言，賊去大黃時，其頸

目皆哭。自來受官兵挫衂無如此役者。惜綏退之而使其勢復熾也。）痛惜林文忠。將星隕閩漳。天若遺此老。鼠賊安足當。是沙本書生。齊帥尤老倉。跋扈與乖張。調劑難爲雙。憂國志莫展。誓衆神已傷。以死勤王事。蓋棺鬢若霜。是時武象間。若蜩螗沸羹。朝議用重臣。勁旅揮天狼。神機發健銳。賜劍來紫光。謀士既全集。勇將亦軒昂 建旗出都門。煒煒何煌煌。妖星倏退舍。天威驚肅將。（賊自武宣擾及象州中平等處聞賽相督師至桂林乃退還桂平之新墟。當日如乘此軍威，統帥進駐潯州，親督諸將，則烏向二帥不敢不和，士卒無不用命，殄滅鼠賊不難矣。）丞相古視師。何必親戎裝。恨無李愬將。勝敗觀壽壁。既少司馬法。又非調和良。譬之麟與鳳。焉能禍不祥。鬱鬱雙髻山。矗立天中央。其石若虎牙。其道若羊腸。負嵎作後戶。新墟爲前堂。緜延數十里。土穴叢飛蝗。是時烏與向。二將稱毓毓。蜀將勇自任。攻堅必擒王。精兵五路入。狐兔魂已怔。轉戰出風門。去險得康莊。咄咄鄧滌營。羣帥胡方佯。穴中門已困。壁上觀猶瞠。遂憤成忮刻。勇決亦周章。（向自任以麾下卒及武宣鄉勇頭目劉孟三等攻雙髻山賊巢，請統帥飭烏都護各鎮將自新墟攻其南。五月初一夜，向以精兵五路入奪山隘逕從風門坳出，與新墟各營相去不數里。諸帥忌向首功，不肯策應，終不能克。）六日蒸火雲。炎歊散沙場。朝食行十里。未至飢欲僵。鳴礮聲轟雷。鼙鼓音彭彭。彼賊甚狡猾。伏匿疲我兵。或出數百人。兒戲不成行。坐此持三月。將謂盜絕糧。遙遙七校士。計期歸神京。倏于閏初九。烽燧驚潒江。蕞爾無外援。鮒知與城亡。愧此蠻子官。臨變猶慨慷。水竇來援師。後矣空踉蹌。官村復敗衂。喪斧嗟彷徨。（烏軍以城破之後日抵永安。向則自新墟追賊太銳，又不用土人鄉導，誤陷賊伏中，軍械全失，幾不能軍，故其援永安也獨後。是所謂官村之敗也。向之喪師失律未有甚于此者。）大軍赴陽湖。知非顧所嘗。委重北路師。擁衿親櫥擋。潮州募健兒。日用糜千鏹。諒非素節制。飢附飽乃颺。東勇尤狡獪，與賊爲弟兄。更於陣前立。士背操其鄉。苞苴互相投。烟焰何茫茫。（東勇于戰前以白鹽洋炳拋擲與賊，賊以白鏹報之。點放空槍，不著鉛子，烟焰中彼此往來，習以爲常。）潒

江有張釗。（張釗守濛江，實通賊接濟。）此疾實膏肓。斷蔑乃爾力。頓兵虧吾芒。烏帥軍其南，近賊頗猖獗。如何兩府牌。未覩合圍方。攻城闕一面。奇謀探智囊。惜哉仙迴嶺。回竄如鹿獐。（賊據永安數月，官軍不能克復，遂定計缺昭平古東冲，一面誘賊東竄，賊果由是踏官兵營盤而去。）于時建星中。城烏鳴且翔。官軍入永安。遁奔何必忙。黠虜委輜重。及其羸與尩。殺人數千餘。流血波道傍。謂言當大捷。獻俘誤鋪張。（擒洪大全解送京師，實非賊中要領）兵勝不貴驕。銳進須能量。悍然都護軍。一往徒當張。高崖壇賊伏。敗竄如頹牆。是時月十九。毒霧風沙揚。咫尺不見人。間以深林篁。下有百丈溪，上有千仞岡。將逐自顛隕。血肉盈溝坑。垣垣四將軍。斷脰歸天閶。（二月十九日大洞之敗，賊遂從此北竄。其日大霧，咫尺內不見人，向固不欲行，烏自以其軍獨出，向不得已牽師從之。四鎮邵鶴齡等皆歿于陣。）彼賊禍始烈。北竄飄風狂。向非向老力。焉得還金湯。烏軍繼入援。已及城南廂。開門無炎聲。中股血染韁。曇慘將軍橋。敗卒爭逃藏。（向于二月二十八日間道疾馳，先賊一日至桂林。烏後賊二日至，二將不和彼此不相策應。烏以孤軍進至南郭將軍橋，與賊戰中槍傷股，殞于陽朔。）賊退犒楚師。簞餱羅酒漿。衆情脫水火。大帥輕寇攘。遂令全州士。力竭為國殤。聖朝二百年。忠義報始償。世俗論成敗。何異聾與盲。亂戳兩孺子。焉瓦汙銀鐺。（賊由桂林竄全州，州牧曹燮培留赴調軍營之湖南都司武昌顯，以鎮筸卒四百人竭力固守，城中男丁登陴婦女煮粥和松脂以沃嬰城之賊，賊忿甚，穴地道攻之，城遂陷。官幕及楚兵四百人無一降者。民間男婦殉難者尤衆。先是桂林解嚴後，向以病不能追賊，檄劉長清余步雲二帥率兵勇萬餘人去，逗留全州境，距賊十里而軍，曹牧以血書求救不應，卒亡全州者此二人實使之然。）虎兕既出柙。攫搏靡不戕。江湖潰隄埦。橫溢恣溯滂。承平弛武備。文吏矜趨蹌。州縣營其私。剝削恣逢迎。是以強寇至。無人執斧戕。念此堪痛恨。吾詎非冠裳。緬昔牙孽初。易除若苞桑。初但一令力。立致死敵捞。縱亦一旅功。凶燄安得橫。金田八百耳。玩寇自貽殃。（先年潯雲山韋正胡以晃等，皆為本地紳民指控，拘于倒

閱數月，府縣及大黃江司莫肯究詰，使其漏網，逮起事之始，則以八百人聚于桂平之金田村。糾民集團練欲往勦捕，具公揭于道府請委員督視。道府莫爲意，委員夫馬不時給遂藉口不去。賊聚黨瞬至萬人，團練束手不可爲矣。）上行則下效。風旨承嚴廊。始禍者誰子。厥罪彌八荒。所恃吾皇聖。憂勤感宵旰。宵旰志乎民。詔書慰蒼涼。是以顛危間。得此方揞撐。嗟爾在位者。覆轍鑒無忘。願彼尸位人。厥後難熾昌。詩人戒靖共。正直神所康。鄙儒懲禍本。外此知未遑。語質不顧怨。但願聽者明。澄清儻有日。吾其釣滄浪。

四二　傳檄天下

由以上各節之敘述及研究，吾人已得見太平天國革命運動之始原，醞釀，產生，及發展之程序，并及其內容，實力，性質，與理想之大要。吾人當然明白這大運動殊異于前代的「民變」─由貪污暴虐的政治而激起一般暴民，亂民，饑民，貧民，奸民，土匪，游兵等突然的叛亂，如北宋末之方臘，宋江等及明末之高迎祥，李自成，張獻忠等的行動。太平軍之起義，顯是有計劃的，有理想的，和有組織的革命運動。其先由一個人的宗教思想與革命意識爲之胚胎。繼則多得三數人爲之奔走努力宣傳。再則以固定的理想而感服多人乃成爲有組織的宗教團體。復依照預定的計劃而使此團體成爲政治化，革命化，紀律化的集團與勢力。迨這勢力日漸發展而至與敵對的勢力相衝突，經過十餘年的演進史（由道光十七年丁酉一八三七年洪氏臥病昇天起算）然後正式起義，大舉北征，以實現其推倒虜廷，創建新國的目的。其後乃積成爲吾國有史以來空前的革命大運動。是役也，大業雖未成功，固已發揚大漢之天聲，動搖虜廷之根本，抑且傳播民族之意識，開闢革命之途徑，于是成爲我們國民革命之先驅矣。（太平天國革命運動對于國民革命運動之影響，固甚大甚深，其尤著者則爲鼓舞人心排滿興漢之民族精神及思想及激起國父與其他先烈及領袖之革命意識，抑且其盛衰興亡之史蹟亦爲國民運動之深刻的教訓。將另文闡明此義，茲不贅）

如今這革命大運動已由廣西而打出湖南。這十七個月之間，正是革命運動之產生長成，而銳氣昌盛，風紀最佳的時期。太平軍最優良的幾方面着着表現。在此期間，曾發布三道文告，傳檄天下。（此三件文告最初在何時發出，尚未確知，但可信是在起義之後到湖南之前。）這是太平天國革命運動典型的理想之文字的結晶。玆分錄后方，以結束其在廣西首義一階段的歷史。（以下文告標點新加）

奉天討胡檄布四方諭

真天命太平天國 左輔正軍師東王楊 右弼又正軍師西王蕭 爲

奉天討胡布四方，若曰：嗟爾有衆，明聽余言。予惟天下者，中國之天下，非胡虜之天下也。衣食者，中國之衣食，非胡虜之衣食也。子女人民者，中國之子女人民，非胡虜之子女人民也。慨自有明失政，滿洲乘釁，混亂中國。盜中國之天下，奪中國之衣食，淫虐中國之子女人民。而中國以六合之大，九洲之衆，一任其胡行，而恬不爲怪，中國尚得爲有人乎？自滿洲流毒中國，虐焰燔蒼穹，淫毒穢宸極，腥風播於四海，妖氣滲於五湖。而中國之人，反低首下心，甘爲臣僕。甚矣哉，中國之無人也！夫中國首也，胡虜足也。中國神洲也，胡虜妖人也。名中國爲神洲者何？天父皇上帝眞神也。天地山海是其造成，故從前以神洲名中國也。目胡虜爲妖人者何？蛇魔閻羅妖邪鬼也，韃靼妖胡惟此敬拜故當今以妖人目胡虜也。奈何足反加首，妖人反盜神洲，驅我中國悉變妖魔。罄南山之竹簡，寫不盡滿地淫汚；決東海之波濤，洗不淨瀰天罪孽。予謹按其彰著人間者，約略言之夫。中國有中國之形像。今滿洲悉令削髮，施一長尾於後，是使中國之人變爲禽獸也。中國有中國之衣冠。今滿洲另置頂戴，胡衣猴冠，壞先代之服冕，是使中國之人忘其根本也。中國有中國之人倫。前僞妖康熙，暗使韃子一人管十家，淫亂中國之女子，是欲中國之人盡爲胡種也。中國有中國之配偶。今滿洲妖魔，悉收中國之美姬爲奴爲妾；三千粉黛，皆爲

中國人之中國

滿人盜據之

中國神洲胡虜妖人

足上首下中國無人

滿洲十大罪狀
變形像
壞衣冠
亂人種
汚婦女

毀法制

更語音

不恤災

肆剝削

成腐化

遏復興

滿洲賤種

乘機盜據中國

以少治衆

今應運而興

天王起義師申天討

檄天下豪傑以

羯狗所汚；百萬紅顏，竟與騷胡同寢；言之痛心，談之汚舌。是盡中國之女子而玷辱之也。中國有中國之制度。今滿洲造爲妖魔條律，使我中國之人無能脫其網羅，無所措其手足，是盡中國之男兒而脅制之也。中國有中國之語言。今滿洲造爲京腔，更中國音，是欲以胡言胡語惑中國也。凡有水旱，略不憐恤，坐視餓莩流離，暴骨如芥，是欲我中國之人稀少也。滿洲又縱貪官汚吏布滿天下，使剝民脂膏，士女皆哭泣於道路，是欲我中國之人貧窮也。官以賄得，刑以錢免，富兒當權，豪傑絕望，是使中國之英俊抑鬱而死也。凡有起義興復中國者，動誣以謀反大逆，夷其九族，是欲絕我中國英雄之謀也。滿洲之所以愚弄中國欺侮中國者，無所不用其極，巧矣哉！昔姚弋仲，胡種也，猶戒其子襄使歸義中國。苻融，亦胡種也，每勸其兄堅使不攻中國。今滿洲乃忘其根源之醜賤，乘吳三桂之招引，竊佔中國，極惡窮凶。予細查滿韃子之始末，其祖宗乃一白狐，一赤狗，交媾成精，遂產妖人種類，匀滋自相配合，並無人倫風化。乘中國之無人盜據華夏。御座之設，野妖升據。朝堂之上，沐猴而冠；我中國不能犁其庭而鋤其穴，反中其詭謀，受其凌辱，聽其號令，甚至文武官員，貪圖利祿，拜跪於狐羣狗黨之中。今夫三尺童子，至無知也。指犬豕而使之拜，則艴然怒。今胡虜猶犬豕也。公等讀書知古，毫不知羞。昔文天祥謝枋得誓死不事元，史可法瞿式耜誓死不事清，此皆公等之所熟聞也。予總料滿洲之衆，不過十數萬，而我中國之衆不下五千餘萬。以五千餘萬之衆受制於十萬，亦孔之醜矣。今幸天道好還，中國有復興之理，人心思治，胡虜有必滅之徵。三七之妖運告終，而九五之眞人已出。胡罪貫盈，皇天震怒。命我天王，肅將天威，創建義旗，掃除妖孽，廓淸華夏，恭行天罰。言乎遠，言乎邇，孰無左袒之心。或爲官，或爲民，當急揚徽之志。甲冑干戈，載義聲而生色；夫婦男女，攄公憤以前驅。誓屠八旗，以安九有。特詔四方英俊，速拜上帝，以奬天

從

天王受天命而主中國

明順逆與僞華夷之辨

義兵奉天救民爲目的

夷。執守緒於蔡州，擒妥懽於應昌。興復久淪之境土，頂起上帝之綱常。其有擒狗韃子咸豐來獻者，或能斬其首級來投者，又有能擒斬一切滿洲胡人頭目者，奏封大官，決不食言。蓋我中國之天下，今既蒙皇上帝開大恩，命我主天王治之，豈胡虜所得而久亂哉？公等世居中國，誰非上帝子女？倘能奉天誅妖，執蝥弧以先登，戒防風之後至，在世英雄無比，在天榮耀無疆。如或執迷不悟，保僞拒眞，生爲胡人，死爲胡鬼。順逆有大體，華夷有定名。各宜順天脫鬼成人。公等苦滿洲之禍久矣。至今而猶不知變計，同心戮力，掃蕩胡塵，其何以對上帝於高天乎？予興義兵，上爲上帝報瞞天之讎。下爲中國解下民之苦。務肅清胡氣，同享太平之樂。順天有厚賞，逆天有顯戮。布告天下，咸使知聞。（按：此篇檄文，遲至十年後仍見施用，惟詞句改良，朗朗可誦，余曾到常熟鈔得一份可以爲證）

奉天誅妖救世安民諭

眞天命太平天國 左輔正軍師東王楊 右弼又正軍師西王蕭 爲

上帝創造主宰

四次大怒

奉天誅妖救世安民事：據舊遺詔聖書天父皇上帝當初六日造成天地山海人物。皇上帝是神爺是魂爺，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無所不在。天下萬國俱有記及皇上帝之權能。溯自皇上帝造有天地以來，皇上帝大發威怒屢矣。爾世人還未知乎？皇上帝第一次大怒：連降四十日四十夜大雨，洪水橫流矣。第二次大怒：皇上帝降凡，救以色列出麥西國矣。第三次大怒：皇上帝遣救世主耶穌降生猶太國替世人贖罪受苦矣。今次又大怒：丁酉歲，皇上帝遣天使接天王昇天，命誅妖，仍差天王作主救人。戊申歲，皇上帝恩憐世人之陷溺，被妖魔之迷矇，三月，上主皇上帝降凡。九月，救世主耶穌降凡。顯出無數權能，誅盡幾多魔鬼

怒世人拜邪鬼行邪事當醒悟

妖胡叛天

檄告誼勇之本

三合會衆無反清

各宜起義立功

申告及早回頭

，場場大戰，妖魔何能鬥得天過？且問皇上帝何怒？乃怒世人拜邪神，行邪事，大犯天條者也。爾世人還未醒乎？生逢其日，得見皇上帝榮光，爾世人何其大幸？生遇其時，得見太平天日，爾世人何其大幸？好醒矣！好醒矣！順天者存矣。逆天者亡矣。今滿妖咸豐，原屬胡妖，乃我中國世讎，兼之率人類變妖類；拜邪神，逆眞神，大叛逆皇上帝；天所不容所必誅者也。嗟爾團勇！不知木本水源，情願足上首下。貪蠅頭之微利，反顏事讎。受蛇魔之迷蒙，忘恩背主。不思己爲中國之善士，本屬天朝之良民，竟輕舉其足於亡滅之路而不知愛惜也耶？元查爾們壯丁，多是三合會黨。盡忠洪門歃血，實爲同心同力以滅清，未聞結義拜盟而反北面於讎敵者也。今各省有志者萬殊之衆。名儒學士不少，英雄豪傑亦多。惟願各各起義，大振旌旗。報不共戴天之讎，共立勤王之勳。本軍師有所厚望焉。本軍師體上帝好生之德，恫瘝在抱；行仁義之師，胞與爲懷、統帥將士，盡忠報國，不得不徹始徹終，實情諭爾等知悉也。獨不思天既生眞主以御民，自必扶天王以開國，縱妖魔百萬，詭計千端，焉能同天打鬥乎？但不教而誅，問心何忍？坐視不救，仁者弗爲。故特愷切曉諭爾等凡民，回頭拜眞神，丟邪神；復人類，脫妖類。庶幾常生有路，得享天福。倘仍執迷不悟，玉石俱焚，那時噬臍，海之晚矣。特諭！

告人民及勸降

救一切天生天養諭

眞天命太平天國左輔正軍師東王楊 右弼又正軍師西王蕭 諭

救一切天生天養凡闔天父上主皇上帝子女者，又諭救一切中國人民從前不知大義悞幇妖胡自害中國者，曰：爾等盡是上帝子女，爾等知否？本軍師實情諭爾等：爾等肉身是爾凡肉

上帝爲天父人民皆其子女

魔鬼爲公敵當共擊之

天王奉天命誅妖作主

告人民歸天父反妖胡

主奴之判

父母所生。爾等靈魂是上帝所生。上帝是本軍師親爺，亦是爾等親爺，又亦是天下萬國人民親爺。此所以古語云：天下一家，四海皆兄弟也。今爾等丟親爺拜魔鬼。魔鬼是上帝親爺讎敵，亦是本軍師讎敵，又是爾等及天下萬國人民讎敵。魔鬼者何？就是爾等所拜祭各菩薩偶像也。各菩薩偶像者何？就是蛇魔紅眼睛閻羅妖之妖徒鬼卒也。蛇魔紅眼睛閻羅妖者何？就是皇上帝當初造天造地之時所造生之老蛇，（按：此卽舊約創世記撒但魔王變蛇形以惑夏娃的典故）今既變爲妖怪，能變得十七八變。東海龍妖亦是他，正是妖頭鬼頭專迷惑纏捉凡人靈魂落十八層地獄，做他妖徒鬼卒，聽他受用淫汚者也。爾等靜想，魔鬼既是專迷纏捉上帝子女，就是專迷惑纏捉本軍師弟妹，非是本軍師讎敵，亦是爾等及天下萬國人民讎敵而何？夫魔鬼既是讎敵，焚毀之不暇，反伸首就他任其纏捉，俗語云：豆腐是水，閻羅是鬼。又俗語云：走鬼走入廟。爾等聽過否？爾等果有靈心未死，將此等俗語靜想，亦可以翻然醒悟，追悔丟了親爺莫大之罪，且中了讎敵詭計，後來墜入地獄沉淪，聽魔鬼淫汚。狗咁賤，賤過狗矣。（按「咁」粵語，即「這樣」也）今天父上主皇上帝，恩憐凡人中魔鬼毒計，丁酉歲，差天使接天王升天，上帝親命天王誅妖，後差天王降凡作主救人。戊申歲三月，上帝降凡主張。九月，天兄耶穌降凡拯救。今既三年矣。（按：由此何可見此文告是在元年辛亥在永安封王後所頒告者）本軍師不實情諭明爾等無知屢反天逆天致陷地獄受千年萬載永苦，本軍師問心何忍？故今特剴切諭明爾等，速卽丟魔鬼，歸親爺方可受天百祿也。本軍師又實情諭爾等，爾等多是中國人民。既是中國人民，何甘愚蠢薙髮從妖，胡衣胡服，甘做妖胡奴狗，足上首下，尊卑顛倒。爾等知否？以中國制妖胡，主御奴也，順也。以妖胡制中國，奴欺主也，逆也。中國甚大，諒多明識大義之人。今奉上帝大開天恩，差天王下凡，作天下萬國太平眞主。特諭中國人民，從前悞在妖營

勸從妖者歸降　幫妖逆天。今聞本軍師諭，有能即明大義，約同中國人民擒斬妖頭目首級，親到天朝投降者，本軍師不獨赦宥爾等前愆，且將奏明天父有大大天爵天祿封賞爾等。我主江山萬萬年有厚賞，爾子爾孫世襲官爵萬萬年。且爾等本身旣認識上帝親爺，脫鬼成人，在世榮耀無比，在天享福無疆，永遠威風，永遠尊貴，豈不勝過幫妖變鬼，生則受鬼迷蒙，死則做鬼奴卒，受其淫汚，惡毒纏身大麻瘋癩，變成難看惡鬼，永遠在十八重地獄受無窮無盡苦楚也？孰得孰失？何去何從？必有能辨之者。如有能辨之人，速即反戈，替天誅妖，以獎上帝主意，上帝幸甚。其自高天以下，實嘉爾等同心翊贊之力。本軍師決不食言。順天有厚賞，逆天有顯戮！布告天下，各宜遵行。

就以上三道檄文看來，太平軍之革命理想是宗教，民族，政治，三合一的，此顯而易見。易言之，他們要人民脫離世俗的迷信與邪教，而皈依他們拜上帝及崇耶穌的新宗教，同時要起來打倒以少數滿人，侵略壓迫及虐待多數的中國人的妖朝廷，又同時要掃除貪汚腐化害民至甚的惡政府，而大家努力去擁護上帝所命爲天下主的天王以創建一個人人崇天道，人人得尊榮，人人享安樂的太平天國。（這理想一利一害，茲不具論，請看拙著「太平天國之盛衰興亡槪」一載「金田之遊」）再看文告中，駢四驪六的句語有之，引經據典者有之，文法句法老辣或暢順者亦有之，可見軍中並非無執筆能文之士，而其中亦有淺顯的甚至俚俗的句語幾至不堪卒讀者，良以各文告之對象係專爲社會上一般平民與兵勇團練等智識不高文才不深者而發，故以通俗文筆出之。余曾屢言前代在開基創業戎馬倉皇之際，其文告之鄙陋俚俗尤有甚于此者，故殊不足爲太平軍之病也。且天朝人物，事事革新。（見「英傑歸眞」）其於文學方面則厲行通俗文字，體裁多取半文半白而不徇典，及不用深奧晦澀之字句，是爲提倡白話文之先驅，亦是太平天國革命運動中文化革命之一要端也。（關於新曆法之創造已見前文。又考試制度及一切文物之改革，見定鼎金陵後之官書，此皆文化革命之表現也。）

於宗教，種族，政治，文化諸革命理想之外，太平軍尚有集體生活的社會理想，可云社會革命，此時未大顯露，惟於所印行之「天朝田畝制度」一書中，可見梗概。（載「太平天國史料」及「太平天國叢書」）茲復節錄其中兩段以作全書尾聲。後來，此制度雖未完全見諸實行，但讀此數行，當能深深感到他們理想之崇高，目的之偉大，而確信其爲有價值的及有建設性的革命運動矣。

其處置均分田地法，頗吻合國父「平均地權」之主張，若曰：

「凡田分九等。……凡分田照人口。不論男婦，算其家人口多寡，人多則分多，人寡則分寡，雜以九等，如一家六人，分三人好田，分三人醜田，好醜各一半。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此處不足則遷彼處，彼處不足則遷此處。凡天下田豐荒相通，此處荒，則移彼豐處以賑此荒處。彼處荒，則移此豐處，以賑彼荒處。務使天下共享天父上主皇上帝大福。有田同耕，有飯同食，有衣同穿，有錢同使，無處不均勻，無人不飽暖也」。

其理想的「大同」社會之組織則大致根據周禮夏官之法。系統如軍隊，有比閭族黨及寓兵於農之至意，兼有現代社會政策之雛形。地方政治組織，已有實行於江浙皖省。文曰：

「凡天下每一人有妻子女約三四口，或五六七八九口，則出一人爲兵。其餘鰥寡孤獨廢疾免役，皆頒國庫以養。凡設軍以後，人家添多。添多五家，別設一伍長。添多二十六家，別設一兩司馬。每軍每家設一人爲伍卒。有警則首領統之爲兵，殺敵捕賊。無事則首領統之爲農，耕田奉上。二十五家中設國庫一，禮拜堂一，兩司馬居之。凡二十五家中所有婚娶彌月喜事，俱用國庫，但有限式，不得多用一錢。如一家有婚娶彌月喜事，給錢一千，穀一百斤，通天下皆一式，總要用之有節以備兵荒。凡天下婚姻不論財。凡二十五家中陶冶木石等匠，俱用伍長及伍卒爲之，農隙治事。凡兩司馬辦其二十五家婚娶吉喜等事，總是祭告天父上主皇上帝，一切舊時歪例盡除。其二十五家中童子俱日至禮

拜堂，兩司馬教讀舊遺詔聖書，新遺詔聖書，（按：卽舊約新約）眞天命詔旨書焉。凡禮拜日，伍長各率男婦至禮拜堂，分別男行女行，講聽道理頌讚，祭奠天父上主皇上帝焉。凡二十五家中力農者有賞，惰農者有罰。爭訟則兩造俱訴於兩司馬。不服判決時，更訴之卒長，幷得以次及於諸上司。獄詞達於軍帥時，由軍帥會同典執法決之」。（他如關於官吏任用黜陟等項均有法度，玆不贅錄，其全書原文殊值得一看也。）

綜合太平天國革命運動的理想，以與中華民國建國的三民主義相較，除民權主義爲其時仍在封建制度與思想籠罩下的人所不識不知無由提倡者外，其反淸與漢的政治思想民族思想，與夫建設一個豐衣足食，興禮教，重文化，使人共享太平的新國度之社會思想，實有與「民族主義」及「民生主義」相符合之處，故稱爲國民革命之先驅，允矣。雖然，兩個大革命運動相異之點仍甚多，而尤其顯著尤重要者，則太平軍雖以奉天倒滿救民伐罪爲出發點，而究其目的與行動仍不能脫離封建制度中爲個人及執政握權者之尊榮，富貴，與福樂的傳統思想，而我國民革命之主義與目的則本着國父「天下爲公」之主張，自始即純粹且完全是爲人民，爲民族，爲國家，爲社會，爲世界，爲人類之利益的。此則一古一今，時代不同，兩者終不可以同日語也。嗚呼！前車已覆，殷鑒不遠！今之人，取長捨短，借鑑取資，其亦知所警惕，知所戒懼，更知所努力矣歟！

【注釋】坊間掌故書籍，有另載天朝檄文或文告數篇，（羅邕盡以編入「太平天國文鈔」）前經余一一攷證，斷定爲贋品或非太平文獻，見「太平天國文獻贋品攷」載「大風」及「廣東文物」。贋品之著者，列舉於后：（照「太平天國文鈔」次序）

（一）討滿淸詔（「朕祖洪武掃蕩羣夷」云云，錯認祖宗，必非天朝文獻也。）

（二）卽位告天下詔（「奉天承運皇帝詔曰，朕太祖高皇帝及弘光（福王）……」云云。稱「皇帝」已不

對，認明太祖爲祖更不對。）

（三）檄文（「奉天承運太平天國總理軍機大元帥萬歲洪（實爲萬大洪）……」云云。天朝無是銜，無是人，實三合會文件也。）

（四）誓師檄文（照得宅中圖大，萬古嚴夷夏之防……」云云。中有「某也生逢末世」「某也下顧人事，上觀天時」。稱謂不對，思想不對。

（五）翼王檄文（前部都督第二天將復漢將軍石謹奉大漢千歲洪意……」云：。全無是銜及尊稱，是「洪秀全演義」中僞撰者。

（六）最後，余近到廣西興安縣采訪時錄有「邑人某所藏之楊秀清檄文」一道，復轉錄全文于下，附以簡單的考證：

「大將軍楊示：爾軍民人等知悉：本師降生東粵，隸籍南雄。心能貫日，氣可吞虹。論文學則揮毫起鳳，言武事則舞劍翻龍。恥禽獸之衣冠，如同糞土。痛人民之塗炭，欲挽角弓。是以行天伐，申王命。闢四門，詰萬姓。歸吾義黨，既如雨而如雲，頌我仁君，實乃神而乃聖。武士旌招，文人幣聘。盜盜乎喜起可賡。恢恢乎明良有慶。維彼榕城，恰是西京，爰碁形勢，用建太平。誰知小向，竟抗大軍。守城雖堅，撫難再攻而必破。率兵而退，且待自悔而投誠。況全州乃咽喉之地，灌陽善團練之名。二處不先爲安撫，三軍必自相鬥事。用是示爾軍民人等，食毛踐土，思我皇祖。無犯我軍，毋驚我鼓。勸爾安於農，勤於商。人心雖背其醜清，制度應遵乎隆古。願躋斯民于唐虞，置官吏于鈇斧。先事不思，後悔何補。切切示諭，爾其敬聽之。」

按：是篇所陳事實除攻桂林遇向榮堅守不克一事大致無訛外，細考內容，破綻甚多。（一）楊秀清職銜非「大將軍」，而太平軍組織系統亦無此一職，雖有正副「將軍」而其位非高，此其一。（二）楊秀清非生于廣東，原籍亦非南雄，此其二。（三）楊秀清不讀書，不識字，奚至自誇文學？此其三